刻徐文長三集序

徐渭文長故有三集行者文長集十六卷闕篇十卷藏者櫻桃館集若干卷行者板既弗善而渭沒後藏者又寖亡軼予友商景哲及游渭嘗心許為彙刻之及是嘆曰吾曩雖不言然

不可心負亡者遂購寫而合之屬望齡詮次授諸梓序曰明興經義盛而藝文之學寖衰其好古博物之士出於餘力習晚醞薄或未暇究於精微其視古文辭如書者於篆籀蟲鳥然略取形似傲然謂能而群目淺短眩

所希見者高相唱引遽以為凌鍾跨王罷斥虞槱而不知艸隸之變蓋久矣夫物相雜曰文文也者至變者也古之為文者各極其才而盡其變故人有一家之業代有一代之製其窪隆可手摸而青黃可目辨古不授今

今不蹈古要以屢遷而日新常用而不可弊然徵跡其緒系又如艸隸變矣而篆籀之瀠具存其間非深於書者莫能辨也今文人之論則惡變而尚同去情而悅貌謏見事裁已衷以苟附古辭夫迫而吐者不擇言觸而

書者不擇事擇言則吐不誠擇事則書不備不備不誠則詞成而情事已隱黯然若象人之無情而土鼓之不韻故弘正嘉隆之間作者林立古學爛焉脩明而所謂一家之言一代之製蓋有其人焉而亦鮮矣夫文有常

新之用有必弊之術接而不勝遷者情也多而不勝易者事也虛而不勝出者才也饒而不勝取者學也叩虛給饒以抒至遷紀至易故一日之間而供吾文者新新而不可勝用夫安得而窮之吾見有文左國而詩唐者矣已則人厭之而班馬而漢魏已又厭而思去之矣方其自喜為新奇之時而識者已哂其陋此必弊之術也文長老於庠序阨於獄一著名於幕府其為詩若文徃徃深於濃而略於貌文類宋唐詩襍入於唐中晚自負

甚高於世所稱主文柄者不能俯出游其間而昔方高譚秦漢盛唐其體格弗合也居又僻在越以故知之者少然其文實有矩尺詩尤深奥古之窮士如盧仝孟郊梅堯臣陳師道之徒所為或未能遠過也其書既侈刻者文取五詩取八如文長者於當代不知何如而謂之文長一家之文信矣信矣故仍其始名曰文長三集

萬曆庚子春仲吉

翰林院編脩同郡陶望齡譔

陳汝元書

徐文長傳

同郡陶望齡撰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十餘倣楊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爲邑諸生試屢奪胡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致幕府筦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覽罷睥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爲之退具纂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焉爲兩函戒使者以視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孰優者卽上之至都諸學

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
上大嘉悅其文句月間遍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公順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輩吾後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乃呼渭偕飲唐公深奬歎與結驩而去歸安茅副使坤時游於軍府素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又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爲誰筆乎茅公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笑謂渭茅公雅意師荆川今北面於子矣茅公魁偉面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逮耳其爲名輩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群少年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囂不可致也公聞反稱甚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無敢仰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闖門入示無忌諱公常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請然性豪恣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

往引巨錐剸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爲人猜而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於道往從前長沙守季先生寃王氏宗肯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惰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免袒裸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僦數椽儲薪粟者十年一旦

客於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兩朞贈金以數百計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曰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踈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恥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縱遊金陵

北客於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諭元忭力爲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驩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乆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既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卹者數人飲噱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渭遽手拒扉口應曰甚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晚絕穀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噉之乆偶厭不食耳無它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餽之洮

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嬖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卽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卽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幀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藁寢年七十三卒渭爲諸生時提學副使薛公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判牘尾曰句句鬼語李長吉之流也及被遇胡公宗憲比歲公思爲渭地諸簾官入謁屬之曰徐渭異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

爲報之時胡公權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令晚謁其人貢士也公心輕之忘不與語及試渭牘適屬今事將竣諸人乃大索藁之則弹擿遍紙矣人以是歎渭無命而服薛公知人焉渭於行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槩昉諸米氏云所著文長集闕篇櫻桃館集各若干卷今合刻之註莊子內篇參同契黃帝素問郭璞葬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新意渭父鏓以龍里衛戍籍領貴州鄉薦始至龍里也土人譁之鏓以教讀自暇稜童子孝經故謬其讀土人笑曰是不足逐也已而得薦仕至夔州府同知渭貌脩偉肥白音朗然如唳鶴常中夜呼嘯有聆鶴應焉二子曰枚枳

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陸務觀宬善後則文長自古榮盛行操翰者金言唐宋知務觀者鮮矣況文長乎文長負才性不能諧俯節目然蹟其初終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類咸以成其爲文長者而已中被詬辱老而病廢名不出於鄉

黨然其才力所詣質諸古人傳於來禩有必不可廢者秋潦縮原泉見彼陋喧汜溢者須臾耳安能與文長道脩短哉文長沒數載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來會稽於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稱爲奇絶謂有明一人閒者駭之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桓譚乎

徐文長傳終

又傳

公安袁宏道撰

余少時過里肆中見北雜劇有四聲猿意氣豪達與近時書生所演傳奇絶異題曰天池生疑爲元人作後適越見人家單幅上有署田水月者強心鐵骨與夫一種磊塊不平之氣字畫之中宛宛可見意甚駭之而不知田水月爲何人一夕坐陶編修樓隨意抽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惡楮毛書煙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閒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石簣闕

編何人作者今邪古邪石簣曰此余鄉先輩徐天池
先生書也先生名渭字文長嘉隆間人前五六年方
卒今卷軸題額上有田水月者即其人也余始悟前
後所疑皆即文長一人又當詩道荒穢之時獲此奇
秘如魘得醒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
聽者皆驚起余自是或向人或作書皆首稱文長先
生有來看余者即出詩與之讀一時名公鉅匠浸浸
知嚮慕云文長爲山陰秀才大試輒不利豪蕩不羈
總督胡梅林公知之聘爲幕客文長與胡公約若欲
客其者當具賓禮非時輒得出入胡公皆許之文長
乃葛衣烏巾長揖就坐縱譚天下事旁若無人胡公
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胄之士膝語蛇
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信心而行
恣臆譚謔了無忌憚會得白鹿屬文長代作表表上
未陵喜甚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
自負才畧好奇計談兵多中九公所以餌汪徐諸虜
者皆密相議然後行嘗飲一酒樓有數健兒亦飲其
下不肯留錢文長密以數字馳公公立命縛健兒至

麾下皆斬之一軍股慄有沙門負貲而藏酒間偶言于公公後以他事杖殺之其信任多此類胡公既憐文長之才哀其數困時方省試凡入簾者公盛屬曰徐子天下才若在本房幸勿脫失皆曰如命一知縣以他罣後至至期方謁公偶忘屬卷適在其房遂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恣肆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于詩其胸中文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嘖如咲如水鳴峽如鍾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墳文長眼空千古獨立一時當時所謂達官貴人騷士墨客文長皆叱而奴之耻不與交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一日飲其鄉大夫家鄉大夫指筵上一小物求賦陰令童僕續紙丈餘進欲以苦之文長援筆立成竟滿其紙氣韻遒逸物無遁情一座大驚文長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余不能書而謬謂文長

書決當在王雅宜文徵仲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
先生者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閒以其餘旁
溢爲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
論死張陽和力解乃得出既出倔強如初晚年憤益
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皆拒不納當道官至求一字
不可得時携錢至酒肆呼下隷與飲或自持斧擊破
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搽之有聲或槌其囊或以
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石簣言晚歲詩
文益奇無刻本集藏于家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關編

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于時抱憤而卒石公
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
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閒世
豪傑
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
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
倔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
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余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于人
人奇于詩詩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畫余謂文長

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哉

悲夫下奇字音機

刻徐文長集原本述

予嘗小築臥龍山石匱陶公讀書其中袁中郎偶過越水訪公公與驩飲各別就寢矣中郎見几上四聲猿一帙閱竟汲趨問公此必元人筆也公笑曰否否

越中才人徐文長作尚有詩賦傳記表箋尺牘數萬言與吾友商景哲雅相善故盡得之遂出笥中藏中郎忻然手翻篝燈達旦凡讀一篇一擊節直恐其盡至忘假寐謂公曰才思奇爽一種超軼不羈之致幾空千古景哲既以嗜古特聞當不令此書滅沒蠹魚晨起造予而請梓因語予文長異才一字一句自有風裁愈麤莽愈奇絕非俗筆可及愼勿描畫失眞爲世大痛中

郎即援筆爲序陶公和之閱兩月而刻成果無不人人競賞爭取紙貴倍貴迨予燕游射利子謬加評點轉相竊易殆不可令中郎見也燕中名公諸大老亦復咨嗟失眞向予索原本甚衆政如西子自美而嫫母其粉黛見而疾走若避鬼物無足怪者今春歸輒次第所藏板印而行之庶幾復見文長本色云嗟嗟中郎石匱籌燈夜讀狀宛然如昨而文長且得至今存也予亦

可謂不負三君子矣

萬曆巳未歲初夏會稽商維濬

景哲父書於西湖也宜樓

中

卷之一

賦

涉江賦　牡丹賦
鞠賦　荷賦
梅賦　世學樓賦
梅桂雙清賦　前破械賦
後破械賦　畫鶴賦
緹芝賦　畫賦有序

十白賦有序　胡麻賦

卷之二

樂府

張家槐　悲饔歌

歌風臺四首　周氏女二首

解嘗夢晝所決不爲事心惡之後讀唐書李

堅貞傳稍解焉　六昔

卷之三

四言古詩

鴈臺詩　土魯番貢獅

卷之四

五言古詩

登會稽山　憩廣孝寺

登秦望山　沿秦望溪水

秦望山峰　海樵山人新搆二首

送俞府公赴南刑部三首并序

與楊子完步浣沙溪梁有懷西施之鄉

仲虛入燕　讀莊子

海上曲五首　與季長沙公泛禹廟
泛青田湖　泛蜻蜓池
進富春山　七里灘
發嚴州　夜宿沙浦
江郎山片石　發僊霞嶺
進延平　宿丘園
夜宿通都橋　涪澹灘
泛舟九曲　魏王子驁蛻
觀潮　觀潮於党山
武進唐先生過會稽論文別而賦此　荆川
陳徵君　海樵　兩蕭太學　柱山盤峰
沈參軍　青霞
泛舟九曲懷王君仲房
遊金山寺立馬江滸奉酬宗師薛公方山
蕭荷花祠　送鳴教往上海二首
送鄭丈　寄會嘉葛君
寄葛景文　再遊蘭亭詩
入燕三首　寄李騰驤君

寄謝舒君　寄王君
寄孫君　古山篇
都門送湛玉二上人南還
贈陳君　畫易粟不得
戒舞智　喜馬君世培至
病起過訪柳君彬仲因玉公先在座因招丁
公肖甫共齋飯分韻得行字
玉公分得黃字時已先去代作一首
感九詩　長者山居 葛百岡

蔺曲篇并序　寄荅秘圖山人二首
投人　寄彬仲
寄莫叔明　荅和公旦二首
雪　寄王子心葵
寄陶工部 雲谷　陶翰撰 念齋
筠石篇 上虞葛
辭言馬兩進士蕺山之集呈王衢州二首
蔣扶溝公詩并序
柳浪堤楚頌亭二首爲溧陽史氏題

昨見　偶也
狐粉　楚公子
補屋　作松棚
理葡萄　刈圃
鼉磯研　從子國用至自軍中
問軍中之系於國用　避暑豁然堂大雨
哀詞三首　朱按察公　拙齋
錢刑部公入山　駱懷遠公驗　全野
白鵰殤　野燒蝕

休寧范君燦詩　范母詩
白鵰
越王崢寺有僧歐擾狡
哀勞翁書與其子子效二首
子效索贈其兩叔二首
送童蒲圻之官　柳元穀易繪二首
寄王仲房　送蘭公子
遊雲門　天月獅子巖
張士誠　甫花臺

遇末老于張宅　靈谷寺
燕子磯觀音閣　治冢五首
鷹　馬
犬　俚
俠客　麗人
才子　酒徒
六月九日作　送人
道壑母哀詞　遊大尖
走馬岡　送劉君二首
空上人常住少林索作於菊下
宗孫有別字柱南者索賦
上冢
鸛攫鵲雛鷹黨翻然來救　設爲魚蝦所詰
感鷹活鵲雛事
天竺僧　喜曇昙年二首
煩吳伯子治墓堂
旱禱十七韻次陳長公
陳長公夜酌

脩拄杖首脩髮網膠漏磁壺及哥窑甌某亦
病隻耳聾次前韻　雨
旱甚久不應禱再追前韻
復西溪湖　送友人　張鷗沙
送王君北上　雪漁
吳季子餉我細腰壺蘆石上芝二首
正元鷄酌枳兒婦之父輩
次日酌二王子
與鍾公子賭罵扇　華石

大寒嶺嗽新胡桃頻婆諸果
往馬水口宿烟麓陀庵
送李遂卿
湘竹一鈔管截壞其預文
口中　騶虞
雲陽詩

卷之五

六言古詩　愁歌

七言古詩

贈呂正賓長篇　三茅觀觀潮
陰風吹火篇呈錢刑部君附書
賦得思泉篇
朱大夫命題王母行海水畫因以爲壽　月崢
清溪道中見梅　楊妃春睡圖
延平津　吳使君馬行　鼎庵
射鷹篇
集鄞汪君良脩宅分得羅漢碑限韻二十嘉
則得畫竹　雪
至日爲宋侯題補衮調羹圖
贈汪君　萬里比鄰篇
春風　南明篇
映江樓觀潮　雲岳篇
聞王生塟　述夢二首
送王尚志戍閩　醒齋篇
今日歌二首
題榮壽齊芳册爲王通府公
林君入覲　醉中贈張子先

戴南篇 時 二馬行
送蘭應可之湖州 觀獵篇并序
題姪子家所藏雙鳳鳴陽畫
老子出函谷圖 畫鷹
正寅以日本刀見贈歌以荅之
錦衣篇荅贈錢君德夫
石門篇贈邵大佩 贈歌者
石洲篇爲葛君賦號 贈錢女孝
萬玉山房歌 陽和 贈字客

對明篇 呂蓮峯 繼溪篇 王龍溪子
王鄉人舍傍學宮索贈張師長
北雲篇 賦得百歲萱花爲壽
楚宗室鷄將啄蟻畫
沈刑部舍梅花却付紙三丈索畫 沈小霞
送陳君會試 天壇
飲大中橋樓 與梅君飲長安街 衡湖
五粒靈丹行送聶君歸滁
淮陰侯祠 焉古椿

罵竹贈李長公歌 仰城
劉總戎國軾章應乃子索
琴高圖爲李勳衛賦 漁樂圖
眺金閣觀直指南崖之白雲庵
觀獵篇
摩訶庵括子松下聽弦上人彈琴
漂母祠 謔雪
白鵬詩 緑雪齋
旗纛樹
一和尚割灼其肉以啗漆邦人索歌送之
少年 青蒲行
握錐郎 醉後歌與道堅
蘭谷歌 王 星渚篇 妻
無題 池中歌
醉僊圖 雪梅花畫
遊石宕二首 送張伯子往嘉興
與言君飲酒古意 蘭泉篇
廿八日雪 題畫二首

天竺二僧　鄭本畫菊竹一卷
鄭本白兎　至日趙曝洗脚行
某將軍廣德人　沈生行繼霞
穀日大雪口號二首　雪中騎驢
堵太學母周詩　王母騎青鳳歌
晚眺堂中歌　寶劒篇送陸山人
荅贈王君
訓孚畫史見贈兩大幅
沈叔子解番刀爲贈二首繼霞
畫十六種花　十二種花
篤竹與甥　蟹畫
某將軍　王母詩
霞江篇　某都經畫上味
琴子歌贈汪山人　寄柳都昌彬仲
寄酈績溪仲玉乃錢氏門人
藍田篇　杭陳子索贈陳副總
王鶖亭鴈圖　畫百花卷與史甥
圖卉應史甥之索　盛懋畫卷

九馬圉人圖　四張歌
完淳篇　昭君下嫁圖
劉巢雲鴈　飛來山三首
菘臺醋
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器
黃鵠歌 送馮鳴陽　題畫
書茅氏畫　畫風竹於箑
漁圖　壽王生
沈將軍詩 左橋　送方阜民
書壁間爲介亭五十壽
畫於卧龍山頂　綠礬綵鷄
百舌群鳴　春野圖
喜張大移居南街 天峯　劉雪湖梅花大幅
徽宗畫鷹　洞巖景

卷之六

五言律詩

銅雀妓　出塞
琉球刀二首　西北三首

美人走馬　酬紫陽宮
春日過宋諸陵三首　孟后怨二首
送鳴教赴嘉興館　送女婁赴武會試
竹月篇　借石磬
宛轉詞　嚴氏女
順昌道中新晴　大王峰
謁延平先生祠　十六夜宿葉坊玩月
杜鵑花　古鏡
閩歸遥望海門　送王君赴選 白溪
沈府公尊君中舍挽章二首
陳女度尼　金客
送同門蔡克禮歸晉江
贈相士　短歌篇
三茅觀眺雪　贈陳君
送俞君還贛　送梁君還崑山
芸閣校書篇　飲雲居松下眺城南
送內兄潘伯海謁選
聚法師將往天台止其徒王公庵中余爲留

信宿
洗心亭 龍溪
省試周大夫贈篇罷歸賦此 梅厓
泛西湖觀荷
賦得戰袍紅
嚴先生祠
白鷴
初入京瞻宮闕
昭化寺玻璃泉流觴
來青亭
元旦與兪甫較射
季長沙公哀詞二首 彭山
沈刑科君出使湖藩還遞闕 會峰
送張大夫之滇 內山
懷陳將軍同甫
鈕大夫園林二首 石溪
送高叟入燕 橫山
背樹
襟湖篇
賦得看劍引杯長
賦得暗塵隨馬去
賦得芹芽
賦得酒卮中有好花枝
鎮江
王山人丹房 介号
坐甫禹跡寺
法相寺看活石
倡琴篇
寶刀詩
荅謝上谷諸公

十五夕酌于幕中不赴雷總公之專邀
書筆贈顧鴻臚　贈武舉陳子
京邸贈沈刑部 叔成
王口北見遺貂帽因往二首
納妾詩
李長公祖道北樓得山字 仰城
駿霞篇爲天台黃子賦
坐文杏館中　送薛鴻臚左官袁州
梨　杏
李　頻婆
胡桃　白櫻桃
土豆　薯蕷
鐵腳　黃鼠
半癡　酒三品
河豚　荔支二首
熊　黃羊
哀周鄭州沛二首 浮峰　雨
夕霞三首　送張子北上 天峯

某君中貢選送之　鳳尾蕉花
壽葛貞母　送柳子寧親都昌小愚
乙亥元日雪酌梅花館二首
賦得浣紗石上窺明月
初夏送某客入廣　曉發句容
賦得風入四蹄輕四首
雨舟載鶴詩
元夕之辰偕友人集九里之天瓦寒泉二庵
各賦一篇令予爲序
擬壽長春祠何老　京中送友人南歸
送沈叔子南都迎母　送蔡安父之黃州
送馮叔系之南都訪舊
景文至其舅劉所過園中二首
與葛景文　畫紅梅
送俞生之入楚　畫竹
筵中漫贈王良秀筆史
送馮君
張子錫往訪其弟長治

壽潘承天七十無賀得孫 又山

與任生話舊二首 送張君會試

挽上虞葛翁 甚雪二首

授經館中懷江東諸同志

贈楊叟二首 應吳崤縣築城

將與嘉則入閩方許二君餞別分以五韻

吳門逢孔將軍於塾 元旦

承恩寺聽講 書倪元鎮畫

楊兵部生祠畫象詩 無題

賦得草窓篇爲周衛卿之號

無弦詩上人 送顧給事歸省其翁

食虎眼 哭王又道中二首

聞朱次公訃二首 念東 蟹六首

胡市歸 蠟屐

楊公去思一中

客餉我笋脯一小筐緯而甘滑擬謝

上虞令復西溪湖

聞人賞給事園白牡丹三首

周愍婦　化城寺
題雪景畫　枳久于李寧遠鎮
爲陶工部贈道者　遊五泄
古慱嶺雨

卷之七

七言律詩

道場山贈栖雲禪者　初晴眺迎春
元夕二首　君從
九重　保安州

白燕二首
泊舟武夷之五曲謁紫陽精舍感大隱屏復過僊人掌抵其顛天遊觀中遠眺
二月十三日自順昌返越復過延平宿劒潭
季子往婚南樂聞其歸喜而有作
落花　遊驅巖二首有序
寄成女婺守備登州省白重遊武夷
行經鉛山遊觀音巖　送方阜民公子還歙
送通政胡君入閩敬所金先生過予園中閒野

奉寄俞大夫　月洲篇
續白燕二首
言游武夷道中撫景因憶往年尚寶呂君天台之約　水簾洞
落花
新樂王寄鼉磯石　泊閶門值閏月中秋
送葛韜仲　飲枇杷園
客鄞述懷
奉送同府潘公募　廣東二首

寓穿山感事　十四夜
小甫病目三年始愈喜而賦之
西江篇
從少保公視師福建抵嚴宴跳北高峰同芳大夫沈嘉則　胡令公鎮浙
再至燕諸陶兩翰君索草書　諸南明陶念齋
月下梨花四首
尚書李公生日賦呈　杖復竹爲吳嫗婦賦
次韻荅少顛師

葛君韜仲序小集奉謝兼寄乃姪景文

喜杜兒至走筆　王先生云邁全椒龍溪

新建伯遺像陽明　牧牟

送李君子遂歸建陽　夜酌遲友人不至

贈府吳公詩并序　即席贈孫相士

周山陰公判南康橫山　送季翁補廉州

送外兄再入燕海月　登招寶山觀海

送子完入北京　寄彬仲

爲子徵題鷓鴣圖　遊齊雲巖

兩宿齊雲干戹逆旅夜大雪因復登眺

孫忠烈公挽章

下第回直九日登鴈土山訪北庵上人

訪王芝師夜宿新庵同蕭女臣

芝師將返天池山贈別

灼艾　觀伎走解

贈諸暨朱醫士省汝　雪初霽寶壽寺一首

與王山人對語　寄朱君邦憲

元夕休寧道中遥憶鄉里

予過龍游拜貞女徐蓮姑祠墓因感湖嚴氏
女迹久湮次壁韻　大雪自飲
送李浙東公僊臺　丙寅元日
孫養靜詩
與客觀潦于三江水門二首
賦得清秋落葉　飲太白樓
楊道人訪我于繫索詩
八僊臺次韻　新秋避暑豁然堂
過陳守經留飯海棠樹下賦得夜雨剪春韭

迎春值雪　清風嶺
宮人入道　贈秦守道水玉
登東天目宿寶珠上人房却贈上人
西天目　宿長春祠
恭謁　孝陵正韻
荅贈盛君時飲朝天宮道院
陸孝子詩　李長公邀集蓮花峰
中秋雨集金氏園亭
十六日霽與張長治伯仲集城隅次長治韻

邦憲死　焦山
送鄭職方 肖龍　贈遼東李長君都司
觀宣鎮車戰
許口北遺以綾帛綿三物題曰袍具作詩謝
之　燈後祓赤城之泉
小集滴水厓朝陽觀　送毛德甫奉使還薊
再送德甫　徐州
送余新鄉 可齋
駕歸自閱群望于衢恭賦
張雲南遺馬金囊　壽吳宣府 環洲
林先生遷教瀧水　美人紅甲
禹陵　曹娥祠
露筋祠　馮刑部索書冊
送笑上人之五臺　集李侯宅得鍾字 秀巖
燕子樓　送余興國
駕幸月壇群望西街一首
遊南內　送新昌潘公
子遂以尊人墓碣故抵燕至臘始去送之

將別復偕遊碧雲流觴枯柳之下

送朱使君太僕 月峰 送諸公子歸應試

李子遂死予設位哭之遂擊木而歌

讀問棘堂集擬寄湯君 海若

賦得爲他人作嫁衣裳

金剛子珠串一首 南鎮

寓香爐峰 游雲門

讀易園詩應一仕人之索

題翠華軒卷詩 遼鎮李寧遠 寅城

贈李宣鎮沈光祿鍊祠在保安州

聞都督再遷山西武寧

建陽楊君縣壺越市云是楊文敏公榮之孫

莫春將之京錢王孫持其土物索詩送之

友人索慰沈四郎君

馬策之奉母住鳳凰山下之水樓 匆谷

擬送張翰林使楚 陽和 道走居

孤裘

送丁叔子北上慰乃兄

再咏銀魚要王屏次　海山鏡客

代壽黔公三首　亞夫墓

白牝蛟二首

讀文信公僊巖祠集焚弔二首

夜坐有感轉憶往事　香烟七首

壽司空潘公六十　水簾

歲暮夜雪招二王詩人聾果小飲二首　海水王陽

春興八首　復西溪湖爲朱令賦

送季子微赴李寧武總兵之約

涵叔往常州索詩當餞

南鎮詩　夜風

唐伯虎畫崔氏且題次其韻

吳宣府新膺總督　環洲

九月望日再集鎮虜臺

方封君七十其子刑部郎飛冊索作

仲冬觀牡丹花於城西人家

子肅再赴戚總戎所未至死於都下

紅葉　壽胡通參　敬所

蘭亭次韻　壽張叔學
送長洲居山人士貞
飲於施學官齋席上有丹陽朱叟叟施之師也　即席復贈施先生
山陰楊簿公　重修　乾清宮成迎
慈聖再御四首　劉山陰公入覲 景孟
五色鸚鵡二首　賞成氏牡丹和韻 省白
王翁八十令書貞松　白石畫中
姚崇明晚映堂
清涼寺云是梁武臺城
宿栖霞　壽馬先生七十 白峯
元夕寄金武康　送行人陶君
寄上海諸友人
寄謝學師張先生見慰
戊辰廿有四日尚賓時中宿於園夜大風雨氷厚尺詰朝得子廿北報走筆遍諸友
玉師挽章　張大夫生朝 內小
鏡波館　流霞閣

垂綸亭　養生書成紀事與夢
某氏新園二首
友人出冊復贈春試者
送趙大理麟陽　壽王君
宿長春祠夜半朱君扣榻呼起視月
生朝詩陽和母　壽人
綠牡丹　次蘇長公雪詩四首
青州贈龜磯研副以詩奉荅
莫老至聾矣　擬寄鄧儒孝
八月十八日阿枳三江觀潮夜歸示四首
戲擬不往三首　讀杲愍婦吊集二首
擬吊蘇小墓
閒里中有買得扶桑花者四首
紅佛桑　寄吳通府以墨見寄
魏文靖公扈貯以梓匣輒賦二首
某君見遺石磬　賣貂
賣磬　賣畫
賣書　長至次朝

伍公祠　岳公祠
雙義祠　送林先生掌教瀧水
某君生朝抹牡丹爲壽
櫻桃花
十月廿二日園西櫻桃數花便有蝶至二首
擬寄白雪樓　擬寄岳陽樓
淮河成長吏索贈兩臺二首
夜宿栖霞
訪李岣嶁山人於靈隱寺

九月朔與諸友醉某子長安邸舍得花字
朱伯子惠虎丘茗謝之 石門
桐鄉馮母二首
畫魚既作古詩矣久之復得七律二首
擬送巡滇者二首　過錢伯升宅
雪中移居二首　送婁某丞丹陽
錢王孫餉蟹 慕蘭　荅嘉則二首次韻
詣五洩驢上口占寄駱懷遠
九流　寄楊會稽公 一中

鷄聲　　蛙聲
蠅聲　　蚊聲
每過夾輒擬謁關里輒阻追賦一首
謁孟廟二首　　夏至
已而雨　　壬午季夏朔作二首
横榻哀吟五首
建陽李君寄馴鵰俄殪野貍信至燕哀三曲
賦得萬緑枝頭紅一點
王鄉人尋二十年之父櫬歸自衛輝合其母
壙　　天池號篇爲趙君賦
再到太寧寺老僧釀甚良一宿而別戲題其
壁
賦得漁人網集澄潭下二首
宣府客寺　　十七夕
金壇鄧老儒獲白鴈於庄陂
賦得賈客船隨返照來二首
其君索詩往壽其兄鎮公
秋日避暑豁然堂　　再咏八儒臺

送某君暨其伯氏還松江
王山人道中六十　書劉子梅譜有序
寄京中諸公援者　寄京中諸公達者
送沈叔成　送某之太倉

卷之八

五言排律

宣府槐龍篇有序
與茅山湊集龍槐下得君字
紅葉　水僊

白燕雙乳　送史叔考讀書兵坑
觀浴象　和葛景文
沈周先生畫　周山陰觀而歸縣
抱栗美人圖　白犬從雪中獵作題
先除夕二日雪甚如嬰兒拳次日迎春
畫坐草栗鼠　電
芭蕉花　送楊會稽一中
壽徐山陰儒東
子侯芳園王爪駢秀方盤谷家

太僕寄謝布政詩　宴游西郊詩有序
送某人之台州　張氏子黃鸝鵡二首
後聞鸚鵡眼系直廋兩眶人可洞視
陳王屏以髢窒頭銀魚再餉索賦長律
題宋刻絲蓼花立鳥圖

卷之九

七言排律

雜花圖限韻
上督府公生日詩并序

督撫胡公新膺加廕　梅林
奉侍少保公宴集龍游之翠光巖
南雪十九韻　次夕降搏雪八十韻
雪後迎春憶舊十二韻

卷之十

五言絕句

扇中雙蝶　題畫四首
松林遊人畫　蜂
白牡丹桃花　石榴萱草

剪春羅垂絲海棠　石榴荷花
兩鯉魚　又蘿蔔
旧旧馬二首　毛魚作隊遊菱塘
畫三首　春後俱咏畫
夏
秋
冬
江船老看鴈群初起
似赤壁遊　雲山立觀者
石榴　竹染緑色
馮欄江岸
草閣深江而有行舟之老
對岸觀崖大瀑　歇杯而俯江檻
獨釣寒江　閱書者倚老樹
釣者翹首看山背浮屠
夏景禪寺　長廊俯大水
雪景　魚蟹
杏燕子　寫竹荅許口北年禮
寫蘭與某子　尖頭麻蛮
蒲桃　張氏別業十三首内山

鏡波館　樂志堂
流霞閣　竹塢
荔枝亭　白鷗磯
青蓮島　小若耶
松蘿門　芙渠逕
浣花橋　水墨軒
桃葉渡三首
六言絶句
村家飲一首　漁家四圖四首

招寶山　列子御風圖
卷之十一
七言絶句
贈呂山人　龕山凱歌九首
檢舊札有感因賦七絶
內子亡十年因感而作
將入閩方許二君餞別分韻
凱歌二首贈參將戚公南塘
望夫石　宴游爛柯山四首

武夷山一線天

入武夷尋一線天道中述事二首

雪中訪嘉則於寶奎寺之樓居

至歙寄方阜民公子　凱歌四首贈曹君

南浦橋　七里灘二首

答謝太與海門

武林館中與徐仁卿同宿因贈五首

東池觀魚　寄趙君六首

贈醫僧　錢塘送王閒川

次王先生偈四首　龍溪　題近泉和尚卷

禪房夜話和韻書付王公

折桃花

徐濟之携新婦侍親楊州

送丁子範　夏相國白鷗園二首

竹枝辭二首

武夷道中嘲嘉則墮馬

閶門送別

程君索寄其師周中陽

自朝一絶　寄徐石亭
探禹穴　漫興三首
送陸子之閩　獄中書扇寄葛景文
鏡湖雙逸詩　留別倪子
天目山三首　南海曲
嘉則擬紅衫四貌　燕京歌七首
燕京五月歌四首　送張君之三屯
聽段道士彈琴却爲其師雪峯者請作
自馬水還道中竹枝詞四首

乘霽自福田遍歷
上谷歌九首　宣府教場歌
早度銀洞嶺　胡市
邊詞廿六首　長干行四首
謝公墅
葉伯子三十餽果肉索詩答此 承山
鍾子投我篆章答此二首 華石
擬往中止　擬還陳君菊鉢三首
和韻答韜仲　鄒生

曹秀才　默泉篇
吊判府李公　成都
潘承天六十又山　漫曲
王子　古意二首
王元章墓　寄沈子
寄劉子　送學中施林兩先生
贈孫山人
送羅仲明歸時有游栖霞之約
山陽醉中贈魯君二首
挽陳君之配蔣　芙蓉死
麟八首　鏡漁子賀二死天逵
漁鼓詞四首　送林某二首
設代林某荅胡通政　卌年
雲州舍身臺　慕蘭篇錢
竹枝詞三首　送二葉之邊
雲門四首　盤石社松
任公子釣臺　辨才塔
石橋

托王老買尾窑頭銀魚
買得一猫雛純黑而雄戲咏
五洩五首　雨霧霽雪復四首
七十二峯歸來書寺壁
畫兩僮枕帚而睡疑是寒拾應人索咏
畫高嶺莫行僧衆　應別索又一幅
白雲深山掘芝者　女僊彈琴
呂何兩僊人圖　賦得奕僊
題王質爛柯圖　劉阮遠天台圖三首
月宫僊子圖三首
賀知章乞鑑湖一曲圖
謝太傅携妓東山圖　書坦腹臥松者畫
盛懋秋江畫董尧章索題
畫與許史　李子送小景
漁畫五首　爲杭人題畫二首
何處　端易題慕蘭雪畫
唐伯虎古松水壁閣中人待客過畫
題折花美人圖　畫美人

抱琵琶偶於蕉陰美人
雪梅　梅花
王元章倒枝梅畫　畫梅時正雪下
題畫梅二首　雲門寺題畫梅
梅樹美人畫　竹十首
寫竹與某
都門五月寫竹送某君之官新昌
寫竹送李子遂　勾勒竹
雪竹

桐鄉馮母二首
畫魚既作古詩矣久之復得七律二首
擬送巡滇者二首
過伯升宅玩骨董而菖蒲尤盛魚有紅色有藍色有玉有錦俱三尾如鳧又有水晶四尾者　雪中移居二首
送婁某丞卅陽
錢王孫餉蟹不減陳君肥傑酒而剥之特旨荅嘉則二首次韻

詣五洩驢上口占寄駱懷遠
九流　寄楊會稽公
鷄聲　蛙聲
蠅聲　蚊聲
每過兖輒擬謁闕里輒阻追賦一首
謁孟廟二首　夏至
已而雨　壬午季夏朔作二首
聞有賦壞翅鶴者予嘗傷事廢飡羸眩致跌
右臂骨脫突肩臼昨冬涉夏復病脚軟必
畫菊二首　牡丹
雪牡丹
人有以舊抹牡丹索題者
松化石牡丹　密蜂牡丹
遮葉牡丹　梨花五首
題畫梨花折枝　水僊六首
雪水僊　水僊蘭
葡萄五首　王生索寫葡萄
杏花　雪粉團

畫石榴　榴
玉簪花　芭蕉
沈君索題所畫二卉賀人新昏
黃薔薇　木筆花
茉莉花　畫海棠
畫玫瑰花　青門山人畫滇茶花
季先生女九姑五十其郎君索墨萱
蘭　松竹梅
大阪作勾竹兩牡丹次日始得題

作荷蘆於是日亦次朝題
芭蕉墨牡丹　芭蕉玉簪
芭蕉鷄冠　梅桂護草
枯木石竹　題畫四首
獨喜萱花到白頭圖　題花圖
無題　書花冊送王生
詠畫降龍　躍鯉三首送人
魚蝦螺蠃　題畫蠃二首
某子舊以大蠃十個來索畫久之苔墨蠃二

臍松根醉眠道士一幅

書畫上苔諸君見壽　雜品

柳渚雙魚　蘆汀鳴鴈圖

鳴鳥圖　畫布谷

扇圖二首　牛圖

書畫兎中有一白雛

郭恕先爲富人子作風鳶圖償平生酒肉之

鉤富人子以其謾已謝絶之意其圖必立

遭毀裂爲蛺蝶化去久矣予慕而擬作之

之氣互相換似賈人帶之往來理或然歟

邊塞不易雨而今每潦十九韻

次夕降搏雪徑滿鵝鴨卵余睡而復起燒竹

照之八十韻

雪後迎春憶舊十二韻

卷之十

五言絶句

松林遊人畫　題畫四首

扇中雙蝶　蜂

白牡丹桃花　石榴萱草
剪春羅垂絲海棠　石榴荷花
兩鯉蟲　回回馬二首
毛魚作隊遊菱塘　畫三首
春後俱味畫　夏
秋　冬
江船一老看鴈群初起
似赤壁遊　雲山立觀者
石榴　竹染綠色

風　雲
霜　雪
山　水
霜　雪
秋　冬
研　筆
墨　劍
鑑湖曲
八月十六夜泛舟西湖

竹爐湯沸火初紅
寶珠齋飯罷筯響椀寂爲作一偈時宿東天
目
蔣三松風雨歸漁圖　畫中側面琵琶美人
書唐伯虎所畫美人　美人解
閨人纖趾　意難忘

卷之十三

表

代胡總督謝新命督撫表
代初進白牝鹿表
代初進白鹿賜寶鈔綵段謝表
代擒王直等降勑奬勵謝表
代江北事平賜金幣謝表
代再進白鹿表
代再進白鹿賜一品俸謝表
代被論蒙　温旨謝表
代閩捷賜銀幣謝表
代被論乞免得　温旨謝表

代被論得　温旨謝表
代考蒲復職謝表　代封先謝表
代廕子謝表　代改兵部尚書謝表
代謝　温旨表
擬宋以包拯爲樞密副使辭表

卷之十四

疏

爲請復新建伯封爵表

卷之十五

啓

代奉　景王啓　代謝閣下啓三首
代賀嚴公生日啓　又啓三首
又啓三首　又啓三首
賀徐公生日啓
賀兵侍江公擢户書啓
代元旦賀禮部某公啓
謝督府胡公啓 梅杯　啓諸南明侍郎二首
謝朱内翰 金庭　謝岑府公賜席 小谷

答某餽魚　代賀張相公啓
代宣大諸大吏邀宴開府方公啓二首
代請吳總督啓　謝某
答某　上新樂王啓

卷之十六

書

奉督學宗師辭公　奉師季先生書三首
奉答少保公書五首　奉按察胡公狀
與季友　擬上府書

擬上督府書　代白衛使辨書
奉答馮宗師書　答人問叅同
論玄門書　與許口址
與來大同　與吳宣府 瓌洲
與季子微　答唐府公
奉徐公書　答張翰撰 陽和
答許口址　答王口址
與馬策之　與柳生
與道堅　答季叅戎

與梅君客生 衡湘
答龍溪師書
改葬
卷之十七
論
論中七首
會稽縣志諸論
地理總論
分野論
與湯義仍
答兄子官人
與兩書吏
沿革論
形勝論
山川論
物產論
設官論
戶書總論
戶口論
災異論
官師論
祠祀論
風俗論
治書總論
作邑論
猺賦論
水利論
禮書總論
選舉論
古蹟論
卷之十八

策

問韓信破趙用背水陣其言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又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戰故其勢必當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寧之生地則走何前日石墩之戰兵以臨水而大敗近日柯亭之戰兵登岸即舍舟以堅其死又敗將以爲不置之死地耶則既以置之死地矣將以爲信之兵練習嚴法而今日之兵不練習嚴法耶則信又謂驅市人而使之矣用法同而勝敗異其故何也

問通窮舉墜治理攸先今紹興公帑虛矣何以實之閭閻困矣何以甦之武備弛矣何以振之戎心啓矣何以弭之諸士子目擊時艱籌之必熟且悉矣幸明以教我

擬策問　代

代雲南策問五首

卷之十九

序

奉贈師季先生序　贈余醫師序
送章君世植序　送沈公序
胡公文集序　葉子肅詩序
送李子遂序　四書繪序
詩說序代　送諸先生序代
贈某衛使序代
送通府王公序二首代
送推府王公序代　贈李都使序代
陶宅戰歸序　沈氏號冊序
曲序　送王新建赴召序
贈禮師序　童氏族譜序
省甫詩序　玄抄類摘序二首
抄代集小序　幕抄小序
抄小集自序　刻沛言序
陸氏譜序　李伯子畫冊序
贈吳宣府序　贈方公序
贈劉君序　園居五記序
註參同契序　贈嚴宗源序

逃禪集序
贈婦翁潘公序
王山人贈言
景賢祠集序二首代
雲南武録序
周愍婦集序
著郭子序
贈陶刑部侍郎公序代
贈張君序
送山陰李公序
覽越篇序
送徐山陰赴召序
北臺疏草序代
贈李宣鎮序
海上生華氏序

代邊帥壽張相公母夫人序
送沈君叔成序
八駿圖序
贈保安稽侯考蒲序
贈梁尚書公序代
贈李長公序
送山陰公序
蕭氏家集序
白氏譜序
亦陶集序
壽史母序
張母八十序
贈沈母序

卷之二十

跋

新建公少年畫畫子命題其後
書石梁鴈宕圖後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書畫後　書鼎氏石刻
送畫於寺書其左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蹟
書米南宮墨蹟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書夏珪山水卷　書李北海帖
書陳山人九皐氏三卉後
書八淵明卷後　書沈徵君周畫
書謝叟時臣淵明卷爲葛公旦
書朱太僕十七帖　又跋於後
跋書卷尾二首
大蘇所書金剛經石刻
讀餘生子傳
書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蹟
書吳子所藏畫
書季子徵所藏摹本蘭亭
書紅眼公傳　書新建公二亭手稿

跋司馬公草書　趙文敏墨蹟洛神賦
書草玄堂稿後
卷之二十一
贊
觀音大士贊　自描觀音大士贊
題大士圖　提魚觀音圖贊
折蘆達磨贊　伏虎畫贊
書濂水羅漢畫　東方朔竊桃圖贊
純陽子圖贊并序　贊梓潼像二首
端石銘二首　端石鵝研
端石無眼者　馬策之端研銘二首
鼉磯研銘二首　鳧研銘
破膽磬銘并序　刺匣銘
篆櫝　竹秘閣銘
書櫝銘二首
卷之二十三
記
蜀漢關侯祠記　坐臥房記

西施山書舍記　禹三館記
遊五泄記　閘記代
擬閘記　西溪湖記
義塚記代　洪神行祠記
石項浮圖記代　修郡衙記
長春祠記　半禪庵記
呂氏始祖祠記　石刻孔子像記
烈婦姚氏記　鎮海樓記代
酬字堂記

三教圖贊　四老圖贊
四僊圖贊四首　高皇帝像
二品三公圖贊
鳴教出所藏郭畫一叟持玄物類石方長數寸開口語又所携竹筐中值一小旛置道傍一叟聽其語執冊肘若却避然令贊之
自書小像二首　商大公子像贊
余東白贊　宗姪像贊三首
婁叟像　吳君像贊

郁君小像　書馬策之像
范子小像　王子小像
傅子像贊　柳生小像
草誦 并序　題旛
許伯熙像贊　蓮葉大士贊
大慈贊
卷之二十二
銘
歙石硯銘 并序　歙石硯銘二首

卷之二十四
碑
昭慶寺碑 代　會稽吳侯生祠碑
徐相公碑　季先生祠堂碑 代
知清豐沈公祠碑 代　龐公碑文 代
劉公去思碑
卷之二十五
傳
聚禪師傳　葉泉州公傳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白毋傳
王君傳　彭應時小傳
先師彭山先生小傳

徐文長三集卷之一

明會稽 徐渭文長著
陶望齡周望校
謝伯美開美
商濬景哲
陳汝元起侯同校

賦

涉江賦

晉濬岳作秋興賦序稱三十有二歲始見二毛時岳

爲賈充掾寓直散騎之省見省中多富貴人乃起歸來之想及作閒居賦自述多落而少遷以見拙宦雖卒歸退休然合前賦而觀之誠見其嗜醇醲而姑言寂寞也嘉靖壬子秋余年亦三十有二既落名鄉試涉江東歸友人顧予鬢曰子髮白矣余誠懼理道無聞而毛髮就衰至於進退之間實所不論雖才不逮潘岳而志或異焉乃作涉江賦以自見

壬子季秋予既被棄涉江東歸水深則厲僕痛主困旅多太息夕發西陵日高造閶渭既登一枝之堂俯

而拜母母曰兒復如是歸乎兒則困窮兒好顏色兒腹應饑爲兒作食既乃渭復徃舊託之禪室掩關戶於晷刻嗒然其坐忘焉乃有二三伯仲來相問視顧盼之間指予鬢而謂曰子髮白矣年其幾何吾則宜然如子則那予聞斯言不能無逆傾冠側首伯爲予擢擢不應手體短善脫不脫而獲如蒉甫活伯仲謂予豈以憂故進退有時失得有數予告伯仲予豈不知細故芥蒂何足以疑人生之處世兮每大已而細蟻視聲利之所在兮水趨壑而赴之量大塊之無垠

兮曠蕩蕩其焉期計四海之在天地兮似罍空之在大澤中國之在海內兮太倉之取一粺物以萬數而人處其一則又似乎毫末之在於馬脽彼營營之微聲沾沾之細利又何殊於曳蟲股嘬蠅脾入孔穴實糧齎第因小而形大曾一蟻之何加再語伯仲更聽予陳無形爲虛至微爲塵塵有鄰虛塵虛相鄰天地視人如人視蟻蟻視微塵如蟻與人塵與鄰虛亦人蟻形小以及小互爲等倫則所稱蟻又爲甚大小大如斯胡有定界物體紛立伯仲無恠目觀空華起滅

天外爰有一物無罣無碍在小匪細在大匪泥來不知始往不知馳得之者成失之者敗得亦無攜失亦不脫在方寸間周天地所勿謂覺靈是爲真我覺有變遷其體安處體無不含覺亦從出覺固不離覺亦不即立萬物基收古今域失亦易失得亦易得控則馬止縱則馬逸控縱二義耽忘之對外寇易防竊發莫支外寇形呈竊發暗來積土漸高爲九仞臺九仞一虧終爲阜丘予斯之憂他奚愴懷伯恠予髮良亦有說男子六八陽氣衰竭膚面焦枯鬢髮頒白斯人

稟常萬古一轍稟完後老缺者早泄曷知小子不稟其缺年三十二形則六八又寻視髮玄綢自希遠窺不得逼視始知不審其變在何歲時豈以茲秋謂寻憂爲

牡丹賦

同學先輩滕子仲敬嘗植牡丹於庭之阯春陽既嚴花亦嬌鮮過客賞者不知其幾數日摇落客始罷止滕子心疑而過問渭曰吾聞牡丹花稱富貴今吾植之於庭毋迺紛華盛麗之是悅乎數日而繁一朝而落儻兮游觀忽兮離索毋乃避其凉而趨其熱乎是以古之達人脩士佩蘭采菊茹芝挈芳始既無有乎穠豔終亦不見其寒凉恬惔容與與天乂長不若茲種之溷吾黨也吾子以爲何如渭應之曰若吾子所云將盡遺萬物之濃而取其淡樸乎將人亦倚物之濃淡以爲清濁乎且富貴非濁貧賤非清客者皆麤主則爲精主常瞬然而不緇客亦胡傷乎隨寓而隨更如吾子慙富貴之花以爲溷已世亦寧有以客之寓而遂壞其主人者乎縱觀者之倏忽爾於花乎何

讎諒盛衰之在天人因之以去留彼一貴一賤而交情乃見苟門客之聚散於翟公其奚尤子亦稱夫芝蘭松菊者之爲清矣特其脩短或殊榮悴則一子又安知夫餐佩采挈者之終其身而守其朽質也則其於倏忽游觀者又何異焉滕子顧予曰有是哉子盍爲我賦之渭曰唯唯何名花之盛美稱洛陽爲無雙東青州而南越魯不足以頡頏禀陰陽之中氣兮雖未必其記載之盡信視衆卉以獨妍兮真若悉有萃乎水土之精光始山間之幽寂處天后之帝鄉后始命移以入内兮備宫樹之列行亦何心於貴賤視用舍而行藏茲上代之無聞始絶盛乎皇唐爾其月陂隄上長壽街東張家園林汾陽宅中當春光之既和鵲亭榭之載營天宇曠霽兮絲游景物招人而事起彼貴子兮王孫感游龍於流水遶茲葩而密坐藉芳草而芊芊感盛年之若斯傷代謝之能幾爾則粉承日華朱含霧雨群蒂如翔交柯如拒凌晨併粧對客不語衛尉出婢子於羅幃鄂君擁翠被於江渚當其百藥千芽照耀朱霞綠葉紛紜望之轉瞬若儒生之

授學列女樂於絳紗迫夫背尸迎窻上下鼈簷二三作隊矯矯愈鮮飛燕進女弟於遠條夫人挾三國而朝天錦辦重捲檀心飛屑彔須夜殷怒苞曉決宛婦姑之反脣似相稽而無說則有若盛時合沓諸娣從韓姞以同歸颯焉凋衰漢主放宮人而憎別風鴈小爽雨委微温楚姝舞歇於章臺陳后泣罷於長門亦有細加巨上慎妃横逼座之勢紫侍黄側班姬抗同輦之尊或勁而印婕妤當遶熊於上殿或翹而望處子窺宋玉於東垣既離以披亦競而駢近不極態遠不盡妍大彷彿乎佳麗意所想而隨存奚援引之數姝可鏊比而殫論然渭嘗聞如來演法在彼鹿園菩薩莊嚴衆二十五實髻鬘瓔珠瓔瓔組佛之勝相紫金光聚大衆威儀具八萬數又聞崑崙閬風玉城瑶宮神人飛行綽約玲瓏雲態雪光不可殫窮夫人之心想由習生景與想成一牡丹耳世人多謂花如美婦則前所援引諸姬群小之所象是也使玄釋之子觀之遠嫵避譏則後所援引大衆群僊之所象是也今此花長於學士之庭在仲敬之宅仲敬將謂此花

申申夭夭行行誾誾佩玉瓊琚鼓瑟鳴琴其仲尼與七十子諸人乎縱謂其婦人也稱煩則太姒始至宮人欣欣琴瑟鍾鼓樂而不淫乎稱簡則二女湘君尋帝舜於蒼梧之野宓妃盤姍觧佩環於洛水之濵乎此皆不以物而以已吐其醜而茹其美畔援歆羨與世人之想成者等耳若渭則想亦不加賞亦不鄙我之視花如花視我知曰牡丹而已忽移矚於他園都不記其婀娜籍紛紛以紜紜其何施而不可

鞠賦

渭既賦牡丹滕子復申辭曰曩吾之庭牡丹春華菊英秋發吾子抽精於彼而絶響於此毋亦如吾所謂避其凉而趨其熱者乎渭曰有是哉子之善戲而挾也乃筆不停綴詞不及展遂賦曰誰乎誰乎芒芴曷常春至麗日秋臨抗霜彼亦何熱此亦何凉惟付與之是聽非知計之可詳履子廣庭覩茲烈芳繄名相之別數亦荄莖之異萌染不出於五色維其變之莫量歷九秋而自如周數望而靡謝從顔色之中乾永附蔕而不舍于時白帝司辰冽冽辛辛木葉下而草

萋霜露降而鴈征乃自圃畦遷爾廣楹一則不足百
尚有贏群而不黨矜而不爭緊望若結伴而違俗單
玩則各立而獨行乘金令而始拆秉土氣之正精雖
雜采之並敷惟彼黃之盛榮諒盈庭而冒錦亦剖符
而黼金耀愈澤而不妖烈無吹而自馨方辭謝乎徑
塗處規埴而託身非菟礫以爲嘉存大朴之希聲彼
主人兮誰子懷高廓兮心貞秉圭璋之潔白樹文學
之干旌則有幽人處士墨卿逸史候節序之高朗知
寒燠之迅駛弭蓋於門肅隊而至或移觴而就筵賦

篇章而未已爾則不以物驚不以物喜挺危朶而愈
勁舒正色而不媚匪鉛華以事人多君子之枉尺豈
無人而不芳亦胡庸以采佩當夫青陽發生桃李盛
花名園如霞上國如霞嚶好鳥其載鳴將何物之不
化胡爾類之自矜乃偃伏其萌芽迨寒氣之始肅日
馳驁乎南陸雲慘淡而無光野何萌而不縮爾乃自
耀其孤標眇賤同而貴獨謂所性之若斯兮或未必
其盡然夜不可以爲夙兮晨不可以爲昏苟榮悴之
有時奚爾類之能專將推之而不後抑挽之而不前

彼蒼厚爾以遲莫又何辭於末年紛後先亦何心兮
避桃李之盛時抗素秋而挺茂兮終焉保其不衰至
乃微霜襲宇驚飇振帷蓼紺紫而不起葉比次而下
垂閒閒宇兮無人悅星月之懸輝則有似乎貞女永
絶乎夫君放臣懷國而酸悲尹子履霜於中野蘇武
嚙雪於沙陲在顛沛而愈厲至九死其靡遠外容色
之凋傷實中心之永矢嗟主人之懷抱美材質之脩
嫮逾盛年而云邁稍凌夷乎末路苟蒼蒼之爾私兮
又何病於遲莫日中昃而彌烈兮金粹精於融鑄直
守貞而罔渝於茲英其何負余假托以抒悃兮信毋
必而毋固

荷賦

渭既賦牡丹與菊仲敬復請曰天有四時花有四品
夏荷冬梅子獨無意乎含毫續藻俾世稱四賦此雖
小圃之光而亦吾子之麗也余不得辭因復命筆塊
連抱之大甕立階楹以踟躕挹三尺之清水實五石
之泥淤葩燁燁其盈把芳霏霏以滿除逼而就之欲
語不語徐察其意若有告訴吾凌波之逸卿而擁蓋

之公路也遠祖當春龜吳越之世逢時遭偶居若耶之溪歐冶子淬劒之處也自會稽逆剡水溪長岸濶淡蕩百里沙白泥肥雜蘆與蒂種類繁生多不可紀則有乍決半舒小朶大蓯短佇長竦低垂迅起柔標勁節踈陳密倚或向日而併嬌或從風而自靡其乍決也儼華燈之笑焰其半舒也宛新月之過朏其小朶之開群儽合掌而數甲斯尖其大蓯之盤古佛現身而千目其背短跂則蠻奴跽以貢珍長竦則山峯矗而攢翠低垂掛馬肝而始剉迅起樹羽蓋而仰綴

標有柔而將隨節有勁而示刺踈陳或約隊而未過密倚疑附耳而不置向日併嬌未足稱妍從風而靡曷以揚麗香不烈而愈恬色彌夭而不媚其房之俯仰也則有似乎客主之旣闌更舉爵而飛杯其葉之掀翻也又有似於兄弟之寢興共長枕而大被是以飲風露而華采集鳥魚而遊戲五月清凉三伏不暑曠漠之區煙波之宇根帶懽娛枝葉容與花神每遊息以無窮生意亦隨之而不去吾子不聞王之後宮名西施者乎采掇不盈觀者如市羨我顏華中心如

駭此固千載之所美談而風人之所載記豈若茲主人之處我也陶以爲沼以灌以壅覆之井幹以制以控茁藥抽莖束不得縱炎暑結棲鄒與魯閔豈俊臣之見推而請君入於是甕實遭時之不偶爲觀者所侮弄是以見先生之來有不能以言通而謬以意動者也余應之曰何子見之不廣也吾聞自子之先以至於子皆得以君子名者豈以託居之廣大而顧盼之光榮乎直幹不撓虛中無物竅多比干之心清映伯夷之骨含芳烈其愈温處驕炎以不熱耶可望而莫親殫易事而難悅翻禮欲舉挺生氷雪之姿瀟洒出塵不讓神僊之列是以映清流而莫增其澄處污泥而愈見其潔且吾子既不染於污泥矣又何廣狹之差別縱遭時有偶與不偶何託身有屑與不屑花乃垂頭默然似失仰而微笑似有所答知君子之令名非外物以丹臒於時游魚躍於梗底翡翠集於房側微風芬以襲衣纖月高以映柷乃命主人酌酒而別

梅賦

徃余薄遊海外聞羅浮之勝而未得登焉蓋昔所稱入夢之種不可得而見之矣涉冬出大庾見庾嶺之梅則多龍理而絳蒂者歟抵玉山人言東嶽之奇徃觀焉則見其孤生瓊古傴伏迴卷一花千葉並蒂數萼忽上竦而扶疎者歟至於依山臨澗覆橋橫野間松雜竹屋角墻茨境非不美也未聞其走馬而征輿豈非品質靡異類別有區人固玩視其習而好言其殊爾其孤禀矜競玅英雋發肌理氷凝幹膚鐵屈留連野水之煙淡蕩寒山之月藍一攢而集霞皓五出而爭雪側披斷磧委朔風其將吹忽上高空助凍雲之欲結枒數英之半掬中萬斛之一摶古幹橫肱玉龍游而張甲編條聚腦白鳳戢以梳翰珮玦繽紛何霄凌波之子肌膚綽約無言姑射之僊趣將幽而見取豔以冷而爲妍緼香氣於空表弄皎色於霄端瘦影橫窻臞然山澤素魂麗壁忽爾嬋娟託使將傳寄江南之遐信隨風暗度報塞北以春天羌笛一聲韻全飄於纖指素琴三弄神屢託於氷絃是以古道清流墨工圖史或拗之爲一窩亦種之於數里圍棋酌

酒相與偃卧其中落月迴風務印縱橫之所彼稱既
醉逼清氣而不勝我則含毫占春光於長往斯亦可
謂一節之高而未足以盡曠然之意乃有巖居之徒
溪飲之老短褐黃冠龐眉壽考跨褰策笻熟漿烹藻
望谷口以窮搜坐石頭而拂掃亦有游心道德之儒
含思風雅之伯讀易說詩於其下咏騷作記當其處
飛觥爵於彌留顧徘徊而不去景得人而益增人因
景而標致斯風格之雅幽而韻調之殊異亦足以快
心暢神洗囂破滯又何羨乎羅浮之奇而東嶽之麗

且余觀夫梅之爲物也得氣之先得液之酸酸者木
之正味先者序之屬端先則渾淪龐篤含泰和而獨
飽酸則甘辛鹹苦受何味而弗便含之飽者發斯盛
便以受者和必完是以先驅百卉遂占上林之苑均
齊五味兼濟商鼎之鹽其始也點綴文章洩天地之
春於一夜其終也調和鼎鼐養收天地之功於萬全曾
不知其處寂寞而貞厲守冷素以自恬悠揚乎松菊
之圃盤錯乎水石之間風飈撼之而不動瘴厲攻之
而罔顛雪霰既零條枚益肆陰幽外剥陽氣内漸迨

花實之致用歷世味之飽諳何桃李之蒻質敢先後以齊肩苟天將降是人以大任察物理而明其固然

世學樓賦 爲鈕大夫賦

惟青瑣之美彥實烏臺之令孫欽貽穀之在昔服庭訓而彌敦當盛年而綰綬思退處以垂綸選文園而卜築得古桂於南隣乃命斑輸有事斧斤礱石巖麓徵材水濱駕文杏於紫漢甃碧瓦於青冥當萬山之遶翠敞四戶以虛明溜水屏峰不讓僊人之宅含光納霽全收道者之襟既構茲樓爰題世學運群籍於舊藏出繁緗於新鑰牙籤萬隻色搓徽軫之囊玉軸千頭光映巵彝之橐既招文史亦集豪賢揮成雨注辨類河縣乃具壺觴遂設几筵倚南窻而寄傲望東郭以興嘆萬壑千巖方寸簾櫳之際九州四海彈丸眉睫之間擴而視之其大無外歛而收之其小無內回視芳園景遷致邁藹拂雲之嘉木集鳴候之珍禽葉翻書而映字音激牖以流琴主人宴坐屏囂絕塵對客子以微笑謂有意而欲陳諒茲樓之攸創幸思義而顧名仰式橋枝懷先人之手澤俯瞻卑葉思後

嗣之儀刑徒讀父書宜猛懲於趙括善觀輪喻冀玆悟於齊桓茲縣題於庭榜戒恪守而世仍若夫游覽高明登臨爽塏對上下而放懷縱徙倚以自快斯雅中之奏曲匪璜琚以堪佩客聆斯言逡巡屏退主人揖之乃復就位

梅桂雙清賦

伊梅桂之嘉植干青霄而上騫柯交敷於墨牖葉錯舉於文筵視春秋而異花既各擅其美秀胡茲辰之夷則乃並萼而均妍爾其丹粟既綴紅雪紛暈散夕

香於書幌映朝陽之天鏡殊容合皎無非金玉之姿異氣同芳一稟孤高之性有若長春丈人強記多聞既淑其子又穀其孫傾橐聚帙緩新急陳乃手植乎茲品擬綠槐之在庭謂不約而皆花兆葦梓之當與墻桑葆羽而劉炎以起楷荆隕采而田氏幾傾詎曰彼草木之無知遂無與於人之枯榮矧諸蘭之玉茁並雲霄之妙姿漱墳典之芳潤蔚文采而陸離措雙樹之上杪謂攀折之有期引小史以高張携斗酒而既醉恨冬夜之不淹倏擊鮮之已沸乃命素而濡毫

紀高堂之華瑞抽寸管之秘思與霄燭而爭麗

前破械賦

嗟乎哉西河殘守東海孝婦差之毫釐千里岐路寸脰尺支二木一金昨日何重今日何輕其在今日也栩栩然莊生之爲蝴蝶其在昨日也蘧蘧然蝴蝶之爲莊生

後破械賦

爰有一物制亦自斑鸛喙不啄琴體乏絃乃偕二友木竇金紐與之爲三脰及足手一人適之不棺而朽

多其高義隨我四年我分殉之何心棄捐二三神明鴛鴦其首司其去留爲我撞剖嗟乎哉爾完我死爾破我生破完倏忽生死徑庭可不慎乎敢告司刑

畫鶴賦

朱冠縞衣四池玄緣鐵脛昂尻金眸夾顛長喙易渚圓吭聞天秉寥廓之高抱小蒼莽之微騫忽一舉而追九萬之翼亦孤栖而養千歲之玄爾其焦山痤銘桂陽避彈道林縱歸楊州負纏乘軒衛國徒傳甲者之言聞唳華亭誰共吳儂之嘆由此觀之則形骸易

泯不勝留影之難楮墨如工返壽終身之玩爾其舐筆和鉛徵精召巧或磅礴而解衣亦凝澄而命草想僊羽而彷彿於青田揮束頴而希冀其玄玅則有翩然以臨劃焉凝佇矯矯波間亭亭松際黃樓酒價全憑橘瀋而高赤壁夢回徒憶車輪之翅乃若素壁財粉朱門始光徐展玉輪高縣玳梁數丈輕綃方挂瀑一雙語燕忽驚行洒孤雪兮毰毸頂殷荔而氐卬方拂瀾而振翔亦將嘯而引吭贗以爲真儼致花之粉蝶久而始覺誤集障之蒼蠅然則物固往往有神於繪而便於玩者矣又何必網兩翼於蒼蒼

緹芝賦

繄探珠之巖榭迨臨鏡之波館地並秀以雙美氣偕和而競暖爰有物以名芝忽卷然而從窾如茁玉而束瑶既抒輪而揭繖下縞練以裼中上緹纁而表袒皚薄雪之將霏載彤雲而未斷巨者二咫映彼湖荷小者徑尺燦竹妍柯河邊織錦掇支機而罷杼漢宮剪綵停寶鉸以羞羅使君温恭崇抑斥揚歛襟下問爲災爲祥既登覽乎隅椒復臨泛乎汪洋恐盛德之

點壁惟傴步以循墻爾其芝固無言默呈以露吐瑞
諨之氤氳儼郁霏之烟霧芳噀噀以襲衣裳亭亭而
冪素逶數尺之玄壤瑟週離而奄布示彼絶奇逸於
徃睹非家積之餘慶符天心而曷故於是使君讓之
不可推之不去把酒號曰子爲我賦即斯語而宫商
謝不敏兮恐負亂曰使君玉除盛芝英兮一貢廷兮
兩侍於楹兮斯爲之徵兮使君耿痾匪蒸成兮芝草
生兮采以鎴兮壽百齡兮斯爲之馮兮

畫賦有序

萬曆元年癸酉九月之十有三日爲通參公六十生朝某輩將稱賀於庭念羊羔之陳不足以罄悃素相與裹錢緡購畫於郡中名家得壽山福海圖謂可縣公之壁也而載言於上悃素則罄以某無他長差可後於管今賦之

渺一壑之無涯内萬流其如勺中片碧之何雄上千霄而孤削維使君之廣度兮兼峻節之炤灼惟二者之何貌兮舉他物而曷論絶履焉於權門兮寧桎梏

以蒙塵踰一紀而食無魚兮曾不改乎故步既解玦而賜環兮亦不見其喜怒蓋常度之若斯兮豈因物而失措予里閈之爲隣兮日握手而論交夕望氣於南斗兮拂干邪其非摧嗟中道之蹇阨兮萎秋葉於蓁條值使君之爲春兮迴凋落於津膏念相與之殷殷兮知兔魄之幾闕條春秋六十兮君髮雲兮予雪儼劒佩之在庭兮集發醴兮載觥非使君之儔侶兮即徵詡之友生感盛年之易邁兮知來者之有垠謂使君之有道兮握元氣而獨存展山海之繪事兮蓋可擬而並論恍大魚之鼓泳兮超九萬而霄鵬吹蓬天而遠激兮嘯席上之風雲

十白賦有序

予被少保公檄自獲白鹿而今代表於朝始其後踵至者凡十品物聚於好殆非虛語歟時予各欲賦以諷公未能也公死于華亭氏予寄居馬家飲中燭蝕一寸而成十章諷固無由且悲之矣

鹿二隻

爰有二鹿雪皓霜瑩後先互呈以雌以雄合八蹄而兩角蹲並壁以交穹桓桓撫臣敢告　世宗謝山海之芣食仰翫豢於上宮諒遭遇之有時胡人與物而匪同

兔

謝彼月輪來此人間朗晴珀赤玅毳雪寒豈韓盧之可獵與鳧鷖而共跚曩者食客之謀匪爲營於三窟今也走狗之鏤潛垂涕以雙潺

鵲

即使常羽亦且知歲矧伊白鵲而胡不彗匪舍疆以效鶉詎攫雛而學鷙龜梁作架宜並色於銀潢古印幻騰羞托翼於金墜

猴　瓊赤王誤爲白沿耳

人亦有言王孫可憎衣以周公裂冠毀纓胡是物之善幻脫蒼鞮以膚瓊莫四朝三豈狙公之可罔既冠且沐致韝生之就烹

鸜鵒　昌黎二鳥賦云白鵒亦與貢

鸜鵒來巢春龜紀之皜皜其翎曷其有之我在幕中

實維眥之不貢于　廷拚然起之

鸚鵡

黃冠白章其鳴嘒嘒殊彼凡羽綠襟朱喙柰此絛籠將飛復墜我則禰衡賦罷隕涕

龜四

念寶龜之素甲羌迸迸兮氷雪載九疇而出洛帝與玆而偕錫雖入網於豫且苦靈骨之就鑽亦托跡於莊周恍曳尾而超越

麂

拾遺有言微聲及禍視爾霜質秉金畏火踵白鹿而後來既已非時向青草而長麃庶其得所

鼠

聞爾貪殘曷能氷潔乃縞膚而素毛矯變緇而爲白獨不聞胡粉之晶晶兮始黝於鉛黑

黃頭　時賞羅者頗溢

鳥曰黃頭猛以善鬬白秉金精儼爾介胄虞人網以奏功如拔猛士於千夫幕府喜而錫金似擲抔土於一覆

胡麻賦 與某子夜酌索我書字落筆輒成胡因作此賦

爰有一物巨勝其名可以延年超然上昇泛於溪流道彼肇晨匪芝匪术幾蝨其形揭揭高莖一枝四稜比於凡卉如獸有麟我作短篇黃冠是聆

明會稽 徐渭 文長 著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 同校

樂府

張家槐

張家槐鵲巢枝使君纔出戶闔扉鞭行人上及飛○

彈鵲母連鵲卵鵲母棄雛走何所曙衙開邸報來使
君朝去鵲莫歸

悲饗歌

吳人饗越人俎一臠忤舌死杖下肉少甘骨爲土
歌風臺 時漢高將衰英彭諸猛又知猛者守必
背故曰安得和葛鄂州作

醉媪酒臥媪壚武家壚畔鼾呼呼豐沛中群酒徒嘐
季鼻大糟所都誰嗅隆準而公乎十二年左纛還着
紅衫應午炎七尺所臨萬馬環諸王列侯敢不虔獵
徒酒伴隘巷看獨召故老金爵乾惜青春楮朱顏乃
思猛士得將安歸問野鷄還我韓

二

鄂州篇衡縣權渭也俯拾所殘悲異代良楚酸謂亦
高水流拍天渭兩過之河未然麻姑量海海愁淺三
尺鳥爪没至骭大家作計一何長請看何人偏墮短

三

英彭不雖季心所猜今布越耳終當爲豨終當爲豨
不如我先之舊所得猛士十當一無遺十既一無遺
安得不歌以思

四

騅渡江八千從非父老是使彼安識籍與梁巴蜀公縞新城奉三老教發帝喪義兵若河日以東乃知王者師上親長禮教下首功蜀公親歷效驗明乃知猛士難四方守易戰攻誰兼不蹄買蹀驄擊太牢祀鄹鄉聽叔孫通徵魯諸生驚禮四公遠來于商

周氏女二首

周氏女嫁徐郎歡未幾夭不雙採髮者姑批頰翁不嫁不已軟則肱五日一飯三日不一粥阿母遣弟私姊梁肉拌不及展椀先覆肉不下咽頰且飽拳如此苦辛婦則甜翁千戶爵罰當作往閩幕徐娘雖老孳尾如昨提孫以往歸總角十五未有十二莫婦走迎姑程里過百希姑歡喜姑怒倍嗃兒寧不識母姑教使然此兒乳媼兒久母捐淚未及落兩掌應弦孰令女迎爲此媚娟婦囚空房歷歲靡年弟不敢往母不敢憐他人敢怒而不敢言影則不雙魂一夕九遷噫噓嘻婦所遭孝可旱海貞兩髦姑則牝晨兒夕梟雉經於梁彩彌昭誰能飽此塌蠐螬

二

凡百君子誄此媛淑翁虎而冠姥也運目彼雛者鳥長而爲梟匪鳥則梟實係於教婦貞尚易婦孝實難云何實難翁姥之虐箕子所嘆微子去之誰皆比干孰剖比干孰醢梅伯蜚廉惡來左炮右刖女蘿施松冬不改碧良士遭焚同玉於石衆誄周閨我獨如刺

予嘗夢晝所决不爲事心惡之後讀唐書李堅貞傳稍解焉

堅貞十七之死靡他（去聲）數夢男子百兩以御（叶）貞覺而恚莫知其謂華盛來胥（蝶也）我貌未悴廢沐垢首塵膚敗裳如葉未穐虐使萎黃自茲以往夕寢旦覺角雀謝穿筐梅罷摽卷婁雖羶理不樂蟻矧已肉矣曷感而蛾（音宜）萬有膠轕曷可詰呵皇矣上帝其將謂何

六昔

昔朋友雉與鷮不得已今爲梟　昔骨肉鵞與鴨不得已今爲鶻　昔宗親鵲與鶉不得已今爲鸇　昔官府騶與虞不得已今爲虎　昔乳煦汗血駒不得已今於菟　昔黔蒼萬夫英今視之蠅所生

徐文長三集卷之三

明會稽 徐 渭 文長 著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 同校

四言古詩

鴈臺詩 陸子嘗買鴈放之因以爲號又鴈臺在杭江干

左江右湖名山有臺近陽背陰鴈爲之來江海之大

矰繳先矢待鴈不來涼空覆水主人有馬客亦有舟
出自郭門于焉遨遊群焉以栖人亦鴈爾莊周爲蝶
孰揆厥理買鴈放生入雲出塞有問炙者張目不對

土魯番貢獅

羌飯官驛斯物不的官馬當灾騰于馬脊俛嚙以牙
嗜馬肉炙四蹄裂馬如人裂帛獸威孔武觀者色沮
媚此羌胡若媚其母余呀以咨羌曰余乳當其出穴
若嬰離褓不見牝獅惟見我哺斯言不欺梁鴦養虎

徐文長三集卷之三

明會稽　徐　渭　文長　著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同校

四言古詩

鴈臺詩　陸子嘗買鴈放之因以爲號又鴈臺在杭江干

左江右湖名山有臺近陽背陰鴈爲之來江海之大

矰繳免矢待鴈不來涼空覆水主人有馬客亦有舟
出自郭門于焉遨遊群焉以栖人亦鴈爾莊周爲蝶
孰揆厥理買鴈放生入雲出塞有問炙者張目不對

土魯番貢獅

羌飯官驛斯物不的官馬當灾騰于馬脊倪嚙以牙
嗜馬肉炙四蹄裂馬如人裂帛獸威孔武觀者色沮
媚此羌胡若媚其母余呀以咨羌曰余乳當其出穴
若嬰離褓不見牝獅惟見我哺斯言不欺梁鴦養虎

徐文長三集卷之四

明會稽 徐渭文長 著
陶望齡周望 校
謝伯美開美
商濬景哲
陳汝元起侯 同校

五言古詩

與林王兩上人登會稽最高山山出秦望上率可五六里王公早有來歸之意因賦以止之

茲山一何爲仰首摩青雲遠去氣色古混沌儻未分
引盻涉陜洛毋乃隔夕曛中有舊社址尚見數偶群
短草覆井水遠松貯氛氳薄雲在其下猶羃高頂墳
玄釋諒能居人世未可云念子覺無上夙昔斷羶葷
焉能繫不食焉得不耕耘況茲值龜陽寒氣慘不昕
未可來居斯語子以慇懃

來晨憩廣孝寺

可憐荒宇在于焉恣游賞古砌伏野草唯餘聖賢像
巨碣指高樹御墨浮天上昔人不在斯悠然引遐想
曙入鳥初散道寒露猶瀁回睇高山岑翻然策筇杖

登秦望山

素情忻晏遊碩人事永矢上此萬仞山復沿北溪水
顧瞻江海流神去蒼茫裡後峯千里來旁嶂兩川起
往昔窓中翠今茲巔上視佳哉是觀游吾鄉亦信美

沿秦望溪水

流水澄若無溪魚宛遊空磊磊聚圓石澹蕩偏能工
高舄象山曲伏響廻草中何朝飲麋鹿蹄踪去難窮

秦望山東南下折有峯紫鐵色錯竪似花蕋土

人呼雄鶩突余贈名花藍峯

錯如鐵色紫出土幾千古寒空藍尚繁龜水蓮難吐
刻削差可擬帶插不添嫵宛如齒齦語張吻訟所苦
千龜獻組繡名號未得主直少讓中岑他山視應父
借言花藍峰來春開何處

海樵山人新搆二首　息柯亭亭址有清嘯臺

古莽伏圓址新搆敞方榭去家不百步連山凡幾架
衡門夾幷櫚卑池注微瀉群峰列窓牖佳木依簷瓦
碑碣墻垣中階級陂陀下曠霽坦以來遠暮蒼然化
亭址指夕月高臺嘯清夜嘉賓燕屢入麗人時或逝
臥榻樸巖石旁戶達僧舍主人胡不歸樵海未云罷
束樵遡游風於茲焉息駕

二曲池

濬池疊青山山色落池裡上栽百歲樹下週三折水
日夕衆鳥下客至數魚起助筵摘果實開蕪種芋子
上山一以望高城正東迤波漾堂壁瑩野濶登覽美
羨子善結架多在聚景址彼亭既孤絕茲地何曠爾

送俞府公赴南刑部三首并序

越自王羲之謝玄相繼爲內史儒雅風流與山水交輝互顯迄唐元稹徙官浙東以得逢萊自喜舊經載其事云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鏡湖泰望之遊月三四焉而風味詩什動盈卷帙然於事功則未多聞迨我使君之守此也一以文學餘吏治有事則抽筆束帶何廳事而署記無事則曳舟提策覽溪山訪古昔抽筆而爲文章故民不知觀游而士亦不知文法由斯以談稹或非所及也使君始至

聞新昌吕生光升稱文藻則召見繼又問山陰有誰氏則謬召渭又見謝靈運不云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今使君在上其主文矣而遊者不美顧慚引援曷由自效茲抱命將入南曹懷知贈離寧能已於咏耶

會稽古名郡復稱佳山水況乃使君懷登覽未云已雉樓鏡光中群齋山岫裡謝眺適閒居汲黯煩臥治雲興彌起諍日昃已徹理橫筆據几筵流翰盈篋笥

緬想古時人稹也無乃似

二

有威貴不猛用智禰不狡既秉琴瑟心復有圭璋表
俯案問疾苦春風被野草歲月計有餘山谷慚無報
請看車戒途會有民遮道

三

好藝慚藝流抱經玄經生胡爲甫下車召問臨前庭
自顧非徐幹敢言西園英公才比曹氏固是弟與兄
仁主惜人命當龜急司刑乃思殷肱守在郡操持平
命下事結束僕夫前抗旌此時鴻鴈飛橘柚亦已榮
猥蒙知識私念此增怔營

與楊子完步浣紗溪梁有懷西施之鄉

明月照江水截梁與子步當時如花人曾此照鉛素
江流不改易月亦無新故薄雲淡秒林晴沙泛寒露
借言伊人閨應在烟生處

仲虛將入燕臨卷漫贈

去年西向吳今年北走燕燕王黃金臺白日空蒼烟
君風懷古道慨嘆悲前賢都城盛豪貴門客復幾千

試求四君者可復如其然歸來食無魚長鋏蒯緱穿古來士貧賤豈得與君偏俯首往昔事更欲傾肺肝道路殊室家君子防未然覆轍近可戒慎毋處疑嫌

讀莊子

莊周輕死生曠達古無比何爲數論量生死反大事乃知無言者莫得窺其際身沒名不傳此中有高士

海上曲五首

雪隱城月高使君梯樓坐縣緝訊諜士但苦城破問賊一何多數百餘七個長矛三十六虛弓七無箭

腰刃八無餘徒手相右左轉戰路千里百涉一無劓發卒三千人將吏密如果賊來如無人　使君下

二

大吏無約束小吏何所咨徒領七百士散走如驚麋賊去渡絕水戟幹束以施兩足不可容何況百賊蚊掠舟以爲載舟窄不可移水陸兩不及後先兩不隨但令一伍在立盡此其時辛苦聞小吏獨棹八槳追四顧無一人矢石亦奚爲

三

暇日棄籌策卒卒相束手四疆險何限但阻孤城守
曠野獨匪民棄之如棄草城市有一夫誰不如木偶
長立睥睨間盡日不得漱朝餐雪沒脛夜臥風吹肘
彼亦何人斯炙肉方進酒

四

昔人悲話言與言舉不解劉季本天授草野適相避
以知聽言難所係成與敗舉世棄五穀而獨嗜稊稗
我欲借箸籌前車以爲戒

五

肉食者誠鄙鄙夫亦何多百人守一轍賤子嗟柰何
積骸枯野草徵發傾陵阿消消不可塞誰爲回其波
朽株不量力竊負寧顧他胡爲彼工師數顧商丘柯

業師季長沙公隱卅初成侍泛禹廟

仲尼欲乘桴吾師真理楫伊昔當衰周明今是何葉
以知適觀游匪爲道窮跲觀游亦不遠去郭耿雉堞
夏后掩嘉陵名山閟金牒寒空悽愴騰白日鼈鼈蹀
河洛遠莫致稽山邇可躡從我則愧由浮海諒無怯

冬至雨雪復泛青田湖

雪霰下初集湖波去長往千山分照曜一葉眇搖漾
朝風凄以吹鳥飛不可上緬茲載筆人宛爾泛廣閬
舉爵吊其處空遠流潾潾余亦胡爲乎今昔成俛仰

他日大雨雪復泛蜻蜓池

帝子悲異代池館荒東城風吹城隅樹似聆謌吹聲
流川接廣壑遠遡萬堞平花樹接靡暇素岫儼將傾
縱金震水理伐鼓寒蛟驚冒曙曳裾往至晏引纜征
迫岅覆奔瀉沿徑緣蘿明了無一物巧欣此百惟呈
劇飲復何辭願言罹病酲

日暮進帆富春山

日暮帆重征江濶眇無度峰翠逐岅來樹幹叅天去
千里始此行一日即羈旅石瀨駛清磷雪壑聳殘素
囘睇吳山岑蒼蒼眇烟霧

七里灘

進舟激重灘修岑夾江沮壁峭易孤凌巃折難直泝
乍入訝前遮俄囘驚後阻林踈荒構緣嶺缺層峰護
遵水無停桡通山必奇路冀訪冊綸踪聊以慰心素

發嚴州舍舟登陸縱步十五里憩山麓叢榛遠

眺江中惟石

乘舟坐無聊遵途岈轉杳急流赴海馳惟石橫江倒
仰瞰釜嵜側惟見蒼翠矯覆莽映赭壁枝弱不勝鳥
縣崖窄可步聚纜密如篠舟子勿前征前路烟生草

將至蘭溪夜宿沙浦

中夜依水澤羈愁不可控遠火澹冥壁月與江波動
寂野聞籟微單衾覺寒重託踪蒲稗根身共鷗鳧夢
江郎山三片石高頂樹生沉香人或拾其朽落
又有小池霧雨魚輒飛去人相傳鳥啣游鱗

向啄堕子生長

危磴發閩甸孤壁矗江浦日如雲外盡天從隙中度
標映翠逾瑩赭錯蒼微護不受山人樵自生水沉樹
高頂澄方池遥夜足春雨駢趾自依人鮮鱗倏飛霧
何以致茲奇烏攫涸流鮒清夕聽啼徒白日接僊馭
仰止莫能攀搔首徒延佇

早發僊霞嶺

披衣陟崇岡日中下未已雄傑眞兩都噴薄走千里
百折翠隨人一望寒生眥高卑互無窮參差錯難理

蔓草結層氷喬木秀縣藟晝餐就村肆小結依崖址
去壑知幾重刳竿引澗水回視高峽巔鳥飛不得比

自浦城進延平

溪山孕鐵英恠石穿水黑馬齒漱寒流冶火融初滴
方艇走石罅白日飛霹靂操舟信有神出入坦然適
以知庖丁者游刃有餘歷循理穪達人險難亦何感

夜宿丘園喬木蔽天大者幾十抱復有修藤數
十尋縣絡溪渚

老樹拏空雲長藤網溪翠碧火冷枯根前山友精祟
或爲道士服月明對人語幸勿相猜嫌夜來談客旅

夜宿通都橋 橋長數百步上構屋百楹

長虹飲不去溪山有津梁首尾跨東西相望成蒼蒼
烏鵲啣楩梓楹桷幾萬章朱拱亂青天繪采與鳥翔
洞門鎖虛碧飛瀑濺空光上承萬壑流遠去千里長
黑石蔽遥瀨幷刀剪龜鋼水恠不敢窺深潭閉金眶
欹枕聽清夕沸竅鳴笙簧

湆澹灘

黑鰲穴地出噀沫從天下春雪跌深潭驚雷迸鐵罅

囬思身所經險恠幾日夜老石萬片焦飛湍千里射
藥乂窺緑淵人命輕一詫或似鼓大冶青銅沸將瀉
女媧撒餘礫頑查攪不化念彼既憮然值茲殊可訝
短槳起沉舟凸字捩深窊閩溪舟槳形如凸字因之誤絲髮長
與世人謝浪怒一何愚終古不得罷有時搏陰飈寒
色慘朱夏借言呂梁叟何時咨閒暇余雖愧達人笑
對成一嚇

泛舟九曲

老玉亂青冥皇天夜遺蛻餘骨散九州頭顱此焉寄
人視萬刼餘天意一夕計遊艇沸滄波髣髴熱營衛
亭午入數折冲然元氣閉縣峰昇羽人毛竹倚僊娣
辟彼齒牙蠹生死齦齶内世人不解奇但識世間事
示之帝所遺惟以溪山睇

武夷道士示予魏王子騫蛻首見紫氣

不死者已去死者留人間骨骸自何夕飛置山之顛
取視始伊誰縣綆月屢牽而不如餘魄安臥攢青蓮
道士苦斯役留函閣高椽過客好奇異啓閟請自便
茲物直僊靈磊磊黃琅堅高頂泥丸宮紫氣猶一弦

晦明準天時白黑互糾纏胡爲黃冠流示人禍福先
爲予而變易無乃勞子騫玉蘊山色輝斯理良自然

○丙辰八月十七日與肖甫侍師季長沙公閱龕
山戰地遂登岡背觀潮

白日午未傾野火燒青昊蠅毋識殘腥寒脣聚龜草
海門不可測練氣白於擣望之遠若遲少焉忽如掃
陰風噫大塊冷艷攔長島恠沫一何繁水與水相澡
玩弄狎鬼神去來準昏曉何地無恢奇焉能盡搜討

十八日再觀潮於党山

秋水自生幻海若安措手驚雷研雪獅萬首敢先後
山窺本避濡俄驚足下吼老壁拍波塵千仞落衣袖
望窮不見外瀲灩明滅久人天儼未消刼火燒宇宙
往昔每一凭恐怖經旬晝那知迫視恠其怖應不朽
豈惟我恐怖天地亦應有景往目既遷恐怖亦却走

壬子武進唐先生過會稽論文舟中復偕諸公
送至柯亭而別賦此

時荆川公有用世意故來觀海於明射於越
圃而萬總兵鹿園謝御史狷齊徐郎中龍川
諸公與之偕西也彭山龍溪兩老師爲之地
主荆公爲兩師言自宗師薛公所見渭文因

招渭渭過
從之始也

帆色亂蕭葭舟行渺陂澤晝日聚星精湖水難爲白
念此陽羨客遠從東海來素書授黃石揭使群公猜
引弓洞七札矍圃風颼颼白猿旣坐啼楊葉亦生愁
忽然殘白羽招此文士遊轉棹不可止忽到津西頭
柯亭鎖烟霧異響杳不流獨有賞音士芳聲垂千載

哀四子詩

陳徵君 海樵

阮生馳曠軌動爲禮法侔陸驅事車馬水行自方舟
忽焉兩易地笑翅薰猶諒哉二千石敦軌遵前脩
采實棄華葉孰意將其劉芳草懷澤蘭叢薄戀梧楸
豈不貴稻粱氣味相爲投嗟彼烈芳者先驅芬華稠
三歲違故壤殞根千里丘念茲愴欲結涕下不能收

兩蕭太學 杜山盤峯

女行本甥好文藻勵吳越況復乃公者振纓抗前哲
學弓必以箕激羽在操括之子涉其津十車九合轍
校轂等不畢排難智彌越廣座羅豪英談鋒孰能折
仲氏女思者宛追伯兄列雙壁繼以淪連宵蝕明月

沈叅軍 青霞

叅軍青雲士直節凌邃古伏闕兩上書裸裳三弄鼓萬乘急宵衣當廷策强虜借劒師傅驚罵座丞相怒遺幗辱帥臣籌邊著詞賦截身東市頭名成死誰顧

泛舟九曲懷王君仲房 時余方入武夷仲房別余瀫水贈以篇

黃山猿鶴姿生來狎烟蘿睥睨武夷驂眇之不足多別我瀫水上臨岐發浩歌龜色幾千里隨之渡江波緬茲九曲流十載兩經過幔亭不待客垂虹斷天河飛驂歷峯頂宛見黃山羅三十六峯裏若個是君窩

將遊金山寺立馬江滸奉訓宗師薛公

江水東到海萬流錯一帶三山俯澄波天鏡落微黛立馬囂不發維舟宛相待我欲激方桴高覽金刹界凌空俯長川扣檻出巨介探囊得瑶篇浩歌遏雲邁顧瞻下帷所明滅遠天外當年國士知昨夕鷄黍會十載幷一朝倏已成夢寐惟餘諄復情千龜永蓍蔡

蕭荷花祠 俗傳露筋娘娘者即此

荷花一夕凋萬里龜無色獨遺花烈芳千龜襲陂澤揚舲遡大湖風緊日已夕水鳥習舊栖戢羽芰菰白

吊古解維舟去岸不盈尺秉燭褰繡帷金翹儼宮額
燭滅颯然中神爽凜孤魄念此芒吻微奚啻雄虺索
豈無冶容膏貞肌以爲臛念茲不能忘惆悵至明發

送明教往上海二首

性靈本自是克己固自由取人以爲鑑無嫌博所求
所求既云博安在守舊游君今海上行固知多良儔
講席有答問過從時寓留上座執主客虛襟以咨諏
勿謂侍講徒啓予君識不滄海成其大乃不擇細流
緬懷及炎夏日夕望君舟同異有新知所欲待君謀
君在固足喜君去良勿憂

翫雪東門家天寒雪正下繁林積素花群山映簷瓦
杯至不得休語密不可罷鳥集池樹顛色瞑天欲夜
顧予同心人而有太息者云我爲道謀安得與君舍
余爲重解疏歛襟向前謝超言雖遣累離緒難釋罣
駕言春陽初那得便徂夏執手歸路中衝寒爲君話

送鄭丈

老蘇携軾轍皓首惟窮經高譽動開府授館圖滄溟
圖成使之記羅絡明秋星東海一萬里寸管窮其形

長揖謝府公眷言事遐征隻鳳引衆雛翩翩何青冥
愧予斥鷃姿而有離羣情願言遡北風宛轉聆長鳴

寄善畫葛君

展箑不盡規墨色鮮於洗細圖萬壑雲寄我青山裡
感之不能忘聊寄短篇耳

寄葛景文

讀書戢山上洗筆右軍池出戶予一見經年人不知
別久忽成夏戢葉更春姿西流值雙鯉寄我相思詞
多君寡諧合懷此如瓊枝更欲傾一語何時復來斯

補再遊蘭亭詩副王翁之索 戲效晉體

使君疏九曲吾黨非一遊新觴肇後汎舊水迷前流
游鱗聚忽逝鳴吭響復收遷謝理在斯胡爲乎他求
崇德不擇時晚節志彌遒燕咲非所置沉湎戒前修

入燕三首

董生抱利器鬱鬱走燕趙賤子亦何能飄然來遠道
行止本無常譬彼雲中鳥朝飲西園池暮宿北林杪
感事復懷人生年苦不早欲吊望諸君跡陳知者少
垂首默無言春風秀芳草

二

荆卿本豪士漸離亦高流舞陽雖少小殺人如芟茵
耿然三匹夫挾燕與秦仇悲歌酒後發涕下不能收
猛氣激俗膽奇節招世尤見者徒駭顧那能諒其由
我生千載後緬茲如有投時遑動自妄忽作燕京遊
短褐入沽肆酒至思若抽念彼屠與販零落歸山丘
皇皇盛明世六轡控九州七首餌野士廣道鳴華輈
寸規不可越安用軻之儔我思遠及之曠若林與鷲
鳳鳥不可得蒼鷹以爲求

三

大鵬奮南徙豈爲北海籠越鳥不逾南見與胡馬同
自愧無垂雲摶彼滄溟風猶能勝鸑鷟與濟相始終
上林多喬枝萬羽亦足容匝樹繞不栖翻附南飛鴻
春冬遞遷謝倏忽兩月中臥席不得煖來往何憧憧

寄李騰驤君

桑軍舊有名頃蓋在燕京抵掌論時事四座耳盡傾
胡馬自南去紛然熾談兵之子條數事草具未敢陳
問之何爲爾俛首若有營自言沉下僚言高法所禁

時我聞斯言亦作俛首聽別來今幾月寄此表予心

寄謝舒君

舒君青襟士假館瀛洲邊握手爲別處遺我三百篇
南行渡江日流水奏鳴絃開卷一爲詠一詠一泠然
安得與君共悵望徒煎煎

寄王君

顏子安簞瓢宣尼樂蔬水世人仇賤貧與言多不喜
王君本通人作客逗燕邸富貴自有時三春發桃李
未遇而索居益足見高致頌君將此言寄語諸君子

寄孫君

君家郡郊東相去不百里那知傾蓋交翻在燕京邸
一見語移日相視兩知已微吟遶席飛伯牙奏流水
昨予倦北游策馬還南駛作詩送我行語潤驚俗耳
開卷三復餘持之向行李入匣尚有聲擲地將何以
漢庭重詞臣梁苑來文士君才似子雲終作甘泉侍
著就長揚篇倘可寄雙鯉

古山篇贈余君

余君本今人而有懷古思三年臥白雲一醉撫流水

握管掃素箋閉門謝時事懶與今人交自號古山子

都門送湛玉二上人南還

雙錫自南來流響激金臺托蹤玉河水不染飛輪埃
爲師乞銘碣持向青山堆飄然別我去有曇不能偕
何以贈遠行欲折南枝梅

贈陳君

珍木無殺羽廣川饒勁鱗　皇都鬱嵯峩多士如繁
星陳君在鄉曲少小馳芳聲去我三百里可望不可
親昨予志廣覽自越之燕京見君長安道一問知姓
名卻復訊動止握手爲予陳自受相公知忽忽復幾
春一朝去鄉校今作太學生言温動有禮志壯氣自
信皆頹口若海豐下而長身再往論文史終夕如倒
囷藻思蔚以妍儼與骨相幷王良御八駿技絶物有
神一日驚千里安得留其行念予復南去攬策臨脩
程小見同越鳥秖入檐榆羣思君不能置短篇陳素
情

畫易粟不得

吾家兩名畫寶玩長相隨一朝苦無食持以酬糠粃

名筆匪不珍苦饑亦難支一身猶可謀八口將何爲
古昔稱壯士換馬將蛾眉拯惡等救焚安得顧所私
疇知猗氏富今亦無巖資致書向予道恧焉多愴悽
今日非昔日安得收珍奇顧予諒斯言盛衰誠有時
取酒聊自慰兼以驅愁悲展畫向素壁玩之以忘饑

戒舞智

富非聖所却貧乃士之常華屋非不美環堵庸何傷
多才戒舞智善閉靡不彰舞智何愚者弄偶於偶塲
偶自不知弄爾弄何所償舞智何智者譬以光照光
彼光不受照爾照何由揚舞智兩不售不舞兩不妨
請君聽予言作善降百祥

喜馬君世培至

仲夏天氣熱戒裝遠行遊訪我未及門遇子橋東頭
時我病始作狂走無時休吾子一見之握手相綢繆
却云始作病未可藥餌投欲以好言語令我奇痾瘳
從此一爲別歸來歲將周死則長已矣生如爲君留

病起過訪柳君彬仲因玉公先在座因招丁君

肖甫共齋飯分韻得行字

我友新被薦時柳方以貢入行將侍　明廷病餘一爲訪結
秋申秉情座上值緇衣是予師之兄主人具齋忝談
適意彌傾遂要相知人後至恐失聽僕子戒速往飛
簡馳流星促席羅品俎方員錯俱陳果蔬律所許孰
敢供羶腥高論溢四座黃流方數行蓮社若戒酒何
以娛淵明

王公分得黃字時已先去代作一首

古人辨儒墨舉世詬緇黃多爾諸君子道大無拘方
坐我席上頭行我東西廂偕我吟以咻蟲響溷笙簧
朝日落簷瓦倏焉消凝霜坐久熟短褐何況羅酒漿
日暮歸山居兩槳摧月光

感九詩

負痾知幾時朔雪接炎伏親交悲訣詞匝氏已斤木
時已成棺九死輒九生絲斷復絲續豈伊耿德軀而爲神
所篤就榻理舊編扶衰強梁肉納策試翱翔漸可徵
以逐天命苟未傾鬼伯諒徒促

長者山居　葛百岡

芳構一何幽峻結馮青旻匪直貯文史庸以栖道真

憶昔當茂年攬轡臨通津天路遠莫致帝閽儼即神
西林匿白日芳華謝青春迴轍苦不早寧復驅其輪
市隱狎親串山居屏氛塵兩難兼所欲四美錯可陳
念子處其中翩若羲農身嗟彼南冠者何時愜登臨

蘭曲篇并序

蘭曲者胡子志父之別號也志甫行致翩翩
類戰國之公子余則窮愁几几耽著書之虞
卿里閈既同意氣亦協而志父尊君昔嘗佐
叅銀臺茲復稅駕林麓余得遨遊橋梓半作
忘年非接席于尊公則聯鏕乎志父老鶯高
舉雛鳳儲章囘睇野鶴翩然後矣志父一日
命箋文席飛觴軍庫要余選號余以蘭曲酬
焉慨昔賢之邁逸拂流水以傳觥勝地再新
芳軌思襲我歌彼和輒盈緗繾爰題卷端弁

書小語

遷晉宛如昨盛明儼在茲修堤冒芳樹曲水映朱題
言念同里子翩翩蔚華姿借我攬長轡臨流息迴鞚
結客一何少知已良獨希芳草藉不足更褥幾鹿皮

溜急杯屢覆流緩斝停移借問永和祓何如今日嬉

寄答秘圖山人二首　獄中

山中鸞鶴人海上魯連子解紛謝千金飛書橫一矢
自傷抱梏徒上書累遭褫形僇豈所規所悲在人紀
翹首歌式微哀音落蓬枲我車非不東伯仲豈充耳
水深援手難棘深拒投趾咎已不厭多怨物徒召悔

二

彼美蘇門生長嘯鸞鳳音一朝逢鍜徒戒哉免乎今
我無稽生才而遘呂安屯經歲隔宵月況得徒侶尋
緘詞慰蠶室長吟感孫登羇紲不可脫荏苒年歲侵
但使時節至一鼓廣陵琴

投人

如姬竊魏符公子謝趙城青簡一以著千古難斯人
蹇禽遘殊疢有意不自鳴顧勞隴山舌激響摹其真
不堪解羇紲幸可寬烹飪更欲煩鳳鳥高祈張罝人
自諒乏春飈安得希夏霖躑躅以徘徊感此飛鳴恩
脊令理則宜良朋永歎烝沉省戒逾分抱梏寄長吟

寄彬中

鄴下老韋布能活刀下人魯連劇排難安得專其名
不見申包子含悽哭秦庭萬馬度關隴救郢却吳軍
側聞同心人急難等赴焚秦師不可出大義凜已明
哉傾本莫致安命以爲貞

寄莫叔明時予尚繫而莫乃府公岑令其入訪

十年不得見一日雲就泥我與鼠爭食盡日長苦饑
因君割囚粟握把換枝薤飲水濕枯吻坐以談崄崎
遶柵響繩鐵聽者知爲誰似言好儒紳亦解相睨窺
有時端不動兀哉木所爲都萌求福心欲作居士題

覽此相躑躅頹焉日以西安得秦時人化作大鳥飛
別君鎖昏黑不寐聞天鷄

答和公旦二首

高垣沼我軀棘刺長如狄松栢年十寸至今長五尺
一朝鎚籠藩小鷇決蓬翟忽逢東來鴻相煦以雙翼
逝焉渺長江別子當幾日不能偕我飛一顧一悲歷
主人憐羈禽放飛未云竟云欲竟爾飛尚稟虞羅命
虞羅未可知縛解未可期獨負西歸鴻一鳴復一栖

雪

屋腐隙西椽密雪夜如織朝窺牀簟頭白糝高一尺
側身不敢搖寒籠戢僵翼伴侶同苦辛何從乞粲食

寄王子心葵

葵花似君心何日解遠陰葵葉我所愧有足不能衛
與君夙相知把葵吳山時今日相思處南冠縶楚儽

寄陶工部

短劍在匣中龜水蓮花芒芒色豈不好終爲人所防
所貴金玉資含輝有餘光諒哉工部君璠瑜映明堂
薰風動九夏鳴音來鏘鏘至寶吐洪亮不特華澤芳
沉思不能寐攬衣視河梁

陶翰撰

洪波渺千頃撓澄兩無庸昔也稱叔度今見運甓公
束帶上玉堂寸管摩青穹居廬繞祥禽偕此伯氏同
嗟哉忠孝質所貴在温恭不見百鍊鋼繞指以環鋒
賦予諒不猶小星嘒天東

筠石篇

片石插寒塘冷冷箭竹黃誰提數寸管坐到一龜長
我亦躭清致傳聞今幾霜翻飛乏羽翼那得到君傍

想見莓苔綠坐令毛髮蒼疊膝嘉肺中望斷雲根觴
今我操題處青棘披孤墻日影淡無色十月梅早芳
欲折以寄遠無此長臂攘料理竹下人應少寒枝香

辭言馬兩進士蕺山之集呈王衢州二首 初出獄

藉此主人力小鳥決搶榆風飈不擇振縛餘尚艱舒
雝喈游卷阿鎩翼不可俱枯魚已無及寄書教魴鱮
侍奉固所願出入未敢踰
邦君茂聲華柱下洵咨簡畫諾一以借海邦頓草偃
散帙有餘清高岡集群彥元規昔有言於此興不淺
念彼西園英自顧諒非幹況復羈紲餘安得侍清宴

蔣扶溝公詩并序

零陵蔣先生者迅鵾鵬之遐翮秉龍蛇之屈
伸嘗欲頂摩青天手弄白日不着上下以栖
混元早歲妍精孔孟含藉六經故說有談空
不詭正道昔嘗出宰扶溝晚節薄游四方掛
冠拂衣如漚在海雖隨光揚波於上代魯連
高蹈於海濱禦寇埋名於鄭圃先生放蹤於
吾越可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矣渭伯兄

淮恬澹厭俗弱齡訪道垂五十春玄室冥奥
未睹宮墻遭先生遡舟閩粤放於山陰邂逅
天緣值諸行道顧盼之間疑謂異人遂數語
浹襟懸榻彌月過蒙收畜列諸僕御之徒既
而先生鴻跡遠曠再渡錢塘期許後來意得
執鞭長侍豈謂造物苛猛未更寒暄伯已化
爲異物烏乎陵海尚變人壽幾何金丹未成
玉顏曷駐渭每念此可謂寒心先生哲人胡
以導指南向耶頃者又將浮湘江並九疑直
指芝田家門一入渭於斯際能不依依夫兄
所師表弟胡不爾恐塵凡之姿僊聖所拒嗟
哉死者已矣生人去焉存亡惕心永以爲好
異日吸沆瀣之精景陟壺嶠之福庭飛九還
之丹火騎八極之游氣則天凡殊途相見無
日緬哀伯氏重以離喪因獻五言六首
驅車出閩海弭節越江濱回盼行李間猶帶武夷雲
吐嘯肉羲農圖書媲皇墳袖携一東字矯矯龍虎文
閟湖拾烏號關門矚紫氛丹成一揮手長往謝人群

二

哲人楚國宗來往沿瀟湘九疑何所見二女名英皇贈以明月珮遺以瑶華章所貴匪在物聊以修衷腸長揖語大道闔閭何冥茫重華昔所授緒脉由羲黃庸茲感迪君佩服永勿忘日暮微波生翻飛各相將

三

太阿珮陸離剸割扶溝劇有如王子喬雙飛覲君駕達人志冥鴻豈爲網羅厄掛冠出邑門衝風振輕翮

四

伯氏頗好道終歲事修服道上逢異人髭鬢洒林竹修禮重致問德音美如玉扣之轉微茫焦瞑游廣漠冀得長奉侍雙飛向王屋人命安可期天猶互寒燠念別正徂暑墓草已更綠瀼瀼日中霜亭亭風際木逢師昔不早煉攝總成哭

五

言從君子遊朱夏緼繁陰今日見君子穠風捲霜林歲華倏已逝流波去難尋憶昔兄與弟相樂和鳴琴奉君會稽山回睇香爐岑兩兩捧清爵一一聆徽音

如何雙飛鵠翻爲單鳴禽懷舊既愴怳重以離別今沅湘千里流孰謂廣且深

六

總余燕雀安而懷鴻鵠謀所志貴振刷焉能守隅丘碩人說玆道卷舌如河流衆人一傾耳掩額皆垂頭忽然發大笑口張不能收玄理本在斯邈焉寡所酬戒裝旋舊都安能久淹留伏龍舊巖在結構齊雲浮當時煉藥所依然霞色綢神丹一脫鳥服食靡春秋吞之不下吭兩腋如輕鷗志想所在之一日達九州以知人身理而與造化謀願托塵聊身努力期前修

柳浪堤楚頌亭二首爲溧陽史氏題

夾岸千章柳青春翠浪浮如將曲池水共作遶堤流長蛇偃青蔭水鳥悅芳柔試於垂縷處一繫木蘭舟

二

屈子頌匪今軾也志空寓千載伊誰子后皇錫嘉樹曾剡刺崇檐青黃採廣阹見離騷永與茲亭留不遷乃其素

昨見

昨見食偶者析偶以爲新零星椎股脾寸尺移尻臀
心胷本無有斧亦集其垠辟彼傴師工立剖瞬者身
彼傴師者析庸以免其嗔免嗔豈得已爲新豈無榛
何忘食女德辛苦二十春食偶者答言當其爲偶辰
我卽新視爾爾自不我知我志如此矣我欲爾也歌
爾卽軒厥砥我欲爾也舞爾卽蹈厥趾我怒爾唇闔
我笑爾唇啓凡我所控提爾卽如我自爾自不覺知
昧我當新志

偶也

偶也難億詐爲魚豈無知假令魚爲偶亦安避新爲
此亦豈無謂聽我歌此詞當魚在沼時沼濶不容坻
沼旣不容坻研復朝洗之洗多墨豈少墨積盈沼池
從此再三洗喁喁恒在玆唇外無滴漪縫唇墨卽入
何況相沫唏君在大氣中塞海皆氛霾君今口與鼻
能免不埃噫蘇武在虜中磕頭皆羊羝先生憑羝輩
起處亦羝隈豈惟起處隈嬉寧謝羝嬉君儕人如此
而況我也魚我聞君里諺契我魚也志非伴情所知
事急隨則隨

狐粉

狐妖幻黛粉窈窕美佳人慕予且宜笑情好緣相親物與人異調孰識僞與真荅子以慇懃靡曲匪好音魅也一朝敗情歇音則存我欲灰茲音匪乏煬與薪辟以寶貽魅寶既不我存何由奪而燼存此貽魅曲以不磨魅愆

楚公子

公子出宋門僕也操箠罵瑯琊免津闌宋興撻帝馬曇氷搖僕提用以脫子華沙門活袁昂杖昂知幾下墜馬顧得騎李穆以扶泰把瀋以沃豨聚蘄托決瘕石綆並握持誰辨臨幹者

補屋

僦居已六年瓦豁綻椽縫每當雨雪時舉族集盆甕微溜方度楣驟響忽穿棟有如淋潦辰米麥決篩孔五月候作梅一雨接芒種菌耳花篋衣爛書揭不動樵子不上山薪炭貴如礦生平好樓居值此念愈踴數椽猶僦人安得峻櫨栱買瓦費百錢已覺倒囊籠命工勿多攤擘艾聊救痛

作松棚

種松六萬餘千五百株活長養二十年大者僅如拓西齋落日多六月苦炎熱鄰園樹木稀遮翳不可得顧言種樹資永用此時節命兒召兩傭伐幹幷其鬣幹以需柱梁鬣以備周匝四垂慎勿卑宗風任超越時移一丈板獨踞文竹几伸紙二丈餘舉墨陡一潑左盤持蚌蜃右蠡把饕餮挂衣梅葉梢綠陰洒晞髮

理葡萄

去冬雪作殃無物不凍死橘柚斷衢州松柏亦多殍

園有月支藤盤屈四五咫結實苦不多一斛有餘委迫其堪落時先先挂瑞水一日十挈竿與鳥爭啖砥將以餽隣翁竊恐哂微細欲以付果坊不足一飡費幽之疏盎間漿潰敗其脆渴夜艱茶湯暫可灌消肺比者理舊須應手落枯瘁及至更提携僵梗忽斷碎如人兩手足而瘥其一臂支幹既以孤收穫焉可倍夏景苦桑榆聊以障西墜

刈圃

草孽始一寸及壯丈有餘豈直數卽帶無以館畝胥

夜熱不可寐寧止不露居竊恐值此輩股髀遭其咀
就中擬厥罪蚊也尤其渠其他不出境惟此遠追趨
穿幃眇紈塵打撲不勝劬更番以迭進安得盡屠誅
聚響苦不震萬鷇啾嬰雛工者攪夢寐一夕百起呼
蚊孽固莫逋草實主其逭呼童問腰鐮不用安所須
薙此忽如掃一翅不得儲辟彼塞垣莽往往伏戎胡
打氷燒其荒窟穴空妖狐莫謂野人賤刈圃非雄圖

鼉磯研 研封石鄉侯隃麋墨也新樂者青州王也

向者寶端歙近復珍鼉磯在海感蛟蜃文理多恠奇
白者爲雪浪星者黃金泥碎者銀作砂角者絲纏犀
舉手摸其理索索鋩響飛分符軍石鄉庸以鏖隃麋
曩者辱新樂遠寄青州來一夕忽失守仍召頑滑資
一字十研磨一行百推移淹此斫陣馬羈控不得馳
乃者董文學匣有方尺儲舉以爲我贈與新樂不殊

從子國用至自軍中

高皇得大物創始日不暇草草約三章未及詳誤詿
吾宗本掾流困書出休假干軌苦不多負戈蒙絳帕
遠戍至夜郎履靸趨傳舍終年苦肩臂幸不死戎馬

邇來二百年子孫襲罔赦用也兩到越雙胛常訴赭
巨槓苦不任賣牛作傭價上葉覆同枝遠條蓋叢夏
萬里遠相投寧免爲籌畫四顧本支人十葉九凋謝
舉手欲摘之百摘不一把俗子嘲檐人前後背經母
今茲值兩難我亦負檐者安得匣廩中入蚨出穲稏

問軍中之系於國用吾宗兩支其一雖衰而時一振尚有對于廷而仕者最衰者則我之支也

吾宗異秦嬴秉德嗜仁義綿延值　盛明仕版頗齒
齒先人秉魚須聯蟬及諸季列秩下大夫往往有三
四迨及賢科書至今時一綴萬木有榮凋一體互强
脆屈指四紀來攣痺劇一臂耕者鬻其鋤賈者降爲
儈士者無一人慵者倚而待飽者幸免饑饑者幸未
丐至論胤嗣間十室九蜂蠆墓寢蒸禴時顧影尨孤
介甚者乏繼承餒鬼滿蒿薤余雖有兩兒性頗侁簡
冊飲牛未渴辰按項不能俛緣茲傷後昆思欲譜先
代念彼從戎人蔓遠瓜尚帶況值用也來舉扣其大
槩彼衰更倍茲擲筆爲一慨

避暑豁然堂大雨

梅候苦歊蒸幸得五日霽凉風驅濕魑奏功未全濟
眷言高山顛有堂敞西翠松篁作籟竽蕭颯爽神智
乃偕二三子挂絺于其地買酒穿市中炮鱉腥道器
止取醉飽爲安能謹趨避袒跣擇樹依呌號枕磚瞳
郡邑迫東廂狂來忘邏逮冉冉日將傾理筇方即邁
雷雨自西來初尚雜晴蜺一言未及終振瓦落簷外
衝風捎健鶻寸進得丈退高景殊卑觀竄鳥在眉際
本言逃炎苛翻令咏奇致百事兼熊魚往往非着意

哀詞三首

朱按察公簠

鄉里如憲公始真爲長者身爲列大夫徒步不輿馬
宅中見後生上坐不令下路中見鄉人深揖必至踝
有時見賢人爲壽傾百斝憶昨躭海潮三度宿公厦
爲余陳蛟龍歲至無虛夏又述蛾眉遊談雄而興雅
及予在園中親入相慰藉佐觴備海物烹鷄薦鰣鮓
及予脫梏歸縣官向予話爾非朱按公不得相偕假
顧公見我時不泄反如啞念彼祁向賢公等豈其亞
今也則亡矣青楓臥長夜

錢刑部公楩

結髮慕古昔文字薄齊梁末路遂理道聊聖卑皇王猛棄百乘資誓言學長生一朝忽超悟逃玄事西方高山虎豹叢結茅坐中央饘粥不得飽啖棗充肝腸如是者三載擲魄歸蒼蒼曩者一見予如鵬逐鵬翔窮海求大翼自謂不再雙而予感其說亦若宮與商惠施不在世莊生喑其吭

駱懷遠公驗

懷遠好詩什近體有佳聲遲余去五泄深衣遠相迎長身而瘦頰自有山澤清命酒不停掌酒罷有餘情追予歸來後往往問寢興毚肩腊松火柿縷霜龜晴寄此遠筐篚無致倡與賡何時臥貍首聞之使心驚道遠不得往逋此泉下羨

白鵰殤 少保公至閩提供饋之鵰一無丹籠以付我我嘗作五言律以謝之後死于虱

生平好此鳥馴養已三度始來過廣州失去覩江渡再受令公籠死于蟣虱蠹茲者以書得有似鶖易素門人長馴者自許物無忤曰爲余往馴兩僮挾之去日日飼魚蝦時時伴鷁鷺如是者五旬就掌取所哺

乃予忽劇疴不食但堅什四大且告捐一鳥安得頃俄聞東隣子就觀啓其笈眇睞未及施一觸死階樹往者猶可云太息此何故

野蠶

越桑雖云盛不及吳中繁越女賣釵釧僅可完蠶山如斯苦拯救良亦可憫憐如何野蠶種孳息多今年曳絲滿郊郭食葉留其觔葉葉如蟲網枝枝垂鈞緡涎縷無所用縢衣黏頭巾過者苦拂拭桑女交攢顰提筐往西園空手歸東隣卽欲貿釵珥有錢無桑村

嗟彼機上杼龜來鮮聞聲匪來猶可說國輸良有程衣食無二理蠶衣與食均嘗聞捕蝗法及此同瘞焚

休寧范君縈聚其先人六君子文字常佩之不去身人多贈以詩却索予作

吾鄉有秀才挂衫芹葉綠翁分衆子貲取金棄黃牘亦有好古家積卷滿百麓身死不十年古帖換羊肉范君起鍾繇其事鎰與粟顧獨躭典墳買家中陳竹其先六君子掞藻照人目斷爛不可收君一一爲錄皮櫝一尺高佩之與之逐有時出示余新若手未觸

泛水俱到津入山同在谷風波能覆人此物不可得
敬仲以樂奔微子抱器出後死握斯文將事寧不肅
流水孰可堤趨渭舍河濁

范母詩 即燦母

秉節三十年萬有二千夕一夕改霜心曉鏡換粧額
范母二十二獨居在羅幕五十七乃亡天長日幾落
獨持一寸水萬古膠夜席當夏不得融何況龜霜白

白鷴 錢子易書故曰王孫蓋鏐之後也

野性悅鳥魚客寓尚籠致正如好竹人借居亦栽蒔
鷴鳥自南來貿入西河里王孫好法書籠以易吾字
墨絲繡雪衣綠罽作襠帔有時囀喉中鷕若嫋雲際
日夕湖水波龜樹葉微紫送客不出門白玉掃長彗

越王峥寺有僧歐兜蛻

伯圖既灰寒衲蛻亦禪冷都付塑工泥迅矣千龜瞬
我來值桃花有似蝶遺粉一宿歸去來晨齋飽蔬笋

哀勞翁書與其子子效二首

勞翁一野鳥矯矯在雲外遥憶在當時痛我苦邏逮
曾約破網遊居然不相待一臥卷然中倏忽已五載

逆旅逢郎君淚落珠酒酒

二

乃翁見我時子髮始及肩距今能幾日高冠乃軒軒骨法儼相似藝術亦復然死者如不昧可以慰黃泉

子效索贈其兩叔二首

勞子爲我言翁去不復活骨魄既已寒生事亦不熱多我諸父慈視姪等兒列時時惠釜鍾厨中作糜啜

二

勞子爲我言翁去不復理孤兒多疾病誰復與藥餌

諸父校高術僵者能令起百七不一錢療我有如施

送童蒲圻之官　嘉禎

傾蓋語日斜肉風吹兩鬢惜哉越鷄翰遇鵠不能抱卷言激奬私忽駕就遠道尚矣漆園心爲吏不敢傲

柳元穀以所得晉大康間冢中杯及磁券來易

余手繪二首券文云大男楊紹從土公買冢地一丘東極闕澤西極黃滕南極山背北極

於湖直錢四百萬即日交畢日月爲証四時

爲伍太康五年九月廿六日對共破剪民有

私約如律令詳玩右文似買于神若今祀后
土義非從人間買也二物在會稽倪光簡冢
地中於萬曆元年掘得之地在山陰二十七
都應家頭之西尚有一白磁獅子及諸銅器
銅器出則腐敗矣獅尚藏光簡家　閩有黃
兎窰

遥思冢中人有杯不能飲孤此黃兎窰伴千三百稔
券鏹四百萬買地作衾枕想當不死時用物必弘甚
尊壘羅寶玉褁袜賤繡錦豈有纖纖指捧此鍜泥蕈
存亡隔一丘華寂迥千仞活鼠勝死王斯言豈不審

二

古人笑不飲此說豈無見五斗叫劉伶哀來淚如霰
嗟彼太康子冢中亦杯坫固知好飲徒無咽可澆嚥
杯出黃土中忽復受傾灌辟彼避秦人乃不知有漢
我欲學盧充詣市賣金盌庶幾遇小姨知是崔氏玩

寄王仲房

十岳乘雲人寄我一尺書能遣鯉魚至不能活枯魚
偶逢方公子還寄尺書去忽感東山人淚下羊曇珠

送蘭公子 阿翁學師也楊州人

耶溪芹藻色相伴龜荷老公子朅重來傷心那可道會日苦無多相別一何早八月廣陵濤一葉渡殘照

夜雨偕友人進舟雲門

夜影疊中流進舟篁竹浦鳴雨來斷雷山雲濕可譜及岍沿黑堤攫猪復愁虎燎火得緇徒怖餘澁言語芋壚聊炙衣一笑賴尊俎

天目獅子巖 巖是高峯禪處相傳嘗爲張真人所據師爭而有之張道陵與魔爭青城事見其傳

我昔聞真人言修不死身選地滿天下與鬼爭青城一岫插天目宛爾怒猊獰老釋據其口黃冠復來爭黃冠匪他人云是真人孫聃曇本上聖高道超沈冥說教雖異軌俱以退讓名區區百尺鐵青紅抹龜榮龍女買色線一夕繡可成胡爲兩龍象角吻同蒼蠅賦此覺蚩蚩鑒之慎勿聽

張士誠

士誠雖草莽雄據一何張覽茲宮殿基一望何蒼蒼種柳三萬樹不能匝其疆牧馬盡郡廐僅如一塵揚

古來起真人必始僞者王陳勝吳廣適足助亭長
蛟螭作雲霧應龍乘以驤細水會一流江海乃莫量
却憶蓁莽處雙闕凌雲翔豈不盛冠劍橫政出其堂
頑民怙商辛周令不得行乃膺　皇祖怒僅免屠與
坑命吏簿租科畝輸五斗糧稗子滿塍浥倉玉輦不
遑以知鄭伯智肉袒而牽羊先至無後罰免與民俱
僵老蜂理死螫衆蠆毒未剛百頭鼓寸翼計亦護其
房開國盛遠猷籌策靡不良一酋何足惜柰此遺黎
長安得延樂遊祇齋扣厥詳

雨花臺

高臺一丸土衲子持貝坐說法既畢門天雨遺花墮
葱嶺西來人言簡妄自破詰衲以將心安得心有所
一悟超無上遂證菩提果茲地雖丘陵名與嵩少大
遡未老于張宅　蜀人末青霞年百二十三歲云
城郭尚如昨舊遊無一過惟餘銅狄在曾受幾摩挲
一瓢亦不挂此身猶覺多忽然言別去幾日到烟蘿

喬松拂雲姿數柯亦森秀較計此林中多至一斛豆

靈谷寺　廡壁吳僊畫也堦磬琵琶階也流水功德水也

蒼色滿東南母勞借岑岫中餘一帶長白道暗晴晝再飯始及門宇深不可覿廡壁蒼繪紛堦響坊樂奏流水自西移鮮蘿直南繡問之何爲然乃爲寶公覆真龍逝將藏金椎扣泉竇何土非王家老緇敢索購白骨默不談　皇情儼令借付之以一抔十里麋鹿固賊髡斲穆陵西伯掩枯朽　聖鑒朗白日奚啻辨薰猶

燕子磯觀音閣

青山如美人樓觀即奩粧若無一片鏡紗麗苦不昌

茲石一何幸值此江中央上乘巨搆支下集帆與檣朱碧得水鮮鳧鴈拂波光烟霧不見海神去萬里長我與三友俱無以僮僕雙日西買市飯半道謝驢轝五口將十足蹴然餒且僵百錢成一遊安得甘旨嘗歸來乏燈燭微雨沾我裳沽酒不成醉頹然倒方床猶夢立閣中遥觀大魚翔

治冢五首　夜觀野火於松間故三首云云

買地苦無資塋地苦無術伏地苦無亭改地苦無溺世治景純詮人十我僅一校量惑吉凶我一人則十

即一亦不營乃始奴太乙嗟彼漆園人橫天縱溟翼

二

鑽木而得水凜然若懷氷或爲風所欹如火燔厥身不知此怵惕爲死還爲生子輿垂訓典壑腐慘蚋蠅南華破籠縛死生等殤彭鳶蟻許均嘬不待相喧爭吾欲往從之東轅復西輪停車岐路中坐惜桑榆傾

三

馬血爲轉燐人血爲野火何爲松栢間赤輪陟如跛人言鬼炬微神者赤而大騶導向空馳填雲盛旗馬枯冢僻且荒來遊則云那我欲往詢之恐即無可話隔河聞於菟黃犢夜在野一夫呼以馳炬滅松露瀉

四

桓魋石爲槨竺僧衣以薪弘景盛纏綿王孫裸其形四子雖殊軌均之爲鉗黥彼此互相笑同浴譏裸裎突竪五尺土掩蓋歇偶人線脫機不動徒有木橛存既云木橛矣何苦勞紛紛

五

明器夜爲人幽宮盡婚壻此事容有之要非是常紀

嘗聞掘冢徒自言習見鬼齒骨滿百年比次作泥委
水銀築長河魚膏燈玉几苦作沙丘儀未免刼時毀
客有明月珠一夕失所在黃金飾櫝箱洵美亦何濟

鷹 咊嗽相鷹書也出雜俎

咊嗽識奇才千金買遼海鐵翮睒龜空駕鵞百廻敗
雲中作戰場韓彭鼓天外

馬

誰家連錢驄拯撥黃塵起千里一飯間九州能有幾
健兒不得騎淚落青芻裡

犬

少年獵平原左盧右宋鵲兎起鶻落遲一顧先已搏
但莫空中山前頭有湯鑊

狸

狸雖一尺軀猛氣制十里有時怒一號無牙墮梁死
安得此輩來坐吾書匣底

俠客

結客少年場意氣何揚揚燕尾茨菰箭柳葉梨花槍
爲吊侯生墓騎驢入大梁

麗人

何處行雲去遥遥出洞房月沉儻並色鏡中無此粧
所思望不見縞袂日邊揚

才子

佩筆不須長高唐侍楚王紅衙緊邊出白雪口中翔
殺青供不及一夜白瀟湘

酒徒

御史別淳于金釵墮長夜五斗不濕唇雙鬢抱壚瀉
笑殺斗升腸耳熱索笋蕪

六月九日作

神龍豈常物猶爲欲所制劉累一夫耳醢以食夏帝
何況尋常人顧爾殉口鼻卽如一寸水持何燎原熾
却復鼓順風永隔凌陰置莫景迫桑榆照曜能有幾
王喬在東海丸藥不可致斯且勿復言老人作兒戲
百態醜俱殫云胡不愧耻

送人

一尺短槍榆一寸小斤斧破網不得飛鳴弦尚驚彈
仰看鸞鶴姿横天渺江漢士叫不一回孤鳴淚如霰

道堅母哀詞

道堅母在時隨我遊五洩適當大雪辰衣濕不能熱道堅解衣我絮厚百銖綿云是母氏慈每出必紉綴有婦非不勤母自嗜据拮去此不五春母與子長別子來屬哀篇忽值天雨雪春候思桑條穉至感鳴鵙念昔濕衣裳命僧忘好拙

遊大尖　松茂桃復盛花

萬松滴千山玅翠不可染割取武陵源固是天所遣秦人跡無有雲中吠鷄犬夜泊漁舟來下山尋不見

走馬岡

綠苔連紫錢古泥亘百步下埋數尺沙云是舊時路路上亦何爲躍馬於此處當時鳥喙人萬蹄嘶一顧

送劉君二首

南鴈正北歸君今復南去羽族如避炎君胡故觸暑嗟哉失路人安所避辛苦而我亦同之臨岐淚如雨

二

劉君七尺軀白眼睨天地伏劒遊薊門大將驚倒屣握手觴故人長恨極不醉爲言穉月凉傾觴各無窮

一朝挂帆行令人發長喟

空上人常住少林索作於菊下

相逢菊花下相映菩提光試問少林壁穿雲幾許長

指月莫盼手擲拂開挂墻睡鼾微作吼獅子一時降

宗孫有別字在南者索賦　天柱山在城南

天柱插南雲孤城滿蒼翠小鳳讀書餘內展窺粉雉

大魚作鳥飛風穿萬林鼻舍北以圖南物與人意會

念彼共工額幸不觸斯際不然小折傷恐煩太皞妹

小鳳願予言補天吾掉臂

上冢

吾叔邵武公當年與我翁雙陪閩蜀守竹馬走兒童

歸來知幾日相繼歸窀穸黃泥閉雪髭欲會那可得

叔家城北居高棟亦彫題邀宿夕駐馬爲毋日烹鷄

一朝桑海換不能保子孫負新冢上道養鴨水邊村

我今六十五仍高破角巾年年上爺冢每每到孫家

孫家留我坐孫婦辦湯茶以我上冢牲啖孫且滿引

遶籬黃蝶飛抽籬高碧筍起視檐西東分簷住蜜蜂

問蜂窠幾許四十還有餘窠窠如不敗勝我十畝租

鸛攫鵲雛鷹黨翻然來救

水鳥修其脛揷彼茄菰澤俛咮啄蝦魚深不下三尺
況乃嗉中倉可內寸鱗百江海饒此州何往不充噱
雄鵲知乳雌作室高樹末三月始罷斤是予親所炙
長脛一何饕掠雛剽其宅叔仲兩三頭自竄寧顧伯
顧鵲翁與母叫噪徒頷頷蒼鷹等路人與鵲少平日
不作鄉隣看被纓救其格特恐李陽拳難虀鳴垤額
[illegible]邀爽鳩雄並是夷門客朱亥袖鐵錐侯嬴出奇畧
信陵軍一舉解趙壁五國破大秦九合成小白
義高誠足憐多算亦何碩磔虺黑柏顛獨奮少掎角
猶煩拾遺歌不朽俠徒迹三復鴟鴞詩白日爲儂黑

感鷹活鵲雛事因憶曩衛衙梓巢鸛父死於弩
頃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
却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以死群凶乃挾
其雄逸去

鸛婺止一時古語亮匪誣戟門巢梓者狹斜挺羅敷
少年繫青絲蹶張戎侯衙胡不自長守轉殪雪色顱
乃向琴瑟杪落此貞女夫群雄太無賴挾鰥匹子都

有如惡媒姆送贅填門閭借衣盛綷蔡呌呶傾百壺玩習爲故事指鴈翻濶迂孰知狹斜内而有羅大家賊雄殺黃口希以威怖圖殉夫義可族何計收其孥此事去已久三紀頗有餘其時裂肝膽狂走日夜呼安得毛摯俠似此鷹活雛弇州隔幾海有物喑高梧

設爲魚蝦所詰

啄鵲憎大鳥無恠吾子然從臾飽蝦魚子意一何偏鱗即賤於倮于羽何擇焉盛冬水如石膠鬣不得旋孕腸急鞔鼓張目不得眠茭菰牙始白桃花漲春田熨塊出纍瑣多死漁者筌鱗褓及鵲鷇較估誰艱難矧茲網罟酷百倍鳥有鸇雛攫子不許鱗爛子許旃乃乖漆園理奪蟻與烏鳶等爲一盜耳何猛此彼寬竊東子則許竊西子拘鉗波臣詰如此而我難爲言衆生遞吞噬此業何時捐西方古先生解破萬壁堅龍門儻罷躍飛去好相叅汝或未即去我姑代彼宣三戒嚴重殺五淨肉亦權鵬飽六月息孝先腹便便

天竺僧

揚帆三竺涘弭錫五羊城黑人初以涉琉球次所經

波弧十五兆日矢九千巖初至黑人次至琉球至廣州凡涉三萬里歲三周以弧矢算之得此數人疑鵬六息彼視蜾蠃一信衍既隘九土師亦耿八埏片楮盡大卵沃焦瀠孤萍磅礴內閻浮粉塵陋虛鄰鐵簏臥龍象銀瀾恬蛟鯨梵唄隻字掃江海百谷臣云胡白氍底乃有赤篆文象胥幾何譯龍樹鮮恚嗔挂屨度葱嶺趺湫蛻巖雲接夾哉南寺乃偕領西昆漏沙自箭準聖水他濤奔有爲乃復爾無量何由臻相色示戲幻接引詎勞塵白馬幸維寺黃龍未演輪溥痾阻問訊擬待桃花春

萬曆十四年三月朔日光雪白聞一老人云嘗登太山五鼓觀日出海面光雪白也則日體果白耶又昨兩日甫黃沙老人又云是兆豐年喜而有述二首

老至眼作花曝檐愁對日每一舉頭看掌眉如戴笠今晨起若馳叔夜苦胞意唐突扶桑鳥便旋向東立舉眼入東方羲氏已騰踔老眼向之瞠老淚無前泣驚頗桑爲輪果爾團雪白乃信老人觀太山始真日恠矣星家詮災祥信甘石

二

雨少並黃塵冝兆麥雲黃古天嘗雨血此當作何祥
豈天亦有慟伏枕枯兩眶天於何世事可不自主張
乃爲兒女態泣血以旁皇劉翁失白雀張翁纂蒼蒼
萬事難理料有酒且竟觴

煩吳伯子治墓堂

火瘞世曰凶水封豈佳卜兩徙踰五紀先魄偃幽瀑
多子爲我更我遽往京國買石百尺餘托子安墓卓
子冗辦未遑我歸上冢哭鶯觴設未已老雅掠貑肉
候果墓傍兒指告蟻上燭草設無威儀人怠物不肅
坐此無歡期改燧十二木乃三年也昨者賣字錢募工可
五六仍以煩吾子歇百了一夜

旱禱十七韻次陳長公

旱厲虐以猖商羊乃深避雲漢夜昭回遵彼槁條肆
絶意豕涉波必死蚌持翠蜥蜴山澤窮貑屠賈致
黃緇逋唄詛玄冥等聾聵如聞柴望禋感通有精義
洪疇儆恒陽緜露肅常饋商林沃乃深秦天豈終醉
壇令隣閻闔闇亦撤幽悶雷吏緑章封寧有不達字

油然未崇朝沛爾倏濡遂虎貓效蜡勞豐隆讋群祟
連臂解桔槔極目醒枯悴歌帝恍穰穰報典虔惴惴
宴人無農憂連夕美涼寐農獲警中行美寐狷其次
羅賤勝作農先生有酒食

陳長公餉日鑄茶兔窪港銀魚白下法炮巨鱉

夜酌深談次其韻

日鑄標槍芽月團捲旗避纖甲赭舊條柔針緑新肄
兔窪五寸銀脊色偃徽翠雙裙謔可談九肋底能致
伯云準食醫治以聰我聵斟炮法内京酌長非外義
珍此五侯鯖慚余十漿饋主既唱無歸客顧稱未醉
階蟲先穌吟徑竹上霄閟叔夜寂鳴琴子雲寥問字
待扣匪洪鍾立涸是盈遂泗鼻瞶沉淪神姦恣精崇
伍員終鴟夷三閭竟憔悴白駒迈谷空黄鳥臨穴惴
千古寃何窮再燭不能寐曲禮問更端梵詮編復次
伯榼既已空吾出吾簞食 伯子近稍重聽

脩杜杖首脩髮網膠漏磁壺及哥窑甌其亦病

隻耳聾次前韻

猶噐幸自殘黠鼠巧規避辟諸鞅掌人彼逸此獨肆

一竹楚啼頳雙磁越窒翠物菲人易求道遠我難致無丞有重聽髮覆彌黨聵約髮無紀綱晨帳缺宋義握粟付騣工寧減朝食饋詎意彼騣者無往不辭醉猵纓高箱塵馬尾枯槖閟踉蹡攢八針邀呼輸四字浪言伏卵清竟滌下流遂櫛束起鬖鬆嘲呼免魑祟竹返磁亦歸黥補色終悴注瓦智靡昏捧玉神若惴甑破視何益囊空臥安寐辱即寵爲下老子云寵辱若驚爲下孔云其次辟色色即禮貌之衰也其下則饑餓受周近豕交矣辟乃色最次屠門盛豕交寧爲愛而食

雨復次前韻

氏以主豢龍食焉難安避昨午沛滂沱濕菌競抽肄墳塵失舊黃山赭得新翠命鉞割左乖干鈇因後至颶徃魄雖驚震來耳甘聵暴尫免魯穆喜檄勝毛義亭記賤珠襦詳見大蘇喜雨亭記齋筵復珍饋古禮齋必變食者但除葷臭耳比於嘗食更加饋以盛精氣感神明雖酒不徹有年爲衆書無秫供予醉楸陰韓圃凉見昌黎詩松楹魯宮閟妄思有異同如人易名字龜鱉談井坎鷗鳧占涔遂治世鬼不靈鉗骸僧亦祟歉已且復穰榮久必還悴旱潦等如斯根塵妄欣

惴黃帝夢華胥覺後始如寐畢宿耿連宵月復離其
次儻須山鞠芎用給河魚食上四句戲言儻潦

旱甚久不應禱再追前韻

祝融黨羲輪玄冥引車避課窮燧人蘇徵及棗杏肄
轍鮒槁厥頳壇豭禿其翠走索華陽逋沉瘦永難致
竟辜燒尾恩翻仇聽角聵玩愒如不聞曠瘝秉何義
余齋廢酒沽朋祭阻肉饋方嗤澤畔醒敢思河朔醉
承風獨有雌納月幸無閟哽哽向隅悲咄咄作空字
朝筵聞客云宵鋤盜隣遂雲密不東郊蝀孽復西崇
昨孑凜今靡舊殍理新悴漸少墦乞驕而多褐夫惴
待盡歌有爰無吪祈尚寐感此疾威旻遣以競病食

復西溪湖

復此西湖水侯即西門豹湖水何足論溉我三鄉稻
湖上香稻熟湖中赤鯉長網魚煮香稻千載薦桐鄉

送友人

寒風夜中起遊子朝作客河流一尺氷屋瓦三寸雪
君把轡與鞦觸手冷於銕此時山中人覆絮敗毛褐
欲寄寄莫由此意共誰說

送王君北上 號雪漁

淮陰所佩劍不審值何許佩劍以釣魚於義亦何取一日幾垂竿竿可幾鯉叶吕乃至捐漂厨庸以益漁腑我取魚之劍聊畧爲漁估卽非百金資可易數月忝漁也智絶倫何獨昧玆舉膓饑乞可爲劍去何所仗之楚復之漢漁並仗劍往可以負漁竿踉蹌見劉項猝辦恐後時載質先出疆叶上聲王郎不釣魚故亦無竿餌聞郎所持竿貫以出中紫毫長一寸餘竿只五寸止居則南卬越行則北聳燕淮陰劍三尺郎劍五寸縣歸來報千金漂母是何人封侯劍不取却取釣竿親

吳季子餉我細腰壺蘆石上芝二首

葫蘆老細腰乃似細腰女卽令楚宮來令亦不堪舞我聞方外醫庸以盛藥丸梧子及魚眼可容萬百千老圃畜蔬種亦夠一頃田我既醜醫帳亦復少蔬阡擬挂於扶老支吾五岳顛心强足不健終歲掩帳眠止取作蒸鵞聊以謔客涎

芝朶雖不潤芝色堅且古根鬚絡拳石如筋餖臂股
絡古不復脫初芽寧藉土石色既已黃芝紫亦稍嫵
有如意魁梧狀貌乃婦女穀城吊老人淚下潛如雨
置我筆研間長與留侯語

正元鷄酌枳兒婦之父輩

東隣盛殺牛西隣禴以祭心誠與不誠薄厚非所計
雄鷄一高冠子路之所戴纓以見師宗我烹酌兒外
劣果餖四籩下羞間廉菜衣鶉不能新履草蹋其壞
用以邀串親如蘭俯蕭艾任彼去不留我自醉而寐

次日酌二王子

簑江詩十三畫可許十五海牧詩十五畫可面墻堵
二子并一身乃可稱大賈世事如尺寸短不掩所長
正如我一生不識衡與量或值二子來教我量與衡
卬卬與巨虛短長兩相將正二雨初霽二子窺我窓
意欲必謝客兼亦謝兩王我遽呼之入且來了歲觴
自雨飲至霽大酌窮椒漿話亦奪我話觥復罄我觥
堅壁不敢戰從此未乞降

予與鍾公子大賭藏鉤鍾輸後山茶一斤予輸

寫扇十八把

馮諼燒薛券萬粟等龜毫後山十六兩楊朱拔一毛公子處其鄉素稱賢且豪陸羽我雖愧月團爾則饒相如消渴甚匪爲文君逃乾喉澁吟弄老臂偃枯焦寫扇至十八戰掉甚驚飈書扇責音債擬負茶契我亦燒

大寒嶺啖新胡桃頻婆諸果 北游作

天險既已異地產應亦殊胡桃及平波朱碧明椒隅入夏而徂龜葉翠尚不渝但少鳥與雀而多嬴與驢易水非不邇灤河不爲迂但求一寸鱗如海求猿狙遥想燕太子食客焉得魚以知荆高徒日嚼羊與猪猛風增食肉嗔憤易睢盱慷慨赴秦庭不復顧其餘乃緣謀畧短豈真劍術踈舞陽一竪耳何乃與之俱哀哉樊將軍空割一隻顱國有千乘大能用王可圖乃恃五寸鐵爲計亦何愚

往馬水口宿烟麓陀庵

昔從良涿行茲山在雲際昨夕宿茲山雲乃出衣袂西徒夾一輿兩膝拳至鼻一里轉百盤鋸牙不得直

結葦以爲廬削木冒金髻夜鍾但超懸晨鷄聊一嘒
巉巖既高騫巑岏復孤厲回思燕趙時築城遏胡騎
安得盡如斯脫甲開戶寐

送李遂卿

始者負笈至綠髮撮閩冠師事長沙公今已三十年
我雖同門人愧子聞道先跛鱉逐騏驥究竟終瞠然
懷刑乃君子慎疾聖所虔胡子三過我不病即徽纆
去年一爲臥不食如蠶眠筇杖生菌耳髮禿惟餘顛
蹶然見子來枕席爲子捐命舟遡南蠻疴解辭舟還
方將携子去弄水栖鴈巔拂袖一何遽令人愁蒼烟

湘竹一妙管付截壞其頂文

武侯敗街亭馬謖違節制兵頴迥不同大小俱是事
茲管湘中來百中其一耳有如玳瑁魚腦血徑彈子
又如鸞與鶴頂發楊梅紫全體匪不華獨此猶覺異
詎可拘尺寸但須存紋綺畏炎不得行付托昧厥旨
舉刀一鏗然顛落不可止持歸以復予魚鶴不成理
對之一捧腹削圓方竹比

口中

口中萬吞吐萬道一俗字芻豢離喙脣氷雪滿牙齒
身中百所爲亦莫涉一俗但爲鸞鶴翩暮即雲霞宿
有斤不削人有繩不直木淤泥填大千荷葉自抽綠
從此戒爾後慎莫蹈往覆有如乖教言斷舌肘其足

騶虞

騶虞生猛虎鳳凰產梟鷙二聖有朱均太虛亦青彗
纖纖玅膚理盎然長疣贅梗楠固鴻材鍾斛癭其際
橘柚匪不甘豪蝟匝芒刺美惡一何殊胎孕乃非二
越鷄伏鵠卵變之苦無計果蠃秉何神蜎蠋乃能似

曇陽

曇陽一髻左道人三朶花誰云只是你安知不是我
大海徹岸氷小生沒處躲

二

聞道居綿竹看來幻落花團團輪北斗處處種西瓜
遍地皆秪樹何方不落伽

三

無鼻無眼孔有頭有尾巴蛟龍大蝘蜓蝌蚪小蝦蟇
一結生百結百些無一些

四

將軍騎健馬稚子打慈鴉各奔前程路都來暮鼓衙

同舟迷敵國蕃面認通家

五

何事移天竺居然在太倉善哉聽白佛夢已熟黃梁

托鉢求朝飯敲鑼賣夜糖

六

明知騎竹鳳還道媚妖駝可恕者落帽難饒者脫靴

一靈生滅已百吠是非耶

七

男女燕黃白丁嚀囑再三特訂鐵掃帚痛掃世婬貪

編幸師與我不異青與藍

八

火龍長九九泥蛇八十一物而兩呼兩呼只一物

將泥認外蛇見蜂硬割蜜

九

好人不在世惡人磨世尊聰明管自己鬧冗任乾坤

遺命云聞帝多應是啉人

十

獅子吼未歇蝴蝶霎已來衆生自瞶瞳抵死致疑猜
認賊由他去謗佛何爲哉

六言古詩

愁歌

蘭膏午夜華燈黃河千尺層氷不知何時消盡應須
有日凋零獨予愁心苦淚還如轉環建旄

文長集終

徐文長三集卷之五

明會稽 徐 渭 文長 著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 同校

七言古詩

贈吕正賓長篇

海氣撲城城不守倭奴夜進金山口銅簽半傳鵰鵰

膏刀血斜凝紫花繡天生呂生眉采竪別郤家門守
城去獨携大膽出吳關鐵皮雙裹青檀樹樓中唱罷
酒半曛倒着儒冠高拂雲從遊洋水踐繩墨郤嫌去
采青春芹呂生固自有奇氣學敵萬人非所志天姥
中峯碧色微石榻斜支讀書處

三芳觀觀湖

黃旛繡字金鈴重倦人夜語騎青鳳寶樹攢攢摧綠
枝海門數點潮頭動海神罷舞廻腰窄天地有身存
不得誰將練帶括龜空誰將古概量春雪黑鰲戴地
幾萬年晝夜一身神血乾升沉不守瞬息事人間白
浪令如此白日高高憭不光冷虹隨日縈城隍城中
那得知城外郤疑寒色來何方鹿園草長文殊死獅
子隨人吼祇樹吳山石頭坐龜風帶着高冠拂雲露

陰風吹火篇呈錢刑部君附書八山

側聞公遠臨江浒普鴈國殤補化理之不及
超沉淪而使脫渭敷揚鮮才歡喜無量賦得
陰風吹火篇以獻附書別作四首無乞覽觀
率戲效李賀體不審少有似否別奉唐集一

部伏希垂納

陰風吹火火欲燃老梟夜啸白晝眠山頭月出狐狸去竹徑歸來天未曙黑松密處龜螢雨煙裏聞聲辨鄉語有身無首知是誰寒風莫射刀傷處關門懸纛稀行旅半是生人半是鬼猶道能言似昨時白日牽人說兵事高旛影臥西陵渡召鬼不至毗盧怒大江流水枉隔儂馮將呪力攀濃霧中流燈火密如螢饑魂未食陰風鳴髑髏避月攫殘黍幡底颯然人髮竪誰言墮地永爲厲宰官功德不可議

賦得思泉篇　贈才師

金碧畫中第幾葉才師夜坐龜天月生時一笑解前身袈裟猶帶須彌雪寺門古樹蹲虎子梯漆高樓聽經起去年持觀水爲身山河一片皆香水自言阿師雲泉公遥憶泉流何處峰世人看泉不解看處處青天懸白虹

朱大夫命題王母行海水畫因以爲壽

王母東行凌海水扶桑樹曉玻璃紫回頭欲語許飛瓊一言未罷三千里東方水公日邀宴渡海傳書一

雙燕暫教青鳥下咸陽漢家宮闕開將遍待毋不來白日下宮女金鑪濕寒夜長鬟引旆不能勝那知漸近僊人榭明珠修佩敲水輕香花雨空聞吹笙翠眉玉面兩相向流波欲逝俱爲凝昨日向前求服餌幾度含情默無語白氣侵人冷着衣却恠僊人在何處主人樓居海中起看見桃花幾回子春風吹花搖綠雲阿瓊粉面嬌能似一盤朱實映雙手木公瑶島從來有遠携不到木公口見說將爲主人壽

清溪道中見梅

清溪弄影花搖漾樹動濃香逗紅瘴不信能開昨夜風何人畫出青天上飄落遥從海外飛番君誤進龍腦肥咸陽后宮長芳草金匣薰香秦女衣花倚酒家嬌欲舞翡翠啣魚啄江渚記取林中風露身白日不眠如夢裏

楊妃春睡圖

守宮夜落胭脂臂玉堦草色蜻蜓醉花氣隨風出御墻無人知道楊妃睡皂紗帳底絳羅委一團紅玉沉龜水畫裡猶能動世人何恠當年走天子欲呼與語

不得起走向屏西打鸚鵡爲問華清日影斜夢裡曾飛何處雨

延平津

碧火吹雲煆山紫尤溪礦竭千將死空令精氣閟豐城石函憶殺延平水司空臂上青絲斷秋雨生愁別雷煥從此深潭不敢窺九峰青處摩寒電春雨桃花鳴怒峽孤驛夜夢雷家匣誰教經過值有情那得隨君長佩身爲龍爲劒豈二物或合或離何所因客子吊古不可測浮天鐵母驚崙織光恠千年猶惑人風雲欲作當時色

吳使君馬戲效韓體

使君侍其尊君判郴州就應募從征麻陽得此馬至是爲會稽典史數乘之搏倭冦進止常會人意其在白米堰射中賊額二十步內賊從東趨刺左腋時手尚占弓矢馬不轡而西馳事尤奇異一日余過官舍令出馬視之四顧而立爲之爽然杜甫詩云牽來左右神皆竦真名言也於是慨然許之賦其後賦時

予適謝葷酒而余姓又徐也故戲引無鬼之事

徐無鬼厭葱韭長揖魏廷不避人自言相馬高相狗使君有馬色深黝率立垂簷黑遮部銀鞍挂櫪轡脫首赤身一團駕壁牖使君指以說堰口抽矢中賊賊逼肘長轡將捉弓占手爾不自馳誰爾咎楚苗深巢洞厓陡十騎入山亡者九今朝共立官庭柳郤憶苦辛同未久廐中聞之罷齒莠何壁專爲主人吼櫪阜騰光生一抖夜看房星在天不東喪泛海連巨艘潭國郊原跨魚罾使君騎馬繞賊藪白水間之不得走長蛟是毋龍是舅輕蹄蹴海如平阜舟不可陸君莫狙請以長鞭着其後方皐老眼還塵垢群裏徒誇忘牝牡不知無鬼術何受超神直入無何有庭下高談問是某身亦姓徐郤葷酒

射鷹篇贈朱生

去年射鴈黃浦口三軍進酒齊爲壽今年射鷹復何處海舶停沙大桅竪君本臨洮豪傑士漢時六郡良家子作客羞爲堂下人射生慣落雲中羽腰間束矢

揷兩房連年驅賊如驅羊轅門待士近不薄朝來歸興何洋洋丈夫有遇有不遇去留之間向誰語

集鄞汪君良修宅分得羅漢碑限韻二十嘉則

得畫竹

優鉢花乂一萬岐海峯青蠢蓮華奇阿羅漢與飛雲隨法身變幻不可窺光景遠燭扶桑曦騰空不墜宛若提須彌雪洒三稜眉鉢龍一尺降者誰太白與之導前旗宗承祖派如弓箕室傳燈影不欹喜怒了滅何悽其輕颸驅葉任所之渡海翻詫騾馬馳要叅

普陀大士師鳴潮撞鼓破群癡維摩居士供紫芝高樓齋心合掌時暮春邀予題其詩爲出鐵板西來碑

雪

暮天寶色珊瑚紫海氣結雲雲不啟瑶闕重關金鎖寒枕席無歡帝妃死百神走馬散曹吏馬蹄踏空神各視天孫纖手裁素羅總帳橫施九萬里鮫人綃色光海波海犀輸織一萬馱神人買賻不足用長鬣散縞呼諸娥世人不解天上苦羅帳錦箏園日暮換取貂裯拂玉鞍起向山南射黃兎

至日爲宋侯題補衮調羹圖是兩美人

商家傳說周公甫補衮調羹一雙手懸知國内有賢臣譬似家中有良婦高髻並立絶世姿一人候火一人繡宋君舉觴進我酒是日初陽雨清晝

贈汪君

往年見君吳山上拂袖談詩調清亮今日逢君燕市頭談詩盡日不肯休西山結屏翠作稿與君約遊不得遊却說去年隨翁舟直泖濟水之安流太山萬疊青蓮抽凌空兩腋風颼颼半夜看日出海陬天吳引臂弄赤球我聞此語鬼不收欲與俱往恨無由風雨颯颯飛吳鉤玉河堤柳垂芳桑昔年酒徒今在不與君共醉誰家樓

萬里比鄰篇贈嘉則

白縑織笈春花密青袍剪水波紋濕出門寸步即天涯帰底牽衣絃正急關山斷路不斷雲吳刀割水那得分章華楊柳弄舊色何地却少春申君人生遠遊須及春青天能容七尺身芳草長途去萬里望望吾家隨處是

春風

春風剪雨宵成雪長堤路滑生愁絶軍中老將各傳書二十四蹄來蹴鐵邀客行湖一物無高樓立馬問當壚吳姬臉上胭脂凍回道張筵待客沽湖中鯉魚長尺許作羹送酒憐吳女城頭哀角兩三聲梅花吹落城南浦城南浦烟如縷人歸馬亦還其主明朝湖畔雪晴時還看青山插高處

南明篇 爲翰撰諸君

天姥迢迢入太清更分一壁作南明爲龍學鳳看俱似削障裁屏望即成別有雙峽中天起青雲不度高無比歲歲開花似畫中年年度月如窻裏含奇吐秀無窮極出雲入雨隨能得疊岫許可作蓮花遠峯翻借蛾眉色里中詞客本神仙去住山中年復年躭遊李白時飛夢乘興玉猷每泛船有時引翠來窻牖無日將青去几筵文章本許江山助藻翰元抽草木妍一自山南走燕北霧雨文深玄豹隔對策時成一萬言傳臚竟壓三千客昨日新從杏苑行今朝已得侍承明詞臣舊自推枚乘史筆今來讓長卿賤子遊燕

何草草相逢下馬長安道未出家園兩字書郎問山靈比前好我欲歸君尚寓君如有字寄山靈爲君寄向山靈去

八月十五日映江樓觀潮次黃戶部

魚鱗金甲屯牙帳翻身却指潮頭上龜風吹雪下江門萬里瓊花捲層浪傳道吳王度越時三千強弩射潮低今朝筵上看傳令暫放胥濤掣水犀

雲岳篇　爲葛景文

覆卮山高入青冥翩然作祖雄始寧傍蹲大岳宛如繡乘風儼立迎兒孫太岳山中高士室長裾大帶何人識讀書不遺一字纏養性能教萬靈集問之何人是其祖卮山老翁名藩左君本翁孫有祖風何用金魚向腰觶向腰觶祖孫世人與山兩相似太岳山頭多白雲君今栖息誰爲群清龜叫月一壺酒曾夏薰書半閣芸半閣芸一壺酒東山安石有謝玄竹林阮籍陪阿咸君家叔姪本道氣獨能寂冷揮蒸炙太岳更題作雲岳却爲飛雲宛相薄君與飛雲只一身出本無心還不覺

驟聞王生客死於燕裸埜

聞君死作燕京土片蘆作席埋城下敝帷數尺無處尋不及豪家一匹馬憶昔與君醉酒時君令我歌君打鼓每君一劇生歡娛不用千金買歌舞近聞君死如此埋不覺傷心淚如雨淚如雨亦何謂漢揚孫蒙傲吏如我悲君爲埜埋翻是兩人大歡喜

述夢二首

伯勞打始開燕子留不住今夕夢中來何似當初不飛去憐羇雄嗤惡侶兩意茫茫墜曉烟門外烏啼淚如雨

二

跣而濯宛如昨羅鞋四鈎閒不着棠梨花下踏黃泥行踪不到栖鴛閣

送王尚志戍閩

王君少小結豪英六藝場中蚤擅名本擬恢諧侍漢殿那知謫譴向邊城邊城臨海龜潮急幕府尋君爲記室短褐何曾着佩刀繁書直欲追投筆君去矣我獨悲門前楊柳千絲綠惟有長條映酒巵

賦得醒齋篇贈胡君

華山有人睡不足鮫室有人不得眠遺世作生兩無已一睡一醒都茫然胡君作齋屏兩扇獨坐書幃夜長且時時試問主人翁可是當年渴睡漢

今日歌二首　是年虜寇古北口入薄都城

琉球佩刀光照水三年不磨繡花紫換錢解向市中懸我貴彼賤無人市家惟此刀頗直錢易錢不得愁欲死客問此刀直幾何廣州五萬飛輕甫乃今求市不較量但論三萬錢亦止千人十往九不顧向刀長立折雙趾一日不食良已饑兩日不食將何以却走異縣告長官往日停車儻知已平生自有孟嘗心今日翻思門下士

二

套中大酋號俺答夜獵時時索靴靸親驅教馬五萬群不寇榆林向東踏三衛京師之左肘酋也過之一麾手却令直下古北口累朝賞賜亦何有分兵各出數百騎鳴鼓燒城似兒戲何意　天子閱軍場眼看胡奴旋舞技盔雲順義良亦苦馬上紅顏抱雙股攜

生殺死不可數將軍劉壘空成堵來時不攜去不禽
何用養士多如林郤令御史募敢死一人匹馬四十
金傳聞　勑符即日下斯言未可知真假假令真有
募士者吾亦領銀乘匹馬年年抱書不曾舍夜夜着
書燭成炮治生作產建瓴瀉何以將之供母寡丈夫
本是將軍者今欲從軍聊亦且聊亦且誠孟浪請看
信陵君下令於境上當時歸養免從軍今日從軍翻
是養

題榮壽齋芳冊爲王通府公

白鷳繡服紫鳳冠綠玉扶杖聲珊珊高堂濃烟坐沉
檀大夫父母皇封官今年六十各爲壽嫗拜翁前翁
委綏南望大夫官署遥郤在蓬萊萬山秀蓬萊大夫
謫僊人青鸞啣書朱篆新書中兩字長生訣持寄高
堂白髮親

友人出冊索題贈上虞丞林君入覲

魏老飛舉金壘觀丹爐至今火猶碧林君佐縣逾六
春紫雲再送雙鳧鳥深谷老人不出門手遮金鞍遠
送君名已得動深谷雙闕恢恢那不聞

醉中贈張子先

月光浸斷街心柳是夜沿門亂呼酒猖狂能使阮籍驚飲興肯落劉伶後此時一歌酒一傾燕都屠者圍荆卿市人隨之俱拍手天亦爲之醉不醒回思此景十年事君纔高帽龍新髻只今裘裝走吳市買玉博金作生計博物惟稱古張華況君與之同姓字劍篋蜀素吳興筆夏鼎商彝汲冢籍紫貝明珠大一圍玉琴寶劍長三尺市門錯落散若星遊客往來觀似簣有時焚香出茗過客垂綦歛方領主人握管向客傳綵毫落紙飄雲烟蒼鷹搏鳳擺赤血出李賀老且嚼帶流清涎出莊子二句狀草書形也張君本是風流者無之市物稱儒雅不但朝朝論古今還宜夜夜傳杯斝方蟬子調差別中年學道立深雪如魚飲水知寒熱自知喜心長見猶半儒半釋還半俠索予題詩酒豪發與劍同藏龍吼匣

戲南篇爲時君

西施初浣清江水越王愁絶吳王喜一自龍輿返越臺一心欲報行成耻越山高高戲草長越王自采充

饑腸至今行人指山路猶識君王采蕨處時君卜居
水一涯扉臨戶敞浮光華青山不改當年色蕨草時
抽舊日芽更有山池傍山側右軍汲洗毫端墨君今
學書逼右軍洗毫亦何池中汲年來東帶復垂纓去
越之燕住玉京也應遥憶山南蕨春去龜來長幾莖

二馬行

誰家兩奴騎兩驄誰是主人云姓宗朝來暮去夾街
樹經過烟霧如游龍問馬何由得如此淮安大苴清
泉水曾排兩嶽橫難羈尾撒圓毬驕欲先陽春三月

楊柳飛騎者何人看者稀梅花銀釘革帶肥京城高
帽細褶衣馬厭豢養人有威出入顧聆生光輝去年
防龜古北口勁風吹馬馬逆走對壘終宵不解鞍食
粟連朝不盈斗將軍見虜飽掠歸據鞍作勢呼賊走
士卒久矣知此意打馬追奔僅得斃天寒馬毛腹無
矢饑腸霍霍鳴數里不知此處踏香泥一路春風坐
羅綺

送蘭應可之湖州

梅黃雨霽帶陰輕送客西門驛路平會多忽別疑且

驚愁心應手弦悽清荷花鏡裡紅侵舫時共躭遊楫
徐漾思君苕溪若天上空佇清歌對誰唱

觀獵篇幷序

王將軍邀予觀獵時積雨初霽飛走者避匿
予從將軍諸騎士牽狗出太平門抵海寧沙
上頃刻馳百餘里不見一雉兎而還乃割所
携鮮飲月唐寺中

茅刀割水嬌紅茜風偃寒稍臥長堰青林踈樹隔荒
墳白水茫茫看不見將軍本是北平豪記得依稀身
姓曹怕向楊州作貴客慣從下澤驟鳴鑣萬里秋
平似舸千騎圍中一是我箭叫餓鴟龍騰快馬趂鹿
逐麞解絛掣鎖耳後生風鼻頭出火自來此州殺賊
不暇皂鵰氣銷韓盧鳧墮昨見儒生衣長履大入揖
令公揮金不謝抽筆制詞彎弓輙射住釋挾屠刳牛
食鮓外枯中腴無所不可促騎請邀徵徒出野牽犬
莫遲見兎輙打儻遇大兕一發斷髁爲先生壽引滿
十斝健兒跪領將軍言翻身上馬去如烟寶刀映日
不足數角巾受風真可憐淺草平堤水痕聚萬蹄避

水移家去沙擁肥鏊掠岸飛絲牽小豸當空乳漢將
窮追路欲闌胡家騍脫避何難今朝立馬祁連上不
見匈奴一騎還

題姪子家所藏雙鳳鳴陽畫

海水動天天欲曉天曉日炙瑚瑚老鮫人泣夜不得
眠早起來聽鳳凰叫梧桐百尺龜雲際竹稍覆水千
年子一飛一宿還一鳴百神張樂鈞天啓梧生誠亦
難鳳出良不易願以黃金鑄梧樹莫教飛向丹山去

老子出函谷圖友人索題壽其所好

杜史當年走函谷倒跨青牛映山翠關尹那爲伏道
迎紫氣如虹映牛背關門古樹白日昏一授道德五
千言從此人間修渾淪丹鑪鼓鑄皆傍門徐翁八齡
童子色意者此術真傳得試教清水起黃塵還看桃
花幾回碧

畫鷹

閩南縞練光浮膩傳真誰爲蒼崖驚生相由來不附
人綠講空着將軍臂八月九月原草稀百鳥高高兎
走肥烟中斂翼遠不下節短暗合孫吳機此時一中

賣快意深林燕雀何須避惟將搏擊應凉風誰貪飽
鸞矜山雉昨見少年向南市買鷹欲放平原嚮凡才
側目飽人餲不似盡中有神氣夜來鴟梟作精魅安
得放此向人世秋風一試刀稜翅

正賓以日本刀見贈歌以荅之

昨者呂君兄弟留余飲旬日盡是陳遵解投轄有如
前日桐鄉之圖無呂君邪是睢陽少南八呂君虎腰
額虎額萬檣梯城雙臂格幕府廳前脚打人夜報不
周崩一壁飛聾雨下完孤城張巡不死南八生五千
步馬隨朱纓手指東海鳴金鉦解刀贈我何來者斷
倭之首取腰下首積其如刀有餘爲壽兄前人一把
是日別君霰飛子佩刀騎馬三十里夜眠酒家枕刀
醉夢見白猿弄溝水把鞘還驚未脫底電母回身不
敢視黑夜橫分芒碭蛇清穠碎割咸陽璽曆箇乃脫
介俚世間寶物希有此方蟬道人窮莫比挂壁穿之
剸緩耳人言寶刀投烈士呂君何不持之向燕市荆
軻聶政倅難致五陵七貴家家是報恩結義從此始
却以投余據何理雄心如君莫可擬用以投予良有

以夜夜酣謌感知已

錦衣篇答贈錢君德夫

嘯颺風雲悲下雨丈夫自是人中虎罵座曾喧丞相筵槌鼓終埋江夏土南州有士氣不羈應科赴召靡不爲闇中幕下豈所志有托而逃世莫知西河高士雙眼碧閱人多矣金在石獨許文章可將兵到處降旗出城壁渭也聞之笑開口渭才敢望諸君後小技元羞執戟人雄心自按調鷹手古來學道知者希今世誰論是與非嘯歌本是舒孤抱文字翻爲觸禍機

君不見沈錦衣

石門篇贈邵大佩

君不見邵大佩家住石門天所買兩峰挾漢扶太陽十里爲波到滄海見君四明西郭外主人樓居清水帶一夜高論懸河流四壁古文蠹魚壞却說邵君赤城客挾策從師歲三改綠袖青衿美少年騎龍策鳳專相待邵君歛衿如欲前自言家住石門邊僊人不去桃花洞霞氣時流芳草筵須臾抱筆加我手邀我題詩進我酒

贈歌者

東風吹雨楊花落清歌細遶鳴鍾閣斗酒將傾客不來白日斜飛晚雲薄回腰欲舞不得舞試買羅衫倩誰佑

石洲篇爲葛君賦號

卮山自何來幻作始寧秀遍邑一萬家青蓮遍窻牖中有葛氏雄一門而兩公餘條發萬葉短澗羅長松二爲石洲子蔚作青衿士織笈簇藤花篝燈照文史策鳳騎龍會有時丈夫意氣自應知請看石子洲前水來自卮山何處溪

漫贈錢女孝獄中

君館暨陽年復年五泄萬峯窓几邊今來訪我圖扉裏梅花又發南湖水劍墊雙龍有日飛與君共醉若耶溪

萬玉山房歌其堂名融真

萬玉山房誰搆此青衿大雅張公子樓臺無數入雲烟猿鶴有時宿窓几昔我登之醉幾場此基未築芳草長築基已就萬玉蒼我今負劍遊四方江雲引雨

能相待海月笑人不舉觴夜來變起青天黃風吹黑
雲歸圜墻龍鷄絡馬意不悅刻木削瓜頭暫印白榻
一曲鼓瀟湘流聲泛羽夏飛霜曲終迴腸正欲斷公
子却遺三丈絹蕪之尺書叙草堂令我雙眼見山畔
憶昔荷開鏡堤上我與公子未生長蓮女西施媚別
人白苧清歌對誰唱秖今搆室臥龍巔鏡湖西去水
連天山頭草樹倒梢影鏡裡荷花亦復妍公子二十
年始妙致身直上青雲道只今回首已十春杏花攀
來苦不早雲浮沉何量校海水漚迹如掃贈真堂上

龍籟繁試問何物吹萬竅學部使者內山老公子之
翁才思好兩人讀書各萬卷字總無形腹應飽前月
遺我酒一石老髡無賴蛟一吸執法已去御史過只
少金釵墮狼籍道門糟丘各提兵年來我自別通靈
題詩若少青春物枉教堂上名醜真

贈李客善幻戲者

孟嘗一日無君話彫胡炊飯咽不下淮南一亡無君
陪桂樹色慘秋風摧羨君有術能呴目魚龍角觝皆
塵俗羨君有術能幻空跳先擊劍皆無功酒池肉林

醉公子查梨入口肉不盲人生何可無此觀天日蒸
雲變蒼紫李君李君湖海氣風飄雪笠弄天地五陵
七貴不肯干顧我園扉亦何濟

對明篇

四明山高萬丈南爲姚邑面前屏壯卽新昌後門障
新昌有客身姓呂要與此山約爲主尺素馮將一穴
通屋後安窓小如許窓中有時颯風雨說是山靈教
送與夜來猛虎嘯一聲雄心枕畔風吹去長安花枝
高入天金陵有酒多如泉花留酒勸不肯住歸來只

愛窓中眠窓中有書積萬卷書書盡是山靈管有才
無命不干時亦對山靈同一莞聞道去年醉采石醉
去狂來呼李白散髮題書萬竹中騰身舞劍青天側
此時山靈失主人自騎青虎尋復尋肉眼那知神道
至主人自識交親臨揭來筆端自有神橫開醉眼雙
作嗔此時墨雨添江水此際詩花弄莫春莫春江水
渺無邊射策封書復幾年明珠不遇賈胡識寶劍難
酬夜色鮮諛諧漢庭方朔老如聞永謝長安道況我
今爲抱奉人蟣虱移家宮絮襖兩人曾作青春身當

時同說不同貧君今幸不爲樊鹿亦似蛟蟠不得申
蓮花之峯亦佳麗君胡申道相捐棄邀我題詩對四
明我自貪君百壺旨只恐蓮花嗔四明喜我亦付之
一醉矣

繼溪篇

海水必自黃河來桃樹還有桃花開試看萬物各依
種安得蕙草生嵩萊龍溪吾師繼溪子點也之狂師
所喜自家溪畔有波瀾不用遠尋瀟洛水年年春漲
溪拍天醉我溪頭載酒舡一從誤落旋渦內別郤溪

舡三兩年

王鄉人舍傍學宮索贈張帥長 張松江人也

王郎自喜里美仁爲儂說處日津津眼看馬上思鱸
客泥塑東家姓孔人姓孔人陳難可依思鱸客近借
先輝澡芹風起鳴琴裏隣舍墻頭白雪飛

址雲篇

君家樓址樓子山大椿千年去不還白雲一片松間
起游子相望淚如雨殷勤夜烏莫更啼東方日出烟
生縷

賦得百歲萱花爲某母壽

二十年前轉眼事憶共郎君醉城市阿母烹鷄續夜筵夜深燭短天如水我母當時亦不嗔郎君過我亦主人兩家酣醉無日夜罈愁甕怨杯生菌只今白首二十載我母不在爾母在八十重逢生日來雙扉况復門庭改我今破網未番然兩翅猶在彈丸邊郎君長寄書一紙阿母多應賛一言上壽誰人姓張者圖裡萱花長不謝阿母但辦好齒牙百歲筵前爵甘蔗

楚宗室鷄將啄蟻畫

錦葵窠下雄鷄白黃蟻有翼飛終澁不應草葉更相遮五寸荆軻千里隔王孫妙思快啖吞馬遷奇筆寫鴻門當機對敵只如此翻令看者飛心魂

沈刑部善梅花却付紙三丈索我雜畫

長安街上塵如霧葛布眼眼風難度歸來掃溷索長箋一束溪藤沈刑部墨漿五合飽蒼蠅刺葉藤花掃不成門前銅盞呼人急却是氷兒來賣氷乾喉似火逢薪熱一寸入口狂烟滅自慚野卉不成妍刑部梅梢如拗鐵

送陳君會試

霜花作錢綴芳草折荷送客邪溪道荷乾葉老障啼鴂不及梅花弄清曉折却梅花贈所知娥江東邊舜江西封書七尺長髯客早晚長安白馬嘶長安白馬去如雲杏花有情要逢君爲君留却花三載肯倩東風嫁別人去年君來棘墻柵半醉不醉攏月白遺我海蚌顆三百兩溝一一瑩霜雪今年君馬何長安我無一絲挂君鞍但飛一滴相思淚萬里隨風到杏園

天壇高皇東此馬夕月今誤用之爲郊白崔事見酉陽雜俎

張公當時騎白雀下與　高皇共斟酌一從九鼎向幽燕碧壇空鎖琉璃斮古松舊栢黑成迷綠冤從中一雉飛楊雄不得陪郊祀空憶當年執戟時龍駒遠自施羅來開平已死無人騎却付羽林誰健兒壓沙五石緩其蹄　真人雄心老更雄月中自控赴齋宮四十八衛萬馬中一塵不動五里風黃栢太苦燕太甘盛時文字忌新尖當時作頌卑枚馬付與金華宋景濂

十六夜踏燈與璩仲玉王新甫飲于大中橋之

西樓

樹枝畫月千條弦十五不圓十六圓挂向酒樓簷外邊南市好燈值底錢大中橋上遊人坐不飲空教今夜過紅脂在口香在樓那能一個到壚頭青衫白馬無聊甚望斷黃金小鈿鞦

六月七日之夕與梅君客生及諸鄉里趂凉于長安街醉而稱韻得片字

長安白苧風吹斷銀河瑟瑟難成片楚人慣自唱陽春一曲未終人已散西內湖荷沒鶴長裁筩不得只聞香東方萬瓦寒樓閣月照金鳷琥珀黃

五粒靈丹行送聶君歸滁 服丹須羊牛乳

聶君顏色美如玉百莖紫鬚洒黃竹豈緣本草食櫻桃獨取丹砂烹箭鏃自從江右住滁州曳裾王門二十龜錦囊累黍賫百鎰那得不向燕都游燕都富貴人如海君住琳宮厭車蓋誰能終自惜黃金不向君邊問君買嗟予走訪歐大夫腰間索莫一錢無相逢一語傾百斝直取銀罌向予瀉曾聞筆法病鍾繇憐予勞勞亦白頭當時不遇曹丞相五粒靈丹何處求

君今贈我亦五粒蔡邕自死鍾繇活試將沆瀣咽松脂未必神僊有優劣君爲黃鵠將一舉別君情多無一語送君南郭愁馬嘶自轉西街買羊乳

淮陰侯祠

荒祠幾樹冉枯棗黃泥落盡朱旗蠹花桐滌粉綴鬚眉猶是登壇人未老半生作計在魚遨纔得河隄老婦憐誰知一卷長竿去唾取真王只五年暗中朱碧知誰是濁水渾魚每相似當時窓語何陳豨更誰傳何他人耳丈夫勳業何足有爲虜爲王如反手提取

山河與[illegible]人到頭一饅悲烹狗

顧富川公七十其長公御史索寫古椿 富川縣屬廣西樂平府顧湖人也

使君作宰紅蕉下琴裡鳴春春滿野只今頭白課吳蠻親見僊郎躍驄馬使君孤節及啼鶯僊郎邀客滿燕京黃金爲壽非吾事借簡莊生頌大椿

寫竹贈李長公歌

山人寫竹畧形似只取葉底瀟瀟意聲如影裏看叢梢那得分明成个字公子遠從遼東來寶刀向人扳

不聞昨朝大戰平虜堡血冷轆轤連鞘埋平虜之戰非常敵御史幾爲胡馬及有如大酋之酋不落公子刀帶胄諸君便是去龜阮遊擊不死虜手死漢法敗者合死勝合優公子何事常憂愁一言未了一嘆息雙袖那禁雙淚流却言阿翁經百戰箭鏃刀鋒容如霰幸餘兄弟兩三人眼見家丁百無半往往彎弓上馬鞍但有生去無生還只今金玉光腰帶終是銅鞮墜井幹無之阿翁不敢說曾經千里空胡穴武人誰是百足蟲世事全憑三寸筆山人聽罷公子言一虱攻腰手漫捫欲答一言無可答只爲寒梢捲贈君

劉總戎國軫章應乃子索

胡塵不動天山沒胡兒拽馬求漢物壯士收翎鏃皂鵰將軍射鴈嬉青鬃修額三尺別沙場苗葉金鎗揷在窓間將馬革不得裹羞向紅粧泣數行鴈門昔有李將軍公亦提符守鴈門數奇數偶梟盧等必得封侯有幾人

琴高圖爲李勳衛賦

大上神僊寨紫虛人間毛頴不勝書乍聞弄玉騎青

鳳又見琴高跨赤魚千年古素粘蝴蝶蒼濤高處擎
紅頰不知儂是畫中人欲請波臣後鱗鬣

漁樂圖 都不記創於誰近見湯君顯祖慕而學之

一都寧止一人游一沼能容百網求若使一夫專一
沼煩惱翻多樂翻少誰能寫此百漁船落葉行杯去
渺然魚蝦得失各有分蓑笠陰晴付在天有時移隊
桃花岍有日移家荻芽畔江心射鱉一丸飛葦梢縛
蟹雙螯亂誰將藿葉一筐提誰把楊條一線垂鳴榔
趂獺無人見逐岍追花失記歸新豐新館開新酒新
鉢新姜搗新韭新歸新鴈斷新聲新買新船繫新柳
新鱸持去換新錢新米持歸新竹焚新楓昨夜鑽新
火新笛新聲新莫烟新火新烟新月流新歌新月破
新愁新皮魚鼓悲前代新草王孫唱舊游舊人若使
長能舊新人何處相容受秦王連弩射魚時任公大
餌刳牛候公子秦王亦可憐秪今眠却幾千年魚燈
銀海乾應盡東海腥魚腊盡乾君不見近日倉庚少
人食一魚一沼容不得白首渾如不相識反眼輙起
相彈射蛾眉入宮驥在櫪濃愁失選未必失自可樂

今自不懌覽茲圖兮三太息噫嗟嗟樂哉愧殺青蓑笠

眺金閣觀直抵南嵯之白雲菴上谷之邊景山多樺樹相傳馬祖于此上升

邊人買斷膠弓靶此問却有千株樺南嵯只許白雲來却嫌金閣容車馬車馬生塵競着鞭那能斷盡世間緣丹陽老子今何在白日騎龍是幾年

觀獵篇

保安城外桑乾渡百蹄出獵南山路鷹餽鈴垂不肯飛一鶻五花公然過將軍下令飭健兒此回不得人得笞馬騰士奮原風急側目愁胡似有知須臾紫褐馬前逝黃鷹爪落拳分蹬瀝血何曾了一腔將軍走馬傳將敬錦雉驚投紫莽中綠窓有女繡難工

摩訶庵括子松下聽弦上人彈琴上人號無弦云翰林人所與

括子松知幾樹黛色遥遥入雲際上人彈琴坐其底十指引出七條水松清琴妙聽者寒松葉堆翠成高山流濤遶殿撼鐵板獅子欲吼復不敢泛聲忽歇浮

雲住細猱一寸猿騰去南園玉蝶隔花聽東海金鵁
乘霧語頴師一曲悲昌黎我亦聞弦別鶴悽悟來忽
問無弦旨指鳴弦鳴須荅對是不是問太史

漂母非能知人持一時能施於人耳觀其對信
數語可見而古今論者胥失之予過其祠感
而賦此

男兒偃餓淮陰上老婺一飯來相餉自言秪是哀王
孫誰云便識逢亭長秦項山河一手提付將隆準作
湯池禰孤南面魂無主萬古爭誇漂母祠

謔雪一 笠黃茅小草屋也巖巖一甕虀瘠儒也

梅花一夜窓中見昨冬少雪春無霰寒來借景苦無
多窓小只須三百片每舉枯杯對此花只愁落盡是
風沙誰知滕六雖無賴亦遣殘綃縞樹义一行分向
朱門屋誤落寒酥點羊肉錦屏不使凍胭脂飛絮落
鹽絃上撲四條觔急冷鵾鷄一二時中肉作圍豈無
一笠黃茅裡僵殺巖巖一甕虀初起青蘋本亦同大
王畢竟是雄風總令受者自分別難道青天秉至公

白鷴詩

閩南烟雨迷青嶂孤雌挾子飛天上却憶雛雄不得歸兩槳深籠鏡波漾片雪長梢向尾分有時夢見武夷君山長水遠無書寄不及南飛鴻鴈群玉人爲爾若惆悵開籠欲放非難放矰繳鷹鸇何處無萬里馮誰報無恙

綠雪齋爲黃巖黃君賦

竹葉松梢覆華屋六月何人不生粟天公剪雪只素花却輸此雪翻能綠洞口僊娥罷織羅采藍一掬杏勞何欲將藍漬染梢末安得藍葉如此多如此多無由見綠雪遠在黃巖縣數百里中來飛霰題詩欲寄夜將半凍却筆尖呵不散

旗蠶樹　樹本名蓋溪以葉似蒼蠅又呼蒼蠅樹而焚故曰兩遭祟

蓋溪樹老旗神廟高可百尺麤五抱春深細葉綴蒼蠅夏末涼風呼赤豹人傳此物已千年大腹中空煞哆然播間酒肉歸來臥蘚上龍蛇到處纏年年霜降當秋節刳羊割豕紅旗末老鴉十萬一枝容下攫牲腸與人奪舊時青草沿長街白日邀人鬼伯來饅頭

是土誰能覺邀得行人餵滿腮此說已踰百餘歲樹亦中衰兩遭祟昨宵一意幻茶毗却似胡僧自燒自轟然一斷一虹僵梢畔三屍橫路旁豈有蛇龍天上去能保世界全無傷牙君出入威力減繫馬不成旗亦捲腸斷莊生萬竅篇總有風吹無鼻管

一和尚割灼其肉以已潦邦人索歌送之

高天直上九萬里欲晴即晴雨即雨雨工羲御等驅羊奉命即行誰敢語何物沙門仗老曇敢將旗鼓建高龕鳴鞭直與蒼蒼敵喝取羲和輦日驂張公白雀偶飛去此僧乘間爲張主止須寸肉灼片香北海收雲歸水府滿城黃白感僧行長官亦取紅繒贈可憐阿育自忍疼却使三農拜田畯

少年 鄭老姚人爲塾師于富陽老而貧人侮之醉而爲予一擊大鼓絕調也

少年定是風流輩龍泉山下鞲鷹睡今來老矣戀胡猻五金一歲無人理無人理向予道今夜逢君好歡笑爲君一鼓姚江調鼓聲忽作霹靂叫擲槌不肯讓漁陽猛氣猶能罵曹操

青蒲行

青蒲織扇誰家子十年不歸學符水一朝确旱苦鄉閭綠章朱字紅灰啓霹靂新從天上來却從織扇指尖埋埋將布鼓馮儂指放出阿香儂指開赤烏銜日不教西黃蜺爲睛斷作泥蛟龍把海當壇瀉蜥易將氷出井飛把海將氷亦等閒高唐神女淋朝鬟誰能長吏乾紗帽若個壺關帽得乾長吏壺關聽我言孝婦曾蒙不孝寃一日殺牛纔上冢三年不雨忽翻盆寄言織扇青蒲客寄言抵劍紅龍額霜花撮得不教飛銀蒜漫空有何益銀蒜霜花各有由明寃救早不相謀蒼天涕下憐尫暴青女藏鉛管若囚下壇旰漚蒲爛愁帶雷巾飽官飯拗熨紈匡青竹汗手造凉風輸熱漢漢熱風凉颯滿街兒童競訝雨師回却疑賣扇提筐底帶下壇中幾個雷古人以雨筯爲銀竹吾以雨點爲銀蒜

握錐郎

城西南握錐郎醉臥人家樓上牀樓上女兒髮未長汗脫胭脂涴午粧錐郎雙管鼾正急女兒一見走且僵走向厨中喚爺娘認是西家老鴰鶬從來不亂雌雄匹定是多爲麴蘖傷扶下樓層梯十二明朝說與

都不記豆蔻孤香依舊含葡萄千日如前醉我聞此語高其人有迹無心那可嗔東墻桃花各有主肯使西家共個春楚國才芳無宋玉東隣如花女獨宿攀墻喚玉已三年玉對楚王堅可憐小臣不比登徒輩似隔銀河路幾千阮籍酣來眼不青阮咸醒處大奔鶉借馬追姑生奪婢因喪吊女哭無情哭無情笑有態倒千金須一買即使囊空買不成韓香竊却未相應罷繡豈少倚市門且須濁水澆乾唇投桃或可求連理贈藥安却不洧津鳥雜配獸亂群卓軫鳳凰生逾賤韓塚鴛鴦死越芬青陵一曲崩高雲

醉後歌與道堅

銀鈎蠆尾馮人說何曾得見前人法王子獨把一寸鐵魚蟲翎鬣纔能活有時擲刀向壁哦鴰鶬引頸呼駕鵞門前同學三十輩何人敢捉詩天魔從此公卿盡傾蓋日輪未高馬先在老夫去邊只二載急走問之顏色改向來傳訣解不解透網金鱗穿大海

蘭谷歌

句踐種蘭必擇地只今蘭渚乃其處千年却有末和

事右軍墨藻流修禊吾越蘭譜本如此只今春來稽
山裡蘭花蘭葉毋雲紫近聞楚國之黃州雄山絕谷
通金牛蒼蒼元氣秘不得一夫大嗓鳴天球門人歸
來對我說正是劉君稱彥哲於世百物無所眺谷裡
種蘭盈百葉有時几案拂玉光鎮夜管毫僭藍芸古
來楚越本接壤不待風吹兩國香

星渚篇

昨夕夢見張騫至今朝忽遇婁星渚同是天河徃復
還可曾相識牛和女牛女迢迢河漢遶烏鵲爲橋半
月圓黃姑憐彼久離索折取瓊枝插作妍龍山盡處
深波白夜夜予來弄明月釣竿拂郎珊瑚長波聲細
作琵琶咽此時予思橫不禁此際蕭郎繫妾心樓中
刻漏滴復滴月裡梧桐陰復陰婁子訝予醉欲去去
買鯉魚長尺許既教柳葉出娥眉更取花枝催羯鼓
鼓聲高急似鳴鼉星高月落柰如何依稀鵲叫東方
白爲作迢迢星渚歌

無題中秋作

黑雲風搓成細索皎月天開空霽落雲索條條有時

斷月皎夜夜同君樂杯酒壺觴不盡興坐到天明復沽飲彩雲五色月染成添護蟾宮桂花影

池中歌

池中有物長三尺赤梢鬉裘時能立直須雨後一聲雷伊闕雖高難磕額某生今年年二十讀書下筆萬鈞力明秋研水盛波濤定知不作寒鱗蟄

醉中咏王林山人所繪醉僊圖 時王林先矣

王林醉僊吾故人畫出醉僊無限春今日欲見不可見但見圖畫傷吾神畫出醉僊醉欲倒我亦大醉不知曉東方天白兔露燥猶恨歸家何太早

雪梅花畫

五月十日頗炎熱西墻竹秋風初滅銅瓶敲氷苦不來金爲伴日何年別誰持梅花畫一幅花繁雪綻手將掬似聞燕語香可泥恍見蝸肌寒乍粟山人題罷還主人研池剩水氷紋綠

遊石宕二首

石宕固是人所鑿若使擬鑿反不能天意人工兩無意方能成此孤枝撐去此不過十年耳莓苔萬點遠

蘿藤我欲臨潭搆高閣夜伴蛟龍吟一聲

二

小橋一洞蓮花巘大蜃殘虹撑水面江妃水面不禁寒却來人世開宮殿短藤古木三十尺挂景垂垂倒澄碧鑊湯火宅住七年乍來臨泛凉生腋須臾酒盡夕暘殘欲買迷村罵長年紅蛾粉女同歸棹似帶秦人出洞天

送張伯子往嘉興沈氏讀書

我聞石聯丈人如大海無寶不有藏真大手書萬卷付乃郎何止珊瑚八尺長伯父今日爲我別上堂手觸山人篋一撒鐵網草教空會有金谷園中七尺紅

與言君飲酒

今日與君飲一斗臥龍山下人屠狗雨歇蒼鷹喚晚晴淺草黃芽寒兔走酒深耳熱白日斜筆飽心雄不停手

蘭泉篇

白虹細細三千尺蘭苕葉葉垂青碧百草諸芳不敢吹惟有湘洲杜若與之齊浴蛟飲鹿無不可漱齒洗

耳隨君宜

廿八日雪時綿被被盜

生平見雪顛不歇今來見雪愁欲絕昨朝被失一池綿連夜足拳三尺鐵楊柳未葉花已飛造化弄水成氷絲此物何人不快意其奈無貂作客兒太學一生索我句飛書置酒鷄鳴處云設鷄鳴山上天寒地滑鞭者愁寧知得去不得去不如着屐何西頭過橋轉柱一高樓華亭有人住其上我却十日九見按昨見帙中大可詫古人絕交寧不罷謝榛既與爲友朋何事詩中顯相罵乃知朱毅華裕子魚肉布衣無顧忌卽今此輩忤謝榛謝榛敢罵此輩未回思世事髮指冠今我不酒亦不寒須臾念歇無些事日出氷消雪亦殘

題畫

耳窺垢多無若我供供作響如聞火有云病聰者聞閒蟻響如鬬牛若果如此聞更愁誰寫一老着一童今渠取垢於耳中年來世事不須聽取垢令聰不若聾

又

南海荔枝我曾吃今見雙鸚奪殘一邊郎元是隴西人乃能盡此南中物我聞南海之枝更絕倫却只聞之未入唇不知雙鳥爭殘顆只是海南還是閩

天竺僧

身毒頭痛與發熱師寧怖之不敢越雲摩泛海路空長描景者誰師擊節繡衿袒右把鉢盂海船鐵底摩鰲魚鮫鯨一島且百萬萬島那得窮其餘都愁長老之鉢盂一入不出如車渠穿繩挂臂陪數珠海程三萬一寸如三年得遇王大夫此時尚佩端州符今與令弟來越都趙陀幽宮白蛆珠取粧額項金浮屠袖裡一圖九瀛裨中原四海焦螟眉高軀胡鬚口頰迷鎖刀稍懶胡妻妻人訝曇摩古塑泥

二叔父知寶應昔以　召入縣諸生鄭本者畫菊竹一卷餞之今爲二姪所得乞我作歌

射陽湖水浮天濶湖裡明珠奪明月珠忽不來不可忖弘治年間生鄭本鄭本前身必鄭虔台州司戶海霞邊湖精海怪雙毫底兩墨雲霞一樣鮮吾家叔父秩郎中初試栽花寶應紅頻歲吳綾蒲素雪獨有此

卷吹香風當時被召見天子鄭也黃花蕉霜洗孤高一段想其人故舊百年猶未死王一錢錦三尺此物今歸大兄宅大兄大兒石中壁此物收藏是其責傳子傳孫傳復傳葉更作匣護梅天紅椒香糚白芨黏縫脫只尋施本端施本端良裱師也

鄭本白兔

噫吁嘻蝦蟇無翼能載昇妻宋鵲之捷寧不能飛人言日廣千里月亦如之七爲樓臺三爲坻吳罡斫桂不得睡帝命牽犬而獵之婁金之宿徒有光芒趙簡之翟旣以贈將罡兮持手不得獵下呼鵲也騰蒼蒼玉兔告蟇蟇不得庇宋鵲上天玉兔下地

至日趁曝洗脚行

不踏市上塵千有五百朝胡爲趾垢牛皮高碧湯紅檐浣且搔一盆濕粉湯堪撈徐以手摸尻之尾尻中積垢多於趾解褌纏欲趁餘湯褌襠赤虱多於蟣蠆不知搔半死人叔夜留與景畧們豕鼠豕蹄爾視爲廣庭比我茅屋一丈之外高幾分況是僦賃年輸銀日午割豕纏歸市醢以餡麪作冬至澡罷正與蟣虱

語長鬚與我拜爺王往年拜罷號軋已今年拜罷血
如雨爛兩衣袂枯兩瞳子

某將軍 廣德人

宋君雙顴揷眉際殺賊只須三尺矢今朝再閱大營
兵長鴉作字橫天地歸來鳴鼓旗風開從來廣德多
將材

沈生行

沈生前年贈我五尺劍桂在壁上生塵埃南倭不來
北虜去太平無用何曾開今年歸自薊門道健兒隨
身紫貂帽監期已浦別我行南天不雪江梅早裝皴
未了別酒傾友拗楊柳枝未青作鞭一拂驊騮尾千
里風雲在此行阿翁上書是朱雲忠臣之子天下聞
君如綰印毋鎰組定是馳聲作蕙芬莫言學書書姓
字莫言作吏須科第請看小李繼家聲好驢不入驢
行隊

殺日大雪口號二首 客南京

殺日之雪一何大一尺一半自昨夜望中飛絮已迷
天安得猶窺鳳城苑橫街十丈滑如油短驢難踏轉

生愁江邊總有梅花發詩客應無一個遊

二

晴天好驢穩如坐鵞眼黃邊只十個今朝百個不教騎早起懷人午將過此時觀中楊道人三四黃冠擁火盆東邊殿閣高無數咲指瑶池白玉京

雪中騎驢訪某道人於觀追憶曩日棲霞之約

昨日雪深驢没蹄今日雪晴驢可騎此時去訪楊道士青天猶壓楊花畫太平門外雖多景莫玅梅花水清冷棲霞有約不得行辜負千峰老鴉頸

堵太學母周詩　乃翁官兵馬

太君固是垂笄人高範丈夫能等倫側身既事金吾子授簡還教太學生太學今來四十一啼母作烏淚如血龍潭墓　木已叅雲猶請山人一題跋

王母騎青鳳歌爲子遂賦

燕京西廟風塵暗挂畫攤書八月半李君一擲金錯刀買得張生一幅綃王母繡帔騎青鳥墨尾五尺向天掃紫雲瑟瑟落瑶池雙成開鏡臨清曉君也才華似歲星未曾待詔金馬門綠鬟粉面嬌如此問君親

見雙成未

晚映堂中歌 書某君花障子時予有遠行

晚映堂中挂百花素綃紅紫爛明霞夜來酒伴消紅燭屋角春寒栖暮鴉短橋流水催波急我欲提壺作鯨吸明朝佩劍千里行今夜莫論鷄再鳴

寶劍篇送陸山人 山人曩諸生也近爲道士住樓霞偶客燕出寶劍觀於御河橋

御河橋畔南流水旱深色作葡萄紫縱能逐影數魚蝦不及山人白鸘尾山人有物藏胸中故應不與世人同騎將一片飛霞出趁着雙成萬里風

答贈王君

十日大雨門不出聞說王郎至南國中街急買一驢騎高泥沒郎蹄三尺欲見不見空聞名一見贈我一幅王叔明餘墨揮詩似許渾頗與紙上濕氣相烘蒸相烘蒸景有餘馬璫山中君卜居年來歸計復何如豪華一朔風吹去莫忘湖中赤鯉魚

謝李畫史見贈兩大幅 温台間人李嘗說龍湫如白香烟浮動而不見其墜

絹中琵琶如驅風高提大管如使龍戴進已遠沈周
殁近來郎數李次公鴈宕山水天下雄君家天台一
線通三百里中青芙蓉龍湫不墮香烟白画亦天然
不是工君爲我言今我賦我亦東郎兎上鋒所以李
君畫不令落在粉本中但墨水生烟霧不假螺赭
成青紅凡馬數步洒纓轡李君者千里之足一掃白
電愁長空

沈叔子鮮眚刀爲贈二首

沈子報仇塞外行一詫便得千黃金買馬買鞍意不
愜更買五尺眚家鐵鏤金小字半欲滅付與碧眼譯
不出細毛厥中多狐狸京師夜行不敢西叔子佩之
只一過黃嵩連夜聞狐啼今年我從上谷行中丞遣
我聊癸庚買驢南歸只兩旬只愁馬上逢黃巾叔子
見我無所仗解刀贈我行色壯畢竟還從水道歸挂
在蓬窓兩相向一日十拔九摩挲鞘影鱗鱗入向河
須吏報道漁舟外電脚龍騰五尺梭

二

知君本有吞胡氣太白正高秋不雨白毡五尺自西

來出匣不多飛欲去佩此刀向遼陽土蠻畏死爲君
降閼氏縱有菱花鏡斷却蝤蠐那得粧君如佩此向
上谷而翁之死人共哭黃酋亦重忠義人一見郎君
悔南牧河套雲中盡虜庭君如佩此去從軍不須血
染鋒邊雪但見旗褰馬上雲看君眼大額廣長有如
日月挂扶桑君有寶刀君自佩解刀贈我不相當

客强予畫十六種花因憶徐陵雜曲中二八年
時不憂度之句作一歌因爲十六花姨歌舞
纏頭亦便戲效陵體用陵韻

東隣西舍麗難儔新屋栖花迎莫愁蝴蝶固應憎粉
伴牡丹亦自起紅樓牡丹管領春穠發一株百蒂無
休歇管中選取八雙人紙上嬌開十二月誰向關西
不道妍（關西人稱好曰妍）誰數關頭見小憐儂爲頃刻殷七
七我亦逡巡酒裡天昭陽燕子年年度誰能鏡裡無
相妬鏡中顏色不長新畫底胭脂翻能（音耐）故花姨舞
歇石家香依舊還歸紙研光莫爲弓腰歌一曲雙雙
來近晝眠床

予作花十二種多風勢中有榴花題其卷首曰

石醋醋罵座

洛陽城中崔處士花園麝起花妖至封姨十八太顛狂石家醋醋新高髻醋醋能嬌百帶牢珊瑚枝上織鮫綃明珠似月摧難落氷佳黃魚白鰾膠封姨身重不能斤翻杯濕却石家裙初來競唱迎姨曲轉眼翻爲罵座人朱唇粉暈山眉遠愁來皺斷春鬟鬌石娘嬌小不辭觴夜深潮淺腮紅軟金鈴不動仗崔徽明明馮他十八姨借問當時諸女兒可似此中數抹藍燕脂噫吁嘻胡蝶灰黃蜂錐封姨之風豐隆雷問畫圖有與無十八姨胡爲乎高陽酒徒燕市狗屠耳熱之後秦箏鳴鳴明日重陽無錢可沽十八姨胡爲乎十指握鈎五白呼盧夜义子都同醉一壚十八姨胡爲乎

寫竹與甥

人日前二日大風吹黃沙提筆呵氷墨生滑不覺石上穿青蛇

蟹

雖云似蟹不甚似若云非蟹却亦非無意教君費裝

褁君自裝褁又付題世間美好人奪冐畧涉小醜推向誰此幅難云都不醜知者賞之不容口塗時有神蹲在手墨色騰烟逸從酒無腸公子渾欲走沙外漁翁拗楊柳

某將軍

不見將軍十五年相逢今在淮河壖酒酣却說河防苦直取强弩射潮去坐久嵐遮白日斜瓶中霧濕芍藥花

王母詩

當年有母飯賢者斷髮莝薦秣其馬緑雲一去非不憐但願兒子希其賢今朝王母芹宮住特遣孤兒看春俎長來提筆解分書更喜逢人和詩句從此有錢不買田半爲詩人具鷄黍阿母之賢有如此何妨再活五十五老爲吾人治虀脯送下酒杯不可數

霞江篇

長江一片明秋水紅霞半出芙蓉裡道人無事坐磯頭十頃青蒲迷赤鯉赤鯉青蒲宛可憐米家書畫在魚船有時鴈鶩西飛去萬丈遥遥錦字箋

某都經畫上咏

長安騎馬未多時歸來卜築城南陂止知山起金罍觀誰識橋圍玉帶谿玉帶谿從天半來山山壓翠濃眉裁叅軍欲作千年事萬卷蟲書樹裡開樹裡蟲書葉葉搖作詩作字響秋飈沿溪水作琉璃綠洗研中流裊黑蛟黑蛟鎮日無斷痕叅軍墨亦弄朝昏惟應放鶴呼猿客來扣溪邊月下門

弩子歌贈汪山人

弩子千鈞名大黃弛弦罷蹶安其床寸牙如豆空不

嵌人心如此爲機忘機忘機在何所考只須水面看鷗鳥君不見湖邊沙際一老人一絲不挂任天真鷗且忘之況他物辟如相馬者不見其色通其神題詩寄我如有情亦如萬竅吟秋聲風從蘋末天然起葉自瀟瀟無意鳴世人聞予說笑予應破頰獨有忘機翁相融如沃雪活竹青籬向水開相羊鷗鳥絕安排朝朝莫莫如朋友爛盡茨菰去復來

寄柳都昌彬仲

彭蠡倒浸匡廬頭十丈芙蓉大鏡浮能使長官擲卯

籍昨日下馬今日游南池小鳥籠初破欲向此中三日坐未必能高廻鴈峰不容作字當天過

寄酈績溪仲玉乃錢氏門人

績溪縣亦神州赤聞君作簿無魚食誰能臀肉過屠門瘦殺鸞栖一枝棘近來二哥自縣來覽君詩帙羨君裁高情欲併崔松館別體尤工漢柏臺文成一線今將斷錢翁老死寒灰散十年半夜急傳燈西來衣鉢君應管莫言小釜烹鮮魚莫言牛刀割隻鷄真儒不棟啼兒抱主簿同安是阿誰去年別君天真館我猶縛翅君飛遠只今縛解翅不長無由一奮來溪畔司馬功高舊主人君真父母匪邦隣墳頭松檟今何似匣裡弓刀暗却塵由來壯士悲羅雀我亦因之感死貌今來已是十餘春金錢銀錢不一繙我復何辭公不嗔會須上塚栁愁雲一哭裂却石麒麟下來與君談苦辛

藍田篇

世間美玉惟荆山藍田亦在伯仲間總有秦城十五座不忍去手圭爲刓寶物照人真不夜問之良賈知

高價一擲寧碎咸陽階莫自低頭楚庭下

杭陳子索贈陳副總

從來不識陳侯面但見人傳名姓滿客中楊柳兩春番侯今只住蔔門西蔔門夜月干將吼胡奴膽落陳侯手經年匹馬不聞嘶一曲嬌歌醉紅袖

王鶩亭鴈圖

本朝花鳥誰高格林良者仲呂紀伯矮人信耳輒觀塲只曉徐熙與崔白崔徐一紙價百金風韻稍讓呂與林即如此圖王鶩亭云是刻溪雪夜人鴈兒一掃六十隻何隻不落青天雲沙黃蘆白喜相逐逸者鳴勞者宿不須彭蠡泛扁舟彭蠡湖今在吾目

畫百花卷與史甥題曰漱老謔墨

世間無事無三昧老來戲謔塗花卉藤長刺濶臂幾枯三合茅柴不成醉葫蘆依樣不勝指能如造化絶妙排不求形似求生韻根撥皆吾五指裁胡爲乎區區枝剪而葉裁君莫猜墨色淋漓雨撥開

又圖卉應史甥之索

陳家豆酒名天下朱家之酒亦其亞史甥親挈八升

來如椽大卷令吾畫小白連浮三十杯指尖浩氣響成雷驚花蟄草開愁晚何用三郎羯鼓催羯鼓催筆兎瘦蟹螯百雙羊肉一肘陳家之酒更二斗吟伊吾迸厥口爲儂更作獅子吼

盛懋畫千巖競秀卷

勝國畫師推盛懋何年圖此千巖秀筆尖點染不妨嬌其中自寓老而瘦王郎捲來令我題我覽三日目不移醉後伊吾吟杜詩較計王宰未可相雄雌王郎急走忽持歸眼中猶見堆翠微山陰道上忙應接即此卷中誠不非茅堂寄居修竹裡除却看畫吟詩無別事王郎却是我貧交何擲我三百青蚨爲酒費

九馬圉人圖二圉醉瀕墮 王元美爲太僕卿時刻穆王八駿圖形如蝘蜓

穆王八駿西馳去造父把轡爲之御此時八駿誰傳形太倉老王太僕卿刻石嵌在卿之庭馬瘦尾尖了無肉頸長筋綻抽蘭莖儼如蝘蜓緣壁騰謂之爲龍特無鱗此圖之馬乃九匹却比八駿多其一骨聳肉勻亦奇物老眼寧知畫者誰摩挲却是孟頫筆牧夫

九人二人醉醒者扶之醉不墜河南山東牧馬兒汗酒胡葱醉似泥此時儻墮無扶持馬且失矣太僕笞

四張歌張六丈七十

開元之唐有張果乃云生長陶之唐師漢帝者張子房子房之後有張倉張倉之齡百餘許老夫牙齒只吃乳夜夜枕前羅十女子房辟穀祈不死先師黃石公後約赤松子張果騎驢驢是紙明皇藥果杯酒裡果齒焦黑如漆米起取如意敲落之新牙排玉光如洗三郎驚倒謂玉環我欲別爾渡海尋三山玉環淚落君之前梨花春雨不得乾緊彼三僊人是君之祖君是孫今年巳丑臘嘉平正君七十之生辰三祖消息雖寥寥桃仁傳種還生桃況君作詩句多警又如爾祖張三影三影詩翁八十餘此時特娶如花姝正宜七十張公子夜夜香衾比目魚

完淳篇 人索味其別字

七孔雖外交誰令滑其裏一朝一鑿之七日渾沌死大隗山上牧馬兒軒轅黃帝稱天師牧兒馮馬馬則擾伯樂治馬馬生巧噫吁嘻海若太倉之米莊生濠

上之魚紀渻木鷄之無敢應野老鷗鳥之忘其機葛天無懷差可意盧敖汗漫長相思不周崩墮只下土破天一角誰與補石頭五色爛如花女媧十笋高能許君不見朱提着銅銀墮贋心銀之鴈知何限蜘蛛借雨詐驪罝絡緯將聲渾紡車巧則巧矣真則差鄭君號完淳陳君請我說我謂淳之完辟彼雲中月自雲自月自掃除高團依舊金蟾蠩

閩工某摹伯昔昭君下嫁圖單于親迓之隨騎士胡姬姬嬌而騎與單于並獰健可畏鞹衣結束文馬華旌及姬之靴帽並妍絢可愛而掌琵琶者尤勝胡决不辦此李蓋以意爲之取悅人目馬三兄投賦賦之

毛奴索金嬙不予貌取西施爲嫫母一朝遠嫁作閼氏不及宮斜一抔土奴也貌嬙故不真龍眠貌嬙相隔千餘春朝風莫雪一萬里粉腮那得嬌如此故知兩貌師彼此妍媸雖各別並是以意而爲之人生觸處有不幸東脫網罟西亦穽漢宮顏色不及天子知胡廷憔悴未必單于終始相親近琵琶小妾百雙眉

是胡是漢畫花枝老羝夜醉葡萄酒遞入氈帷知不知

劉巢雲鴈

本朝花鳥誰第一左廣林良活欲逸巢雲花鳥學林良巢雲之手亦稱國他師丹綠入膠礬女兒刺繡針爲刻老巢水墨不着色自有活鳥飛雲天陳賢購得老巢寫汀蘆八鴈掌畧赭其他並是墨爲之蘆踈鴈密栖於野我聞鴈宿有知更弋鴈之兒詒鴈鳴鴈怒乃不聽鴈兒乃得屠其城老巢畫此亦故本一飛一宿餘俱鳴一喑不鳴碩而蹲主人將取飯韭生我今評此評不得巢如欲畫畫不成

朱次公讀書飛來山群彦過訪携飲塔頭方拈六韻擬賦雨至踉蹡而下漫聞次之三首

一巾漉酒糟糊半酣半醉馬馮人喚記得前身牧馬背馬蹄長苦孫陽亂齊山解飛久不飛我爲靈鰻歌式微滄桑舊伴相思甚一別千年胡不歸

二

枕書小睡門開半客來就榻彈書喚携壺醉客相輪

尖餓鶴窺餔攪雲亂僧厨沸酒百蚊飛雙棗沉茶紫
繭微酒罷書橫依舊睡夢爲蝴蝶別花歸

三

春風吹落花過半伯倫去矣馮誰喚百壺五屐上浮
圖眼花紅雪青天亂我一聞之颯欲飛鵬翼不輕風
力微猶勝惡雨搥詩脊競拗芭蕉蓋帽歸

菘臺醋

辣鼻作犀向月卬便唧鼻涕一尺長十卬九低頭作
鷺才能一嚏噀作霧積年糟蠱爛人腸霎從毛孔走
大荒一戰笑受糟酋降（周禮掌酒曰大酋）伯倫無婦堪詒左
（用陰陵事）誰持五斗來賀我戰捷知真却病不興敗少渠
真不可西國葡萄那得來吾鄉豆醞逐家堆黃公握
曲千年返卓氏當壚百店開新渦放水荷花白舊棧
濺珠黃琥珀個個鼾聞忉利天人人夢到華胥國華
胥國飡醽醁生無歡死無哭孟公紫菘賽黃獨綠臺
大拇抽肥玉一澆一段魯微生閉在春瓷餉醉人一
嚼一嚏醉輒醒醒來却苦多煩惱醒固不惡醉亦好

舊偶畫魚作此

元鎮作墨竹隨意將墨塗音搽馮誰呼畫裡或蘆或呼麻我昔畫尺鱗人問此何魚我亦不能荅張顛狂草書邇來養魚者水晶雜玻瓈玳瑁及海犀紫貝聯車渠數之可盈百池沼千萬餘邇者一魚而二尾三尾四尾不知幾問魚此魚是何名鱒魴鱣鯉鯢與鯨笑矣哉天地造化舊復新竹許蘆麻倪雲林

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器

大娘只知舞劍器安識舞中藏草字老顛瞥眼拾將歸腕中便覺蹲三昧大娘舞猛懶亦飛禿尾錦蛇多兩腓老顛蛇黑墨所爲兩蛇猝怒鬬不歸紅氊粉壁爭神奇黑蛇比錦誰卬低野鷄啄麥翟與翬一姓兩名無雄雌老顛蘸墨捲頭髮大娘幞頭舞亦脫留與詩人謔題跋常熟翁來索判頻常熟長官錯恠人

黃鵠歌 送馮君會試

何風不吹鳥何鳥不果風斥晏蓬蒿止十尺樊中野鶴愁長空黃鵠豈能別生翮天門萬里層雲隔翎長風便會有時一鳴已破青霓色男兒抱策滿萬言殿頭日炙研水乾今朝一得龍顏笑明日金鞍搖馬鞭

越女年年採蓮渡宮中莫道蛾眉妬新粧舊抹各隨
時擬向深閨問鉛素

張海山已死其子持何所壽父者二軸來索題
其一畫楓樹月及白頭公爲謎之曰風月白
頭其一畫古柏芙蓉

地有丹葉假謂風天有兎魄乃真月張君七十歲稍
稍頭漸白此幅誰人爲不施朱綠畧施赭張君郎君
旣善繪藏之篋笥如大貝張君今已泉下寐郎君請
我書提壺令我醉拍手雖露歌滿座嘉賓同一淚

柏樹何青青芙蓉紅灼灼安得海山子遨月共呼酌
況值春燈滿市明長嘆海山不勝情

書芋氏畫臺閣絲綸圖芋老將贈一員人

小李將軍固名筆輕描細染工如織若圖臺閣與絲
綸界畫便須三十日芋君揮洒無一塵只如此幅自
清真瀟瀟數點江湖墨寫出巖廊輔世人

附畫風竹於筆送子甘題此

送君不可俗爲君寫風竹君聽竹稍聲是風還是哭
若個能描風竹哭古云畫虎難畫骨

漁圖

何人畫秋色蘆花繡如組罷釣睡孤舟月滿瀟湘浦
撒網打魚驚鴈飛釣竿閒挂冷魚磯醉餘正好割鮮
膾惟殺松鱸畫裏肥

壽王生

四十年前王國鳴紅帶編繩束髮青衿客對之俱含
情我亦把酒勸一觥欲引其咎驕不應今來轉睛年
六十頭髮雖黑髭鬚白諸朋作壽鵞雙蹼我却龍鍾
行不得送肴一格四柿朱令我自奧省我沽惜少方

闌唱鷓鴣方闌若在亦醜吾

沈將軍詩 沈以鼓吹起行間

將軍者誰沈家郎學書學劍學漁陽呼梟喝雉疲夜
塲月低日高睡竟忘軀幹雖小膽則姜十年從軍官
叅將 叶 殺賊歸來坐五羊明珠交米側緊量賈得綠
珠可姓梁一妻五妾愁專房廣西藤酒世無雙海南
紅螺不假鑲直錢雖少貴天生 叶 鸚鵡不談立酒旁
文犀玳瑁細碎粧龍腦一縷飛申央左縣翡翠玉蟲
蜜右挂鏤金小鳳凰廻身未步身先錚盼影入鬢斜

月光拽郎髭須郎吻張大巵小巵響喉嚨叶池中豈
少雌鴛鴦安得老鶬專頡頏郎誰與歡思邊疆誰者
換馬邯鄲娼盧龍將軍急才良見郎謂何用不臧且
試鎖鑰扼背吭分道密雲汝往當漢家猛士守四方
沈郎沈郎不尋常我思古人等鴈行吹簫者誰勃丞
相叶

送方阜民

荷花已老梅尚遲君今欲別臨路岐惟應作伴東林
菊滿城秋色黃鵞兒菊色黃鵞猶自嬌况逢酒軟舞
人腰舞人歌板不可得期君對飲楓林稍誰知一壁
圜龍隔對飲楓林亦不得君但自挽金鸕鷀我亦槌
枷澆瓦盆而呼五白我歌行路難君歌破籠易我舞
麻鷓鴣君舞蒼辟鶉白日漸少路漸多君不肯留柰
君何

書壁間爲介亭五十壽

寒松萬樹瑟瑟響翻雨作濤白雲上青天有月夜未
闌此時正恰幽人往王家介老五十生海山畫壁真
有神門前流水偏澄帶屋裏青山自有春我方鼾眠

雷息響盡壁掃聲亦驚帳起來一篤手不停何用吳
箋三十丈

大醉爲道士抹盡於臥龍山頂

萬曆七之年臘月十有六大雪兩日夜梢重壓垣竹
我睡不能枕思覽萬山玉況逢道士賢每至必炮肉
投壺不可得握果賭閩局萬竹當檻垂一杯邀月掬
呼酌三百觥不歸抱予宿繼出五丈紙要我洒松墨
葡萄與籜龍齒齒瞰其腹迫至五百觥天暝必須燭
山頭雪已消河流但餘綠辟如美人粧粉殘出新浴
斜陽萬點雅作字定高屋

綠礬綵鷄

有人持繅兩束黃云欲換藥爛人腸山中老翁一槐
子聞之不語胶粟竪人命豈止千黃金一匕入口言
者喑却買綠礬付其手充爲野葛甘其心此夫持向
饑家飯朝飧暮飧腸不爛半年始覺毒無功一掬不
知翁所換人來問翁翁說與其人低頭淚交雨魄魅
陰崖白日光氷霜枝上春風縷春風縷白日光能令
殺人劍韜匣戢其鋩翁子邈然豈望報由來福善天

之道籠雛一隻小於拳鬪塲翻作翻波叫翻波叫不
足奇雙翰一日五采衣高冠雉尾聳一丈紫光紅焰
青天輝五洩山頭飛瀑布帶長遥拂長練素一百年
來真鳳凰此鷄一躍上天路還付郎君隱玄霧至今
人流聲芳緑礬德采鷄祥

十月望十二月朔百舌群鳴連日臘朔之夜雷
電徹曉大雨兩月鄉村人來說虎食人經秋
不去

萬曆十八年十二月之朔百舌聲聲叫如昨如朋喚
友互荅應乃是氣機使然諾百舌小鳥爾顓頊使之
敢不聽雷電本大物蟄藏已久矣何爲十一月徹夜
殷殷令人驚電入我窓兩三劃我疑是燈還未滅起
看燈花已落油已乾始知是電耳非關燈之殘氣候
變遷亦常事山林老翁閒料理十月十一月連月苦
大水十二月來還未止猛虎食人如食豕百物價高
寧倍屣我亦左聽右出耳信知十說九是詭不飲不
啖拚已矣賓來賓去無將迎携榼提壺見好情謔談
不把蒼毛麈偶語惟禁白玉京几筵屏帳無家火鞋

襪衣衫多補丁噫嘻吁百鳥之語誰能解百舌鳴冬或報瑞年來世事惟反常常反惟安得公冶來爲鳥譯出今人快我所解者提胡盧枝頭勸我隣家沽提胡盧不知吾少青蚨

春野圖

北門之外多佳麗白水茫茫遶天際中有幽人春野翁摘荷採芰紉衣袂春野讀書會萬卷只今一字不欲看只將元氣手中調不許紅塵眼中散昨者鑄鼎鍊九還吾欲從之乞一丹青牛在田不肯語輕簑大笠天將雨

喜張大移居南街

憶昔君住大路傍吾欲移家傍君里以君本是相知人況乃此路直如矢每到君家傾酒巵送吾出戶黃昏時月光照地烟滄月謂須騎馬當街馳此移固爲張君住亦爲此街欲移去誰知零落已十年却住東門近城處東門深巷不容車亦有長者過吾廬談經說道日相對曳袍內履皆吾輩君隔五里相見希會稀少君說何會昨見南街臨水樓晶晶壁粉描新油

却是張大之蒼頭報道主人除夜移宅此肩摩手摸今奴修渭也聞之笑開口往昔渭欲去去不能大欲來來即就何以賀賀張大除歲酒爲大守明年燈事隔不久可知携大並大手門前流水水上橋可知與大談不休行復坐坐復走大也雖善嬉太半治生事渭也嬉亦善生計却不治世人於此有是非不知誰非復誰是自識今來談道心還是當年騎馬事

劉雪湖梅花大幅

梅花自是花中魁畫梅者今數誰雪湖劉子故不俗未畫梅花先寫竹花梅篠竹兩相於直幹橫梢鎲不如最好片雲遮一抹尤宜大雪踏孤驢我與劉君相見初較量長短捋髭須圈花少讓元章筆發幹元章不若吾捉筆呼煤將發幹閉門自不令人看須臾歌筆乃開門一掃槎枒三丈絹我客金陵訪畫梅畫梅莫妙盛行之劉君放逸不可羈一劉一盛無雄雌我今白日題梅畫恍惚如夢羅浮夜覺來香風攪衣帶花下美人是何代

徽宗畫鷹

萬里鵬雛一片雪百年兎狡三深窟窟深那許入蒼鷹即入難防蚌持鷸此鷹氣猛翅刀稜御筆親描若有神總令三窟深如許此鷹校計賢孫武寄言脫兎莫莽鹵鷹能賺汝以處女

洞巖入鼈口有石枰石橋及石池諸景

洞梁高負泥沙惡一軀巧骨褁痴鞹昨聞已是三十年今夕張燈始捫摸初疑螺尾不可梯再進再折無盡期魚腦別波枯未已蜃脚逢沙澁懶移人言此語得大槩却須請君說細微桃根倒殭蟲齧久蜜脾仄掛蜂歸稀二洞三洞止一隙解衣臥洞身投鱉三洞之門曰鱉口蒼枰爛斧或有人石橋浸影終無月當時蔣侯身不死一去親賫五日米遥聞櫓響送江船頭上恐是錢塘水僧云洞巖寺及田地俱鄉人蔣二舍其探洞事如此今鹽橋蔣相公是也避秦豈直武陵隈何事桃花不出來星河作影當歸路疑是淳于夢大槐

徐文長三集卷之六

明會稽 徐渭文長著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同校

五言律詩

銅雀妓

重泉鎖玉燕閟燭繞金蛾君銷陵栢土妾斷偃松蘿

鷰夢無雲雨留香別綺羅願爲銅雀兎生死托漳河

出塞

漢將去堂堂邊塵靖不揚雪沉荒漠暗沙攪塞風黃虜帳朝依水胡笳夜進觴舞兒廻袖窄無柰紫貂香

琉球刀二首 時客常山

客將刀出市云是大琉球海泛防龍合天陰聽鬼愁揮空霜欲落脫匣水堪抽萬里烽烟地隨身去莫留

二

單刀新試舞雙劍舊能輪雨過腥聞血風旋雪裹身

對鏡歸思動挂壁朋緣塵醉後時橫看終當贈與人

西北三首

西北誰家婦雄才似木蘭一朝馳大道幾日隘長安

紅矢裙藏鐙塵生襪打鞍當壚無不可轉戰諒非難

二

金鞍七寶欹玉手控青絲人馬才相得風雲氣本奇

勢輕香易墮樣巧影難爲馳罷雄心在何曾斂翠眉

三

尺錦即成裝當眉綰結方須臾撒身手馳驟蹴風霜

簷影千門亂街心一帶長忽逢遊冶子繫馬問家鄉

桃花堤上看美人走馬 和青霞君

一鏡圍湖水千峰遠梵宮大娘迴劍器小伎落驚鴻

影深穿柳日蹄響帶花風望斷黎腮粉紅塵一道中

張女文携酌紫陽宮遇方士立贈

爲客不知久春風鶯語殘偶來坐白石忽復遇黃冠

迴觀僊人去深松秀色寒持杯日云暮猶自上高壇

春日過宋諸陵三首

墓塋未須憐生時已播遷威儀非舊典世代是何年

過客悲山鳥王孫種墓田回看隴頭樹似接汴京烟

二

荒丘宛相望纍纍總含辛遥憶昌陵土千今幾劫塵

兩河寒食雨六代帝王身業盡魂無主空餘松檜春

三

落日愁山鬼寒泉鎖殯宮魂猶驚鐵騎人自哭遺弓

白骨夜半語諸臣地下逢如聞穆陵道當日悔和戎

孟后怨二首

豈是蒼梧野言隨狩輦來不因埋越土便自忘漳臺

寶髻何年發羅衣久自灰如何六龍馭不見一人回

二

福薄始言信君難國事非官家儼平昔賤妾獨何依汴水千秋逝山花幾度稀還憐先帝寵夜夜月中歸

送鳴教赴嘉興館

念子將飛棹而吾亦閉門開筵出海姐浦酌坐芳園客寓無三月論詩上萬言同心不在此秋夜起煩寃

送女彝赴武會試

嘗是論文友今爲選武行良家六郡子將族一書生

虜每當秋入弓應此際鳴馬蹄好一賭青幕待叅兵

竹月篇爲易道士賦

脩竹隱丹扉蕭蕭映月微林稠光不礙葉動白俱飛製閉看圓魄裁簫度羽衣翻經清夜永猶帶露華歸

寄尚賓因借石磬

南明棲息久凡著幾何書夜峽月生石朝窗雲入疏特懸孤磬在時扣萬山虛自笑躭清物持來一借予

宛轉詞

宛轉一臂斷流落二喬輕覆水已無及通家如有情

歸來粧粉暗啼罷淚痕清莫道紅裙怯官家盛甲兵

湖嚴氏有二女其翁以長者許渭繼室渭自愆盟頃聞爲海寇斷其翁臂二女俱被執旋復放還便已作宛轉詞憐之後知其長女被執時即自奮墮橋死幼女放還亦死因復賦此宛轉詞中覆水句正悔愆盟也

訝道自愆盟天成烈女名生前既無分死後空餘情粉化應成碧神寒儼若生試看橋上月幾夜下波明

順昌道中新晴

解纜投山屋束鞍聞曙鷄風雲留宿雨花草踏晴泥曉峽喧谿路春沙泛馬蹄遥知武夷曲只在亂峰西

大王峰半壁聞人語見炊烟衆以爲僊亭疑是道流懸栖張垓尸解之洞

絶壁無人到半天聞語音丹爐住空翠烟火出春陰僊骸侵殘蘚猿啼隔莫林誰能知所以閒佇白雲岑

謁延平先生祠 先生少時往往醉馳健馬

祠下風來好單衣行莫春杏花鏗爾墜栢樹洒然身默坐澄千慮傳燈與一人自慚何所似馳馬醉歸頻

十六夜宿葉坊玩月

昨照繡中閣今輝驛口沙清光迷魍魎冷暈嘔蝦蟆
與水浮諸海將山碧一涯春風正司令桂樹鼕停花

杜鵑花

煙雨艷陽天山花發杜鵑魂愁數葉暗血漬一叢鮮
正色爭炎日重臺沓絳箋春風幾開落遺恨自年年

古鏡

白日淘抔土青天射兩丸且須防薄蝕詎止鑒衣冠
神物含光易深山識寶難不知丘壑裏還掩幾氷團

自閩歸夜發桐廬直遡大江遥望海門乍偃新

月水天一色興致曠然

落日滄江莫悠然忘所之海門風色暗潮候月痕欹
一壑成吳越連天浸島嵎何由挂長席萬里遍瀛裨

送王君赴選白溪

太學幾番紳臨雍識董塵今朝儲選客何代上書人
萬戶封君業千金遠道身殷勤自愛惜行看鳳池春

沈府公尊君中舍挽章二首中舍君父官御史

今子談先德徒聞不及逢佩亳君賜管騎馬父留驄

官舍迎魂氣生芻吊遠空今朝徐孺子酒淚哭林宗

二

早歲賦長楊文成璧水光執經群胄子秉筆侍　君王庭委燕山訓衣埋漢署香神遊何處鶴立殺中央

陳女度尼

青春正及笄削髮度爲尼別母留粧粉參師歛畫眉幻真臨鏡現生滅帶花知未必今來悟前身受記誰金客

君是鄰兒非黃須短褐衣單身亡命去屢賈錢歸業曠家人棄門寒結客稀自知終有用窮巷且藏機

送同門蔡克禮歸晉江

幾度共朝昏承師禮數溫久居諳越語欲別戀同門道遠歸逢臘交貧贈以言賴君兄弟在還得寄寒暄

贈相士

節鉞下明州東隨一劍留帷中占勝色市上立清秋碧眼胡僧避青囊道侶求相逢多慕客曾見李藩不

長洲孔君以儒生取官爲衛使橫金侍軍幕而

志不得信小東夷欲立名西北亍歌短篇廣之

君本一儒冠橫金已不寒寵書投筆易抱策曳裾難西域去萬里東夷耶一旡長歌送出塞終是虎頭班

與姚山人劉衛僉沈嘉則吳道官三芽觀眺雪

高會雜黃冠琳宮夜坐闌梅芳成慾易雪謝作花難簷月沉杯暖江峯入座寒莫雅驚炬火飛去破煙嵐

贈陳君　陳奉勅命往日本覇致王直者直非陀橫比取海島之雄畧相似耳

長席挂帆輕鯨波萬里程片言降粵尉尺組繫田橫

日出親曾見風便始約行歸來不邀賞世上自知名

分賦得吳山送俞君還贛

吳山碧石頭雄抱浙江流大可興雲雨微還適覽遊常登應結戀乍別不能留明朝翠色遠知爾在行舟

送梁君還崑山

送子迈吳城憐予亦遠行錦囊俱佩筆青嶂獨題名被檄來何莫治裝去不停翻嫌養鸚鵡持賦似禰衡

芸閣校書篇

薄霧靄香筒青緗走蠹蟲一梯陟劉何萬帙映楊雄

鳥下窺書古花飛綴宇紅他年在天祿羞與俗人同

飲雲居松下眺城南

夕照不曾殘城頭月正團霞光翻鳥噪江色上松寒
市客屠俱集高空醉屢看何妨高漸離抱邽筑來彈

送內兄潘伯海謁選

之人千里行言宴欵郊城牽爾衣裳處紛予帷幔情
見兄兼念妹送舅祇携甥明歲承恩日龍池萬柳青

聚法師將往天台止其徒玉公庵中余爲留信

宿玉芝

欲向天台去先爲剡水尋秋行萬山出夜宿一庵深
燕語調花氣猿歸帶講心年年石梁興送爾益況吟

洗心亭爲龍溪老師賦池亭望新建府碧霞池

精舍俯澄淵孤亭一鏡懸覓心無處所將洗落何遷
花護焚香几門維渡岬船碧霞池畔鳥長得泛前川

省試周大夫贈篇罷歸賦此贈篇有天池欲化龍句

十謁九不薦那能長作儒江光凌棄璧關色黯歸繻
薇蕨求新主姜湯問小姑風雷亦何限終是惱凡魚

豐吏部公邀泛西湖觀荷明日寄作令與嘉則

敘父追和

吏部元虬飲良辰尊俎携分明在湖上記得似耶溪
別浦紅裙槳垂楊白馬堤芷芷荷葉路共水入天西

賦得戰袍紅　時少保公得瓚瞎剌製袍命賦

海罽染啼猩征袍製始成春籠香共疊夜帳火俱明
自與鶐旗映還宜蟒繡縈戰歸新月上脫向侍兒擎

嚴先生祠

碧水映何深高蹤那可尋不知天子貴自是故人心
山靄銷春雪江風洒暮林如聞流水引誰識伯牙琴

白鵰少保公所遺

片雪簇寒衣玄絲繡一圍都緣惜文采長得侍光輝
提賜朱籠窄翻栖碧漢遠短詹側月處天際看鴻飛

初入京瞻　宮闕

域中夷夏極天上　帝王家　西內宸居逼南都鳥
地餘烏啼御溝柳象散閣門花昨到負方朝封書載
幾車

明日至昭化寺玻璃泉流觴

片水秋無外孤亭夕照中流杯隨落葉聯袂障寒風

意何酒中適僧多谷口逢坐看林色暝今夜宿山中

來青亭

畫棟將雲遶脩簷傍漢開亭非邀翠入山自送青來遠色虛難寫遐觀縱未廻共言春景麗不見便人猜

元旦與肖甫較射 各分五韻

烟光海日曈青帝早司東候轉弓猶勁標疏的畧紅耦彎雙月吐長臂一猿通本是無爭者心知此際雄

季長沙公哀詞 彭山老師

槐樹宛低廻猶疑講席開死因雙宿去生爲六經來遶瑟飛春水傳燈暗夜臺三年更築室未了獨居懷

二

絕學千年啓斯文一綫傳漢廷蒲璧日汲冢竹書年見獵能無喜爲漁却忘筌經生休錯認鄭氏老蟲箋

沈刑科君出使湖藩還闕 會峰

一作湖藩使長驅夢澤雲朝廷應有問道路豈無聞旋蓋廻星彩停舟草奏文遥知前席處持此荅 明君

送張大夫之滇 昔提學湖廣

鏘鏘劍珮鳴萬里赴王程楚澤魚龍候沅洲杜若生
碧鷄來入賦白馬去提兵想見南夷定相如擁漢旌
懷陳將軍同甫 時鎮滇漢鑒昆池於長安而將軍親見於滇成一笑矣
飛將遠提戎翩翩氣自雄推牛千嶂外騎象百蠻中
銅柱華封盡昆池漢鑿空鴈飛真不到何處寄秋風
鈕大夫園林二首 按察公石溪
上葉華簪接名園樂事賒鎮懸高士榻能賦大夫家
水去縈三構城來遶百花西林投樹鳥帶得晚天霞
二

高樹梅花國垂簾試一凭高樓烟欲暮遠岫雪將晴
帆舫時時渡溪橋處處橫若耶無限景都有此中情
送高叟入燕 橫山
少小幽燕客重遊白髮多人欽舊德諸客和古悲歌
紅葉淮流舫黃塵沛縣騶向來沽酒處留得幾嬌娥
背樹
背樹零宵露羈魂斷曉鋪正當愁畫地誰遣放啼烏
拭淚身仍繫酬恩計轉迂應勞垂老魄結草向冥途
襟湖篇 善畫住鏡中

湖水碧沉沉如衣遶作襟迴波平釣檻流響雜彈琴
染筆和烟潤披亭照影深隔堤采蓮女誤作輞川尋

賦得看劍引杯長

高會莫匆匆魚腸把似公脾睨寸心在慷慨百壺空
客散平原夜波寒易水風秦雞不能報淚落酒杯紅

賦得暗塵隨馬去

春夕麗春燈芳塵似有情難隨羅襪緩却逐馬蹄輕
高縷迷鞍淺低飛撲鏡平酒家莫留繫一夜遍都城

賦得芹芽

青春曲水湄芹芽小茁滋在野未堪摘獻君知幾時
暖風來燕子寒食伴棠梨一夜休教老留尖煮鱠絲

賦得酒卮中有好花枝

雖云辭樹底猶得映杯中帶葉蟻分綠臨粧臉並紅
傳時香覺遞覆處影方空若使玻璃斗樓臺浸幾重

鎮江

落日桂城角孤蓬愁水窻草長交浦斷潮大入河降
笋款辭鄉飯櫻桃過鎮江吳舩夫婦唱十曲九成雙

王山人丹房　漁鼓或作愚鼓

山房在何所宛在水中央丹竈泥初濕紅顏藥正黃
菱花歸舫亂荷葉過人長一自彈漁鼓陶陶醉幾場

仲春李子遂季子牙史叔考坐雨禹跡寺景賢
祠中醉餘賦詩並用街字子遂來自建陽一
別數載

病久不到此荒祠草上堦陰晴連日異閩越幾年懷
夜梵潮三丈春酥雨一街梨花無月處有客醉金釵

法相寺看活石

蓮花不在水分葉簇青山徑折雖能入峯迷不可還
取蒲量石長問竹到溪灣莫惟淹斜日明朝恐未閒

侶琴篇爲趙子賦

豈無蘭蕙好獨結嶧陽桐養鶴多因爾遊魚亦爲儂
風雷縣一壁山水伴千重一作梅花弄都令雪滿空

寶刀詩

雙鈕黑銀鏤來從大士酋縧絨結蠻女鐵色照幷州
不惜金千鎰能縣水一溝床頭好珍重兼許茂先收

答謝上谷諸公

一客宣城鎮真多地主良停車松樹下投轄井中央

紅燭籌枚滿蒼毛塵話長別來知幾日柳色滿紅墻

十五夕酌于幕中不赴雷總公之專邀

高會不能酬非關避賞秋野人藿食慣海鳥太牢愁
天鏡榆梢挂營刁柳外流嫦娥不可見凭斷庾公樓

書箑贈顧鴻臚

廿載神交後尺書長跪展涸魚幸不死閏月亦徒春
碧柳深高館紅雲近侍臣相過不能數叔夜懶方真

贈武舉陳子　燕人

子爲燕北雋曾護海南軍鵲印終須得猴弓颯爾分
特呼五斗醑相對一爐薰更說荆卿事魚腸激莫雲

京邸贈沈刑部　叔成自安鄉召入善畫梅在署竟日仲紙洞庭過浸安鄉

人多駿馬客君愜白雲司棘署了公事梅花作雪枝
帶寬知懶在馬重覺塵隨頗憶洞庭否烟波十二時

王口北見遺貂帽因往二首　制伯貂冠而玳簪

解帽遺寒士呼鷹向野田一翎穿猛虎二月看湯泉
燕領今如此貂冠事必然深毛莫輕易玳瑁護香蟬

二

一圍消雪遠兩翅辟塵賒朔北凍殺馬遼東買斷牙

錦筵津頰玉深戶擁腮花一罩山人幘徒遮鬓髮華

納妾詩

角枕覆衾長新香異舊香昔年曾射雉此日復求凰

杏靨開春鏡鴉雲換晚粧夫君莫早起初日未高梁

李長公祖道北樓得山字

北樓高入漢鐵鳳揷雲間漠外鵰盤箭營中柳暗山

今朝送客去何日破胡還看取搖金印長歌入玉關

駿霞篇爲天台黃子賦

燕市千金駿天台一片霞持將兩神物較許大名家

每過愁驢直言歸必日斜御河生隔斷楊柳暗宮鴉

偶來坐文杏館中賦 在郡山之東頂

杏館有高臺無景不堪裁雨氣浮山去風聲拔海來

蒼林萬戶瓦紅樹一春杯欲借龍山主時來坐碧苔

送薛鴻臚左官袁州

佐郡袁州去江行萬里西興牽春水鴈心斷早朝鷄

蠻境風烟近巫鄉習俗迷正須煩料理滕閣未遑躋

梨 潘家大谷梨見潘岳賦及柳子厚詩近河間以黑甕馱其膏入京梨有一種名鴈過消紅而瑩班班似犀下味物十七首俱用正韻

潘家大谷梨今遍九河堤接樹氷千鞠單顆水一提
馬駃香黑甕鴈過脆紅犀未怕相如渴王孫儘鬢眉

杏蜜甘人享蜂徒自苦杏甘則蠹
杏徒自苦不若苦李之自全也

杏有海東紅珍高百品中色來先壓市子大欲沉籠
釀苦蜂何爲人甘蠹亦同道傍繁李樹好去問王戎

李閩有夫人李洛下
有嘉慶縣李並佳

閩種夫人異燕枝嘉慶同蹊堪爲李廣核可付王戎
碎玉當唇緑飛餳遶臂紅歸來憶滋味能得幾時釀

頻婆一名平波

石蜜偷將結他鷄伏不成千林黃鷄卵一市楚江萍
旨奪秋厨腊鮮專夏盤氷上元燈火節一顆百錢青

胡桃燕近出鷄頭子
頗佳而價亦踊

羌果薦氷甌芳鮮占客樓自應懷緑袖何必定青州
嫩玉寧非乳新苞一不油秋風乾落近騰貴在鷄頭

白櫻桃

櫻桃琥珀珠一樹忽磚碟入袖迷吳苧如珩信楚書
朱唇嘗處訝翠葉凍邊舒欲問丹陽鳥曾銜此類無

土豆絕似吳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而此差鬆甘

榛實軟不及菰根肯定雌吳沙花落子蜀國蔗蹲鴟
配茗人猶未隨羞筯似知嬌顰非不賞憔悴浣紗時

薯蕷 即山藥

扶中識醳方爽吻得新嘗臟廩衰年壞山著此地良
芋魁徒軟美松粉藉餳餻楚些那遺此清酥點蔗霜

鐵腳

吳下綿披細燕中鐵跖纖俄爲群少炙祇用一竿黏
暗雪辭饑啄紅椒鮓醉髯窺螳黃雀事公子慎金丸

黃鼠 膏厚而瑩徹

幸不爲殘嚙何由冒劣名庖廚窮口腹天地窘生成
淺草遮人拙深膏傍燭明斷鼇吾自分食肉任干城

半癡 小鳥形半于雉而脆美上谷人與黃鼠共稱然癡而易襲遂以名

厄與痴相半禽將鼠共縣味雖供客好名却使人憐
所下惟雙筋何妨少一拳如聞三嗅叟咲殺雉羹筵

酒三品 曰桑落襄陵羊羔價並不遠每甕可十小盞須銀二錢有奇

小甕五雙盞千蚨五觥香無錢長買醉有客偶携將
醞藉宜高價淋漓想故鄉狹斜壚不少今夜是誰當

河豚 味大約似鮎越漁取鮎多于雪候從水柳窠中得之金陵煮豚灶必露多傍簷除○

白名西施乳却佳

白下酒家簷河豚荻笋尖寒江晴後雪爛柳窾中鮎萬事隨評品諸鱗屬幷兼惟應西子乳臣妾百無鹽

荔支 出新會者名進奉絕佳有以小瓮載販陽江者到即競報其土產稍劣或邀食多以蔗隨放猿取高荔蘇公事也

帆檣報荔支猶憶海南時一邑明勾漏千罌枕蜜脾消中隨蔗往高樹放猿之近日肝腸別依希餓采薇

二

當醉更須醉當飡便買飡幾年千里外一顆百金難飛騎休輕刺揖猩且奪看老甜今已矣世味飽醎酸

熊 此李勳尉獵而托饋大兒故三四用蜀陳家事五六則憶曩食熊獵掌特甘醲而此顧亞必豕熊也七八用茂先事意謂儻恣口腹何所不至耶

李廣射熊歸生肩付大兒都無一寸白儻有幾條笞腊掌吾曾飫鮮蹯勝畧差窮饕亦何劇急鮓白魚遲

黃羊 味絕勝善走俺荅偶馳饋宣鎮故五六云然三四晏子語言也七八戲言耳雖貴胡亦未聞食駝者

紫塞黃羊美超騰不易供蹄雖千里外命寄一厨中誰致西河俎言穿老上弓賓筵三動指早晚到駝峯

哀周鄭州沖二首

莫以拘攣輦交攻放達偏窮如知老後樂似欠年前
匣藻鮫俱泣園花石共遷傷心能幾輩教我不潸然

二

雪涕尋前誼敲門憶昨晨梟盧呼未歇蝦蠙醉仍頻
日者過荒館霜顛破角巾飄零霎如此昨日故將軍

雨

一雨連秋夏無朝不冥迷曉添四壁篆夜助百蟲悽
蒙暴遮城漏蒸潮汗礎泥直愁衡岳頂亦障海烏飛

夕霞三首第三首魚勞則尾赤詩云魴魚赬尾

明霞剪脚齊齒水入霄泥鴈鶩千行外巖巒一角西
石家錦步帳海國紫玻瓈安取揮戈術相留莫遣飛

二

明霞爛且都雨歇霽霄鋪萬國樓臺莫孤村烟火晡
波鱗銷琥珀海色上珊瑚一抹須彌翠胭脂月鏡孤

三

元氣渺太素丹鉛何所粧白魚勞尾變紅石補天長
剩付烟嵐彩全併流灩光俄飛一片紫騎鳳是蕭娘

送某子北上

送子有所思秋風來何翩拜翁挂貂處談我篝燈前棗紅芻馬店霜白聽鷄天一隊長鞭裡輕寒早着綿

某君中貢選送之

物有幽奇者飛騰各擅方巨魚須北化細芷不南香在獄持何贈穿泥以劍將回思成一笑君自有魚腸

人言鳳尾蕉花於某縣庭命作

鳳尾本蕉材紅花綠葉䫉縣庭今一見蠻地不曾開孔雀羞金翠蕭娘坐粉腮潁川黃霸在辛苦送祥來

壽葛貞母

終歲不成粧釵寒古鳳凰詩堪將柏賦年亦與松長列女誰同傳稱人果未亡當筵思舉案誤逓百年觴

送某子寧親都昌

瀑布五十丈由來天下無暫須辭定省且可到匡廬馬上偕諸季鯿頭挂一壺高題白雲處莫過醉麻姑

乙亥元日雪酌梅花館三首 有扁二曰柿葉堂曰葡萄深處幷梅花館各賦一首

夜雪積梅條臨窓賞若邀枝鬚將影入酒氣上花飄

白髮宜儂映春聲任鳥調衰年無禮數正好栝丘糟
秋葉已凋踈春林積雪初溪藤不復買裙練免偷書
桂碧來鳴鳥堆紅補破廬待予新買屋自種兩三株
花葉看雖少藤稍遠更除蒼須摧水雪白玉碾龍蛇
碧氣將檐薄濃陰奪竹斜去年深夏熟特地爲予遮

賦得浣紗石上窺明月 西施遇王軒詩云紅雲飛過大江東

中秋皓魄垂石老冷西施紅雲大江去明月此中窺
團來思寶鏡缺後想蛾眉易墮銀河未天風且莫吹

初夏送某客入廣 廣中賈客寓所隔岸則倡居也率以一錢擲艇子輒渡

海南多寶地客也傍春行涉嶺梅九綻當壚荔子明
百香番賈舶雙翠美人纓會向青樓去時呼艇子乘

曉發句容

宵來醉眠處忽爲遠林遮三尺短候爛一程長耳賒
村村落斜月樹樹抹輕霞只尺丹陽近江魚入饌嘉

賦得風入四蹄輕四首 雷總戎嘗騎千里馬風掣其衣僅存襟皆又云趙總戎亦然故三章云

駿馬四蹄風形容有杜公一塵不動外千里颯然中
白草連天靡蒼鷹踢翅從檀溪不須躍隨意過從容

二

愛妾換初訓將軍慕紫驊颼颼只聞響陣陣不禁秋
練影難長曳房星易一流路傍看不細多是失回頭

三

借將從虎物并去翼龍腓戍削繞辭櫪崩轟已破圍
寒呼隨踠起黑旋裹鞍飛曾聽將軍說雙雙碎鐵衣

四

赤驥本龍精行時不是行看遲八尺影過急一團聲
帶烙成駢死嘶鹽了此生孫陽何處是淚盡太行程

雨舟載鶴詩

買鶴載歸去況逢風雨天客裝無有此江影兩瀟然
濕重思孤雪波長立暮烟園池寧有此漠漠迴堪憐

元夕之辰偕友人集九里之天苑寒泉二庵各
賦一篇令予爲序

去郭九里曰九里者爐峰舒臂其西高則亂
石偃拔駭獸穿林下則迴泉紆縈驚飇入草
兩精舍各擅所勝止息緇黃因石以覆則爲
天苑依流而波乃題寒泉鸞鶴之所必栖猿

廩舍此莫集也某君南來之暇稍厭賓筵及
予元夕之候載艑其中上下高流狎弄魚鳥
落帆到舍則月白燈紅矣似別武陵悔返城
市景遷情改寧免生滅之緣各有賦篇令予
作序

尋常難淡泊況復值茲辰山水留吾輩燈花媚別人
言歸城市去似別武陵春一路梅花水今年弄月新

擬壽長春祠何老

雲母何妨粉增城幾葉春馮心行好事作屋住僊人

鍛柳堆山鋌眠松弄水銀面上桃花色流年始七旬

京中送友人南歸

不道歸真孰翻嫌握手遲綠蝇秋漸少黃鳥日相思
以我尚未去問君來幾時苔言春盡後北鴈與同飛

送沈叔子南都迎母

馬上定苦渴幾迴停轆轤別兄當北邸接母到南都
桃葉橫前渡荷花滿後湖此行大家逐誰敢問當壚

送蔡安父之黃州

安父黃州去乃當中夏時榴花作火豔梅雨爛蠻絲

研墨沄沄燥窓書葉葉吹今朝霽如此別馬快風嘶

送馮叔系之南都訪舊

江國柳雖盡將及梅花新路遠即逢雪天寒別有春
高牙紛海幕長劍著孤身乞取封書去難辭舊主人

景文至其舅劉所過圜中二首

兩橐行厨過清醪溢瓦盆一行澆鬱思百覆失煩冤
笋候人家飯鶯天桃杏村無由共甥舅鎮日數圜門

二

禪寺將圜土誰能辨寂譁每看飛去鳥定歇梵林花
隸飯朝分鼠兒書夜雜蛙懷人不可見腸斷一輪車

與葛景文

冬潦無人出君胡爲來歟山樓隔年病江渡幾封書
徤後堪風雨貧來無菜蔬不能留一飯歸去寺烟餘

畫紅梅

即使胭脂點猶成冷淡枝杏花無此幹鐵樹少其姿
挂壁紛紅雪圍春在錦池無由飄一的嬌殺壽陽眉

送俞生之入楚 頗善繪事

作客向襄陽鯿頭大舸裝江行多雪候旅宿盡漁鄉

此景俱堪抹行囊好爲藏歸來逢鑒賞幾度挂山窓

畫竹

萬物貴取影寫竹更宜然穠陰不通鳥碧浪自翻天戛戛俱鳴石迷迷別有烟直須文與可把筆取神傳

筵中漫贈王良秀筆史

囊琴三尺餘投我主人居老叟能稱隱諸郎總解書夜深時喚酒春盡共騎驢去到西湖上梅花帶雪舒

送馮君　馮以醫官赴去其男亦以醫入院

昨歲歸何晏今年去復賒得官渾似舅作客易離家淺秋宜月遥楓晚欲霞不堪將此景分手各天涯

張子錫往訪其弟長治

伯兄官署去因寄仲君書問政應如水添厨稍出魚越人多好看潞錦小花裙看取寄歸匣都無一尺餘

壽潘承天七十兼賀得孫

若箇不游宦惟君盛宦游飛龍鄉露冕有鳴處監州含飴弄孫子祭酒客諸侯嘯手天邊月看圓百二秋

與任生話舊

麻衣飄雪處益動而翁思近日君家事予傑那得知

笋天應薦墓柏涕可枯枝莫作徒悲切遺書退學詩

又

與子別幾日忽過桃李辰竹葉不作酒花枝徒自春
時時憂木吏脉脉語波臣到得西江水肆中索枯鱗

送張君會試

明年此時節意氣何揚揚但遣馬蹄疾莫愁花路長
幾多青樓婦認取韝檀郎何處最笑指當壚壓酒娘

挽上虞葛翁

聞道自髫年傳經徹簟編裹糧百里外卒業一燈前
閱傳知高士遺孤是大賢斯人真不死可以慰黃泉

甚雪是月凡三見雪而是日獨甚興致遄飛筆不能禁

今夕是何夕遥看最上頭雨花千佛座飛蓋百神遊
御氣行旬日騎龍覽九州歸來問姑射息駕借居樓

二

周穆觴王母淮南訪八公群山圖玉樹羽騎駐瑶宮
瞬息三千界遊觀一萬重下方多肉食安得御清風

授經館中懷江東諸同志　皆復病

能得幾回春奴奴滯此身一江書易寄連月性難馴

買藥獨行市敲門暫訪人幾時東書卷來伴釣魚綸

贈楊叟 能詩亦談奇策鄞人

白眥切雲冠相過盡日歡鄉評陳寔老天付孟郊寒
入市投僧舍歸家理藥欄豈無長鋏在曾不向人彈

二

重以詩人困翻增國士思流年悲髀肉袖手秉毛錐
瘴海遥傳警夷門老好奇結交應有客朱亥隱屠兒

應吳嵊縣築城

魚鑰鎖嚴更沿堤板築城斯民自安堵茂宰本長城
水拍深濠緑山連素堞明驕夷莫輕入清夜聽傳柝

將與嘉則入閩方許二君餞別分以五韻

池館入秋清蒼烟澹莫城如何留別處偏自問歸程
短燭催人換長河抱月明回看囊底匣猶喜二龍并

吳門逢孔將軍於塾

舊日堪爲將今來復授經主人盛供帳醉尉止都亭
終歲只在野因予一入城相悲十年事淚落酒杯平

元旦

昨日即今日今年亦昨年環規元不斷水割詎須連

把曆燒俱得投閣且復然生憎梅與柳一度一爲妍

承恩寺聽講經歸路觀甕魚於山家

大乘聞講後小水看魚流或淺非聽瑟時深豈避鈎半飡猶斗餌一甕却千頭安得輸江海都令萬里遊

書倪元鎮畫

一幅淡烟光雲林筆有霜峰頭橫片石天際渺長蒼雖賡須金換如真勝璧藏偏舟歸去景入畫亦茫茫

楊兵部生祠畫像詩

憶在專城日群爲桃李人誰能因落葉便自忘陽春父老當祠入麒麐想畫新却輸客燕者親得望車塵

無題

翁也專樞密儂今職贊襄西京留守重北帽侍中方陵氣松鱗紫湖霜藕葉黃江南秋色好此去滿帆檣

賦得草窓篇爲周衛卿之號 周繪工蟲

草綠鳥喈喈閒窓一斗開百蟲堪上筆一片欲遮苔莫影紗紋瀫春芽老氏孩元公有知不一笑隴牛堆

無絃詩

鳴琴固聆響不鳴響亦存試取单絃按何聲到耳根

祖來不立字理完於無言開口未驚衆閉口如雷轟

送顧給事歸省其翁 吳人

青瑣謝鳴珂非關戀芰荷　報君還有日侍父恐無多橘子霜初熟洞庭風始波縣知扶一老搖艇入漁簑

食虎眼 虎皮荔枝之佳品

虎眼白琉璃誰能隸虎皮小毬蜂粉結高液鳥群司婦去茶如薺王歸膽亦飴由來甘苦柄舌觀豈能持

哭王丈道中二首

不醉亦罵坐忍寒曾却袍一生餘骯髒半李咽蠐螬對語俱貧病相思獨鬱陶匣中留破劍往往夜深號

二

貰地稀桑柘租池約藻萍魚苗是兒女蠶婦識先生結襪陰招罵弸絃直可爭逋廉穩堪謚誰爲寫銘旌

聞朱次公訃 朱善書攻二氏讀書龜山頂死昔近巧夕

碑碣多珍女女今何所之帝樓果是玉天篆必須朱巧夕悲針婦廻腸遶線車總歸不得見天上更愁予三十又

三十猶未第讀書何用多傷心拋擲去點額柰龍何
擬執聘曇鼓時諧傀儡科南湖龜頂月高據槁梧歌

蠙六首

紅綠楪文窪薑橙擣末高雙螯交雪挺百品失風騷
餵喜朝爭穀颼聞夜泣糟大蘇無缺事只惟佞江瑶

蘇傳江瑶柱
乃不傳蠙

二

水族良多美惟儂美獨優若教無此物寧使有監州
辟鬼秦關夜輸魁海稻秋河豚直一死只好作蒼頭

三

吳興饒吻守越國采腴人風韻誰偏少吹噓爾絕倫
沅江九肋鱉松洲四腮鱗遍試張華醋還誰五色文

四

爾故飽菱芡饑來竊稻粱逃蕭孟嘗走結草杜回亢
蛻許山蟬嫩腥憐海蠭香那能親箸笠夜夜伴漁郎

五

織篠挈千籃枯匡養八蠻縛嚴愁廣武霧重死淮南
金紫膏相餌尖團酒各酣秦人不曾識付與兩齊叅

蠶匡見檀弓八
蠶者南粵種也

六

秋成穀滿車選雋入豪家鎖櫃投池養開春入俎誇
昔人餐擬蠣今我食無蝦持餉於陵去甘之必未哇

胡市歸 胡館不一刻羶觸數日

胡養復胡王無鷹不飽颺蒲城屠菜馬是鼻掩綿羊
即苦新輸輦猶勝舊殺傷從來無上策莫笑嫁王嬙

蠟屐

一生幾兩屐此語爾非迷何事淪猩趣終年弄馬蹄
萬錢收錦縻五岳遍丹梯齒畔如瀕損厓蜂借一脾

楊公去思

課最三千牘春留五馬蹄風謠傳上國父老出耶溪
碑字迷香蘚松鱗逼繡題滄江宛相映惟有謝征西

客餉我笋脯一小筐穉而甘澹擬謝

晨觴惡十斟笋脯美遼參玉板禪師韻黃冠道士簪
山存仍受虎春代幷更禽籜畔夫將婦隨農插綠針

上虞令復西溪湖

旱潦一關情湖塘指顧成魚肥村稻晚鶴瘦署琴清

駐烏淹難久歸常講正橫清波三百頃盡是渥恩澄

聞人賞給事園白牡丹三首

白牡丹殊雅曾於舊譜聞掃眉嬌孤國新寡縞文君

黑牯眠雲飽黃蜂奪雪芬愛憎誰與定賒酒借花醺

二

梁園月下白青瑣第中逢定是千金買來陪一捻紅

珍奴學龜息越女鬬猿公作意驅脂粉天然輸與儂

三

休攜姑射子不語息夫人香暗聞龍腦須黃見蝶身

雪腮宜買笑霜鬢可饒嗔莫學盧郎婦題詩謔老人

周愍婦姑嫜致之死故第五云

閔逝閨人集孤標作者篇九泉沉寶瑟一國響哀絃

婚媾翻成寇裘衾故及荃傷心西伯操臣妾古來然

化城寺

方引主人轄轉爲山寺嬉門深當水盡路曲入松移

破鐸搖簷鴿寒萍蔽沼龜過溪無虎嘯枉送遠禪師

題雪景畫諸暨陳仲子

幽人凭水檻釣者挈魚投況對千山雪而無一客留

臘酒此時熟老夫終歲憂壺公能醉我跳入畫中休

枳久于李寧遠鎮又云販人參麻胡秋趙石勒將威殺所及在在畏之小兒啼母怖之曰麻胡即止

落葉垛堦黃枯株倚壁長孤雛何久客獨鴈不成行凍色天將雪愁顛鏡滿霜解之頻痛飲有客餉無腸

二

乳臭猶聞口兵鈐未打牙不堪如虎穴何事滯龍沙點虜爺呼李啼兒淚歇麻歸來向吾說笑落夜燈花

三

對月每悽然東西十二弦石榴長一尺厄樹矮三年狂藥聊醫悶顛書也換錢販參如宋清我作柳宗元

四

汝婦解蒸梨吾飡每饜之難僥飯牛幸易惹伏雌悲竹闌將臘笋梅瓣早春枝馬法多梟騎留儂何所爲東虜稱大官曰馬法

爲陶工部贈道者

終是千年鶴今先返舊城到家人尚在入洞雲來迎紫氣莫西渡青山留震盟野夫慙尹喜却辦候關情

將遊五泄宿吳系山庄遇陳老迎餉邀余輩先登峨眉不果

遊轡維林竹山窓來獵燈青蘇炊白稻碧筍束紅藤坐落半宵月流分曲水亭忽逢山下老邀上峨眉層

明日至古博嶺雨

無寸非濃霧寒空濕太勝泥深驢項沒雨近帽簷生練泄未到眼客途先苦行真成評嚼欖敢與稧兒爭

夜轉鮮共在陽和元氣内不知何以荅堯天

二

年年異縣望鄉園鄉里今年賞上元羅綺含風燈火亂烟花拂地葉枝繁人如不夜城中坐曲似鈞天樂裏翻歸去若從橋上過廣陵步月未須言

君從

君從閩海下南昌正值中官降　玉皇龍號真人親拜斗繡衣使者自焚香壇中祝壽千官滿宮裏傳旛兩道長不是薄游江海客何由得覩此輝光

九重

九重憂隱德如湯禱祀壇傍夜有光旱魃正逢周甲
子神君俱集漢明堂繡成旛蓋虹雙引挂定琉璃水
一行聞說詞臣咸萃止抽毫拂素待　君王

保安州寄青霞沈君

終軍憤懣幾時平遠放窮荒尚有生兩疏伏階真痛
哭萬人開幕願橫行朝辭邸第風塵暗夜度居庸塞
火明縱使如斯猶是幸漢廷師傅許誰評

白燕二首

閒庭盡日見還稀院院梨開去漸微別殿幾年埋玉
砌舊人何處認烏衣春風水面徒聞語夜月梁間好
弄輝安得姚家紅線縷却看片雪帶花飛

二

西飛歲歲候青陽花發名園何處藏天子郊禖呈瑞
色主人臺榭有輝光輕翰掠雨綃初剪小尾流風練
愈長萬里東歸看易沒海天元是白雲鄉

泊舟武夷之五曲謁紫陽精舍慨大隱屏復過
僊人掌抵其顛天游觀中遠眺

溪流五曲數峯奇大隱屏西路稍移精舍猶存先種
樹青山似與後來期繁花夾岸漁舟繫列岫當亭道
院宜更擬乘鸞接僊侶春風吹鬢雨來時

二月十三日自順昌返越復過延平宿劍潭

沙洲碧樹遠烟生此夕維舟古劍城幾日漸看春色
暮經年猶在客途行郡當積水谿流會岸夾浮橋鐵
鎖橫晒起推篷來月影錯疑劍氣拂波明

季子往昏南樂聞其歸喜而有作

館甥初試合歡衣官舍樸成花柳肥拂鏡蛾眉先與
畫吹簫鳳侶引將飛路經江郡重圖阻書到禪關幾
日歸豈爲無人相笑語同心終覺似君稀

落花

吳姬靨碎砌痕丹越女腮嫣曙色寒下急共知辭樹
易去遥定是返枝難千門細雨陰晴換萬里浮雲天
地寬莫向御溝隨柳絮漫空作雪蔽長安

遊驅巖二首有序

穿山城址有石二丘東西峙積累頗奇而羅
絡灌莽映帶山海惟在東者爲勝惜其處地

不賞于人予偶以幕府命從寓此與客游討得之奇石之聚而戲託於始皇事題曰驅巖每登酌其上輒作一首

片石如雲結作樓海門坐對雨初收深秋一鴈來殘照遠浦群山入亂流幕下也叨書記託軍中時動鼓鼙愁自知投筆元無用且抱清尊盡日遊

寄成女彝守備登州女彝時寄蓬萊集載登州海中蜃景

牙門遥映列儽臺總帥偏宜上將才出海戈予俱借水飛空矢石併成雷天邊送鴈將心往馬上題詩帶景來解道觀游憐獨賞那能分伺小蓬萊

重游武夷渭前游武夷有青山似與後來期之句山中兩道者居壁顛削壁數十丈懸絙梯而上

昔年曾此問迷津十載重過歲月新碧樹深宮還繫馬青山斷岸欲迎人巖梯挂壁真無路澗水浮花別有春定擬他年分半室不知若箇是芳鄰

行經鉛山游觀音巖云此地舊産七寶

琳宮梵宇不勝春七寶騰光別樣新山學青蓮居大士樹留黃葉款遊人行叅戒伍將題懶望近鄉園入

夢頻對面鵝湖雲色暗好爲法雨洗征塵

送方阜民公子還歙 方阜民尊公知山陰渭始籍諸生提調師也

江開楊柳弄新晴游子思家數去程客裏經春花作伴酒中連日雨留行輕裝未結離歌發大道臨岐感慨生欲把今朝雙別淚寄殫一滴使君靈

送通政胡君入閩 敬所君有同年御史大夫鎮閩

訪舊暫爲閩海客歸途兼得武夷游不堪暮雨張筵別況值春花帶葉抽山障入雲迷去騎溪濤作雪瀉行舟幕中無事同君飲好向尊前借箸籌

金先生過予園中 聞野

豐城寶劍總虛傳宦底相過悵昔賢擁篲本非迎客處接談猶似授書年秋風蘋蓼重來路夜雨河橋欲發船自是感君多古意寒灰不道復能燃

奉寄俞大夫 大夫監閩時索拙著欲下雕坊

自騎驄馬別京華絕徼風烟歲月賒千里傳書聞購草一區成宅坐飛花雲霞並上經生筆江海交流杜史家 大夫經業最高而宅臨江渚未得迴舟從雪夜幾宵幽夢遶天涯

月洲篇 禪者

芝師說法最高儔高弟年來數月洲憶自與師論月夜不知今隔幾年秋上弦漸滿三刀水揑影猶光萬里流試問終宵昏黑處更教何物照閻浮

續白燕二首

一時伴侶自應非海路空長遇亦稀漢將玉門投老入趙妃雪夜待人歸孤廻夏日摧寒色漸下秋空見羽衣已識朱門無可托玉樓天上任高飛

二

青壁紅窓映死墻衝花泛羽要群芳霜迷萬里單栖渺草綠千堤片影涼雲母屏深低縞袖水晶簾動拂流黃西園蝴蝶渾無賴暗粉飄塵上海棠

言遊武夷道中撫景因憶往年尚賓呂君天台之約

巖壑千重路轉偏春陰漠漠帶炊烟困投野店聊呼酒笑問名山數舉鞭籠鳥對人喧曙色桃花臨水弄新年多情忽憶天台約歸去應尋剡曲船

水簾洞 陽明先生赴謫時投寓所也

石室陰陰洞壑虛高厓夾路轉縈紆紫芝何處懷仙術白日真宜著道書數尺寒潭孤鏡曉半天花雨一簾踈投荒猶自聞先哲避迹來從此地居

落花

花落條空芳樹稀秦王宮裡捲羅衣經過楚巷無人覺乍入梁園雜雪飛送雨迎風俱是別沾泥帶水不能歸明年知向何枝發願傍青陽近日暉

新樂王寄鼉磯石副以詩賦答 用正韻

繡詞錦字來天上雪浪金星出海中遠道幾爲貧士寶是兩生寄來曲臺曾汎大王風人驚蜃氣移何所夢入瑯琊見幾蜂分付逢窓好收護有時風雨下鮫龍

泊閶門值閏月中秋 每中秋吳人賽唱虎丘

中秋只尺已蹉跎更值中秋此地過天上桂輪長苦滿人間酒盞莫嫌多虹橋一散能追不海鏡孤飛奈墮何最是虎丘此時節清歌不住水微波

送葛韜仲 時予初解繫

杏花楊柳夾扶踈送客澄江煮白魚紫艷葡萄千日酒白藤花匣萬言書豐城劍出應雙躍鸚鵡觀緣多且

獨居待爾他年拂衣日看亭渡海跨青驢

飲枇巴園贈某君東道園逼東隣鈕給事家故有後四句實景也

紅葵古盆碧蛆沉南市青帘買却斟布衣直可十日飲碑錢索得隔年金游魚觸沼聽歌淺獨鶴穿花出唳深給舍酒厨東壁是縛掃畢卓可能禁

客鄞述懷

浦城花柳已無多客久經春換綺羅佩筆每從偏將入停舟因得故人過山居正可供新蕨海氣時來引釐荷便欲理將雙楫去明朝江上趁微波

奉送同府潘公募兵廣東二首

使君佐郡儼行春開府知名下令新手挈萬金收死士身藏半綬見鄉人部分卷甲趨春甬弩矢成行夾畫輪引向轅門投謁罷試看主客集魚鱗

二

親承節命遠徵兵暫侍高堂錦服明橫海舊多經戰士狹斜新識少年名宿依山店樵蘇寂行負藤干結束輕來往莫須愁道遠明春專待破番營

寓穿山感事

荒城臨海一山圖何事東方滯衆衣曉日每看牙將集秋風自送遠人歸霜寒戍草嘶征馬潮落江門露釣磯欲請長纓何處是且尋酒伴扣荊扉

十四夜

野外虛堂夜不扃遥遥秋漢數峰青舊栽菱葉侵河路新折蓮房挿膽瓶凉氣欲來先到水月光纔上只移櫺請看明夕三更漏相對何人坐紙屏

省甫病目三年始愈喜而賦之

才子生來別有神目波眉映柳摇津不知何物遮雙瞳人相逢不用摩挲看認我年來衣上塵

西江篇少保公視師廣信遂入龍虎山祝聖壽予方候於齊雲不至是日衝雪還歙寒甚僵於驢背

西江一戰捷書聞轉向名山祝　聖君鐃吹乍飛縈法曲旌旗漸上遶宮雲衝泥踏雪凭遥岫拂曙垂鞭到夕曛却羨從行青幕士高崖應勒紀遊文

從少保公視師福建抵嚴宴眺址高峰同茅大夫沈嘉則

晉公雅望復英姿坐領樓船遠視師夜半自平淮蔡
日秋深同上華山時昌黎侍裴晉公征淮蔡借將華題名軍營列岸江
全逸騎火穿林席屢移却說陪遊實從美不妨帳底
有風吹

胡令公鎮浙海寇遠遁者踰年至是有爲風所
迫者不得去已分遣將吏指授方畧往擊之
而公猶親出視師因以捐循郡邑旌蓋出郭
門諸將告捷者紛至抵蕭山又至章疏再三
易而復上是日渭自家馳詣幕中秉燭燕語
不勝欣慶賦此奉呈

偏將分馳日幾程高牙猶復事東征江雲隔岸來迎
舸海雨隨風去洗兵奏草每從燈下換捷書又見馬
前橫西還即是朝天路雙佩行看拂玉京

再至燕諸陶兩翰君索草書述懷卷端

越南燕北客中身北去南來秪一春一年中來往京師樽酒
又酬今夜月布衣如怯去年塵既將細論酬詞客別
取高歌混市人却恠舍傍楊柳樹故飄黃葉似含嚬
月下梨花四瓣

今宵風物異尋常月底梨開萬朶光閃雪搖氷偏倍
晝迷枝浸葉總生凉痕嬌舊積啼春雨鏡色新圓選
夜粧莫遣風吹廻作態素娥應妬舞霓裳

二

細蕋繁花帶月芳新粧搖蕩宋家墻銀叢泛影通河
切酥的飄輝接夢長夕鳥幾條垂滴滴春空一片綴
蒼蒼却嫌曙色催將曉冷暈微收益渺茫

三

丹輪皓質兩微茫桂粟梨雲鬭淺黃萬點綃痕春帶
水一庭雪影夜生香小星解照周衾伴不夜爭懸漢
帳倡訝道獨禁風露冷曾聽法曲立更長

四

璧月流空霽色揚梨英當夕弄青陽搖寒隔院非關
艷映斷長天別有芳粉靨團團新出洗窓錢一一暗
浮霜多情錯認梅花夜教進羅浮夢裡觴

尚書李公生日賦呈 時方雪

桂漿流彩照槐庭賓從如雲慶上齡自喜遠人能獻
頌偶因食客得通名崆峒道與軒皇訪崧嶽神將申

甫生正值瑞花飄數點分明身世在瑶京

杖復竹爲吳孀婦賦 吳年財二九夫死矢志自守會往塟揷杖墓所明年活爲竹余同繫者親也見余賦二貞女復令賦此

烈女不更天所與枯筇復活事誠艱一從孟笋抽冬後再見雷州挂紙還身比貞筠惟謝粉心如下籜不離山若銷幾點風前淚幷作瀟湘一樣班

次韻荅少顛師

鯫生莫訝垂憐少李白猶言欲殺多顧爾難將佛力救已拚身向鬼門過他年夜雨還思不此日風波柰若何悟後恩仇成一笑借君如意鼓盆歌

葛君韜仲序小集奉謝兼寄乃姪景文

小篇終擬蒙瓿醬高品何緣借色絲鮑叔即看今日得子雲不待後人知藏孤本藉雙豪士許劍終懸一樹枝料得他年談夜雨因君一爲奏鍾儀

戊辰元旦喜杜兒至走筆

蒼松古栢出墻枝今歲今春異昔時試罄酒樽渾忘醉却牽兒女笑成痴琴凄尚帶南音泛劍出先從紫氣知自比當年梁苑客鄒陽綵筆正堪題

送王先生云邁全椒 龍溪老師

講中方便接嘐嘐不得中行此亦聊却爲交情悲宿草敬持香瓣赴全椒漿家暫舍何嘗饋道侶除壇每見招月旦豈無同會念忽令祠宇樹蕭蕭

新建伯遺像

方袍綦履步從容高顙籠巾半覆鍾千古真知聽話虎百年遺像見猶龍夜來衣鉢今何在畫理須眉亦似儂更道先生長不減那能食粟度春風

將牧羊庚戌元旦筮之得明夷之上六

入地登天兩不妨從來作戲在逢場門前晝靜堪羅雀城上春深好牧羊披褐家門孫令尹入山經紀卜中郎已知此意無人會閒坐看雲點太陽 孫叔敖事見史記余先子宦歸家甚貧故引用其事

送李君子遂歸建陽

講堂萬柳變鳴禽千里從師歲月深對別無言應得髓相期有日再論心路逢初夏更衣過家近名山與客尋曲水若營栖息處好除半席待携琴

夜酌遲友人不至

方朔侏儒兩欲死智伯申行一是知醉裡放言何造
次醒中爲客太支離詹飛細雨除清暑燭笑麗花旋
紫芝坐待人來將說與夜深敲缺唾壺兒

贈府吳公詩并序

吳公自曩昔攘斥夷寇其在吾紹興若浙東
西松江諸道者人易聞且見故多美頌之詞
迨舟山之役越在海外其撫民搏寇之功最
多而且艱人掩之莫得而知也獨渭以書記
辱在督府隨衆人後雜談戎伍稍悉其事而
今年台温之捷公之伐又最高公既讓美不
言而世之公道將遂因以澌沒乃用鳴之以
詩使公知知其事者尚有如渭者在而渭之
所處則固有難於知者也

幕中曾與衆人群幕外閒聽說使君破劍壁間鳴旌
事孤城海上倚斜曛誤諧併謝長安米懶散猶供記
室文把筆欲投還自笑故山回首隔江雲

卽席贈孫相士　呼軍中某侯似虎余時尚癯呼余爲鷄群鶴也

短衣高帽拂青雲樓上逢君日未曛一聆虎頭橫燕

頷再窺鶴侶混鷄群至人杜德機難閱宰相塵埃中可分寄語老翁須着眼紗籠人物在叅軍 戲用李藩事

送周山陰公判南康 横山公

朝廷守令得人難旣宰山陰又郡官司馬江州頻倚艦少年湖上正探丸青羊谷秘遺經出白鹿山空講席寒此去懸知興絕學預爲吾道一彈冠

送季翁補廉州 公世春秋

親承令弟列諸生幾向帷中見大程一自京華淹待補每勞書後叙微名官廉特拜生珠郡識練兼明斷獄經只隔長江不能送定知何日發雙旌

送外兄再入燕

弟家幾度換門墻廿載歸來道路長何事明朝重引纜況逢昨夜正飛霜燈前宴會慚無及別後傳聞尚未詳去此應科寒漸逼語兄多自着衣裳

○與客登招寶山觀海遂有擊楫岑港一窺賊壘之興謹和開府胡公之韻奉呈

滄海遥連雉堞明登臨喜共幕賓清千山見日天猶夜萬國浮空水自平不分番夷營別島願圖方畧至

金城歸來正值傳飛捷露布催書倚馬纓

送子完入北京

何時同學半輕裘少誤詩書老未休投謁豈皆秦士賤飄零聊作漢京遊軒車流水終朝去甲第連雲盡日浮豈少一間寒士厦大都只要主人收

寄彬仲　時客燕

學劍無功書不成難將人壽侯河清風雲似海蛟龍困歲月如流髀肉生萬戶千門瞻壯麗三秋一日見心情平原食客多雲霧未必於中識姓名

爲子微題鷓鴣圖　鷓鴣對啼見本草

瘴雨蠻煙巔樹蒼舊遊曾記泊桅檣對啼江岸霜初歇獨聽扁舟草正芳旅景誰將上繻素羽衣今復見茅堂似嫌越鳥南枝慣擬欲乘風向北翔

遊齊雲巖　時有所感

揷梅曾寄道情真別館花開幾度春明月空中歸玉輦白雲深處坐金身九重每下酬恩詔四海應多求福人自笑閒尋猿鶴侶也携香瓣逐行塵

兩宿齊雲下愁逆旅夜大雪因復登眺

夜投山店醉眠休早起茫茫攬轡衰更向松間尋舊侶要於雪後倚高樓幾重碧殿深相映萬里瑤臺儼若遊歸路欲迷何處覓野梅花落遶溪流

孫忠烈公挽章

行藩黃屋車何用上壽瑤階酒未酣豈有蒲庭持漢節終無個士死淮南百年正氣天爲未一覺忠魂夢亦甘詞客幽懷關世事悲歌重扣劍之鐔

下第回值九日登塢土山訪北庵上人

歸家忽已逢重九即向高山試一登舌在何爲更問婦羣除元不是求僧秋雲隔水流數片落葉依巖積幾層話了出門月初上岸蘆汀菊也相應

訪玉芝師夜宿新庵同蕭女臣

叅禪喜與梁王裔合掌跏趺野竹叢坐久空堂諸呪歇夜深明月四山中親陪客話拈珠串獨臥行單坦片櫬一宿相留渾舊事無生自愧未嘉公

芝師將返天池山贈別

分宗演教龍南住因得芝公過兩番又辭弟子留清偈歸到天池坐講園佛性本來同水月師門曾去解

風旛自知一夜忘身念不及朝朝聽法猿

予被風半面骨痛鼻黃涕注七日舉巖傳君爲行炙艾方灰而痛已明日涕尋塞往聞舉巖說經絡穿貫甚理又自述奇活者多而無師授曰吾明陰陽之理也以厭學校將之京故

詩引黃軒岐伯

曾於坐上分經絡似聽庖丁說解牛抱易來遊半壁水無師教飲上池流親經灼艾收雙涕幷道之京在九秋近日軒黃正施藥欲憑岐伯萬方瘳時上方施藥

往年觀伎走解意當是北產故綴四律首章用

北語今年復來知是金陵上元人又携一少伎同坐鏟上分鐙放體空中名曰童子拜觀音乃昔年所無者

人似明珠馬似盤超騰隱現不離鞍各彎鐙底羅鞋窄都在空中粧翠寒合掌幾回投地去同心雙蝶隔花攢莫嫌歲歲頻來往家住金陵自不難

贈諸暨朱醫士號省夜以墮馬攣腰

五十年餘拄杖行傴僂真有丈人情丹房恰傍青山

麓藥產應多紫石英服餌未成還住世縣官纔到便知名何時墮馬因拘攣偏稱良醫三折肱

十一月十一日雪初霽寶壽寺一首

寶寺禪宮萬山裡來遊況值雪晴初雪晴峯上雪還積山裡禪宮山更虛一樹高枝全逸蔓兩池寒水自潛魚就中絶壁堪招隱云是陶朱舊隱居

與王山人對語山人訪一貴遊不合而歸

仗劍渡江王猛身歸來又共坐青裀平原自有三千客門下聊同十九人魯許鳳雛應不忝由來龍性本難馴久知世事只如此且借清樽一洗塵

寄朱君邦憲朱嘗寄惠素問時督府胡公誘縛王直

鴈去魚來復幾春托緘猶勝挹清塵久居海畔知時事遠寄方書慰病身鄉里自應淹孺子將軍今已縛盧循臨風更得南鴻便報與家藏李布人

元夕休寧道中遥憶鄉里

陌上雙雙結袂頻翩如飛燕蹴輕塵一年樂事花流水幾夜他鄉月照人驛路酒家留去馬溪橋梅色弄新春相隨惟有孤龍劍會向囊中笑客貧

予過龍游拜貞女徐蓮姑祠墓因感湖嚴氏女
迹久湮次壁韻

蓮姑祠下草初青欲薦蘋芽摘遠汀獨立荒墳悲往
昔却慚良友負幽冥鳳樓有約今何在蘭畹無風祇
自馨玅魄凌波應不散擬將消息問湘靈

乙丑元日大雪自飲至醉逐呼王山人過尚志
家痛飲夜歸復浮白於園中

元日獨酌不成酡穿隣喚客雪中過三百六旬又過
矣四十五春如老何幘軟漸知簪髮少興豪那計酒
籌多小園風景偏宜雪綴柳粧梅有許窠

送李浙東公 僊臺公也時尚以郡伯入考成而未寄

棠樹新陰匝畫輪那堪驅馬覲　楓宸虞廷此日仍
三考漢吏如公有幾人走送忽逢何處叟言歸猶戀
去邊塵獨憐末士懷偏切束帶親勞授簡頻

丙寅元日

小園梅柳色津津海國迎陽易得新令節已更今歲
日微痾莫戀去年身鳳鳴梧引真平世 時有海主事公之疏 女
嫁男婚漸老人尚有舊心消不得偏題采筆對青春

病後欲絕筆於舉業
并諸散文而不能也

日者孫養靜爲推予命無以酬之因其索號詩
賦此以了人事　孫目雙瞽

布袍如雪擁高冠湖海投身歲月殘歸解客囊無一
事出携孺子只雙餐時挾一兒以行臥聽闘蟻將生慧性悦
青山不待觀足遍朱門心自寂莫將踪跡誤相看

與客觀潦于三江水門二首　客爲沈箕仲傳文石馬策之羅查塢

亂流如髮束長虹猛潦初晴約客從枚叔觀濤八月
後使君失筋萬雷中瞿塘象馬迷春雪瓠子魚龍上
夜風浩渺總無如此處連天盡目海洋東

二

老守蜀湯公也水門其所創者祠在焉

當年驅石障洪流此日翻爲麗景遊老守端居渾似
昨巨鰲持浪不勝愁隔河鵲起橋驚墮對岸潮來雪
倒流寄與祠靈莫歸去時時鄉國聽黃牛

賦得清秋落葉

白帝乘秋秉素蜺青娥挾露弄風威榮枯不敢違天
意摧落偏當客客衣大漠霜凄隋角散孤城月白伴

砧飛鏡中不久繁桃李愁殺秦川織錦機

飲太白樓

城上高樓接大河城南池沼遶朱荷千年供奉飛杯地一夜徐州上水歌露冷秋蛾爭彩燭川長風荻亂金波客中行樂無過此前夕中秋何處過

楊道人訪我于繫索詩

道人半在城都行今過稽山上禹陵身載瞿塘雪後水手拖蒟醬國中藤稍談鹿乘延卑品欲拔鷄群亦上昇近日嵇康知不免懶將消息問孫登

八僊臺次韻 本名長春祠在西湖南山深處

南山佳處有仙臺臺畔風光絕素埃嬴女只教迎鳳入桃花莫去引人來能令大藥飛鷄犬欲傍中央剪草萊舊伴自應尋不見湖中無此最深隈

新秋避暑豁然堂

竹雨松濤響道房瓜黃李碧酒筵香人間何物熱不喘此地蒼蠅凍欲僵一水飛光帶城郭千峰流翠上衣裳窓前古木搖枝入好挂輕絺細雪凉

過陳守經留飯海棠樹下賦得夜雨剪春韭

春園莫雨細泱泱韭葉當籬作意長舊約隔年留話
久新蔬一束出泥香梁塵已覺飛江燕帽影時移亂
海棠醉後推敲應不免只愁別駕惱郎當

迎春值雪 連歲雪多甚

雲黃兔白照千家雪裡迎春倍物華士女紅樓先捲
幔吏人朱杖忽生花瑞多自古無連歲路滑從東接
郡衙半是三農占水旱直隨牛尾不辭賒

清風嶺

赤霞城畔女郎身曾將羅袖障胡塵半巖竹淚猶啼
月一水菱花解照人那取業砧還破鏡秖持完璧碎
強秦江天風雨來何急似覺詩成泣鬼神

宮人入道 明月宮女名

昭陽隊裡混鉛華垂老忽師日半斜不向秋風怨團
扇却教明月進琵琶朝留楚簟身爲雨夜繡芳君線
作霞見說緱山閑姊妹尚論恩寵舊誰家

贈秦守道 號水玉山人

水玉山人本絕埃西湖自築初陽臺何年養鶴曾飛
去是水當門盡遠來道士忽逢松樹下漁舟放在藕

花隈知余欲與爲隣舍指點孤山一角梅

登東天目宿寶珠上人房却贈上人 爛芋爲供食已登最高峰俯視錢塘如帶

天目高高八百尋夜來一榻抱千岑蘿片月何妨挂劍石寒潭幾處深芋子故燒殘葉火蓮花早視大江心明朝欲借橫空錫飛度西山再一臨

西天目 高峰斷厓兩師骸已火獨中峯鍋于兩龍山上松杉特繁厓壁如削

法侶當年此結巢于今四大未全燒長龍短蹇金三具削岫劖厓鐵幾刀獅象渡河從彼岸松杉催海上

餘濤揭來一弄清溪月又出谿南第幾橋

宿長春祠夜半朱君扣榻呼起視月山缺處露

錢塘僅一勺而夜氣瀚之

長春明月夜闌干起視當眉尺五間千里林光俱浸水一杯江氣亦浮山似聞隔岫吹長笛欲與真官語大還忽憶廣寒清冷甚有人孤佩響珊珊

恭謁 孝陵正韻 漢高彷彿 皇祖而以少文終其身故五云然是日陵監 畧陳先事

二百年來一老生白頭落魄到西京疲驢狹路愁官

長破帽青衫拜　孝陵亭長一杯終馬上橋山萬歲
始龍迎當時事業難身遇馮仗中官說與聽

答贈盛君時飲朝天宮道院

長安道院一牽裳司馬筵中再舉觴柿葉學書才不
短杏花揮麈意何長藥沉綠醑家厨釀霜折紅蕉道
觀房坐裡黃冠三兩輩醉來相與說　先皇

陸孝子詩孝子瀕處與曹娥江遍故有第五句

一葉隨流去不還一夫號向大隄看阿翁風浪今如
此少婦筐篌枉自彈古栢臥祠江浩浩愁雲塞岸海
漫漫昨宵醉裡披圖畫淚落風前共燭殘

李長公邀集蓮花峰

馬水雄關天畔開貂儲暇日更登臺高山似爲遮胡
設折磴偏能勒騎廻杯杓催時嚴黑雨琵琶隔座覺
輕雷須臾捲地寒風急似送荆卿易水來

中秋雨集金氏園亭次陳思立詩朋酒斯享朋雙尊也

中秋風雨劇凌馮拂悶觥籌倒一朋綠桂隔年踈彩
暈銀蟾終夜斷長繩泥深水掌花邊鴨帽落霜顛影
外僧醉後忽呼長劍看赤鱗乘漲欲飛騰

十六日霽與張長治伯仲集城隅次長治韻

飄砧飛析戍營秋坐裡閒聽說潞州孤鏡滿城池水
洗明河千尺傍人流笑論昨夕能漂尾醉與紅裙緩
下樓自古陰晴誰料得莫辭連夜典鸜裘

邦憲死 朱氏而俠

遠從黃浦白波邊淚盡枯魚黑索前共許相逢還幾
度詎知此別即千年白楊樹下多風起廣柳車中少
客眠見說吳門塘上曲纔歌高士即潛然

焦山 曝龜死于牛觸實事也道人言之

徵君祠廟碧山隈僧舍中流面面開全楚客帆遮浦
下廣陵濤色漫窓來曝龜何事當牛觸養鶴翻勞刻
石埋隔取深泥題不得空持黃絹立磨厓

送鄭職方

高皇寶鴨北平遷羽衛猶屯萬竈烟養虎最宜防猝
餓調鷹莫更使多眠長江水綠千尋閃大樹旗紅一
的驟匹馬不嘶穿壘過知君此際氣翩翩

贈遼東李長君都司

公子相過日正西自言昨日破胡歸寶刀雪暗桃花

血鐵鎧風輕柳葉衣百口近來餘幾個一家長自出
重圍禪關夏色炎如此聽罷悽霜雜霰飛

觀宣鎮車戰用礮以制虜夜歸小飲寺中老僧
直用蘆笙吹海青搏鵞曲

朝看萬騎背洋河夜飲禪關數衲羅赤板輪中飛霹
靂黃蘆管裡叫駕鵞褰旗落羽元非二鬬蟻聞牛總
是魔念此忽然流汗滿道人一覺睡行窩

許口北遺以綾帛綿三物題曰袍具作詩謝之
寓之西隣爲朝玄觀多棲
方士諸邊競用蔚州之炭

吳蠶已挂山人肘邊馬尤堪北寺臺其柰沙場惟解
雪那能花處一題梅昨期後府將軍獵今學西隣道
士雷疊取蒲團高一尺坐消一輛蔚州灰

燈後祓赤城之泉 湯泉數步外有井而四山氷雪尚未消獨湯處沸如昔

烟火纔看上谷奇湯泉又見赤城稀四山氷雪陪春
住萬壑流黃抱水飛既解蒙茸挂高樹復馮欄檻看
跳璣誰能沾處當千仞起向岡頭一振衣

小集滴水厓朝陽觀 上谷

朝陽道觀一何縣滴水孤厓百丈邊餘氣出關雄大

漠長風吹壁立青天窓扉近在栖鵰處閣道都攔坐
客前不信夜來高頂望定應笙鶴下飛僊

送毛德甫奉使還蔪 德甫幕贊歸蔪上谷時作也黃台吉之妻曰大韓比
姬者東虜抄蠻之女兄也台吉遠之來依抄蠻一日寇蔪殺兩將軍及數十人去當事者
令宣鎮責之縛十七人來斬于都市而毛
君自蔪鎮往來其間相報引故贈詩如此

平原門下晚知名上客于今合有孫一尺書來飛白
羽兩言從定捧銅盆人今得策還油幕馬亦連宵急
蔪門報使酬功原舊典黃金横帶不須論

再送德甫 虜誓必歃血匍匐出刀下黃龍非上谷地但取岳公言飲耳

朝朝結束侍元戎十五年來姓未通自引抄蠻出刀
下真成食客處囊中從今虜馬敢南牧無數縣顱稿
北風只少閼氏爲飲器與君連日醉黃龍

徐州 將登黃樓問棗下之婦

今歲青青隴麥稠去年河水過堤流無家不自波中
出有鰲都經樹杪游棗葉雙扉詢翠袖柳根一面護
黃樓泗州潭底獼猴老不信今還鎖泗州

送余新鄉

星辰自古重爲郎墨綬銅符映早堂喜值栽花在鄰

邑行看種樹滿新鄉弓刀隊肅雙旌遶楊柳風多五月涼臥病禪關不相送蘆溝橋水隔天長

駕歸自閱群望于衢恭賦　三月三日

桃李晴曛禁死烟　鑾輿新幸北郊旋園花靺鞨蒐春日細柳旌旗拂觧年一道甲光將雪借千群馬色截雲鮮誰兼燕將帥爲天子共喜　文皇九葉玄

張雲南遺馬金囊　時余尚羈而張亦被議

百顆緘題秋著清遥聞摘向最西營張騫本帶葡萄入馬援難拋薏苡行萬里錦苞辭曉露一泓寒舌攪

春餳年來不爲臨邛病無柰羈愁渴易生

壽吳宣府

近來宣府息烽堠台吉求生款鎮臺笑引雙椎胡女拜傳呼萬帳令公來艾年佩鶺寧非早薇省垂魚不待椎報與江南春信道題詩寄處隴梅開

林先生遷教瀧水

特將一鐸嶺南行水郭山郵路幾程方爲郡人教弟子又從海國領諸生石中鸚鴂當泥迸帳裡桃榔入夏清其以遐荒頻作念古來誰不重蓴城

美人紅甲

近日新粧處處施玉纖染草學胭脂并將櫻顆銷筠管忽散桃花上柳眉春色每從梢畔露麗情半出袖邊知塞風昨夜吹膠折抱得琵琶下手遲

禹陵桓碑突石也魚蠹也楊梅樹下寸疑禹穴在此王字謂金簡玉書也

年來只讀景純書此日登臨似啓予埜罷桓碑猶豎卵封完玉字不通魚楊梅樹下人誰解齒酋髮中氣所居即遣子長重到此不過探勝立須臾

曹娥祠

曹娥十四死長江江水連潮萬里長精衛定應仇渤澥子胥豈只怒錢塘一江魚鱉浮尸出八尺龜螭臥絹黃總爲金釵收正氣可憐梟獍遶爺娘

露筋祠

烏鳥既能傷義士蚊虻何苦碎貞肌由來天道本無定誰使昆蟲必有知畫壁幾殘春社雨靈風時滿夜歸旗烟波一望三千里長在湘江洛水湄

馮刑部索書冊慶成與宴圖

躬耕既喜陪明主列宴兼榮享大庖蒼帝青陽臨

左个朱犁黃犢引南郊筵前甕盎歸餘瀝馬後蹄肩
帶割肴笑語細君將毋好不勞諧謔自爲嘲

送嘯上人之五臺

長嘯上人者來自長干蹔謝鷄鳴之妙景輒
馮短錫却棲鳳禁之西禪候三月以飛花指
五臺而趺草佛燈萬點天放珮璃山翠千重
神移鷲鳥異文殊之親覿別社友以長征四
韻送之數言以引

白下珠林最有名忽來燕趙作遊僧春風大衆迷花
雨夜壑孤藤看佛燈已辦一瓢相伴去其如多病不
能興歸來只洗雙荷葉聽學文殊演上乘佛家以耳爲荷葉

集李侯宅得鍾字時內賜鮮楊梅故用李令問鷲事即杜詩李少監也李侯高廟甥家有所賜手書又有真貝多葉經千番字如屯蜂

侯家簾幙夜重重醉客觴繁斷禁鍾賜果自鮮氷後
色罌鵞直賤丈前醲月斜苑樹寒孤鵲字暗番經集
萬蜂尚有　御緘看未得何時重許拆雙龍

燕子樓

牡丹春後惟枝在燕子樓空苦恨生昨淚幾行因擁

髻當年一顧本傾城分爲翡翠籠俱老訝道泉臺伴
不成猶勝分香臺上妾更無一個哭西陵

送余興國

隣家兄弟逼炊烟不見于今四十年頰有長鬚甚佐
幕頭多短髮尚留燕深秋一路逢紅葉明月雙帆挂
大川黃鶴樓中可相引石榴皮畔覓神僊

駕幸月壇群望西街一首

王露清秋湛碧空金輿夕月引群工紅雲自結龍文
上彩仗如移桂影中璧畔常儀端捧瑩郊西新魄正
晉弓布衣久分華山侶笑何歸驢噴曉風

九月十六日遊南内值大風雨歸而雪滿西岫矣

石橋魚龍百族巧甚云是西洋物乃三寶太監取歸者

寶樹壇臺夾梵輪星壇月宇詎非神從來天上游俱
夢說向人間恐未真風雨故梢銅網翼魚龍欲活石
橋鱗尋詩正是廻驢處忽面西山雪照人

送新昌潘公

北斗聲名重二京東朝保傅謝初榮百年華髮睎三
握一日朱輪送蒲城漸喜河氷仍綠水稍聞鄉雪盛

黃精快帆定落歸心後客夢幾番天姥青

子遂以尊人墓碣故抵燕至臘始去送之

朝廷久罷孝廉科只尺公車柰若何墓道且須鐫石
去關門終見棄繻過寸心落日俱千里尺雪孤輿夾
兩羸此去彭城止十日莫教造次下氷坡

將別復偕遊碧雲流觴枯柳之下

征輿解道明朝發別酒遲從此地酣盡日迴腸依曲
水昔年種柳似江潭霜高睡短鷄偏促雪滑泥長馬
不堪差有梅花知客意一程開逼一程南

送朱使君太僕

長安明月金叵羅幾度從君醉踏歌北寺雲屯朝烙
馬西清風起夜聞荷大臣自引行當召醉尉逸人且
莫呵一葉米家書畫舫白虹終夕逐滄波

送諸公子歸應試 五六並實事

人人白璧紫玻瓈並擬鄉書姓字齊綵袖香分金馬
署錦帆風正潞河堤移花屢喜過隣蝶載酒時來乞
野鷄不用平原當濁世翩翩自有馬遷題

李子遂死予設位哭之遂擊木而歌此

淚盡南天哭不回李生真是可憐才生芻解識徐家
物死夢應尋范式來紫氣鏌干埋不得青楓刺繡任
成灰知君去證金環果戲取楊花李上開

讀問棘堂集擬寄湯君

蘭苕翡翠逐時鳴誰解鈞天響洞庭鼓瑟定應遭客
罵執鞭今始慰生平即收呂覽千金市直換咸陽許
座城無限龍門蠶室淚難偕書札報任卿

賦得爲他人作嫁衣裳 華山女入道見昌黎詩蓮華導女冠簪也

貧女悠悠嫁不成爲人刺繡事聊生驕閨袖手公相
薄倚市嫣腮笑亦評柳葉雙描京兆對蓮花半導華
山行蹉跎兩事頭爲白脉脉停針此際情

金剛子珠串一首

不共番經出寶函定從胡腕摘偏衫核堆繡字蠐螬
爛果聚香林孔雀銜不斷百思惟嶺獦手提一串縛
狂獠饑來喚米無人識送與遊僧上海帆

南鎮 禹廟門扁曰拱聖

衡嶽迢迢靈氣奔何年直到此中蹲回看極北雙條
外獨領江南一面尊帳底風霜神色冷爐邊草木御

香温客來瞻拜何容易兼得低回拱聖門

寓香爐峯下註郭子竟清明夕二客携笋茗來

擬登

閒來註罷景純經客舍樵居烟霧生流水細分床畔

響群峯尖與筆端迎春城笋茗來雙客夜火清明坐

二更却喜香爐峯靄盡明朝不用雨中登

次日遊雲門買醉溪橋店梨花樹下雲門有大

樹相傳樹自盤古

一上高樓便下來梨花白雪酒家開秪緣看竹忍饑

過翻自擲錢買醉回近水青山銷白鳥開天碧樹泗

蒼苔昨宵詩句今成讖霽色香爐頂上臺

讀易園詩應一仕人之索

爲園讀易幾盧都歸藏連山盡野狐大過久無仍假

我絕韋猶在儘伊吾百莖蓍草龜相守一角梅花鶴

自呼曾與京焦相問難至今記得石渠無

題翠華軒卷詩

楓橋先輩有風流玉軸文池鎮綺樓山水大觀凡八

詠人家喬木幾千秋黃絲暗縫偏遊蠹白雪吳綾半

織虬俗眼燈前從古忌賢孫隨處好藏收

遼鎮李窗遠

唐家名將李臨淮再世遼東幕府開馬上樂年飛露布貂邊一德畫雲臺未須七首藏靴底會見旄頭墮海隈聞道近來更善飯分明矍鑠是翁哉

贈李宣鎮沈光祿鍊祠在保安州

遼東大將把吳鉤坐咲籌邊第幾樓記室虎頭誰投筆將軍猿臂自封侯廐分甘蓿膽中駟釀取葡萄覆上流好事知君多料理忠臣祠在保安州

聞都督再遷山西武寧

胡床雪夜斗牛裘親待回探夜不收劇壯咽喉此爲最山西將帥爾稱優千金粉面捐厮養百鞘朱提買絡頭倒先瀟灑姑諾諾大宛終敗匿騑騮

建陽楊君縣壺越市云是楊文敏公榮之孫某春將之京錢王孫持其土物索詩送之

久矣縣壺始得知良醫良相故家兒相爲乃祖稱文敏醫是曾孫住武夷艾葉撚餘留越市杏花開遍到京師雙鵝海鮓半斗酒吳越王孫爲索詩

友人索慰沈四郎君 乃翁東平州同知

東平第四小郎君枕塊扶苴哭大椿不待三年枯墓栢只須一慟立山神少連莫盡啼鵑血大孝須存幹蠱身况復老慈憐季子忍教眉雪爲儂顰

馬策之奉母住鳳凰山下之水樓

鳳凰山下遶清流策也迎親住此洲正好敲氷求尺鯉倍宜垂雪飯高樓月中醉客搖船夜露下聽蟲助竹秋何日細鱗隨網得招予沽酒柳橋頭

擬送張翰林使楚

天王熊夢協周宣江漢諸姬望詔虔特借館臣殊代邸專縣宮秩待歸年題鐫壁蘚俱霞外來往河槎總日邊最喜老談掄藻地何人不羨子長賢

自坌道走居庸雪連峯百仞橫障百折銀色晃晃故來撲人一道亦銀鋪也坐小兜冐以紅氊疲羸數頭匣劍笈書相後先氷氣栗冽肌粟

皛皛如南夏痱痤苦吟凍肩倍聳憊甚矣却羸得在荆關圖畫中浮生半日

昨夜飛花苦不多朝來起視白峩峩一行裘帽風中

去半日關山雪裡過銀髻望夫高入漢玉屏隨客折
成河中問一道明如線四角紅氊擁數騾

狐裘 裘被賒雪夜苦寒取信國文公集讀之賦此

狐裘賒去止三金大海投魚兩歲沉鷹馬趂風嫌未
惡簷堦負日苦長陰歌聞未必如金石肘先真應捉
領襟猶喜雪宵看信國髮衝冠頂汗淋淋

送丁叔子北上慰乃兄

令威三世通家好卅載遷居會面賒醉我龍鐺纔地
主憐君馬首又天涯春燈雨雪瀟瀟夜野店茶湯處
處家想見　皇都堤草綠脊鴒細語遶梨花

再咏銀魚要玉屏次

銀魚僅給瓦窰筵味美爭　產亦慳正是松江飛雪
鱠忽如寶坻到水鮮垂腰任取花羅袋細口愁教柳
線穿自笑五經元不讀叨君醉飽腹便便

海山張君嘗自題鏡容今死矣次其韻

孔門高弟舊書紳爾亦堂堂似此人獨坐詩壇吟且
飲厭爲世態笑和顰舊緣一夢花間蝶老淚雙揮鏡
裏身我尚爲人沉苦海子桑先返本來真

代壽黔公

有道明王守四夷公家鎖鑰在雕題一天樞紐群星北萬里金湯半壁西茅氏騎龍艱刼火王喬奉藥儻丸泥何如翊戴勳臣府永鐫金書鐵馬蹏

二

異姓王功階特進大將軍客揖須長太平象馬舞何事勝會鳧鷖醉不妨錦席珠璣群彥舌金爐烟霧百蠻香殷勤剩有華封祝先遣山呼到　帝鄉

三

千花百果候青陽二月斕斑匝點蒼樣簇濃枝靈鷲錦光添繡褓石麟床千戈後取儀雙髻弧矢先懸志四方我國同休恩不淺年年此日憶　高皇

亞夫墓　墓在巢縣此亦虛傳也

王者從來云不死共疑隆準及重瞳已占龍氣成天子却幸鴻門敗乃公一牧乳羊遮墓白幾株寒棗覆碑紅憐儂疽發不欲活豈爲人間少鄧通

白牝蛟二首

招寶山東行若千里洋也白牝蛟宮之相傳

是千年物遂名其所蛟門而向所詒海酋王
直之倭商住岑港者自春抵夏屢進剿屢阻
于雨人言蛟之祟也幕中醜罵蛟俄而雨如
注
寶山門外白蛟宮獨處千年不嫁雄頓頓渦涎垂燕
子殷殷霹靂懶蜈公風權近屬誰家掌日本頻由爾
路通一語稍嗔酬惡雨量無周處在軍中
二
濃應坐視稿三農不爾祠何吝一叢早使嫁夫封石
氏肯教將尾示劉翁寸鱗縮虱腥逃井蛻骨專車雪
硬風莫倚豢龍終豢爾史臣親記醢雌龍
讀文信公僊巖祠集焚弔二首
每疑天意不分明枉殺呼天問屈平諸葛既難扶後
主廬陵何用產先生停舟此夜艱危地出戶當年嘆
息聲腦子不靈尤恠事竟將腔血酒燕京
二
山翁伏臘競鷄豚海舶針羅失曉昏六尺托孤俱趙
氏一宵投主得公孫波濤解逐旌旗走巖洞寧無氣

魄存安得扶卭親一拜百花如錦醉山門

夜坐有感轉憶往事

朝來乾鵲聒簷牙入夜孤燈也弄花兒女一生夢養虎行藏四足盡添蛇因嗟竹箭歌如簀時泛荷花到若邪記得萬峰高頂鹿竟晞黃犬獵人家

香烟七首

誰將金鴨啣儂息我只磁龜待爾灰軟度低窓領風影濃梳高髻綰雲堆絲游不解黏花落縷嗅如能惹蝶來京賈漸踈包亦盡空餘紅印一梢梅

二

午坐焚香枉連歲香烟妙賞始今朝龍拿雲霧終傷猛蜃起樓臺不暇飄直上亭亭纔佇立斜飛冉冉忽逍遥細思絕景雙難比除是錢塘八月潮

三

霜沉欄竹更無他叶拖底事遊魂演百魔函谷迎關僥紫氣雪山灌頂散青螺孤螢一點停灰冷古樹千藤舄影拖春夢婆今何處去馮誰舉此似東坡

四

薝蔔花香形不似菖蒲花似不如香揣摩范曄鼻何暇應接王郎眼倍忙滄海霧蒸神仗煖峨眉雪挂佛燈凉併儂三物如堪捉捉付孫娘刺繡床

五

說與焚香知不知最堪描畫是烟時陽成罐口飛逃汞太古坑中刷裊絲想見當初勞造化亦如此物辦恢奇道人不解供呼吸閒看須臾變換嬉

六

西窓影歇觀雖寂左柳籠穿息不遮懶學吳兒煆銀杏且隨道士袖青蛇掃空烟火香嚴鼻琢盡玲瓏海象牙莫訝因風忽濃淡高空刻刻改雲霞 右香筒

七

香毬不減橘團圓橘氣毬香總可憐蟣虱窠窠逃熱瘴烟雲夜夜輥寒氊蘭消蕙歇東方白炷插針牢北斗旋一粒馬牙聊我輩萬金龍腦付嬋娟 右香毬

壽司空潘君六十

海天漠漠一弧縣正是司空治水年桐柏改流俱赴海蛟龍自去不須鞭舊從精舍陪毫穎今見台垣逼

斗躔借取紫霞來几席佇看黃髮擁貂蟬

歲暮夜雪招二王詩人虀果小飲二首

二王二王來叶何難榼榼清酤頓欲乾何處王門無短衲最難客路是長安虀鹽雪糝充瓶立蔗藕霜消飽膈酸四海論交頭盡白至今膽落醴交寒

二

斗酒那能不醉休醉來可使不歌不黃金雖我無顏色秋水還誰辨馬牛笑插落梅花亂鬢起看城雪筋氷樓一角忽風天盡黑萬雅摶雨下枝頭

春興 紫洪笋絶佳

好景蹉跎知幾廻今春商畧紫洪隈固應帶插挑深笋兼好提尊餞落梅雙蹇百錢苦難辦片槳孤舟盪莫催見說山家兜子軟借穿峰頂晚霞堆

二

乾坤瞬息雪邊風萬事陰晴雨後虹已分屠門齋後斷只難酒盞座前空半緡榆莢求書客數點梅花換米翁小飲墻西隣竹暗綿蠻對對語春叢

三

二月四日吾已降攝提尚復指蒼龍當時小褓慈闈
繡連歲寒衣隣母縫一股蠶尸忙萬蟻百鬢花粉亂
千蜂自憐伯玉知非晚除却樽罍事事慵

四

李白桃紅照眼明蘭風黎雪逼人清一枝帶蕊馮吾
折雙蝶隨風各自爭粉翅撲衣猶可耐墨針穿帽此
何黧因思花草猶難掇却悔從前受一經

五

七旬過二是今年垂老無孫守墓田半畝稻秧空餓
鹿兩株松樹罷啼鵑松爲盜砍悲來辛巳初生日哭向清
明細雨天忽撚柳枝翻一笑笑儂元是老婆禪

六

昨冬不寐苦夜永此月新弦喜晝長柳色未黃寒食
過槐芽初綠冷淘香西池蚪蚪愁將動北地鞦韆影
不忘描寫姬姜三百句白魚儘飽小巾箱舊閱鞦韆在臨濟賦
詩數十首幾三百句

七

胡烽信報收秦塞鬼警妖傳自贛州十萬樓船指甌

越結交鄰國且琉球不臣趙尉終辭帝自王田橫怕
拜侯幾島彈丸髡頂物敢驚沙上一浮鷗

八

孟光久矣掩泉臺海口新阡此再開煖色一天霞影
入寒潮萬里雪山來迢迢支壠何方發個個曾楊着
處猜急買松秧三百本高陰元伏拂雲材

復西溪湖爲朱令賦

邑里東隣隔一江使君爲政有芬芳歌如黃鵠陂當
復雲擁蒼皃路正長碑蒲桐鄉朱令廟樹陰柳岸召

公棠馮君莫話滄桑事一笑誰家牧馬場湖始爲宋
請爲牧馬地其後
福邸盡斥爲庄田

送季子微赴李寧武總兵之約

黑貂裘襜盡長安此去關山雪未殘挂印曾蒙公子
約解袍應念故人寒大豪馬邑墳堪吊天險羊腸路
復難到後莫須先一拜未妨長鋏向人彈

涵叔往常州索詩當餞

宜興穀雨正新茶掌故先生況倩家玉女潭邊煎乳
雪張公洞口醉流霞自慚把鐵包門限客有將金買

畫沙此去好尋顛禿草太湖石上打驚蛇倩見楊雄方言毘陵關神祠內有僧守松狂草碑

南鎮之南原桃樹數百花時余數遊賞當武陵也道士苦打攪盡伐之憶以詩

鎮南亦自有桃源載酒來尋不計年秪爲燒茶煩道士故令閉洞返漁船一從春雨花開後是處朝霞色可憐笑我老來無脚力欲呼船子少船錢

二月望後連日夜風甚不減前年而是日二兒書至

天寒地凍正霜宵被冷風號入帳驕貰屋再經飄瓦盡破爐重補買薪燒老牛脊壞堪馱鳥醉後跌損脅脊爛而瘡少陵病馬詩日暮不收烏啄瘡小犢書來尚滯遼好買紫團蔆一搭急鞭歸馬補虛勞

唐伯虎畫崔氏且題次其韻

彷彿相逢待月身不知今夕是何辰行雲總作當年散胡粉空傳半面春嫁後形容難不老畫中臨榻也應陳虎頭亦是登徒子特取妖嬌動世人

吳宣府新膺總督

邸報初翻數葉藤棟梁今喜楩柟勝市場春後皆青草司馬秋來在白登天下安危真足仗眼前脩短却難憑最憐投轄相知客不得隨車負此情

九月望日再集鎮虜臺至秋往往夕燒山原重陽曾上北山隈此夕重登鎮虜臺正喜垂楊留去馬不妨明月墮飛杯山頭有火非關燧笛裡無風自落梅孫綽賦成悲欲絕莫霞況復似天台

方封君七十其子刑部郎飛卿索作封君髮盡至足方山先生今七旬學道吟詩鄉里聞自脫青衫還舉子不栽黃橘比封君髮長七尺朝梳雪門對千峰莫掃雲既遠塵寰兼此相不愁鸞鶴不爲群

仲冬觀牡丹花於城西人家名園已得艷春朝又向寒冬發數條昨夜催粧誰遣誤明朝飛雪苦非遥終持粉面嬌羅綺故向梅花伴寂寥白髮紅顏能幾日紛紛蝴蝶過西橋

子肅再赴戚總戎所未至先於都下正韻幕中賓客盛文詞幕府黃金客再持共擬歸來作生計不堪老去哭相知一春綠草飛蝴蝶千里黃沙暗

鼓鼙兩地分明誰苦樂遊魂莫遣到家遲

紅葉

纔見芳華照眼新又看紅葉點衣頻只言春色能嬌物不道秋霜解媚人宮水正寒愁字字吳江初冷錦鱗鱗更餘一種閒風景醉雜黃花野老巾

壽胡通參　所居逼春波橋胡嘗忤權相下獄

年來里閈夾春波握手論心日日過共訝青萍酬價少却爲黃葉借春多同時搏虎俱臺省若個焚魚老辭轟眼底榮枯都莫較大樗何用有枝柯

蘭亭次韻　相傳蕭翼竊蘭亭記掀閱百花一時盡開

長堤高柳帶平沙無處春來不酒家野外光風偏拂馬市門殘帖解開花新觴曲引諸溪水舊寺巖垂幾樹茶回首永和如昨日不堪悵望晚天霞

壽張叔學

太華先生六十年顏朱齒玉鬢雙玄衆聞大道何妨笑獨致良知有所傳路出霞頭杯泛泛船歸菱面葉田田野人便欲持筐去手摘紅鮮入綺筵

送長洲居山人士貞

客裡尊罍每見陪那能不飲送將歸歌長筑短堪流
淚雉叫鷹呼未解圍雨雪尚淹春籜薦清明還競夜
餳非鄉風處處從來異曾宿閶門記憶微

飲於施學官齋席上有丹陽朱叟叟施之師也
朱爲王心齋之徒

千里神交已十年況逢安定敞高筵越國山川寒食
到泰州衣鉢夜深傳風雲座上雙萍合桃李陰中一
榻懸別去那能隨畫槳金山寺下共維船

即席復贈施先生 齋中植兩紫荊

不必湖州去治經人傳安定即先生獨持一鐸官三
載謾種雙荊花滿庭風雨連朝愁欲絕笋蔬寒食酒
頻傾山人醉後詩脾渴喚取芹芽再煮羹

山陰楊簿公稱良吏一日托從子桓索作應此
時當夜巡

何緣佐邑借儒師遊徼中宵帶緩垂每出未聞高喝
道相逢應不恠敲詩頻年馬瘦知官況到處螭啣有
去思從此賞之應不竊滿城鈴鐸爲公弛

重脩 乾清宮成迎 慈聖再御 輔臣用此題選翰庶時予

客京師漫賦

閶闔重新紫極熙姬姜再御寶軿移　慈顏既近趨承易　聖體猶冲保護宜鳥換歌筵前日曲花緐輦路舊時枝一人奉養兼天下大孝鴻名萬古垂

送劉山陰公入覲

明府才賢世所知河陽未得獨稱希花邊據案了公事琴底題書問布衣一縣春隨征馬去滿城塵爲送人飛　冲皇正解蒼生問宣室何由肯放歸

五色鸚鵡黃鸚鵡並是　聖母所馴各賦二首

白燕往時呈翰苑錦鸚今日貢　宸居萬年枝上栖偏麗百鳥圖中態未如豢養固知天意在語言長得　聖顏舒何因五色鮮成染自是媧皇煉石餘

二

合殿風和碧柳絲嘉禽色占錦紋奇兼呈五德靈鷄綬倒挂孤桐小鳳儀無數天機臨譜繡有時人語出花枝侍兒不用拋紅豆自有佳音慰　聖慈右五色者

三

西隴靈禽翡翠粧稀聞正色染黃裳自談玉殿非關

學却照金籠別有光飲啄定應歌帝力生威何幸稟中央千秋萬歲歡無極土德坤輿本肇祥

四

鸚鵡由來只翠衿中央正色見於今將懸半映初生柳欲繡全宜細縷金教言一一關清禁銜果時時摘上林不是黃筌能盡取誰知廄角有祥禽右黃色者

賞成氏牡丹和韻

將軍臺館俯林泉春後名花幾日鮮一本千金非不貴數不深夜轉堪憐却披半暈當亭下似出殘粧媚客前這憶舊京歡賞處馬蹄塵土踏成烟

王翁八十令書貞松白石畫中公再舉鄉飲

鄉里丈人誰最賢竹齋先生無間然八旬尚有嬰兒色三老重登國學筵春社插花人醉後秋龜作字夜燈前庭中桂子森如玉白石長松好共懸

姚崇明晚映堂

粉額縣題晚映堂主人留客夜焚香提壺不必過隣店買笋真教棟破塘彭澤俸錢多備酒崇明宦橐止栽桑儻居幸得爲隣舍伏臘長招醉酒漿

清凉寺云是梁武臺城

蕭梁臺殿一灰飛薝麥清明雉兎肥壞榜幾更金刹字饑魂應爛鐵城圖東來鏡折龍潭水北去蘆長燕子磯千古興亡真一夢隔江閒數莫雅歸

宿栖霞　般若庵有臺盡是石刻

叢林宛委是栖霞最稱沙門此結跏大鏤煮糜千衆飽小庵散住一山賒晝看白帖過般叶平聲若夜夢青蓮枕法華一覺長松風雨急錯疑澗水響鐺茶

壽馬先生七十　先生齒君會社之第三席又兩牧州府鄭箋魚蠡無魚蝦古人往往如此用一見東坡集

流朱拂齒雜輕霞庭畔重縣講日紗一竹青青支國杖數榴洒洒動江花社筵推長令三席州郡分春已萬家自笑傳經老徐孺猶將詩說注蠡蝦

元夕寄金武康

曾醉春街典破裘那堪老去却囊頭鼠凌白晝爭人食雨共青燈管夜愁萬戶新粧譁月鏡一天彩勝亂風球流思忽到茗西路似見絃歌擁子游

送行人陶君　新館新建宅

雙飛諸父共雲霓獨蓋遥征漸向西京兆蛾眉新書舫洛陽才子錦障泥江程引雨浮關渡花候添春到馬蹄此去風光倍堪味鶯聲一路柳邊堤

寄上海諸友人

雙魚歲晚渡江津笋飯純羹又換春棄印可望天上客射書元屬海東人天愁夜幕鈴偏悪柵暗縹藤鼠正巡湖水萬重蘭芷隔因君還上佩芳身

寄謝學師張先生見慰師上海人友人才士朱邦憲之婦翁也

海天鳴鐸入山城獨劍孤琴傍馬行才子文人韓吏部諸生師傅董明經遥飛梅信園門鎖想見片風帳底清爲報楚傑今日事明倫兩字屬先生

戊辰廿有四日尚賓時中宿於園夜大風雨水厚尺詰朝得子廿壵報走筆遍諸友

夢裡分明夢塞鴻朝來便有鯉魚通話深白榻三人雨氷斷黄河一夜風馬憊豈堪重蹀躞烏飛何苦辨雌雄雲天萬里嗟窄恰作庖鷄鎮日籠

王師挽章師蛻棺以兩兎甕頻駐蹕嶺庵中

隻鞋葱嶺去三年兩甕團團嶺個邊劫火只思將骨

化寒花依舊護人眠我雖活在如籠鳥子已蕭然作
蛻蟬安得騎牛天竺道月明重話三生緣

張大夫生朝以下三景並是其別業

解組歸來白髮新每因黃菊賞年辰沉洲芳草行吟後鏡水荷花蕩槳春百舉既馮傳檄定五湖宜着浣紗輩南冠未必長留繫來問桃源第幾津

鏡波館

微風鏡水縠文涼家近湖頭日繫航昨去幾經行路險今來依舊看波長懶將勑賜榮爲沼直取荷梁葺作堂舊事比君堪一笑桃花前度屬劉郎

流霞閣

流霞高閣俯千山霞氣來酷酒海寬一斗聊爲使君壽半瓢留與道人餐回看烟火城何處只隔蕪陂水一灣白日凌虛惟此地莫招問字俗杯盤

垂綸亭

湖裡孤亭雨後簑一竿新老鏡中荷當時蓮女今何在不共漁郎來唱歌卜猶尚堪師帝主舍舟那復畏風波懷人若寄相思字馮遣鯉魚騰赤梭

養生書成紀事與梦 注叅同埜成家釜炊飯盡出嬰兒已而復入啟時尚繫黃梦小溪蟹如斗大脫殼

黃粱換色道書成紫甲更來憂裡呈孝婦不寃終有雨水禽持蚌一何晴中郎贖命慙脩史叔夜瀆刑且養生見說漁翁禍一葉波掀浪穩付前程

某氏新園

新園絶勝舊園都驅石東來出嶠壺樓閣層層催蜃吐巖巒一一學鰲扶曾陪春雨看花發自受秋風與葉茹安得更於苔蘚處却從陶令賦將蕪

二

買地鋪山引露濃中縣洞壑亞玲瓏抽將茵茜誰邊水割取蓬瀛若個峰江左枯棊宜別墅襄陽落日醉山翁花枝儘媚當尊客莫辨金釵座上紅

友人出冊復贈春試者

離筵驛路尚芳梅騎馬聽鶯是此廻舊日孺生關吏識新年羅袖內家裁澤蘭把贈移春色死杏留花待妙才却說澠鱗縣尾在欲從天上借風雷

送趙大理 先巡撫貴州邇擢大理

纔聞歸馬駐雙輪又見旌麾動去塵廷尉由來須長者武侯聊借服南人昨經湘水洲蘭莫今渡黃河岸草春萬里波濤隨意挽相逢處處有枯鱗

壽王君 王同學友也至是六十例授校其子以丁卯薦

千林楓色對朱顏醉後囊萸把自看舊籍幾更前輩健新銜真愛廣文寒門臨流水鵞池涸家近青山蕺葉盤拍手僊郎他日事官梭還度幾廻鸞

宿長春祠夜半朱君扣榻呼起視月

長春明月夜闌干起視當眉尺五間千里林光俱浸水一杯江氣亦浮山似聞隔岫吹長笛欲喚真君語大還忽憶廣寒清冷甚有人孤珮響珊珊

生朝詩 張翰林母也時有事楚藩

夫人舊是元君侶令嗣新從南嶽來袖裡紅霞穿綵出堂前朱草入簾開頻將瘞帶教陰德一自懷鶩發慧才欲取銅儀問平子幾時婺采映中台

壽人

華辰初喜仲秋天秘籍兼承　寵命偏問齒纔居散騎上論才應許侍中前特函赤土將龍拭別取長河

向舌縣見說黃冠雕已就爲君先去采丹鉛

綠牡丹 白牡丹姓張名珎奴回道士教之修鍊

牡丹綠者未曾聞狡獪司花此弄新漢水鴨頭教作帔隴山鸚鵡未呼人韓郎頃刻愁難學酒輩逡巡醉可頻不羨張家回道士自拋紅粉練庚辛

次蘇長公雪詩

翩如巾舞玉人纖皎似禪宗戒律嚴姑去盡留雲母粉客來只醉水晶鹽正愁黃獨迷鑱柄故壓梅花入帽簷埋沒遠山知幾許且收螺子畫眉尖 何仙姑食雲母粉而僊去予亦稍畫人物

二

白糝堆寒沒曙雅姨家風急攪銀車翻將灞水驢邊色忽點孤山墓上花何物黃冠滕六友相思白舫戴逵家今朝穆滿觴黃竹笑指銀泥畫戟叉

三

固知嫋嫋不勝纖亦有稜稜莊且嚴劍底白猿鏖越女槎頭黑癭粉無鹽水初勢已寒千仞霽後人多曝一簷笑憶小姬誇党日可教輕試茗芽尖

四

海上青山插髻雅海鮫輸織不論車儘教一夜裁綃
葉那得傾都不柰花粉屐特停漁者榼赤梢并付酒
人家蛺郎迫使劉伶去忍別青旗燕尾义

青州贈鼉磯研副以詩奉荅

恭承錦字題文石尚帶青州海氣濃蜃影幾痕疑墨
繡雀臺萬尺賤漳銅醉來好醮張顛髮老去羞箋鄭
氏蟲應有紅絲蜘匣底宮髮爭捧寫蘋風
莫老至聾矣 長洲人向住杭湖墅能詩

幾度相逢莫丈人幾年斷却耳根塵新潮正險君何
冒舊雨重來話只陳梅樹一堤通處士桃花雙板閉
漁津詩名到處南金重自嘆工詩老更貧此老相顧無他話特云詩文甚賤其貧如昨

擬寄鄧孺孝 投詩三本而去家有白鴈堂應其索咏

鄧攸背立黑簷頭老眼偷窺非鄧攸倚柱將須嗔不
小開門倒屣去難留明珠投我有如許白鴈伴君無
恙不勉强南京一杯酒今來纔識滴骷髏

八月十八日阿枳三江觀潮夜歸示四首 俗謂八月

十八潮生日二首首句指三江之禹廟

東來小港入潮枯總直潮辰只大都父老猶談錢氏
弩波濤終奉浙江符一城菜熟須鹽急百笠蘆長縛
蟹麄却問黃塵飛未得秪言鹹濕滿頭顱

二

聞道黃熊伯子宮銀山銀海走銀虹千花競蹙魚龍
後萬里長來日月東河伯正驕秋水舌非神亦弄廣
陵風蓮姬自愛潮多信看弄潮兒欲嫁儂

三

胡馬帆檣故不禁鳴潮故避大江深非關氷許滹沱
合信是鰍高海浪沉處處新粧邀步襪年年舊雪漲
城陰阿宣也鎖書堂去獨曳青藜詠玉簪

四

吳館觀濤百不違卅年閉戶一都非欲爲發難枚乘
老聽說風波柳毅歸龕赭夾流驚箭筈鸕鷀廻舫晒
漁衣孝娥不少行人恨幷作鴟夷怒色飛

戲擬不往三首

風流自喜烏衣尚禮法休嗔白簡評不信塞翁終失

馬蹩煩良吏量遷鴛舟過劍浦招雙鐵竹引山泉飲
一城絶勝又歸丘壑長放歌五洩舊時聲

二

早歲提符武陵郡莫齡別館少微山尋源未羨漁郎
事掃徑聊希處士閒莫笑幾開　今殿墜櫻桃不食
好容顏隣邦碑在襄陽口未必長生須大還

三

白頭笇籜齋中坐赤脚蓮花頂上行九節閒將邛竹
杖一籌輸與老門生遥來婚嫁龐酬債此去風波任
打滓五嶽高頭誰被我肉身菩薩未身輕

讀其愍婦吊集二首吊集云愍婦之死非一端最甚者以姑章紿其子不認其母云火時乳母也

纔憐勁草嗔風惡但表貞松把雪嗔爾輩借將扶世
教妾心元不願忠臣伯勞啼嘯端非鳥孔雀東南亦
是人併付枝頭姑惡舌年年爲爾數頑鬟

二

孀鏡難教兩處明空桑真見一兒生噴乾口血梟初
大綵落梁塵雉自經寸骨崢嶸爭銓雪百吟風雨響

窓晴急須一本彈漁鼓恐有中郎別唱行

擬吊蘇小墓

一杯蘇小是耶非繡口花腮爛舞衣自古佳人難再得從今比翼罷雙飛雖邊露眼啼痕淺松下同心結帶稀恨不顛狂如大阮欠將一哭慟兵閨

聞里中有買得扶桑花者四首

憶別湯江五十霜蠻花長憶爛扶桑陸郎第爾知何等趙尉哉儂定幾行蜀魄啼盃乾夜夜猩鼯搏血濕蒼蒼征香結態堪誰比個是愁兒醉後粧

二

炙花冷蘁逐時開當取當壚着處陪海女纏頭雖絳帕江楓落葉亦殷腮千金知何啻買一朵分簪破帽來奪取胭脂等閒事只愁兒女太安排

三

篾黃奩螺取次將長紅大翠儘蠻娘蘭干笑語腮堪譯浣火衫裙未涼白浪有緣陪賈客紅潮無伴醉檳榔吾鄉惡熟連年更帶得浦葵上海航

四

鶴林寺裡別袈裟又幻扶桑到若耶溪女惜香還菡萏海人澆醉歇枇巴似聞此地春猶雪悔上孤帆曉載霞臘社少年貂帽上簪紅莫忘遍茶花

今來自嶺海者云扶桑花也余昔所見殊不類是殆大蘇所詠涓涓泣露紫含笑熖熖燒空紅佛桑耳花家剪雙頭見寄始覺首四作之誤乘酒漫成六首以贖差錯插硯水瓶嫣然有笑語意豈亦憐老人之衰耗耶復取餘瀝澆之當纏頭耳滇蜀村歌云披簑衣打杖頭鼓風流在何處余擬荅鄉諺云雪落長江裏依舊化作水何不落則雨却要是個底（底字鄉語讀作以）不知花神有知作何平章夜見夢云叟所謂黃連樹下彈琴也

昔者曾憐佛桑賤今來却見貴扶桑天鷄叫罷日纔上海蜃樓高霞正忙此時此花染欲醉是株是朶茜成行都爭茜頰堪千鎰誰問蓮花似六郎

二

天喬萬里忘風土天地中州若雨暘面面燕支凌虜

妾家家蝴蝶過隣墻已聞好事狂通國會見名園賤
洛陽剩葉可醫蠶病不大家音姑春箔臥銀僵扶桑蠶長七尺
子如燕卵

三

扶桑一擲百樗蒱買舶槌蚨罄鏹塗萬鉢鍬鋤寧汝
願幾春爛熳爲誰都盍從海島陪田客故試淮泥可
木奴欲借邊鸞花鳥手爲添王會百花圖

四

翠幄青欄半面扶烘脂炙粉照蒼梧稍疑壚婦頻中
酒莫認昭君肯嫁胡幸爾波帆收址指慚予霜鬢對
東塗嫣然一笑如相問儂是南鵬第幾雛

五

煖紅滴滴兩名娃插向磁瓶研水些崔閤小紗縫杏
子石家大剪襞榴花無橐可傾河朔飲有儂堪老邵
平瓜矮檐破壁還愁汝雨惡風狂燕掠斜

六

將軍池館有王戎何似扶桑到海東過嶺風塵雙袖
暗際天烟漲一裙紅細腰廻雪憎魔女濃頰圍燈笑

醉翁寄語寒溫須着意別來淚血尚溶溶

寄吳通府以墨見寄 名成器休寧人時予初出繫吳剿倭功多在處有碑

紫顙舊映郡齋長聞道髯今亦着霜去定將軍呵醉尉生猶碑字滿襄陽殘軀乍別阿鼻鬼寶匣遥飛片腦香近日東陵瓜好不幾從炎熱轉清凉

魏文靖公巵貯以梓匣輙賦二首

魏家名德並恢恢魏氏宗彝並偉瑰既有貞觀丞相笏復傳文靖鉅公杯金螭百隻誇誰氏火色千陶翠此枚貰取隣醅賞新購先澆一滴向西飛

二

團團翠捲一荷初傳道收將米石餘大老儀刑存瓦甓騷臣醒醉問湘漁酒邊有日看鴟變鍤外無泥葬鹿車醉取枯桐操萇楚人琴俱絕霎須臾

某君見遺石磬

泗上歸來動隔年親提浮磬與泠然一除梵版裁雲俗再扣哀鸝遶竹圓老去固難腰似折貧來直到室如懸閒窓重理當時架數杵香殘客話邊

賣貂 予再北以贄文得貂帽領敝其三賣其六乃不滿十五金

市上挾葛塞眼黃將貂往市不成羊孟嘗一腋收狐白季子千金敝洛陽固是此方饒毒熱亦窺生事正空囊鹿皮破盡惟斑在大雪關門擁壞床

賣磬 敝僦多竹而鶚叫振林每歌輒罷

貧來一石不能留解贈王郎愧取酬莊舄戀鄉聲自舊金人辭漢淚長流半肩荷蕢過門誚一葉師襄入海遊寄語春秋休責備後來能有此人不

賣畫

一束丹青半贄詩稍如吏部長去聲安時蕭條客舍彈棊得流落人間作記垂到處馮將臨贗估傾箱拚共蠹魚饑臥遊忽奪正惆悵壁隙何遮風太吹

賣書 第三言已身亦將賣耳況書乎作音做僮書用便了券事

貝葉千繙粟一提持經換飽笑僧尼僮書我亦王家作偶散誰非大塊泥帶草連年高纂述巾箱一日去筌蹄聊堆剩本充高枕一字不看眠日低

長至次朝

昨日凉雲絳色微朝來南鳥北籠飛一丸自弄玄黃劇百線爭穿傀儡機小刼鰲蹄撑畧住大人龍伯負

將歸何年姤復鞭爲馬數盡河沙未放轙

伍公祠

吳山東畔伍公祠野史評多無定時舉族何辜同刈草後人却苦論鞭尸退耕始覺投吳早雪恨終嫌入郢遲事到此公真不幸鐲鏤依舊遇夫差

岳公祠

墓門朱戟碧湖中湖上桃花相映紅四海龍蛇寒食後六陵風雨大江東英雄幾夜乾坤博忠孝誰家俎豆同腸斷兩宮終朔雪年年麥飯隔春風

雙義祠 酈秀才沈之門生也沈僇酈守其尸

空山[illegible]壑響金槌妖璉窮探寶玉輝趙氏已無羹飯主遺民猶餓首陽薇嚴丞相托楊都護酈秀才收沈錦衣千古英雄無二轍黃金須鑄兩嵬嵬

送林先生掌教瀧水 余往年曾至端州瀧水其屬縣也

端州猶記昔曾過瀧水程途隔未多嶺表風烟非昨日海邦文字有餘波蘧花半出藤絲織帳色全分荔子和景物依然猶在眼六千里外柰君何

某君生朝抹牡丹爲壽

道德固爲長久物崇高亦是聖賢嘉某言白首疎狂
客也須朱闌富貴花一研温風輕散凍數尖濃葉醉
塗雅試教挂向西京宅未許堯夫篤有涯

孟冬下旬櫻桃作花折寄某君并小作二首希
和而海棠一枝白醑一壺及玅味一絕已先
在門矣予既和其絕復擬此律方入哦見窓
梅復花某山人至問其園云無不花也果爾
豈能逐品爲賦因統以一律而昨夕風惡甚
隣竹斷折劃如歲爆庚江潭云樹猶如此人
何以堪噫傷哉
滿城花發不知冬閉戸經年等耗聾剪送海棠勞及
我折寄櫻桃荅向儂雪打霜披知在即粉腮胭頰爲
誰穠昨宵況復狂風雨枕畔驚聞折籜龍

十月廿二日園西櫻桃數花便有蝶至二首
令節初冬逼下旬櫻桃數朶着花新天寒翠袖宜深
幕日莫紅簾訝美人小頰預施三月粉微腊未褪昨
宵唇梨花定不開天上百姓人家借小春

夏實每看當鳥盡冬花何事向人妍不堪憔悴行吟後故弄陽春欲雪前正苦白頭愁兀兀誰家黃蝶過娟娟杖藜立斷斜陽影淚盡西風送菊天

擬寄白雪樓

聞道樓成賀雀飛題頹却是怨金徽齊風大國誰其解楚雪高張聽者稀島嶼翻來窺百尺啼鮫只自墮雙璣古來一曲令人老此曲多從棄妾非

擬寄岳陽樓 余小齋扁曰芙蓉館

洞庭湖水百流沿洞庭湖岸一樓縣君山鏡清蛾眉外帝水鴻荒劫火前闌檻夢生秋客帳旅廬光發夜蛟涎芙蓉館裡煩寃甚彼處漁舟快拍天

淮河成長吏索贈兩臺二首 果有龍蛻而徙之事時潘工部後此

黃河東下萬泥乾桐柏狂流自此安夾岸千艘移靜練連州百雉峙澄瀾蛟龍引避緣司空鴻鴈悲歌美縣官共指平江祠廟在令人千古拜蟬冠

二

青綃絳績去何之縱艷江南萬斛飛氓子功高髡衛竹淮河波定走支祈荒陂百口歌黃鵠金簡連宵夢

繡衣從此倦槎河漢上直將雲錦綿天機

夜宿栖霞

共羨南齊此獨留大江終日俯　皇州山房百斗迎觀鼻石佛千巖待點頭午鉢韡鞋轟地動夜壇螺鈸匝天流昨宵一宿胭脂井閒看松颸皎燭油

訪李岣嶁山人於靈隱寺時被繫七年暫放先是寓杭年少暇則扁舟湖上故有末句

岣嶁詩客學全真半日深山說鬼神送到澗聲無響處歸來明月滿前津七年火宅三車客十里荷花兩槳人兩岸鷗鳧渾似昨就中應有舊相親

九月朔與諸友醉某子長安邸舍得花字時一舊友稍貳故及之時又值大除溝道

滿庭山色半闌花觴曲交飛古俠家肝膽易傾除酒畔弟兄難會最天涯不教酩酊歸何事望到茱萸節尚賒燭暗溝渾都莫慮近來官道鏟堆沙

某伯子惠虎丘茗謝之

虎丘春茗玅烘蒸七碗何愁不上升青箬舊封題穀雨紫沙新礶買宜興却從梅月橫三弄細攪松風灺

一燈合向吳儂形管說好將書上玉壺氷

桐鄉馮母其子成進士疏母節

三遷近俎苦霜時一尺殊恩湛露垂自古男兒嬰白少誰家婺婦　帝王知高齋客飯寧辭髮落葉寒機幾斷絲見說僊郎棲海曲更無魚鮓到塘西

又

青史他年定幾行太夫人傳在中央不須竊藥居明月自解將心結暗霜片匣遠飛鸞字重單雌親刷鳳毛長羅敷雖老携筐在付與吳姬出采桑

畫魚既作古詩矣又之復得七律二首

勺水寸魚何褦褷斗方小亦放生池豆人寸馬非吾事雪白蕉紅任爾疑連歲波臣多死旱此中釣叟底垂絲點睛翻笑僧繇手飛向雲霄何所爲

二

玆圖稍似少陵詩微風吹雨出魚兒尺梢詎許牛涔活遠水何勞象隊移是處有魚爭聚網畫心無懶穩搖髻五侯刀几知多少免爾爲鯖正在斯

擬送巡滇者二首　先君後先兩撫賊叙勞僅得夔州府同知不有名宦可祠

耶志可
收耶

握節新爲萬里行何人不羨舊書生一簪白筆禮帷
冷幾驛紅氈祖道平清淨共推周柱下糾彈交指沐
黔寧故家門第須喬木何況　先皇許世臣

二

孟容主官爭寶井臨安那大反狂酋兩番並屬先人
撫一字曾無太史收正值同袍巡此地却嫌泥壁向
高頭況無杯酒爲儂別安得忉忉絮所求

過伯升宅玩骨董而菖蒲尤盛魚有紅色有藍
色有玉有錦俱三尾如鼎又有水晶四尾者
菖蒲鉢鉢虎須抽玳瑁盆盆錦鯽浮衰老一塵幾不
染小兒百件欲拿周言歸肯問遲和早再到寧知得
與不落日青山三四點幾回舟子促回舟

雪中移居二首

十度移家四十年今來移迫莫冬天破書一束苦濕
雪折足雙錨愁斷烟羅雀是門都解冷啼鶯換谷不
成遷只堪醉咏梅花下其柰杖頭無酒錢

二

高雪壓瓦轟折椽跋凍移家勞可憐長鬚赤脚泥一尺買傭呼酒賒百錢饑烏待我彼簷外梅花送客此窓前百苦千愁不在念腸斷茫茫黯黯天

送婁某丞丹陽 乃祖御史

吾兄驄馬後昆賢今佐鳴琴倍洒然雙杪長松廳事後三吳流水大江邊應憐道路疲迎送莫買鱘皇糜俸錢他日相過莫相忘金山頂上酌清泉

錢王孫餉蟹不減陳君肥傑酒而剥之特旨

鯫生用字換霜螯待詔將書易雪糕併是老饕營口腹省教半李奪蠐螬百年生死鸕鷀杓一殼玄黃玳瑁膏不有相知能餉此止持虀脯下村醪 文待詔却唐王黃金數笏而小人持一篭餻索字內之

荅嘉則二首次韻 一七十見壽一沮雨廢訪

十年纔一問平安只尺渾如對面看舊日詩評雖有價近來公論孰登壇百年忽已崦嵫莫一齒時崩苜蓿盤臘雪秋潮同馬日何人不道是金蘭

二 五言

桃花大水濱茅屋老畸人况直花三月真堪酒百巡

何錢將拄杖瞥眼忍辜春早識佺期過攀囊借貼津

詣五洩驢上口占寄駱儀遠

勝嘗猶縣百里堤蹄僵路滑不勝泥溪山待客寒雲外雨雪逢君楓樹西東帶豈難官自懶尺箠不重老能提何由共纓蒼苔上指與諸峰一一題

九流

九流渭也落何流戴髮星星一比丘紅袖曾酣樓上舞黑風仍墮海洋舟偷醉畢卓生爲酒辟穀張良死在留每枉尊罍思一報幾時將轄井中投

寄楊會稽公

由來活雀戀楊家北望金臺雲路賒野宿尚須愁艾葉早飛何以報黃花三公自寶行方始四壁成環美不瑕自媿即非王母使徒將雙眼看榮華

鷄聲

雲中丹竈伴神僊亦有栖遲高樹顛何夕旣來迴客夢凌晨特去喚霜天韻飄雜外雛俱集頸漲花前繡愈圓不似吳門塘上鴨只將名姓向人宣

蛙聲

陂塘科斗書猶易海國侏儒譯較難草際不知何物語燈前直聽幾宵闌榴風爲遞愁蛇覺梅雨交喧亂鴨欄五寸即且留不得令人爲爾發長嘆

蠅聲

附炎當午一何忙有物紛紛撲草堂似遞微言留襍襶更從高枕聒羲皇蒼翰帶響衝溷出赤喙飛讒引舌長寄與眼前消息道守宮只在讀書窓

蚊聲 蚊雷見中山靖王傳栩栩夢爲蝶也出莊子以喻人當寢而被蚊陣攪其夢也蚊陣聲形俱絶類蝗陣

露筋秋草糜閨秀撼帳春電竊帝權栩栩一番爲蝶夜薨薨萬翅蔽蝗天群呼不怕聞蝙蝠稍咽時應中燎烟世上好鳴鳴不得幾行仗馬玉堦前

每過兗輒擬謁闕里輒阻追賦一首 人云闕里封木蔽野始門人會葬時携植故多異名

微言雖絶尚如絲盛典難逢却有時壞壁漸收秦後物太牢纔饗漢初祠路逢麋鹿非新狎石臥麒麟引舊悲即景不應終不到況兼真玉蛻蒙倛 林多古鹿而不避人

謁孟廟二首 廟有孟夫子石像云祠墓旁掘得意非秦漢時物也廟栢極盛

祠廟遥將岱岳連道宗嫡自一燈傳師門已列三千上名世真華五百年栢影連蜷穿漢出石人苔蘚落周鐫拜瞻豈少洋洋在更向何方覔浩然

二

玅手傳神少對真道家炙聖豈須親朞功五世開千葉江漢雙流濯兩人鄉笋飯餘將野薦客驢日暮逐行塵明朝轉入千山去何地翻能寄采蘋時擬取所携笋脯一薦以橐飯因侶促而止

夏至連旬潦甚而至日復陰將作重梅俗驗也他方競渡以端午而越俗獨於夏至用正韻

陰霾塞野未云開北陸高躔日自廻小圃嘉蔬沒蕭艾大夫禴祭只楊梅江潭魚腹渾陳事天下龍舟爲楚纍到處閨人如有識盛將豚酒醉儂歸

已而雨競渡者衆和歌雖未必吊屈然亦其遺也

白日垂榆霽亦開紅蜻促雨漲仍廻此方許亞長沙濕何物能禁兩度梅巧噀炎花添濯濯故穿哀曲攪纍纍陰晴長短儂知慣且着簑衣緩棹歸

壬午季夏朔作正韻

滴盂澄水照星辰自許當年走庶人天地幾番愁混
沌風塵連歲鬬麒麟既餘尚許如初月復後仍堪點
寸雲爲問新光如昨否下方恐有未掀盆

二

何處煤炤天上生萬方此際轉分明崦嵫忽作西來
障潦雨新開午後晴夸父杖餘林狡獪吳剛力盡桂
縱橫野人不下元和淚也向中庭獨自行夸父志追日杖化鄧林特麻姑之狡獪耳喻道與糟粕

聞有賦壞翅鶴者予嘗傷事廢飡羸眩致跌右
臂骨脫突肩臼昨冬涉夏復病脚軟必杖而
後行茲也感僊癯之易賊羨令威而不皆橫
榻哀吟輒得五首

澤國秋飈海色鮮飛騰無計只頹然雙栖入夜遮烟
獨半影拖花舄雪偏衣袒右肩慵梵客柳生左肘任
皇天可憐獨剩滄溟氣乞與昂藏步榻邊

二

欲鳴不鳴拍不禁況復蒼蒼萬里心舞袖今餘兩垂
手曝衣惟障一邊陰不辭搓拽將池遶似解跰躃照

井深傾國捧心翻所貴一庭欹影換清吟

三

隻輪將影壓堦苔盡日婆娑稍一毸擬接落梅衝復墮相逢劃鴈嘯成哀朱軒衛國羞群載碧浪焦山暝獨埋却憶緱山今夜客鳳笙明月誇誰來

四

遨遊玄圃本僊材軒翥人間亦易催一臂風雲成苦縛滿身霜雪枉教裁紅芝大藥遥難寄碧海欹巢待不來莫以傍門須奪舍胎禽隨地浪投胎

五

舊日蘇躭避彈歸稜稜一臂墮何依春風借翼騰難遠夜月梳翎影半非島嶼群嬉紛羽雪亭臺多觸信危機雙脛莫更論長短愁見江鳧上下飛

建陽李君寄馴鷴俄殪野貍信至燕哀以三曲

予四畜鷴而輒敗其一爲廣東陽江楊氏所遺一從少保公行閩分諸廩饋一爲錢子酬詩此則李所寄並閩產也○杜甫詠鸚鵡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雍陶詩秋來見月興歸思自起開籠放白鷴

魚鳥尋盟未許同冥棲誰復伴龍鍾荒欄取食曾呼

掌繡尾迴霜罷掃籠老去逢愁消不易秋來見月放
成空定知此夜魂遊處多在武夷山水中

二

素姿馴態碧山空劇爪貪涎一飽充殘粟幾乾遺毳
水落花時起墮毛風千里提携兩蠻嶠四迴豢養一
飄蓬將詩換得胡家者向後不知何所終

三

憶昨含悽下主庭殊方遠嫁儼姬嬴正憐紗羽摧孤
雪忍爲饑饕爛一腥草色應枯武陵道書閒亦濕建
陽纓情鍾此輩非關癖猿鶴年來一併情

賦得萬緑枝頭紅一點

名園衆樹老啼鶯葉底孤花巧弄春已拚濃陰渾覆
鳥獨留殘豔尚撩人青樓百座迎桃葉翠袖雙雙捧
太真記得隴西長吉語斗筲如海爲朱唇

王鄉人尋二十年之父櫬歸自衛輝合其母壙
寄埋叢塚址印同有客亦尸萬莽中白骨兩鄉兒得
父黃泉一笑嫗迎翁淚餘指點居亭老無盡鉄函夜
塋紅千古燈檠歸櫬事莫論真贋總輸儂

天池號篇爲趙君賦江郎石上天池有蓮花有鯉

予躭莊叟言真誕子愛江郎石更奇詎意取爲雙別號遂令人喚兩天池修鱗在上何難躍大鳥須風不易吹從此丹蓮蒼壁裡一泓秋水看龍飛

再到大寧寺老僧釀甚良一宿而別戲題其壁

二十年前此一來天荒地老不曾開忽看小閣雙竿起復問長松幾歲栽半脫毘盧驚劍雪重逢圓澤是投胎茗盌正倒梅花下不道匆匆放我回

賦得漁人網集澄潭下二首

澄潭苦深着釣難小舟容網截江灣試窺笠影幾簷側不放蘆花一處閒壺榼有時將伴去魚蝦無數換錢還大家晚飯妻兒後留醉樵人話莫山

二

紅椒碧鮓數夔州百網家家白鷺洲柳外鳴榔喧隔浦夜來燃竹滿中流長鯨未必愁連餐公子仍煩餌一牛提向酒家都藿葉可憐無計避鐺油

宣府容寺冬十六夕坐月

上谷正苦酒價高遼東又斷販來貂氷花遇水連朝

結榆葉愁霜一夜凋客襖不勝狐貉重胡裝驚見駱駝高東廂隙月衝寒入似爲羈人伴寂寥

十七夕　宣城中遶溝皆流水至是氷咽矣

銀帶邊兒駿馬馱西墻倒酒劇懸河高松入座無人對明月當杯奈夜何此際鄉心愁不少滿城流水響無多東房老衲憐牢落夜夜來吹鶻打鵝

金壇鄧老儒獲白鴈於庄陂　金壇有長蕩湖

白鴈翩翩拂太清荒陂漠漠落弦驚蔣菰塞浦從教暗鸛鶴群飛爾獨明共許主人高伯道肯容竪子饌莊生長湖秋老蘆稀後無限橫宵鷙鳥情

賦得賈客舩隨返照來二首

蓬底天長日漸西西來旅思正依依半江霽色隨霞盡一片風帆共鳥歸高館柳香來酒甕大堤花豔倚羅衣長年不泊將何往欲解腰纏醉落暉

二

千金不惜買鳴箏萬斛魚鹽水上行幾度烟波愁日莫半程風物趂天晴西郊鸛鶴摩雲入東道舲舠晚飯迎笑指紅霞如有意乾衣騎馬廣陵城

某君索詩往壽其兄鎮公 鎮嘗爲予解紛

道門延壽說陰功黃鶴黃花意未窮一壑他年赤松伴百城今日紫顏公秋榆北地關心急春草南來入夢通想見青油張幕處雙簪棠棣醉春風

秋日避暑豁然堂

下方日日混風塵獨此登臨眼倍明萬杪作濤天外度群山學黛雨中成朱楓落葉逢窓入錦雉將雛睨客行便擬裹糧來挂竈況聞齋飯有閒鐺

再咏八僊臺 叔夜傳廣陵散亦有八仙人其地名八仙塚上辛日八公至淮南王

館

神僊本是住樓人況引雙湖夾鏡春小水風光媚笙鶴大羅宮闕鎖金銀不教叔夜傳遺散稍許淮南拜上辛見說傳書盡青鳥定應一隻渡江津

送某君暨其伯氏還松江

燕市相逢已莫春弟兄傾蓋往來頻海天一日歸雙鴈柳色長亭悵幾人等是苦辛尤日莫漸逢蓮藕始鄉津不知黃浦秋來月醉後同誰網細鱗

王山人道中六十

梅花梅蘁記生辰東郭東門隱者身生計養魚仍捕
獺深秋熟果半分隣悔將兵畧再三謁更作詩人四
十春莫道尊前無綵袖伏生一女老傳經

書劉子梅譜二首有序 此予未習畫之作

劉典寶一日持已所譜梅花凡二十有二以
過予請評予不能畫而畫之意則稍解至於
詩則不特稍解且稍能矣自古咏梅詩以千
百計大率刻深而求似多不足而約畧而不
求似者多有餘然則畫梅者得無亦似之乎
典寶君之譜梅其畫家之法必不可少者予
不能道之至若其不求似而有餘則予之所
深取也急掀一過不必跨驢向灞橋而詩思
飄然於是呼管贈典君書舊所贈二幅使吟
之典君試吟果亦不必跨驢向灞橋而畫思
飄然更歸一枝以歸我耶

曳裾纔謝楚江蘭却寫梅花贈歲寒馬上不殊新折
寄雪中文少舊年看影從棘畔墻俱白挂到宵闌月
倍圓分付東風好將護他年山館障闌干

二

江南風物在新春筆底生花幻水村似月付將千片
影因風欲動一窓痕逢人固是難攀折入帳還應惱
夢魂笑殺朝來無粒米呼童捲向市邊門

寄京中諸公援者

車塵大道何紛紛迎人酒後策奇勳夷門老監屠存
趙燕市悲歌淚數君北馬穿花添轡錦南烏叫月望
飛群因交棄印渾閒事說向傍人聞不聞

寄京中諸達者并前首可一笑

連天海水浸無涯赤地波臣望客車天上並能扶日
月泥中何事爛魚蝦輕颸夜轉西園白大轂春迴北
斗斜欲寄望諸墳上酒馮君一爲洒梨花

送沈叔成沈上疏請復父仇故以孫策事比之

稽山鏡水秀堪餐孝子忠臣古所難氷雪十年身尚
在風塵一劍事俱完青驄春蹀梅花暖紅雨朝揮栢
樹寒欲借伯符三尺手高翻銀漢洗人間

送某之大倉

吳中曾客幾經年此去書帷得主賢潮認舊人頻到

岸燕穿新柳特迎船蘆芽白白河豚上梅雨昏昏海
國眠應憶越山籠鶴在長於月出叫孤圓

徐文長三集卷之八

明會稽 徐 渭 文長 著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 同校

五言排律

宣府槐龍篇有序

宣鎮開府之西有槐曰槐龍高不過丈餘圍

亦未匝兩把而廣圍如蓋斜枝如龍蛇重不可勝支拄以數十可擬五楹屋之覆盛夏葉生蒼赭駕撲又若龜穹而鵬下語其奇蹇非特一世所無卽鄧林見之亦當郤避而偃也然所云丈餘者榆櫪耳而頂折處始爲槐相傳　毅皇帝幸此中人所接以植者或云文皇予視之非百年中物云　文皇蓋　文皇數幸此以討不廷　行殿當槐處意槐植其時殆然耶舊爲某參戎宅圃以其所從來如是也久之不自安迫今吳鎮公至則曰是地爲　聖祖臨御以平定所不可以私準其直贖之遂稍新其構用以備講武饗士予過鎮公與萍逢者數人憩其下少焉檻至爲數酌起步稍址得曲甃似以浮擘而涸不流問水得古方井去槐可數十步汲以漱冷不可啜以其甘也勉吸焉始悟水木母也母殊而子以凡理限可乎以此推之未百年而成是植未爲不可信也

大樹將軍號喬松大夫封何如茲茂蔭宛爾作深籠
目目尖成兔條條結綰龍乘凉翠葆颯撑暑碧油烘
開府何年買　天王舊物鍾賓觴飛遞外塞畧坐籌
中鵬翼垂天下龜裙覆海穹柯南蟻壘國甃北乳方
泓的的朱門照霏霏緑霧濛干雲榆所接影月桂能
通赭莢承新蛻青絲斷墜蟲五楹團廣厦百柱卓雄
風大漠馴驕子長城屬令公一枝陰虜馬半葉掃邊
烽矢石無忘備尊罍稍可從　先朝勤灌溉後代倚
幢幨虬擬　皇情悅黃猶御氣蒙　長陵如可作願

柱大明宮

與茆山人溱集龍槐下得君字

客思慘無忻邊中況少文俄從大雄寺得遇小茆君
有水氷俱咽無風日偶薰邀將槐樹下宛見蟻封分
凍落千條翠乾盤五丈雲閱人知幾輩得賞始吾群
九曲觴流畔雙萍席海濆天寒紅袖少俎暖白芴葷
市馬倚胡立鳴駝隔館聞歸途須一晝安得李將軍

紅葉

霜氣冷凄凄林皐變在茲青娥連夕染白帝一朝司

戶戶朱堪映山山麗可窺風吹霞片斷鳥繡錦枝栖
歷歷依雲爛鱗鱗炙日低挂藤丹壁混垂果絳梨迷
時落秋宮裡孤飄浣女衣翠裙嬌點茜纖手拾乾脂
供掃楓居半權書柿苦稀天與漁樵景莫令一夕飛

水儽

棄粉當粧匣拋脂落茜坡黃姑揷金鴈織女洗銀河
敢以人間色來方天上娥借烟行作雨不黛掃成蛾
渡海群騎燕橫江或跨鵝盈盈素羅襪泛泛綠鱗波
剩覆迷湘芷餘喬付越荷鬼房秋杵藥鮫室夜珠梭

道子描難似非烟繡不過張顛狂草筆塗罷一高歌

萬曆二年翰林院中白燕雙乳輔臣以 獻進

兩宮並賞殊瑞聞而賦之 以在玉堂故四句云

白燕自何方雙嬌乳玉堂若非翻向壁只道斲從梁
易許青蛉映難教黑扇藏宮釵今兩隻巷口幾斜陽
並語栽薇處交栖視草傍春情堪與譯秋翮好填潢
御水沿溝岸名園隔死墻穿花雪片疊落絮剪刀長
迤拂宵麻素爭揻曉禁蒼隨珂迷賈至遮字冷孫康
未及郊禖候先歌命鳥章 兩宮看帶笑 萬乘胷

生光或向罘罳度閑馮女寺量江南來舞苧海國墮
綃襠哺蝶欺殘粉捎蜂糝嫩黃古詞卑苜蓿新曲斷
滄浪出入皆清禁差池半紫房姬姜紅線繫姊妹縞
巾揚巷詠偏諧謔　廷裁必雅莊氷霜俱入句咀嚼
總生凉飲啄如知介飛鳴逈不常瓊瑶報　聖主文
彩伴僊郎自古生賢佐多因爾兆祥試看今稷契還
奉舊虞唐

送史叔考讀書兵坑

連歲賡酬久茲晨伴侶稀百觥澆鶴卵一硯匣鼉磯
漸到鳴灘岸微穿聚葉暉窮經朱簡斷搨字墨光肥
霜白興鷄早茅紅掣兔飛逐時文股麗入悟習心非
水遠緘魚斷山深脯獸晞客來供鹿蹠雉下警羅扉
竹筏何曾爛躭玄自不歸

觀浴象　昨一象忽狂而奔折廟門之闌又輟耕錄持荷筩吸酒名象鼻飲

帝京初伏候出象浴城湍乍映長壕黑時泅巨浪漫
有顛皆積垢無尾不藏瘢出没漩渦口崔嵬甃岍端
巴蛇吞未下灩石浸還乾决盪麄泥落吹噴細雪殘
鼻卷荷屈水牙劃藕穿瀾逐隊趨蹄易呼群拭背難

秣芻厭養習漸刷羽林官並是生殊域同來飼一關
不爭儔力大共荷　主恩寬帶濕驚鈎鐵携涼臥蓁
搏龜鼈心不畏鼠豕額何攢昨日誰狂走今朝爾頻
安從茲須自愛莫更損闌干

和葛景文

十丈高垣地團團遶棘柴青天縣斛涸黑洞鎖龍垂
不以無窮變來縈有盡懷提壺向前去付鍾許渠埋
每剖遺魚素翻思去鳥偕真成秋落羽欲插上冲骸

沈周先生畫

坐對雲霞坐行隨鷗鷺行已無烟火氣況有市朝情
紅葉從書積青岑帶浦平世間那有此畫裡尚難成
便欲招爲伴其如不可馮只將題詠處聊寄此心清

周山陰覲而歸縣

去歲膏車日今年入境時忽驚迎送事已隔夏冬期
計上書應最官還俗更宜衣冠萬國會名姓一人知
龍色蜷頭被風塵馬尾隨經過鄉土地信宿舊園池
念節知行久兼程覺到遲山溪縣故德街市喜新儀
山上孤亭接城中片水圍衙從鏡裡上屏借翠微支

樹古無巢鸛亭空忽過麋非緣躭寂寞自是不留羈
著述書成卷從橫筆遍題撫綏稱衆母學術本吾師
校藝俄矜短憐才或許奇君乎每提耳某也敢揚眉
感遇悲無命輸忱賴有詞惟將千仞惠都付寸心馳

抱琴美人圖

身去盻猶轉抱琴何處來定知清夜裡去聽長卿回
細細腰宜舞輕輕步懶催睡濃粧畧淡性慧相多猜
眉下波含柳顱心風落梅對人蓮欲語袖手藕藏荄
浣水傾吳國爲雲到楚臺帶飛脩曳縞珮響細衡瑰
綠帳愁单掩朱唇似善詼氷絃舄離怨洞閣遠諠豗
曉户玲龍啓春花次第開相將折芍藥掩映過莓苔
蜀國倡嬌薛河中色玅崔試將同佇立正愜兩徘徊
宮髻髮一尺明珠環兩枚自然宜淡掃故不畫烟煤
或薦珊瑚枕如傾玳瑁杯息芳將近近粉膩愈皚皚
按曲廻成雪徵車響軼雷翟衣真帝也荇菜合悠哉
箜篌傳麗玉琵琶伏善才何如鼓流水真若遡沿洄
別鶴引如弄求凰調轉哀有人於座上柰爾隔屏隈
採藥人聞阮遊僊者姓裴不言偶襄漢定說見天台

巧笑金難買多香玉借胎繡穿新樣領綬結古文罍
皎似珠遊浦清如露滴槐採花棚上竹鬬草砌隅臺
約伴携雙手懷人在兩腮鴛鴦何處覓鸚鵡有時挼
增減俱難中短長元自該趙妃宅裡妹宋玉里中魁
宛爾凝如望嫣然乍可偎臨波即帝子食肉亦蓬萊
懊惱思金谷闌干哭馬嵬流波與流態令稿復令灰
絕代誠難得瑰姿理莫推如斯落魚鴈母乃夢蛇虺
俠客氣何壯佳人棄若隤將來換駿馬期在得高騋
艷冶非不愛縱橫良有材從他形裊裊不戀志恢恢

湊兩難爲粲爲屏併作傀 失三韻

莫道曲中雅由來色並財久知刮心鏡不必瑣門楩
自惜能勾抹無勞爾侍陪麝香新熱餅獸鼎舊安能
玆畫何人染錢塘漆子裁拂暾驚臥榻助腕汲新醅
持過西陵下因啼蘇小堆青松惟下鳥紅頰已成煨
潮長日初灭春深草漸莓山家時嗾犬捕雉又張罦
上下鳧鷗沒擎拳翡翠毸物華迅流轉顏色總塵埃
處女元吾守明時肯自媒有時求柱桷不信舍徂徠
忌嫉生宮闈芻梁飽駑胎秪聞饑婉戀不見斥虺隤

戲論搦多韻談虛遍九垓性空色不着養致體逾頹
既已成圖畫其何忍剥摧屏圖裝已匝花月任爲灾
書舍瀟瀟影奇花一一栽對卿長比並顧彼獨澆培
風颯羅帷裡蟲鳴玉砌陔此時漢武見又道李魂廻

丁卯六月十六日五鼓夢一憲公更訊予獄予
頗懇乞且歷數古人事憲公乃取片紙手畫
一白犬從雪中獵作題且曰汝賦得十韻即
止予賦得十二句而憲公遂巡起予亦覺半
忘矣今續成之夢中所記者秦雪覺無攙鷹呼二句亦強真夢中語也

太白高秦雪材官選漢都西弊非遠物冬狩是雄圖
氷溜蹄兼滑花銷毳結酥逐方餘狡兎豈遽歸盧
羽搏紛迷素毛燁糝共踈一聲非日吠萬壑徧鷹呼
馳影爭飛霰蹲身印守株窮搜寒愈急凍尾暖微濡
固取矜矯猶還宜解網咎莫教將耿雉文錦碎糢糊

先除夕二日雪甚如嬰兒拳次日迎春

臘盡接春將孤眠枕被涼朝興驚六出午晏倪千篁
兀坐愁空麓群栖塞壞墻搏酥幾鶴卵絮柳未鶯黃
堪取爲銖打行看挂雷僵明年從大有連歲郤餘殃

見說開元寺重新古道場一髡擔化主十殿敞閻王
猶記迎春昔長頹此地觴解姬捎誕馬蠻子襖綿羊
樓角嬌波聚亭椒嫩采粧百壚忙酒保四郭擠村娘
獸圈攘牛土蟲枝試鳥簧不知今日賞還有此風光

畫坐草栗鼠

鼠有能跳者名因嗜栗傳兒童袖裡串松檜頂尖縣
寫躍難爲逸描蹲易犯妍臀肥隈草煖尾大刷瓜圓
呌喚孤雌別銀鐺舊伴牽坐思禁一飽暨產大如拳

電

列缺儼睢盱緋冠絳袴襦碔磾鮮舌哆烟熖漲天噓
侍從排焦額槐檀塞太虛光中藏栲栳麥處借旛旟
鷄吐朝官綬龍逢海豻驅阿香開鏡數玉女笑壺輸
好作王戎眼休燒李勣鬚滅明難捉摸搜索愈逃逋
或見焚鱗尾徒聞遶斗樞金蛇穿雨劃赤兎駕雷屠
煨燼乾坤赭飛騰日月徐閉門遭斧鑿馮塔養蜘蛛
鐺斗何工煆硫硭若帑儲旱乾於閃魃冬蟄伴泥豬
萬瓦穿如瞰孤窓熱欲糜淫威神鹵莽僥倖鬼揶揄
昨夕狂傾潦群靈儼聚誅彌霄紅落燕罄海白跳珠

但劈梧桐去何曾打卽且雷火如燕夷堅志

芭蕉花

芭蕉種四年華蓋發茨檐玉蘭爲媵娣木筆是曾玄十一斋蓮菖尋常類馬肝坼難劙海蚌瓣厚落河蚶香色無非歛蜂胥有自閒古粧蠶婦出立馬使君寒春久枝俱果霞長鴈正還寄書蘇蕙老挾扇婕妤孱我昔南過嶺蠻多種在田實甜藤俎上絲冷葛機邊和荔燒天紫同椰蓋海炎別來頻屈指禿後止餘顛不道孤亭畔言抽徑尺團逡巡無術致描寫恨才慳太華尖崩半平原頴脫刓鹿遮樵者夢魚沉美人丹苦少榴枝泛珊瑚奉倚欄

送楊會稽

東南竹箭地江海芰荷鄉只道來鳧鳥那知下鳳凰瓜期今正熟棠蔭已堪涼主少須端士時清在諫章璽書寧許濫天語慎徵良灝氣偏嵩嶽賢人必大梁今爲會稽牧好拜掖垣郎白筆銷冠鋭青梧出瑣長趨蹡交鸂隊可否衮龍傍喔喔鷄賡漏熈熈鷟警霜飛囊晨映皂請紙月繁張固是承明地還思舊理疆

甘霖分滴洒劇慍解遐方憶昔爲漁肉相將爛鑊湯
西河徒泥跡東海孰矜詳篋刃寬牛釁開籠放鴈翔
餘生偷一日感淚積千行勺水喁乾鮒殘羹活翳桑
買絲將作繡刻木且焚香旣解寧禁縛原枯詎耐煬
蛛黏易罥蝶蟬薄不堪螳聞道轅將引那能策不揚
望塵餘馬尾剜腹幾魚腸榴色浮空[illegible]心竟日芳
微悰如蔓草一夜遍錢塘

壽徐山陰

僊令雙鳧日新皇萬曆年華辰元旦啓上瑞曉虹躔
岳氣生維翰星精盛大賢石麟家夢習玉矢祖弧縣
生以乾坤淑兼之世裔緣偉長鳴共喙孺子翼雙騫
射策收黃紙提符軃墨綖豫章元柱國單父且鳴絃
冦老臨河內黃公在潁川鳳凰他界少猪子某亭牷
稅駕飡風露除騶度牯犍菑畬揮策問荆棘側靴穿
默默如無事孳孳急所先鳴鍾模白鹿冐鼓講藍田
授簡諸生讀傳燈幾聖詮萬言珠自貫一字玉堪鐫
別有神明閟那堪擿發玄萑蒲無一莩樗博斷銖錢
別路緣男女端風及黛鉛投桃羞好也倚市罷嫣然

全邑膏俱潤微軀渥更偏幸憐諳鳥語得免農牛牽
豫讓知能感侯生老却虔自慚徒白首何以報青天
椒醴霞千罍梅花雪五圓南山天柱是助獻有臺篇

子侯芳園王瓜駢秀傳聞遠邇快覩咏歌附驥
非才續貂聊漫

老後圃聊便栽蔬夾芋田壞轤牽遠井破屋傍隣椽
脫帽當茶竈持劉掘筍鞭忽來新莫逆幸忝舊忘年
却說渠家圃如承帝眷倦瓜雖非五色蒂却領雙圓
杵向秋砧挂旒添曉纊縣孀胎咽幷紐蜼尾鼻俱穿
自是生成偶非關造化偏癭孤羞杜預面對儼庭堅
未羨三眠柳那論並蔕蓮嬌蚕濃鬢鈿淺黑撏針綿
花謝知誰後藤升許孰先客歡浮白賞婦喜用紅纏
野鼠分行抱墻蝸別隊緣霜時爭畫捲月令特書傳
楊尹詩幾首柳州表一聯合歡光簡策內履慎周旋
駢拇從來賤重瞳自昔憐馮他閒佑校何處定媧妍

太僕寄謝布政詩

翠柏方添色紅薇復盛姿名藩雙岳峙高望七星巍
瀲瀲長江隔迢迢曲岸迷秋濤移雪迥夕露散珠規

正值懷人候難忘握手期徒依棠樹舍漫詠竹枝辭
陰德于廷尉平反雋不疑曾噓寒爐熠兼荷大鈞私
小榻寒蟹砌長竿赤鯉陂優游聊卒歲悵慕每移時
一鴈凌空度繁霞傍日馳天西夕陽處翹首角巾垂

宴游西郊詩有序 借飲寺人之園

去郭不五里有名園焉喬木蔽空流水遶砌
望之如錦屏幾折而花蟠就以携尊亭兩區
而暈矯迨若珎果纍纍貫珠蔚矣蒼蘿飄飄
結幄鳴禽調管半是黃鸝飛蠅怯氷全投綠
蟻待群公而未至適微興之孤騫大白屢浮
爰揮紫兎雌黃無事聊就黑甜乃若蒟醬木
凳之云無非實事朱卿侯家之引並非虛言
舉其尤者他可知矣 園樹有白櫻桃

艾候當龍舫萍蹤集鳳城凌晨催邸飯乘暇出郊行
短短蒲抽玉交交鳥弄笙辭幨排擁蔽並馬得崢嶸
碧岫紅雲幻磁壺白雪擎候賓賓未集頋僕僕頻傾
蒟醬何方至胡桃撲地橫騎龍排木凳剪虎綴冠纓
綵扇臨杯舄蒲團就几馮甲蔬香百種根撥秀千英

菡萏含水腦櫻桃滴水晶胡蜂俱仰蜜家鴿半棲甍
熟果從枝摘穠花得葉清看餘錦綺色聽斷轆轤聲
買竹金千鎰温瓜火一星鈎彎遲桂魄流曲擬蘭亭
菱藕堆盤雪蠅蚊避席氷江南渾縮地塞北總怡情
折簡招群彦聯床勝百朋來希主情懶別易客心驚
折柳條餘幾牽衣淚鎮零舞腰寧自賞歌曲遲儂聽
日炙嫣紅袖風狂散緑萍盆供春色滿簟展晚凉迎
茉莉簪紗帽玫瑰裊醑觥習池淹席幕金谷較輸贏
可惜朱卿去偏當赤地晴錦帆風不進玉斝月誰賡

孤悶當蘆發頹軀倚樹撐長空生咄唶懊緒付娉婷
得意才俱雋相如賦擬成吹噓真俗話放浪自浮生
毬遶飛明月山來匝翠屏歸雅分樹掠饑馬望芻鳴
入郭斜榆影廻鞭指柳營侯家銀燭朗客座綵簾明
貝葉書難譯蓮筒吸判酲轄沉驚座睡樓迥景陽訇
朝馬搖鳴佩升烏影畫櫺百川如變海重此醉長鯨

送某人之台州　前歲台蜃群發水壞其城

何意蓬萊客更爲滄海僊驅車出剡曲接境換風烟
共悵留難得猶欣境尚連往來仍取道疾病尚分憐

講約傳鄉學居人讓訟田片言空畫地數口飲流泉
此去嘉山水還臨郡几筵寒山騎馬訪阮肇入花延
梁跨空中石霞銷雨外天金聲出賦裡秋色到衣邊
海白魚鹽熟霜紅橘柚鮮前年愁蜃徙今日喜鵬遷
自入同魚食曾津賜彘涎南冠琴兩奏東海旱三年
木吏愁難對波臣稿欲穿于公將雨去耕者訝虹懸
白叟交扶杖紅粧正採蓮誰能還蕩槳忍不悵投錢
渺渺亭長短雙雙騎後先但教驄馬使莫着別時鞭

張氏子黃鸚鵡

號可金公子名堪雪女娘時非前代李二鳥皆唐事籠屬
里人張細鏁刓絛鏇頻教祝帝王翻成髡着赭枉以
菊爲裳銅雀辭曹操金鳧別始皇化爲儂兩翮飛出
土中央預夢尚難避猝烟真可防生無慚褐侶死好
刻檀香俗客茶慵喚山人果許將楊童使者主李泌
聖人傍到處因緣短來時道路長主人即相放何處
是家鄉

又

見說黃鸚鵡西來自氐羌色今分間正天與改文章

竟奪春鸝羽全爲漢鵠翔能言猩敢並借染蜜初房
稍挂楊絲亂聊毸菊瓣張金釵翹衛女紅豆惹蕭娘
惱燕依人紫愁鷹掠兎蒼香拳閒鐵爪玅影閃銅梁
江夏埋詞客秦山問上皇赭袍雙暎淺芳草一洲長
夢兆呈妃子琵琶喚海倡性情胎戊巳音韻合宮商
百鳥窺應噪孤凰見必傷未能求一友差可哭三良
老病渾如昨新聞喜未嘗借看如可許香稻當茶湯

後聞鸚武眼系直度兩眶人可洞視

雙瞳穿腦過對面兩菱花琥珀鑽松竅琉璃釘扇紗
隔顛孤碧烱橫準一梁加飲啄千峯物雌雄萬樹家
回頭忽不見交睫夢成賒摩盪晶初日玲瓏射落霞
照拳明蕨腦夾喙影姜芽戀月眶寒暈啼烟淚澁沙
端州鸜鵒研蠻郡石榴砂睥睨雄生怒迷離媚作邪
傾城秋水顧阿堵虎頭誇認客休青白韜光混瑾瑕
如憐蔡家女分鏡瑩琵琶

陳玉屏以瓦窰頭銀魚再餉索賦長律

瓦窰水族奇城市少能知軟玉搖波細柔銀映藻移
無腸羞並蠏多刺欲嘲鰣眼漆針尖點腮沙劍首吹

粉搓寒蚓蟄飯擣小蛇追脉脉些鬐鬣條條橫涕洟
雪蛆腔子縷霜鷺頂門絲入網拚身早提藍捉尾遲
死生他自決刀几爾何施海島田橫客樓臺石氏姬
百軀爭殉主一朶苦辭枝野老久絕粒荒厨長斷糜
齒牙今稍落骨鯁不相宜蔗藕如當舌牛羊必作齣
音笞碧山有學士太丘無別支遺予瓦窰物兼以磁甕
醯醉臥不知晚喚燈題謝詩

題宋刻絲蓼花立鳥圖

江上深秋景偏於蘋蓼妍娟娟啼葉鳥淡淡入村烟
生色渾疑畫微絲却是牽精時愁呂紀玅處失黃筌
久挂方知定初驚只欲翩天孫無限巧乞與世人傳

徐文長三集卷之九

明會稽 徐渭 文長 著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 同校

七言排律

雜花圖限韻

天孫篋裡新裁錦蕙子機中舊織文何氏毫端新幻

出當年花諸定曾聞叢嬌映日鬧朱暈葉薄從風亂
縠紋零落章臺宜襯馬輕盈楚岫欲行雲物情真僞
聊同爾世事榮枯如此云誤引飛蟲來拂掠恍聞香
氣去氤氳散如妬寵將粧競聚若和光與物群輦致
舟航元異種春榮秋秀總同芬不緣蜀素丹青麗那
貯梁園雪霰紛多謝主人招鑒賞爲題詩句答慇懃

上督府公生日詩幷序

嘉靖己未秋九月廿有六日恭逢督府明公
之生辰於是文武吏士及鄉大夫士若耆舊
賓客以公自鎮撫以來功在東南者實大且
遠乃相與各抱其所有以爲公長久祝而公
於今年春夏之交受諸道告捷之後奏凱
天闕戢兵海隅民物熙和甸宇清廓惟茲嘉
誕適屆其時萸菊交芳天日俱朗旌旗應爽
氣而彌肅鐃吹協商飈而並遠慶者雲集萬
衆一辭比之往昔益爲隆盛某小子叨沐寵
榮間嘗一佩筆操鉛以奉侍幕下雖愚賤少
文不敢自附於衆人之後至於仰清光祝久

遠其心固無異於衆人也謹撰長篇一首凡
百句奉伏門下以充獻壽之禮自知拙陋無
所發抒然慕戀恩私忻喜盛事自不能已於
言耳

遠曙輕籠海色蒼涼颸新鴈菊英黃清秋此日逢華
誕繡褓當年遶異香地與人文增氣象天爲王國産
禎祥壯猷未老如方叔秘畧旨傳似子房初捧兵符
分虎竹再衙使命馭龍驤森羅島嶼諸曺會鎖鑰門
庭一面當刀斗不傳人自樂牙旗欲動勢偏揚雄豪
定遠遥辭漢寬大汾陽近在唐管領華夷新士馬掃
平吳越舊封疆曾先突騎重圍裡親式鳴蛙大道旁
已遣嚴兵營細柳更教長劍倚扶桑三承　寵錫恩
何渥一受深知德愈光定有姓名題御扆每勤賞賜
到遐荒千齡素質雙麋鹿五色奇毛兩鳳凰國有昌
符臣協吉家承嚴訓子徵良田卑下狄親鳴鼓姬旦
居東久缺斯屢觸敲突辭羽蓋轉巡郊野憩甘棠軍
中作氣頻投石陣裡籌機捷探囊敵日轅門標大纛
浮天水寨集餘皇雕弓並月名繁弱寶劍衝星出豫

章幾處名香迎馬首數群長鬣夾車箱量兼滄海涵
諸島身作長城障一方萬里星辰羅北極百蛮貢道
出東洋曹彬賜劍權偏重庾亮登樓興合狂引至偏
裨堅誓約邀還賓佐據胡床鯨鯢久已封京觀翡翠
行看出越裳詎止芳名流簡冊還將偉績著旂常功
成淮蔡應趨闕路涉燕齊好待粮將相位兼勞出入
君臣道合致平康山城今節菜更發高宴華軒錦綺
張日照花明諸樂作風吹帳啓衆賓藏鶴鳴流響聞
天漢芝燧浮光到羽觴競取良辰占上壽復欣嘉會

嗣重陽樹聯月桂輝花萼斗近天河挹酒漿黑齒呈
歌須譯問文身献舞傲尊場地連玄嶠僊常集候傍
黃鍾日漸長共以精誠行華祝況兼佳麗屬錢塘緬
生本住山陰里浪跡疑乘海畔航城下釣魚懷漂母
堂前結客憶周郎未逢黃石書誰授不墜青雲志自
強抱玉已憐非楚璞吹竽那識動齊王幸因文字蒙
徵檄時佩常毫侍瑣廊綦履東西魚共麗戎衣左右
鴈俱翔縣知陳阮時遊魏豈乏鄒枚並寓梁博採燕
昭期致駿曲在宣父愛非羊衆人國士階元別知已

蒙恩心所量自分才難堪記室人疑待已過中行搆
成燕雀猶知賀報取瓊瑶未可償偶值高門掛弧矢
且賡小雅賦桑楊却慚未恊宮商調莫並當筵巧奏
簧

督府明公新膺加廕 加太子太保左都御史一子廕錦衣千戶

連天滄海抱江洲節鉞東臨今幾秋早遣通儒招粵
尉遠傳片檄到蠻陬寇當劇處連營破酋若逋時舉
族收萬里華夷馮控制一方文武備咨謀獻俘不用
陳兵見對客頻聽借箸籌名將始知今亦有元勲豈

獨古難酬近啣丹詔恩何渥遥領青宮秩更優幕捲
共瞻新換服旗開尚見舊縣斿春濤拍海風俱息夜
柝鳴邊月正流建業既趨功可讓太原未下賞還留
蘭臺本取銀章綰鶴禁誰扶寶輦遊將帥併兼儲副
託封章應掌百寮糾召公遺烈由孫顯曹璨英風與
父儔世祿永延盟帶礪屬車前導護宸旒東山久已
淹姬旦南服從來用武侯燕頷果封終入漢鬯卣將
錫定于周軍書羽集裁偏暇湖水氷涵望盡浮翠幰
行堤花遶樹錦箏停曲鳥窺樓幾年載筆承英盼四

海爲家只浪投授簡真慚稱記室逢人交慶識荆州
追陪有分塵清宴著述無能付短謳即擬漢家麟閣
上看題姓字最高頭

奉侍少保公宴集龍游之翠光巖命與沈嘉則同賦時方有閩之役

樓船幾日下錢塘勝地臨江綺席張虎帳山開蘿作
帶龍潭水積劍爲光芳蓋自出船窓底竗響偏宜舞
扇傍日映桅檣蕪樹密風吹絲竹裊雲長漁郎賈客
停何事桂楫蘭橈渡不妨暫脫錦袍懸翠壁忽抽彤
管拂青緗閒中國計籌能悉醉後兵符發更詳寶馬
嘶羣行雜錦紅旗懸的射穿楊霜前下葉沙俱積雨
後殘碑蘚更香野曠牙官分作隊林踈甲士補成行
松杉借翠連幢碧橘柚分金映甲黃羽扇周郎臨赤
壁輕裘叔子在襄陽庾樓無月人猶往郗幕開風客
不藏遠眺非關觖麗景雄心先已到遐荒建溪露布
風雷急淝水兵威草木揚却與從行諸幕士維舟九
曲泛清觴

數年來南雪甚於北癸未復爾人戲謂南北之

氣互相換似賈人帶之往來理或然歟邊塞
不易雨而今每潦十九韻

陰陽北去隨南客雨雪南來自北天雨爛胡弓知幾
歲雪高越瓦已三年偶然盡海迷遼鶴不是登橋聽
杜鵑吠犬從今無一處喘牛必問有諸賢明明日向
彤雰暗杳杳璣籠紫霧懸羲氏輪膏埋壁屑滕公河
水瀉銀錢銛鋒插戟包難見深穽穿泉粉愈填萬里
蕭條昏井邑千家凌奪失園田疑花宿誤群歸羽折
竹真摧幾個圓鼻醋釅寒先慣吸羹鹽調劑未堪煎
傾危作兎當山頂搏控成獅向日邊借皎肥身灰象
飽吹柔害物素猫拳綿針絮刺俱叢棘玉瓣銀筒假
淤蓮陽德盡閼閶闔上陰威直到祝融顛華亭羽翼
漫天久上蔡鷹盧獵野偏伍員江長潮正怒三閭沙
白骨新捐稀如尸蠱穿雲去細似繩蠅點壁旋急舞
魚鱗明扈跋繁遮蝗陣暗霄騫袁安臥苦僵猶得解
縉尸埋醉可憐萬事豈俱埋得盡有時終露髑髏寃

次夕降摶雪徑滿鵞鴨卵余睡而復起燒竹照
之八十韻

把炬循除立斷藜鴉驚彈雪宿卬低終宵有許垂鵞
伏片刻應能沒馬蹄一一劈分舒濶掌團團捲擲碎
霜梨紅塲盡海毬爭打白鷺横江荻未栖崩屋塌簷
支正急窺窻入竇倚相睽後飛輕薄高難下先引威
稜導且齊隔歲窖藏猶霰雹群兒想象入狻猊瓣觚
出六摧桃李瑞舛過三黨裨稊博浪金椎徂擊遍彌
天白纛殺機提鸞髡鵠赭吹毛盡竹哭梅啼到骨披
穿重解深三窟兎侵多不剩一丸泥暗隨鵬翼長沙
拍亮誤鷄司短曙啼灰儘挑殘寒夜火袍誰脫與故

人綈流蘇既縞堪鈎挂粉的渾綿向鏡低風絮謝娘
難可擬烟蘆艇客幾成迷公孫被襆凉如銕子母蚨
緡瀉若澌獸徑易漫麋散跡獵弓難放麝香臍巖俱
周處南山額毳盡蘇卿北海羝鮫室百窓簾蛤蚌羌
胡一國水玻瓈饑脾苦逼長安殍酸鼻寒凄宰相醯
葉尹如捐棺可玉麻姑未老海堪梯洪厓走汞流松
外穆滿量珠賞竹西緑鬢取裁髽髻様金釵都換柰
花鎞儒虀瓦甕鹽艱糝俠噉屠門蒜太鷜蝙蝠假僊
搖石乳蚺蛇馮膽攪銀堤將紉作蓋俱成羽取綴爲

裘盡是麑鷹隼攫身功奪狗牛羊埋角罪歸鼷軒轅
鏡色飛橋頂歐冶鐔霜掣劍谿蕩樣乾坤成玉合紛
紜翳膜刮金篦楊妃暗粉玄宮發卓氏綦巾皓首齊
此際胡雲黃滿塞當年梁簡赤曾題霽微未必清鍾
磬洒急如堪付鼓鼙紅袖共斟將共若錦囊須佩却
須奚寒郊瘦島吟成蟄暖肉肥肌屏作閨漸離荆卿
僵易水趙王代娣冷摩笄瑶枝上漢叅雲霧銀鬣行
天賭駃騠併是凌寒貞歲栢不同趨熱媚權烓親淹
上國裘曾敝眼見金吾騎總緹盡領熊羆供掃拂別

從雉兎較罟弟高培糞梗團成菌柔倣山毛嫩作荑
肖慘睢盱夔罔兩塑嬌咽項女蝤蠐粧塗恨少施肌
髮刻畫爭先解佩觿何事井噴煩蜥蜴秪馮陰焰颭
虹霓瓠犀璀璨排嫣齒榴子齟齬墮老齯解櫬紫騧
鮮豹犢俄穿翠襮化貂袿宮奩鏡暖因椒瑾塞壁刀
斜謝鷓鴣木稼怕官謠雜讖草乾愁牧馬頻嘶媧皇
煉石霄猶漏帝女燒鉛杼懶擠凍霤尖持燕匕首明
窓塵射魏刀圭睥睨釘斷于闐帶沙礫礱刓令尹珪
連日大酺粲儘掬傾筐堆帛取如携騎都爛漫糜羊

胃庖坦縱橫解犢膍燕頷不醒頹錦帳蛾眉邀醉疊
金椑即堪楚曲流宮徵必喚齊傖許滑稽蕩甲搖犀
明練組長鵰大鏃拭弧鉀孤烟罷突真三日破釜縣
臍僅一鱉水木騎羊來代遞滕封弄雨各訶詆心憂
掘閱衣麻矣狂走芃闌帶悸兮霎爾黃腸溲贔屭俄
然白骨埜鯨鯢爲燈跋燭須臾滅沃錠消璆頃刻齎
公向蒼儀騰皓潔竟忘赤地混緇黧隨飈過越迎關
吠度葉爲花帶鳥棲蜂蛺誤猜堪蜜蠟清明纔斷正
餳餻西池萬里吹黃竹東郭雙觉趼赤鞮想見穹酋

鳴立圓親看牀足縮趺蠵恰妨青帝迎春仗時近立春無
赦朱炎病夏畦壓取剛條俱偃偃試尋勁草但萋萋
幾時千仞消凌蟬何處雙桑赫海輗形虎似鹽虛晉
俎調梅無味枉商鐫蝗蝨未必沉三尺甲拆先應了
一封莊語夏氷蟲定恠趙襄冬日襖爭徯風偏助勢
長成練月總輸光不到犀履薄有人愁墜谷乘危無
盡上埋奎豈無黃道辜葵藿翻以丹心許蒺藜火急
寄言青女道添霜啼殺伯勞兒

連雪後迎春憶舊十二韻

土牛一夕添神采雨霰連朝妬客鞵邀隊本期相跳躑踏遊不暢只擠排氷牢北斗璿璣澁凍滑東郊仗引乖老病似蟲吟蓽竇少年如夢憶蓮渾飛香塞巷堪經宿立帽平簷別墁街奪綵連毬追寶馬爭梅帶雪上金釵花房醉客槌朱鷺水店壚姬饌紫鮭小市温淘槐盡葉貴筵餅餌韭初荄蕭條邑里難如昨想象風光未必皆是處從今趺盡草中央偏我立如柴一隅掩鼻真成笑七字瞞心戲作俳青帝秪今何處去勾芒一似不曾來

徐文長三集卷之十

明會稽 徐渭 文長 著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同校

五言絶句

松林遊人畫

萬松戛微風匏巴新鼓瑟遊人去復來正似魚出沒

題畫四首 墨竹杏花各二首

嫩篠梢空碧高枝梗太清總看奔逸勢猶帶早雷驚

二

當其尋丈節數寸蛇與蟬化工無筆墨个字寫青天

三

朶朶西施靨年年墻外窺莫嫌粧不澹帶酒未醒時

四

枝枝出墻語朶朶向人窺宋玉鄰家女施朱太赤時

扇中雙蝶

春至百花繁名園蛺蝶翻美人將扇撲搨得一雙痕

蜂

雙股粉黃籠飛遲趂晚風君王方課蜜不敢戀花叢

白牡丹桃花

桃艷比夭姬花王富貴姿楚襄春日下閒坐選蛾眉

石榴萱草

不是來西域還應到海南已含無限子何用佩宜男

剪春羅垂絲海棠

美人睡不足春愁柰若何垂絲綠窓下聊爲繡春羅

石榴荷花

畫得荷花朶傍依海石榴西施夜浴罷催火照梳頭

兩蝗蟲

深雪打茆茨飛蝗慘不孳無由苗上見畫取兩雄雌

义羅蔔

圃内一鋤淺毫端兩詫深廣州初斷葛上黨未蒸參

田田馬二首 一幅白馬滾身

西馬入瓜沙風塵道路賒試言如此匹消得幾筐茶

二

西馬入玉關霜毛雪未殘莫教輕滾地恐損脊花團

毛魚作隊遊茭塘

作隊撼春萍雙頭寸未盈老漁暫相借江海幾長鯨

畫三首

小閣水澄澄閒披玉檢經烟霞一抹盡金碧萬山横

二

華屋石欄傍尊罍撲綺香春風寫桃李不是畫工粧

三

朱夏鬱蒸時晶瓜碧玉滋踈簾三尺雪小簟一枰棊

詠畫

春

春嬌最何物桃花與楊柳惹儂或有詩市遠那得酒

夏

城市或囂炎在野心不熱意欲施茶湯行人他處渴

秋

何處住高人佇芳水上貼江潤杳難尋過客指紅葉

冬

梅花一萬株紅寺五十里天晚不到門雪深沒驢耳

江船一老看鴈群初起

警鴈避羅舸江長起未高眼拆一餉後看到入雲梢

似赤壁遊

一艇泛三人多疑遊赤壁無處少江山但無此好客

雲山立觀者

遊客羨鑿雲雲亦荅遊客儂自不肯來誰曾拒儂展

石榴

閨染趨花色衫裙尚正紅近嬌瓜子齒賤殺石榴濃

竹染綠色

我亦狂塗竹翻飛水墨梢不能將石綠細舄鸚哥毛

馮欄江岸

濃樹水紋砌何時匝竹闌遊魚敲可出過客好馮看

對岸觀崕大瀑

瀑布挂江北望者江南猜雪花那不到霹靂過江來

歇枰而俯江檻

江寺鳴鉢盂庵起候僧飯不及了殘棋推枰撲闌看

獨釣寒江

大海有鯨魚五岳其鼻額任公釣不來煩爾一絲雪

閱書者倚老樹

爾自作蠹魚我不閱一字逢着好樹根抱着枕頭睡

釣者翹首看山背浮屠

釣侶話停舟前山好去游吳王歌舞殿紅樹滿經樓

夏景禪寺

貪涼瀑雪餘歸去汗仍珠山背清涼寺如堪結夏廬

長廊俯大水

壁韻良可題水廊亦堪屧龜江濶如許所少片明月

雪景

此際山陰道啼惟有莫雅萬山無寸碧何處認梅花

魚蠏

夜窓賓主話龜浦蠏魚肥配飲無錢買思將畫換歸

杏燕子

玉京紅線斷樊素絳唇嬌好着龜韆架其如不解描

寫竹答許口北年禮

羹鯉稻粱飡沉思欲荅難只裁殘拜帖寫竹當春盤

寫蘭與某子 僊華其號也

僊華學杜詩其詞拙而古如我寫蘭竹無媚有清苦

尖頭麻蛰

身輕宜歇草頭銳欲鑽螺正苦毛錐乏如儂太軟何

蒲桃

聞道羌葡萄家家用醅酒老夫畫筆渴此時堪一斗

張氏別業十二首

鏡波館

鏡裡荷花館千龜閱鏡波縱教成陸地其柰旱蓮何

樂志堂

備言志所樂何關堂與基主人向我道但看鳥悅枝

流霞閣

閣中飡霞人絶無烟火色誰宰武陵鷄來作漁郎食

竹塢

題詩竹塢中竹長時出垣誰能將鐵筆一畫壯丹園

荔枝亭

客醉起復留還爲此亭坐舟子指河沉南城欲下瑣

白鷗磯

主人坐釣磯群鷗魚以雅莫學朱鷺來取魚食飽下

青蓮島

小島含巨浸能滋花葉開青蓮大如許跏坐幾如來

小若耶

別沼分湖水因名小若耶水流有大小却一樣荷花

松蘿門

白板映松蘿門闌巳殊色況復月上時叩門來好客

芙渠逕

大堤遶芙渠平鋪三百步誰云水中花不鬱陸行路

浣花橋

鏡水及蘅蘿相望不盈尺郎家浣花橋女家浣紗石

水墨軒

萬頃茫茫處開軒榻絳州水光自濕研不用汲池流

桃葉渡三首

書中見桃葉相憶如不死今過桃葉渡但見一條水

二

憶渡桃葉時綠楊嬌粉面丈水五石泥好影照不見

三

憶渡桃葉時徘徊影自顧丈水五尺泥釵落在何處

六言絶句

村家飲

新竹已成蛇尾龜雲乍起龍鱗不雨空啼布穀乘風且脫紗巾

漁家四圖四首

小練乳兒紅袜斜陽曝網黃蘆但得同心夜浦不願嫁與龜胡

二

夏浦菱絲好織薄暮舉網初收鯉魚知重幾許換酒

可同醉否

三

漁伴網魚換酒漁婦把酒斟翁鄰舍不離水上對斟只在波中

四

今日凍膠漁浦且可然薪挈壺可惜不聞語話蓬西定是樵夫

風濤拍天登招寶山下僊人洞飲眺僧海東洋指說觀音洞在下竟不得遊

五千眷屬騎獅八萬龍天驟馬分明佛在洋中誰道蓮花是假

二

倒海風搥地軸飛濤雪墜天球辜負山僧饒舌指與洞天不遊

列子御風圖

旬餘身在遥空一葉枝辭芳樹若教風歌青蘋試問人歸何處

徐文長三集卷之十一

明會稽 徐 渭 文長 著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 同校

七言絕句

贈呂山人

西陵渡頭穠水寒年年歲歲走儒冠不知天姥山中

客十載關門傲長官

龍山凱歌爲吳縣史門菴

島夷歲歲理舟航入冦三吳與浙江分向沙洲知幾道將軍着處駐油幢

二

縣尉卑官祿米微教辭黃綬着戎衣賊中何事先寒膽海上連年數破圍

三

曹娥官渡帶鉤縈僊尉乘潮上下行砲石朝飛方斷

峽江天夜雪欲偷營

四

短劒隨鎗暮合圍寒風吹血着人飛朝來道上看歸騎一片紅氷冷鐵衣

五

紅油盡戟碧山坳金鏃無光入土消泠雨淒風秋幾度定誰拾得話今朝

六

七尺龍蟠皂線絛倭兒刀挂漢兒腰向誰手內親捎

得百遍衝鋒滾海鮫 宋時海屬名滾海鮫

七

無首有身祇自猜左啼魂魄右啼骸馮將老譚傳番語此地他生敢再來

八

旗纛金瘡碎朔風軍中吼卒有吳公更教厮養眠營竈自向霜槽餵鐵騶

九

夷女愁妖身盡丹夫行親授不縫衫 倭衫無縫 今朝死向中華地猶上阿蘇望海帆 其地阿蘇山最高

嘉靖辛丑之夏婦翁潘公即陽江官舍將令予合婚其鄉劉寺丞公代爲之媒先以三絶見遺後六年而細子棄帷又三年乃聞劉公亦謝世癸丑冬徙書室檢舊札見之不勝悽惋因賦七絶

十年前與一相逢光景猶疑在夢中記得當時官舍裡薰風已過荔枝紅

華堂日晏綺羅開伐鼓吹簫一兩廻帳底畫眉猶未
了寺丞親着絳紗來

三

筵前半醉起逡巡窄袖長袍妥着身若使吹簫人尚
在今宵應解說伊人

四

聞君棄世去乘雲但見緘書不見君細子空帷知幾
度爭教君不掩荒墳

五

掩映雙鬟繡扇新當時相見各青春傍人細語親聽
得道是神僊會裏人

六

翠幌流塵着地垂重論舊事不勝悲可憐惟有粧臺
鏡曾照朱顏與畫眉

七

篋裏殘花色尚明分明世事隔前生坐來不覺西窓
暗飛盡寒梅雪未晴

內子亡十年其家以甥在稍還毋所服潞州紅

衫頸汗尚泚余爲泣數行下時夜天大雨雪
黃金小紐茜衫溫袖摺猶存舉案痕開匣不知雙淚
下滿庭積雪一燈昏

將入閩方許二君餞別分韻

萬丈高城控井闉誰家池舘隔江津勝筵不用扶紅
袖楊柳芙蓉擁醉人

凱歌二首贈叅將戚公

戰罷親看海日晞大酋流血濕龍衣軍中殺氣橫千
丈幷作龜風一道歸

二

金印纍纍肘後垂桃花寶玉稱腰支丈夫意氣本如
此自笑讀書何所爲

望夫石

海天萬里渺無窮龜草春花插髻紅自送夫君出門
去一生長立月明中

宴遊爛柯山

萬山松栢遶旌旗少保南征暫駐師接得羽書知賊
破爛柯山下正圍碁

二

偏裨結束佩刀弓道上逢迎抹首紅夜雪不勞元帥
入先禽賊將出洄中

三

羣兒萬隊一時平滄海無波嶺瘴清帳下共推擒虎
將江南只數義烏兵

四

帷中談笑靜風塵只用先鋒一兩人萬里封侯金印
大千場博戲采毬新

武夷山一線天

雙峽凌虛一線通高顛樹果拂雲紅青天萬里知何
限也伴藤蘿鎖峽中

入武夷尋一線天道中述事二首 行渭得巖嫗乞茗

花落花開隔水津棧梯茆屋總堪鄰扁舟若不尋歸
路便是武陵深處人

二

乞得瓊漿一碗新沿溪行盡渴生塵雲英只在桃花
下不肯呼來見外人

雪中訪嘉則於寶奎寺之樓店

山徑尋君重復重小樓百尺臥元龍安窓偏向梅花角去映江天雪數峰

至歙寄方阜民公子

弱冠曾從泮水行今來已是老門生不知舊種祠前木幾葉叅雲拂太清

凱歌四首贈曹君

曾從幕府事南征羽檄傳來急似星報道叅戎深入處當鋒還有一書生

二

同時操筆總紛紛先着緋袍獨數君今日江南浮彩鷁他年塞北戰黃雲

三

文士爭雄武藝場桃花馬上撥金鎗試看古來懸印客那取霜毫一寸長

四

賊騎如雲鳥不通突圍攬陣屬先鋒橫腰金帶緣何得爲報將軍第一功

南浦橋

南浦飛梁百尺遥雲收不去霽虹驕長蛟子母休吹浪何代偏無周處刀

七里灘二首

百番獅象一溪泅一頃銀光萬箇頭水石何緣能有此星辰盡夜殷寒流

二

淺水磐頭釐幾堆清涎齒縫破生梅行舟欲過從何處無數游魚磕額回

答謝太與海門值秋試罷入京

江上芙蓉千萬枝交花結葉弄龜姿片帆此日江湖去怕接郎官送別詩

武林館中與徐仁卿同宿因贈徐號天峯武義諸生也徐千斤

樓上張燈倒屣尼自居東面喚人陪須臾據案言兵事騅帽偏欹橫兩眉

二

近來選士愛軀長共說君家貌不揚醉後忽呼高枕睡虎頭斜倚黑繩床徐額骨似虎

三

自造提刀偃月文諸工圍煆熠吹雲當時試舞猶嫌
薄鐵欄連環六十斤

四

海中黠盜計何勞羅拜庭前嶺月高財出錦繒還未
獻一時叱咤夜深逃 舊有海酋特繒夜遺徐叱走之

五

長說邊關好試材幕中進止自須裁連宵一騎重圍
裡不見鈞州王秀才 時王邦直爲北虜所害

東池觀魚

南舟北馬不相得北兎南魚各自潛今日中流看水
獵絶勝馳射天山尖

寄趙君 時將買妾戲贈之

誰家女子別爺娘繡轎珠簾一片光轉到門庭怯夫
壻任教咿啞咏催粧

二

嬌羞偏逐見時生郎爲新人出戶迎一道苔堦鋪翠
褥兩行花燭映金屏

三

宮髻一鬟堆燕雛胭脂兩朵暈紅酥三千僊子雲中有十五吳姬天下無

四

司馬相如賦本工文君玉面貼芙蓉只今才貌都相似秖有彈琴事不同

五

王孫姓趙好門楣空有文章未遇時便把真珠量幾斛買將紅粉共羅帷

六

妾住錢塘路不遥每携姊妹看秋潮爲郎遠渡桐江水女伴雙雙不可招

贈醫僧

窓含絶壁從天落門逓長江入海流手綰藥囊醫世上前身可是藥師不

錢塘王間川

別後長鬚已皓然重來湖上放湖船不能一日陪清話真愧相知十五年

次王先生偈四首龍溪老師

法高不用十分多一尺還君一丈魔自已國王降不伏九江何用遣隋何

二

燒鍋煑飯問樵公見放青山採不空下嶺何曾挑一擔脊梁當背枉穹窿

三

不來不去不須尋非色非空非古今大地黃金渾不識却從沙裡揀黃金

四

大如平地起樓臺細即睛天日出埃兩物拈來不堪比分明浪逐浪催來

題近泉和尚卷

方諸取水月光寒非月非珠非是盤何處流泉遶君舍君于此際作何觀

禪房夜話和韻書付王公

一月真時月月真何須種種別前塵禪房昨夜燈前話誰是客人誰主人

折桃花

誰家桃樹倚西隣摘下還存樹底新日暮插頭過市上踈踈數朶頗宜人

徐濟之携新婦侍親楊州

初綰同心結尚鬆那堪波浪度江風華堂一入姑親道新婦揚州芍藥紅

送丁子範時予方入武夷

君去高鄙是壯遊風吹樹葉緑嬌秋歸來佩劍不須脫尋我武夷山上頭

夏相國白鷗園二首

白鷗池水拍天平相對瓊樓入太清試問歌臺生草處當時曾許外人行

二

詞客登臨信筆裁每於花謝笑花開請觀世上看花者曾見花開不謝來

竹枝辭二首

風前燭焰片時紅馬首西時馬尾東兩隻鴛鴦睡不醒一隻相思愁殺儂

二

籠中鵲子不得出籠外要入將柰何一邊蟲粘蛛絲一邊窓打撲燈蛾

武夷道中嘲嘉則墮馬

沈郎多病瘦腰支跨馬登山怯路岐馬上如何忽不見見時惟有一身泥

閒門送別

送別閒門日已西自將光景比烏栖平生不解依枝宿今日翻成選樹啼

程君索寄其師周中陽

踏雪吳山遇一人自言師者是真君將詩欲寄憑誰寄天上青鸞海上雲

予自浙抵新安登齊雲還浙道中旅館頗多奇景而不成一字至衢自嘲一絕

繫馬梅花索酒時溪山遥映酒家旗何爲每到堪題處不解吟成一字詩

寄徐石亭

聞道名園盛牡丹豪家歡賞到春殘自憐亦具看花

眼種菜澆畦不得看

乙丑春正月廿有四日與某等携觴俎探禹穴就十峯山人馬丈飲于小園林卉雲繁索得海棠秧二本穿籬過別畦又掘竹母數根而去時薄靄滃生山翠欲滴衆客怖雨輙爾拂衣

春來携酒醉春蘿乞得春花一兩窠不若取將松竹去成陰留待主人過

漫興三首

昨夕書邀赴綺筵朝來臥病客窓前自知一飲猶無分那得雙飛更有緣

二

方朔慵多擁被眠飛瓊盡日侍芳筵想應昨夜瑶池上玉手持杯未便傳

三

眉借春山臉暈紅文君何必定臨邛相如已老無情思只聽彈琴綺席中

送陸子之閩

羨爾寧親向百蠻扁舟日下萬重灘經過舊路吾能
說雪浪屏山畫裡看

獄中書扇寄葛景文

賞音博物推華煥死結生交有范張已許筵中赴鷄
黍何時獄底掘干將

鏡湖雙逸詩

鏡湖堤邊雙逸民乘烟弄月水粼粼却令白首南冠
客羨殺青蒲把釣人

留別倪子

小門一徑柳垂絲簾下垂裾話別離却問歸來是何
日海榴如火燒高枝

天目山三首 一瓦觀音二三古杉大者至八抱

銕羅漢已燒成塵瓦鑄觀音又一新見說前村披木
葉青裙夜降紫姑神

二

赭銕青銅凌紫烟能爲人語向人間二千年事說不
盡夜夜青溪勞往還

三

斷壁孤杉四十圍不關雨雪陰霏霏祠南一國痴蠻
蟻長惟曾無白日飛陰去聲

南海曲

一尺高鬟十五人愛儂雲鬢怯儂勝近來海舶久不
到欲寄玳瑁簪未曾

嘉則擬紅衫四貌春郊走馬東山擁伎秋江把釣高樓對雪

春郊大堤無盡頭沈郎走馬着紅裘迴鞭故遣穿楊
柳衝落梅花撲紫騮

二

道人道帔剪輕霞醉臥青樓小妓家小妓紅衫何處
買同是南京杏子紗

三

戴進不得武英收爲抹勾漏絳釣裘若使今朝逢沈
四真成伯樂哭驊騮

四

高樓一衲錦毛梭萬玉屏圖紅叵羅雪裡茶花儂似
否急催滕六剪銀河

燕京歌人云斗牛眼甚惡最贓人

西北池中有斗牛人傳一挂一時收要知不是凡鱗
介只看眉潭白兩毬

二

繡人須樣繡新裘爭看池中活斗牛及至見時無脚
走各綳紅袖急遮頭

三

斗牛何處見英豪獰眼令人膽不牢及問當年親見
者只推霧裡見分毫

四

簫后梳粧別起樓太湖石在水空流而今樓瓦飄零
盡只乞中官看石頭

五

綠樹連雲撥不開忽扶黃瓦出樓臺隄長水濶三千
丈一日惟看一殿回

六

千里馬來自西南夷館　朝廷鎖鑰嚴幾回欲看無
由看墻外聽嘶出屋檐

七

貢來獅子看曾真養在西城十四春更欲乞看云不可昨朝攫碎菜園人

燕京五月歌四首

石榴花發街欲焚蟠枝屈朶皆崩雲千門萬戶買不盡剩與女兒染紅裙

二

竹黃如槁少鮮妍一叢五竿百個錢賣與人家那不貴湯澆火炙過冬天

三

苧薺菱藕賤如柴竿蔗年來漸亦栽百貨百珍俱得到却無一個荔枝來

四

燕京百事且休憂但苦炎天道上溝近日已聞將掃括不須遮鼻過風頭

送張君之三屯

薏仁酒濃湯泉春盤山之景更絕倫野人長見遊人說君若歸時說更真

聽段道士彈琴却爲其師雪峰者請作

段師彈琴吟水龍風來萬壑響寒松問渠指法從誰得云自燕京陳雪峰

自馬水還道中竹枝詞四首 李君以紅拂一柄見贈而送別而悲者正執拂人也古樂府黃禾起贏馬

將軍愛客侍兒知送客山頭也解悲莫認花低將蝶惹要知草偃是風吹

二

灣灣曲曲幾山溪眼眼腮腮淚落絲立到馬遲人影沒更誰知爾下山時

三

高高北斗鵲河縣今日雙星會隔年皂帽紫衣奔不得空教紅拂伴人眠

四

遍地黃禾起馬羸高山神道有靈威遼東少婦辰粧罷去問征夫幾日歸

乘霽自福田遍歷善應翠微洪光大悲諸招提

翠有石洞西夏僧兀坐其中自言至此可六萬里齋罷擬遊西湖輒止

禪槽養馬似支公控馬長鬚鬢插紅却說看山須霽
好昨宵濕馬費梳騣

二

西湖莫道只山陂總是　君王鴈鶩池秋水蒲堤平
似鏡一行白鳥啄魚飛

上谷歌九首

少年曾負請纓雄轉眼青袍萬事空今日獨餘霜鬢
在一肩輿坐度居庸

二

居庸卵石一何多大者如象小如鵝千堆萬壘無他
事東擲西拋只蹶騾

三

支金削壁抱重關併入江南洞壑看既去高天遏飛
鳥更供詩料到吟鞍

四

遥憶前朝己巳年　六龍此去未南旋黑雲敢作軍
中孽莫怪區區一也先

五

八達高坡百尺強逕連大漠去荒荒輿幢盡日山油碧戍堡終年霧壁黃

六

個個健兒習戰車重重壁壘鐵圍賒儘教上谷長千里只用中丞兩臂遮

七

塞外河流入塞馳一般曲曲作山溪不知何事無魚鱉一石惟容五斗泥

八

昨向君庸劍戟過今朝流水是洋河無數黃旗呵過客有時青草站鳴駝

九

橐駝本是胡家物拽入人看似拽牛見說遼東去年捷奪得千頭與百頭

宣府教場歌

宣府教場天下聞個個峯巒尖入雲不用弓刀排虎士天生劍戟擁將軍

早度銀洞嶺

銀洞高高嶺百盤峯巒挿笏倚天班馮誰喚起王摩詰畫作贊人曉過關

胡市

千金赤兎匿宛城一隻黃羊奉老營自古學碁嫌盡殺大家和局免輸贏

邉詞廿六首並客燕時到馬水口及宣府之作

四壁龍門銕削圍枉教鄧艾裹氈衣莫言虜馬愁難度即使胡鷹軟不飛

二

牙兵個個是熊羆別選奇才養作兒試看軍雲穿急處一團蜂子擁人飛

三

墻頭赤棗杵兒斑打棗竿長二十拳塞北紅裙爭打聚江南白苧怯穿蓮

四

立馬單盤俯大荒提鞭一一問戎羌健兒只曉黃台吉大雪山中指帳房

五

十八盤山址去賒順川流水落南涯真馮一堵邊墻
土畫斷乾坤作兩家

六

大虜驕豪只數黃氊鄉無處不紅粧近來駝馬因災
耗贖日牛羊用谷量

七

黃酋墮馬已成禽漢卒爭功被脫身魂魄至今留黑
石堡鏊連歲落魚鱗得其胄上之朝

八

八里庄兒一堡中銀鐶小杏墜腮紅粧成自不撩人
看起來黃芻餵錢駒

九

休屠歲祭金人怕殺牲邊雜漢傖偏許老巫收顧
八識將名字與檇槍胡於漢人雖親貴甚祭禱則不及其名獨許一顧八

十

蒙街徑尺一顱鬽此是遼東速把孩輸與邑州老酋
長金龍衣底混尸骸孩速把孩大酋也死于入寇之戰久始知之邑州謂儂智高

十一

葛那頸險斷胡刀驀手攀頦按得牢歸向鏡中嫵未
正特搓過左一綵毫葛那宣府之降胡

十二

沙門有姊陌胡娃馬市新開喜到家哭向南坡氈帳
裡領將兒女拜架裟

十三

漢軍爭看繡裲襠十萬彎弧一女郎喚起木蘭親與
較看他用箭是誰長此下六首並俺荅甥女事

十四

長纓辨取鎖嬌嬈馬上纖腰恐不牢好把鴛鴦鞔上
腦倩誰雙縛馬鞍轎

十五

女郎那取復梟英此是胡王女外甥帳底琵琶推第
一更誰紅頰倚蘆笙

十六

老胡寵向一人多窄袖銀貂茜氈羅逐與遼東黃鷂
子側將雲鬢打天鵝

十七

汗血生駒撒手馳況能粧態學南閨帙將皂帕穿風
去愛綴銀花綽雪飛

十八

姑姑花帽細銀披兩靨腮梨洒練椎個個菱花不離
手時時站馬上胭脂

十九

衛兒相法合虎眉本是封侯萬里姿手把龍韜何用
讀臂縣鵲印自然垂

二十

門外猶疑鍊騎封當年曾此縛龍逢世間第宅知多
少何事風波惡此中

二十一

曾見思歸數寄書思魂畢竟滯邊隅可憐一斗蓁弘
血博得墻圍柳數株右二首過沈光祿宅及拜祠

二十二

剪子高星五樹松橫拖鍊板夾西東中間一線通人
馬遠處看來客似縫

二十三

十八盤南鴛沸湯燕京樓子待梳粧當時浴起蕭皇后何似驪山賜海棠十八盤山有湯泉云是遼后浴處

二十四

邯鄲才人似花枝嫁與遼東厮養兒懶何樓中拈粉絮鮮從馬上寄征衣守馬水者遼東李密之子家卒敗婦有秦風

二十五

黃鼠白脂捷遁逃夜猴搏鼠捷於猱將猴比鼠無多大自古獐麋怕皂鵰

二十六

西山一帶一何高萬脊千稜揷作刀寄語胡兒休驟馬恐將高鼻跌成坳

長干行四首

王人夜夜板橋灣金盡蕭郎隔水看不分踏樓騎鳳脚偷來橋外立紅闌

二

木蘭艇子夜夜開桃葉桃根太往來攬起鴛鴦雙雙翅翅倒嫵他扇落金釵

三

紅板青樓是爾家鴛鴦家做在荷花月明打開猶自
可月黑打開愁殺他

四

野鴨鴛鴦姊妹如打散鴛鴦鴨亦飛月落沙昏尋不
見滿江鷺鷥鶴吊雄雌

謝公墅

園丁不識東山公墩上曾携兩頰紅今日盡栽南隴
麥絶無蝴蝶撲香風

葉伯子三十餓果肉索詩答此

蹄豚白杏紅紅備我菖陽節酒供却喜壯齡多練
達談鋒截雨吐長虹

鍾子投我篆章答此乃上虞人而贅于越

吹簫人在越王臺孝女祠邊數往來黃絹舊碑渾損
盡須君再寫勒莓苔

二

定是元常幾代孫朱砂小篆遂專門誰知老子壁拆
路竟讓新郎屋漏痕

擬往中止

綠菽胡麻各一盤憐君餉我每朝飧猶聞靈下青衣
嫂打餅鋪椒脆月團

擬還陳君菊鉢三首　移至之菊二本一錦盤橙一傲霜黃

錦盤橙麗傲霜清細土偏宜老鉢盛何用迢迢三百
里紫沙盆去買宜興

二

黃花真不易凋踈對酒消愁已月餘今日還君雙鉢
去不知愁至復何如

三

百草諸香百露溥一時非不哭湘沅千年獨有黃花
瘦爲伴行吟瘦屈原

和韻答韜仲

森森老檜已成陰的的青梅又苦心要識曾傷金彈
鴈只須空外聽聲音

鄒生

聞君射策收復落令謁長官何日回短劍雙龍惟我
在長江萬里是君才

曹秀才

來爲親銘幾日留歸船正遇荻花秋高檣莫戞江邊樹恐有啼烏在上頭

默泉篇 其人善琴

泥金小扇月分團淡淡烟煤寫默泉泉水有流不作響正如琴上不絃

吊判府李公 晉人也

軍庫相逢晉景公楚囚親得奏南風曲終別弄飛霜操落葉哀蟬送斷鴻

成都

成都美酒誰當壚卓氏文君貌甚都半面芙蓉嬌映

客青絲何日不提壺

潘承天六十

五十年前共一窓猪龍頭角禾分張吾今老作鋤園

客看爾黃堂佐帝鄉

漫曲

聞道張家燕子樓青羅小帽急梳頭花枝誰肯先春

老無柰風吹雨打愁

王子 別字文野

樹蓋爲廬草作裀橫橋斷浦絶比隣郊原十里平如掌惟許琴書伴此身

古意二首

只堪話舊作生涯若論風情鬢有華記得金釵隨艷雙鳳十年前夜舞誰家

二

愧無李白之才華也繫潯陽幾落花儻使夜郎吹笛去不知何處會琵琶

王元章墓事見山陰志

君盡梅花來換米予今換米亦梅花安能喚起王居士一笑花家與米家

寄沈子

兩月歸家不出門谿邊荷葉大如盆不知近到西湖上更大如盤有幾根

寄劉子

十年不見劉芝野小篆天然友不工就使長洲文博士也應石上避刀鋒

送學中施林兩先生

五洩歸來第幾層脚跟裂却挂藤氷袖中總有飛雲
在欲贈先生恨不能

贈孫山人

龍津先生高角巾多能不特是詩人昨宵與客溪橋
上話到風平水不鱗

送羅仲明歸時有遊栖霞之約

春來臘盡客京華江上寒梅已作花羨爾歸舟行莫
雪教誰伴我到栖霞

山陽歌醉中贈魯君二首 正韻

山陽自古四通衢馬去車來織不如獨有使君才思
好不教一字廢文書

二

淮河流水盡蘆蓆明府米清貌苦羸却說故人禪籠
冷爲烹一尺鱖魚肥

挽陳君之配蔣

陳君轄我飲青春焦筆賢閨釀絶倫若舉醉鄉祠祭
典沉香先刻蔣夫人

芙蓉死

舊種芙蓉今不活跡跌秋草看明月紅頰成都賣酒人與歡亦是千年別

麟八首

汝寧府光州光山縣於萬曆十三年二月二十日據高陌里民曹國隆同地方李章等呈稱本月十八日當四更時本庄偶見天光如電一時輒里遄至五更忽又光如白晝居民畢起又黑如前衆相驚疑不知何謂遂巡達曉則有五色瑞氣都如霞采瀰漫亘空不意本日未時國隆家所畜牸牛大叫數聲產一麒麟胞破液流液乃黃色牛時舐麟血漉於舌麟臥微動則見遍體迸射並是紅綠焰光須臾霏霧罩龍風雨大作群樹鳴吼塵土飛揚雨下如墨至十九日未時麟絕不向乳遂不喘息即今高家橋至磚橋一帶黑水尚存可驗隨該知縣牛應元主簿王汝政典史梁樸公同往視麟之遍體及頭尾四蹄並是龍鱗鱗却方樣湊縫所在並襯現紫色戟毛所

據國隆等呈麟產於牛非常事等柰輒不乳
無由進呈謹具圖畫一本幷所呈由均乞轉
達　闕廷惟俟別有定奪　右乃刪削彼處
文移以存其實

一辭羌馬獻蘭筋四海歌謠美漢文天爲吾　皇獻
祥瑞不教麟犢惱明君　萬曆初有獻千里馬者郤之

三

光山產麟光燭天無心住世去飄然曾叟若逢應不
哭不比哀公十四年

帝王瑞到我　皇真主聖臣賢盡鳳麟卽看閣上千
秋畫不羨牛邊數葉鱗

四

吾　皇已郤千里馬天亦疇蹏五采麟尚恐越裳重
譯至惡傳黃紙與邊臣

五

清時麟天不須傷野老番爲哭一場儻似角端能解
語欲傳一語奉　明王

六

鱗中許貢止常鱗但取氷鰣片靨新五馬敢團茶葉
餅一車不動荔枝塵

七

南潦北旱禹湯年何瑞能回　聖主憐親御布袍行
十里汗香飛遶一壇圓 係實事

八

聞道麒麟鬬海東親令白日蝕當中牛腸鱗甲知何
物干犯天光半夜紅

鏡漁子賀二死

鏡漁百網截魚流爾亦持竿上釣舟今日忽辭同伴
去一竿釣餌付誰收

漁鼓詞四首

盧家雙燕不雙栖南浦鷓鴣日夜啼紅綿如水單衾
火冷煖在郎歸不歸

二

大唐自古諺魚洲百賈囊錢入海流央殺主人尋羣
羽不知鸚鵡在高樓

三

虎丘茶葉蜆山歌專諸骨董刻絲梭明月大家消一
看烏能人娶一嫦娥

四

洞庭橘子鳧茭菱茨菰香芋落花生婁唐九黃三白
酒此是老人骨董羹

送林某二首

野客年來百事休也憐歌板去難留若爲化作沿江
柳直管鶯聲到岸頭

二

夏來凉夜似秋多正好酬歌奈去何欲買纏頭無蜀
錦贈將白苧當紅羅

設代林某答胡通政

銀臺相望渺銀河激水情人待亦多妾本一身非兩
體一肯難作往來梭

卅年

卅年前有一相知去矣思量哭不回哭既不回知又
絕請將一物付秦灰吾欲盡焚舊草故作此詩一友止之遂止相知者是姓唐人

雲州舍身臺

欲留軀殼已貪哉欲棄之貪更費猜一棄一留都不計道人偶上舍身臺

慕蘭篇 古樂府云一日三摩挲劇于十五女言好劒者之專錢君于蘭之慕亦然故用其事

新篁拗曲圃成圍碧玉垂花琢作條終歲摩挲兩無厭劇於十五女兒腰

竹枝詞三首

秋日高城大道邊黃花無處不金錢撩鈿惹鬢無他

事只助青樓鏡裡妍

二

高樓一曲下塘詞絕勝瞿唐歌竹枝瞿唐夢中空莫雨下塘臺上有西施

三

弄玉吹簫在鳳樓鳳髻度曲亦悠悠畧攢秋月雙蛾曉直渴行雲一鴈秋

送二葉之遼

去時短褐各自垂歸日緋衣襲紫衣河水清渾各有

候岸上行人那得知

雲門四首

盤古社樹

大枝入漢拔龍蛇小葉凉人雨雪遮三代以來無此物欲從青帝問年華

任公子釣臺

公子椎牛此地罷珊瑚樹底拂魚鈎今來滄海移何處笑指青山坐石頭

辨才塔

辨老浮屠在水涯當時從此挂袈裟年深歲久留錐缺好付懷師作畫沙

石橋

怒雨狂雷入夜催朝來溪漲雪成堆即今不是銀河墮難道匡廬不割來

托王老買苪窖頭銀魚

寶坻銀魚天下聞苪窖青眷始聞君煩君自入簑衣伴儘我青錢買二斤

買得一貓雛純黑而雄戲咏

柳條不必穿魚聘花徑馮教撲蝶行從此牡丹須再
畫要看一線午時晴

五洩五首

紫閬村中一線微穿厨入竈浣裙衣無端流出高巖
上解與遊人作雪飛

其二

銀毬縞帶簇花瓊百片氷簾織不成莫倚長風亂飄
洒旱時一滴一珠傾

其三

斗厓緊接大槽平長練難傾怒愈生絶似海門潮正
急白頭翻貼黑沙行

其四

欲看直搗隔遥嵐此是蛟龍第四潭急過對山尖頂
望始知項羽破章邯

其五

轟雷千尺破銀河鐵障陰寒夏轉多我已看來無此
景大龍湫比此如何

雨霧霽雪復四首

破亭面面入林稍遮雨無功秪益飄但使漲溪添谷口不妨濕襖重人腰

二

茫茫一卵未曾分倍覺懸流渺一痕大似龍堂燈火暗香烟幾縷白黃昏 五洩之寺曰龍堂

三

忽然濃霧黑啣山不覺高空掃鏡寒自是龍潭當脚底歸雲歸雨等閒間

四

五溜鳴濤着地飛雪中來看更生奇白螭出壑銜冰雹噴作飛蛾陣陣隨

七十二峯歸來書寺壁

五條桂練玉龍奔七十二峯鬼斧痕墮水墮驢都不恨古來一死博河豚

畫兩僮枕帚而睡疑是寒拾應人索味

人間何日不塵生掃到何年掃得清輸與天台雙行者睡彎苕帚午鷄鳴

畫高嶺莫行僧衆

知是我眉第幾盤客僧愁宿日低山頭陀指與烟生
處只隔紅霞四五灣

應別索又一幅

何方行脚兩緇衣萬仞岡頭鳥除歸滿袖白雲天上
物下來放出世間飛

白雲深山掘芝者

天外白雲必爾家微紅雙頰飽朱砂神僊豈是靈芝
得枉用鍬鋤壞紫霞

女僊彈琴

流水東來響白地高松西畔隔紅霞彈琴未必神僊
事只好呼儂女伯牙

呂何兩僊人圖

一陰一陽大道然一雲一雨世人緣僊姑自食雲母
粉莫比真奴白牡丹

賦得奕僊

楸玉枰開映指長美人凝思倚新粧惟應賭墅風流
客與較斜飛勢一行

題王質爛柯圖

閒看數着爛樵柯澗草山花一刹那五百年來暮一局僊家歲月也無多

劉阮憶天台圖三首

去後重來訪碧山當時曾此狎雲鬟傷心流水依然綠要見桃花如此難

二

王顏色映曉霞紅飛向瑤空第幾重莫惟阮郎思大切僊人能得幾回逢

三

凡心自悔出天台一見桃花一度衰若使僊人知此意還教流水引郎來

月宮僊子圖三首

纏頭雲錦墜金釵短袖長裙雪片裁不是上頭寒不禁夜深何事却飛來

二

捧來玉兔夜生光一捻氷肌縞帶長試問當年明月裡果然親得見明皇

三

空中縹緲景光新但似雲霞不似人知道今來是何
夕桂花添得幾枝春

賀知章乞鑑湖一曲圖

鏡湖無處無非曲乞罷何勞乞賜爲卑有雙眸如鏡
水一逢李白解金龜

謝太傅携妓東山圖

聞道東山賭墅年胭紅粉白兩嬋娟主人出畫催題
急好下真真付墨研

書坦腹臥松者畫

眠松坦腹腹便便個是高人松畔眠子美詩中何句
似舉觴白眼望青天

盛懋秋江畫董尧年索題

楓江霽色浩無邊故寫簑衣挂釣船莫笑漁郎多點
檢從來風雨起晴天

畫與許史 許時許我摹黃鶴山人一幅

君言寫意未爲高自古碑因引玉抛黃鶴山人好山
水要將狂掃換工描

李子送小景

李君小景入斯文不用毫端力一分更是山腰能簡便墨痕斷處便成雲

漁畫五首

外看楊柳障漁汀内必桃花閉武陵曝網張魚等閒事且登岸上逐花行

二

一翁醉夢一惺惺各有湘潭漁父情添寫三間來問答真成出相楚騷經

三

驚鴈初橫陣尚低小魚淺水命如絲檻中潑剌堪憐汝濠下從容却是誰

四

赤梢避雪窟深泥措大詩肩凍逼眉卽苦無魚堪換酒也須賒酒煖詩脾

五

漁子停舟何所爲晴天不脫龍鬚衣江長木濶沙蘆畔快看秋來一鴈飛

爲杭人題畫二首

帳頭戲偶已非真畫偶如鄰復隔鄰想到天爲羅帳
處何人不是戲場人 右帳竿木偶圖

二

一處飛槌一踏橇鑼聲鼓韻走兒曹無端士女如雲
集也要丹青費筆描 右打流星槌及踏高橇者

何處

何處僊人海上來將携玉女出天台既爲鳥轉當庭
樹復作花枝映酒杯

端陽題慕蘭雪畫

十里空江一物無青蓑曳雪老漁孤酒筵正苦黃魚
熟對此寒生綠葉浦

唐伯虎古松水壁閣中人待客過畫

南京解元唐伯虎小塗大抹俱高古壁松水閣坐何
人若論游魚應着我

題折花美人圖

高髻阿那長袖垂玉釵彷彿挂羅衣折得花枝向寶
鏡比妾顏色誰光輝

畫美人 湖石牡丹杏花美人觀飛燕而笑

牡丹花對石頭開兩燕低從杏梢來勾引美人成
笑畫工難處是雙腮

抱琵琶偶竚蕉陰美人

離宮給事小青衣催送琵琶向瑣幃行到芭蕉忽回
想去年此日嫁明妃

雪梅

去年雪下我尋梅今歲尋梅未可期幸有隣墻過數
朶稍勝戴進畫中窺

梅花

傳得丰標似雪清枝間猶帶隴頭春相思不用江南
折處處堪將寄遠人

王元章倒枝梅畫

皓態孤芳壓俗姿不堪復寫拂雲枝從來萬事嫌高
格莫怪梅花着地垂

畫梅時正雪下

誰寫孤山伴鶴枝早春窓下索題詩今朝風景偏相
似是我尋他雪下時

題畫梅二首

鳧牛兩碟酒三巵索寫梅花四句詩想見元章愁米
日不知幾斗換氷枝

二

從來不見梅花譜信手拈來自有神不信試看千萬
樹東風吹着便成春

雲門寺題畫梅

浮橋流水雪潺潺客子來遊二月闌蓓蕾已青酸蒲
樹梅花只就畫中看

梅樹美人畫

霜重衾單少婦孤遼西秋半去征夫至今不寄一行
字欲寄梅花花尚無

竹

葉葉枝枝逐景生高高下下自人情兩梢直拔青天
上留取根叢作雨聲

二

郡城去海不爲遥墨籜淋漓似鬱蛟莫遣風來吹一
葉恐於箋上作波濤

三竹石

片石蒼蒼映棊林南宮如見拜難禁牛車若使能移去賣與侯家五百金

四

昨宵風雨折東園那許從天乞一竿數葉傳神爲不朽儒寒道瘦任人看

五

林梢片石墨初龍凍筆勾寒入指中急遣蒼頭沽一榼破籬穿日盪杯紅

六

筆底霜叢三四竿園中解籜兩三年修蛇拔尾當黃玉小鳳梳翎在碧天

七

修蛇有尾頻年墜小鳳爲翎幾日成輸與寒梢三十尺春來秖用一雷驚

八

人家宿紙幾時收紫鬼尖尖走潑油竹影滿窓凉似水斷厓踈雨數竿秋

九

昨夜窓前風月時數竿疎影響書幃今朝揚向溪藤上猶覺秋聲筆底飛

十

恠石初烘潑墨勻吳箋短短縮霜筠長空五尺青鸞尾一半斜封在白雲

寫竹與某時某客居桃渠渡口

桃葉渡頭一見君爲言岸上石榴裙相逢無錢可買醉贈與竹枝撩白雲

都門五月寫竹送某君之官新昌乃江西

君去新昌五月時都門日近火雲移贈君數葉迎風物併入高帆一道吹

寫竹送李子遂

江山灘水錢塘落僊露嶺曲盤羊角君從此道歸建陽六月同誰坐林竹

勾勒竹

自緣勾勒減松煤非關白雪嚴枝低稍似東坡碑上筆路人纔掘出深泥

雪竹

山中雪厚沒人腰城瓦猶堆尺五高壓損青虵三百萬起烘氷兎掃雙梢

遼東李長公午日寄到酒銀五兩寫竹笋荅之書此於上

五千蚨母虎符封到即呼交麴米翁醉後荅書無一物盡髡籬笋寄遼東

畫笋遺許口北 口北嘗許啖我以笋戲之

口北清饞似大蘇窮邊那得笋燒壚曾聞止渴消梅子故寫龍孫與大夫

畫竹與吳鎮二首

聚幹垂梢凡幾重只須用墨一分濃即今小節無些
用也自成林一壑中

二

東坡畫竹多荆棘却慙評論受俗嗔自是俗人渾不
識東坡特寫兩般人

顧御史索畫竹

醉墨淋漓洒麝香垂梢勁篠入雲長都成擺鳳蕭娘
影好試栖烏御史霜

二

避暑西齋掃竹枝無邊墨海浸銀螭忽然捲向誰家去猶覺餘涼解粟肌

雨竹

天街夜雨翻盆注江河漲滿山頭樹誰家園內有奇事蛟龍濕重飛難去

倒竹

長箋白白墨焦焦倒掃青蛇挂一梢應有斷莖藏半幅蒼藤翠鮮倚天高

畫竹

東吳藥絹白濛濛況值膠礬盞內空爛頴掃來孤鳳影江湘細雨淡烟中

舊作竹與某復要予再作荅此

此竹是予昔所作即欲再作今不能雀老既然成海鈴轉教爲雀可飛騰

寫倒竹荅某飽

胡麻綠枝兩尖堆回施無他寫竹回卷去忽開應恠吽皂龍抽尾掃風雷

伏日寫雪竹

昨夜苦熱眠不得起寫生篁雪兩竿莫問人間涼與
否蒼蠅僵拌研池乾

竹石

青虵扳尾向何天紫石如鷹啄兔拳醉裡偶成豪健
景老夫終歲懶成眠

寫竹擬送友人之官長沙

墨竹一幅百白浮送爾之官楚水頭莫使湘娥江上
見恐添紅淚兩竿流

無不長沙吊賈生賈生也自吊靈均頭陀暗裡爭食
鱠却把乾魚哭向人

初春未雷而筍有穿籬者醉中狂掃大幅

臙尾春頭試爆餘竹根驚筍兩三株却憑一七硫黃
未竟奪雷州穩臥豬

題扇竹勉馬子

名園未冷看花跡小窓新竹稠如織雙尨來去急如
飛年少光陰可輕擲

畫竹荅贈劉真定之貽

美人贈我蝤虎段我因遺之鳳尾圖南窓閣筆何所取葉葉清風似大夫

爲竹壽郁潁上

潁上今年五十逢野人爲壽不堪供生移數葉淇園緑但願君爲衛武公

畫笋竹賀許口北得子

小葉瀟瀟翠羽疎東攢西簇護龍雛蜀箋何用長三丈數寸班鱗見大都

菊竹

若不重陽貰一壺那能了此菊花逋竹梢墨色潮如此試看明朝有雨無

水僊雜竹

三月二日泼筆新水僊竹葉兩精神正如月下騎鸞女何處堪容食肉人

荷

五月五日熟太烘疾揮紈扇不能攻欲呼小艇耶溪去荷葉荷花十里風

二

一斗湖光不放寬却於紙上定波瀾犀盤黑盡渾無
蜜捧出芧山女道冠

三

鏡湖八百里何長中有荷花分外香蝴蝶正愁飛不
過鴛鴦拍水自雙雙

四

若耶溪上好風光無人將去獻吳王西施一病經三
月數問荷花幾許長

五

一辦真成蓋一鴛西風捲地僅能掀花枝力大爭卿
子丈六如來踏不翻

六

荷葉五寸荷花嬌貼波不碍畫舡搖想到薰風四五
月也能遮却美人腰

七

子建相逢恐未真寄言個是洛川神東風枉與塗脂
粉睡老鴛鴦不嫁人

八

花垂葉倒露難擎頸折鷺飛咽不鳴漸看湖光平似掌秋來無處立蜻蜓

九

五月蓮舟苧浦頭長花大葉插中流即今遮得西施面遮得歌聲度葉不

畫荷花送陳都揮往招寶

招寶青天碧鳳翔沉香大士坐中央知君一葉春濤外遥指蓮花出海洋

畫荷壽其君

若個荷花不有香若條荷柄不堪觴百年不飲將何爲況直雙槽琥珀黃

翎菊

研底毫端秋氣清攢花簇蕊筆通靈看來不似籬邊色拔取何天白鶴翎

畫菊二首

身世渾如泊海舟關門累月不梳頭東籬蝴蝶閒來往看爲黃花過一秋

二

經旬不食似蠶眠更有何心問歲年忽報街頭糕五色西風重九菊花天

牡丹

五十八年貧賤身何曾妄念洛陽春不然豈少胭脂在富貴花將墨寫神

二

毫端紫兔百花開萬事惟憑酒一杯茅屋半間無得住牡丹猶自起樓臺

雪牡丹 次前夾竹者

銀海籠春冷茜濃松煤急貌不能紅太真月下胭脂頰試問誰曾見影中

二

絳幘籠頭五尺長吹簫弄玉別成粧不知何事粧如此一道瑤天白鳳凰

人有以舊抹牡丹索題者

何年草草抹花王此日將題歲月忘拾得懶僊拋下蛻不堪教贊舊皮囊

松化石牡丹 松化石二各高六七尺大可兩三抱初是一塊則高丈餘矣童貫自台溫海載至此重而折會汴京陷遂委之古今絕奇物也

松化石邊垂牡丹花石綱移來海山十五年前二三月董侍郎家園內看

蜜蜂牡丹

村家縣簏引蜂糖課取花逋日夜忙掠盡牡丹千樹粉不能扇平聲就一脾黃楊行密僞都廣陵揚人遂諱蜜爲蜂糖

遮葉牡丹

爲君小寫洛陽春葉葉遮眉巧弄顰終是傾城嬌絕世只須半面越撩人

梨花五首

名園深鎖麗長空映戶搖扉一萬叢總使梅花開似雪却輸毬雪打和風

二

帶烟籠霧自生香薄粉濃鉛不用粧莫以輕盈窺宋玉馮將淡白惱何郎

三

春雨春風能幾宵吹香落粉濕還飄朝來試看高枝

上幾朶寒酥未肯消

四

早起春晴香霧肥獨依殘月出墻圍洛濵僊子波心
立虢國夫人馬上歸

五

輕風吹霧散朱門影落馮誰寫素魂萬里曉天微有
暈終宵明月欲無痕

題畫梨花折枝

粉暈微銷墨一絲春風春雨未來時名園無此好顏
色知是宮中第幾枝

水仙六首

杜若青青江水連鷓鴣拍拍下江烟湘夫人正蒼梧
去莫遣一聲啼竹邊

二

百品嬌春俗却春一清無可擬丰神銀鈿縞袂田家
婦絕粒休糧女道人

三

畧有風情陳妙常絕無烟火杜蘭香昆吾鋒盡終難

似愁殺蘇州陸子剛（陸子剛蘇人碾玉妙手也）

四

海廟元君斷百葷粉腮頰棄如焚江心羅襪從渠踏不亂長波皺綠紋

五

姊妹商量明月隄夜粧莫解綠鬟絲黃陵廟口無多路去聽女郎歌竹枝

六

素盧渾疑白玉珥檀心又似紫金環若教栽向瑤池

工正好添粧女道冠

雪水僊

西子雲鬟趁雪行白鸞無力海綃冰玉京固是朝天路如此清寒苦不勝

水僊蘭

自從生長到如今烟火何曾着一分湘水湘波接巫峽肯從峰上作行雲

葡萄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啸晚風筆底明珠無處

賣閒拋閒擲野藤中

二

數串明珠挂水清醉來將墨寫能成當年何用相如
璧始換西秦十五城

二

自從初夏到今朝百事無心總棄拋尚有鶖時書禿
筆偶將醮墨點葡萄

四

璞中美玉石般看畫裡明珠煞欲穿世事糢糊多少
在付之一笑向青天

五

昨歲中秋月倍圓海南再畔太鼾眠明珠一夜無人
管迸向誰家壁上懸

王生索寫葡萄

王生昔日好容顏今日相逢范叔寒贈與明珠三百
顆誰知一顆不堪飡

杏花

道人懶爲着色物偶施小茜作嬉游人言杏花可摘

賣挂向街頭試買不

二 贈醫者

不解寒温逐世情獨操一匕代犁耕杏花樹下堪丸藥時有流鶯囀一聲

雪粉團

北斗垂天錦帳横景陽催妾未鷄鳴燈昏鏡暗粧無準糝粉過眉與鼻平

畫石榴

五寸珊瑚珠一囊秋風吹老海榴黄宵來酒渴真無柰喚取金刀劈玉粱

榴

畧着胭脂染一堆蛟潭錦蚌挂人眉山深秋老無人摘自迸明珠打雀兒

玉簪花

老人一掃秋園卉六片尖尖雪色流用盡邢州砂萬斛未便琢出此搔頭

芭蕉 蕉鹿相沿誤故亦不避

紅棘黄荆樵斧歸芭蕉學畫指如椎中間一葉渾相

識記得前生蓋鹿來

沈君索題所畫二卉賀人新婚

蓮花如妾葉如郎畫得花長葉亦長若使畫蓮能並蒂不須重畫兩鴛鴦

二

榴花作火向空然少婦嬌多夏日眠睡起不知花在畫折榴欲插鬢雲偏

黃薔薇

薔薇黃似月初華難寫芳香只寫花若使移生南海國取將露水粉宮娃

木筆花

朱如筆頴放如蓮蕚筆臨時兩闘妍料得將開園內日霞箋雨墨寫青天

茉莉花

南海曾經駐客驂芳稱茉莉茄稱甘如今畫裡看花色記得依稀似海南

畫海棠

海棠弄春垂紫絲一枝立鳥壓花低去年二月如曾

見都是誰家湖石西

畫玫瑰花

畫裡看花不下樓甜香已覺入清喉無因摘向金陵去短擫長丁送茗甌

青門山人畫滇茶花

武林畫史沈青門把兎申藤善寫生何事胭脂鮮若此一天露水帶昆明

季先生女九姑五十其郎君索墨萱

萱草年年夏亦春萱根雪裡倍精神九姑嫁去如昨日又見兒郎拜五旬

蘭

莫訝春光不屬儂一香已足壓千紅總令摘向韓娘袖不作人間腦麝風

松竹梅

朱碧嬌啼二月鶯却都輸與此三君若添明月孤來鶴踏亂松尖一片雲

大醉作勾竹兩牡丹次日始得題

畫也昨日題今朝酒杯雖冷墨猶潮湘娥總有凌波

色姊妹江東數二喬

作荷蘆於是日亦次朝題

蘆上荷花高一尋蘆中夏色凍陰陰興雖有餘筆禿盡難畫鸕鷀照淺深

芭蕉墨牡丹

知道行家學不來爛塗蕉葉倒莓苔馮伊遮蓋無鹽黑免倩胭脂抹癭腮

芭蕉玉簪 中秋後一日作

爛醉中秋睡起遲蒼蠅留墨研頭池合歡翠扇遮羞面白玉搔頭去嫁誰

芭蕉鷄冠

芭蕉葉下鷄冠花一朶紅鮮不可遮老夫爛醉抹此幅雨後西天忽晚霞

梅桂諼草

金陵梅桂餡酥蒸北地黃花摻肉羹一吸葡萄春五斗旋移狂墨寫劉伶

枯木石竹

道人寫竹幷枯叢却與禪家氣味同大抵絕無花葉

相一團着老莫烟中

題畫四首

白頭翁亦戀花枝飛上桃花影自窺若使逢花不能賞也應花鳥笑人痴右白頭翁桃花

二

雷雨垂垂翠色繁古松陰裡了歌喧問渠何事爲人語我愛山中聽鳥言右了哥古松了哥即鸜鵒類也

三

金縷圖晴可一針端州石子爾爲珍夜來迸破封函

土飛入誰家苦竹林右苦竹鸜鵒

四

凍合梅花瞑色多雙鳩鳴喚坐交柯雀心愁雪正欲絶呼雨呼晴奈爾何右鳩梅

獨喜萱花到白頭圖

問之花鳥何爲者獨喜萱花到白頭莫把丹青等閒看無聲詩裡頌千秋

題花圖

金谷園中花草新太湖石畔鬬芳春紅顏笑臉如撩

客粉面藏頭羞見人

無題

半生不復作鯨吞白飲無紅攪不渾今日不愁人不醉太真新出浴湯温

書花冊送王生

送客之燕上馬時圖花滿冊各成詩河橋楊柳如教見應喜相饒贈別枝

詠畫降龍

乾坤紙上黑騰騰爪股風雷墨所生一雨盡歸燒尾德世間誰識有曹興

躍鯉三首送人

昔人畫龍破壁去余今畫鯉亦龍儔墨到鬣邊忽一逸令人也動點睛愁

二

鱗鬣不殊點額歸丰神却覺有風威不添一片龍門石方便凡魚作隊飛

三

明春杏花人滿頭今年且占木樨秋老夫醉寫龍門

罷閒看盆魚自在遊

魚蝦螺蜬

魚蝦螺蜬藻萍鮮一榼新醪一柳穿不是老饕貪嚼劂
甚脅枯難舉筆如椽

題畫蜬二首

誰將畫蟹托題詩正是秋深稻熟時飽却黃雲歸六
去付君甲胃欲何爲

二

墨糢糊擁看鴻門漢將罷一片黃沙如此

濶橫行那得到匈奴

其子舊以大蟹十個來索畫又之答墨蟹一腳

松根醉眠道士一幅

五斗劉伶踉蹌行昏雅着處打頭巾松根白石且眠
我頭上青天亦醉人

二

五斗劉伶不認家頭巾着處打昏鴉松根白石且眠
我頭上青天馮着他

三

不負青天聽這場松花落盡尚黃粱憂中有客劉賜
看笑我腸中只酒香

書畫上荅諸君見壽

爲壽多君及病翁詶將圖畫不詶同細思一事猶堪
用去障書齋壁隙風

雜品

魚蟹瓜蔬筍豆香溪藤一斗小方方校量總是寒風
味除却江南無此鄉

柳渚雙魚

一行楊柳春將綠兩個魚兒活欲飛跳入研池等閒
事只愁研水濕人衣

蘆汀鳴鴈圖

蘆洲無伴賣孤鳴畫者無情看有情才與不才俱未
免九原難起問莊生

鳴鳥圖

樹杪參雲穩稱棲啾啾小鳥與誰知似分綠葉遮朋
友不肯將身占一棲

畫布谷

片墨圖枝布谷棲停毫覓句意何遲爲驚轉眼流光
速又是農簑細雨時

扇圖二首

渺渺平沙四望通天涯雙樹立秋風畫工不解寒雅
意寫入隋堤綠柳中

二

古木長途少客行斜陽無數落鴉輕臨枝旋作將栖
勢誰道雙翎畫裏成

牛圖

大野茫茫路不分西庄歸去認蹄痕兒童不弄黃昏
笛更欲牽犁何處村

二

霜竹雙吹霎不聞八蹄爭道去如雲縣知不是農庄
物好拽河陽石季倫 圖是兩奔牛

書畫兎中有一白雛

劣蹄凡毳等閒同獵處難嬰宋鵲鋒中有霜毫真逸
足騰身高入月明中

郭恕先爲富人子作風鳶圖償平生酒肉之餉

富人子以其謾已謝絕之意其圖必立遭毀
裂爲蝴蝶化去久矣予慕而擬作之噫童子
知羨烏獲之勇不知其不可扛也雖然來舟
計粒而食乃其報黑卵必請宵練快自握亦
取其意之所趨而已矣每一圖必隨景悲歌
一曾並張打油叫街語也亦取其意而已矣

柳條搓線絮搓綿搓夠千尋放紙鳶消得春風多少
力帶將兒輩上青天

二

春風語燕潑墨翻晚笛歸牛穩背眠此際不偷慈母
線明朝孤負紙鳶天

三

鳶於兒輩何相關苦要風高九萬摶無限片帆當此
際錢塘江上雪如山

四

我亦曾經放鷂嬉今來不道老如斯那能更駐遊春
馬閒看兒童斷線時

五

縛竹糊腔作鳥飛崩風墜雨爛成泥明朝又是清明
節鬪買餳糖柳市西

六

江北江南紙鷂齊線長線短迴高低春風自古無愚
據一任騎牛弄笛兒

七

剪楮披篁重幾分橫天直去攪風雲風雲去攪猶言
可誤殺低頭看鴨人

八

紙鳶一颺去飄綿不及三朝颺木鳶更有大風君信
不能翻廢扇上高天

九

我驚南海颶風年屋瓦飛空攪蝶眠試取紙鳶當此
際可能背去負青天

十 海上人相傳一兒將食餳寄線於腰忽大風拔鳶而上兒竟墮死收其骸餳猶在掌中

風微欲上不可上風緊收低不得低渡海一憑儂自
渡可憐帶殺弄餳兒

十一

剡藤湘箋一片雪彷彿飛野鶴雲畫取此圖酬酒
債未爲輕薄有錢人

十二

村庄兒女競爲嬉憑仗風高我怕誰自古有風休盡
使竹腔麻縷不堪吹

十三

高高山上鷂　飛山下都是剌棠梨只顧鷂飛不顧
脚踏着棠梨刺得知

十四

等兒個個競低高線斷箏飛打一交若個紅靴不破
綻若人紅襖不麼糟

十五

偷放風爲不在家先生差伴沒尋拿有人指點春郊
外雪干紅衫便是他

十六

一方紙鷂一絲提四個金剛四塊泥我亦誰家紅頂
搭一天風雨看鵬飛

十七

愛看鑽天鷂子高不知前後只知跑風吹昨夜棠梨
折臥刺如針伏板橋

十八

只因一線引鳶孤跑過村鄉第幾都小可兒郎三五
輩壞將多少綠蘼蕪

十九

春來偏與老人讎腰脊如弓項領柔看鷂觀燈都好
景正難高處去擡頭

二十

百丈牽風假鷂飛不知斷去寸難持若留五尺殘麻
在還好漁翁撚釣絲

二十一

鷂材料取剩糊窓却嚇天鴛撲地降到得爺娘查線
腳折他鞋襪兩三雙

二十二

不向書堂講課勤糊藤拗竹覓風雲庭前幾葉瀟湘
色禁得兒們幾斧斤

二十三

風吹鳶線攪成團挂在梨花帶燕還此日兒郎渾已
盡記來嘉靖八年間

二十四

嬌養嬌生嬌性情鷂兒高別兩三層春郊十里餳糖
盡買奉他家小主人

二十五

新生犢子鼻如油有索難穿百自由纔見春郊爲事
歇又搓彈子打黃頭

自燕京至馬水竹枝詞二首

重山疊障說蓮花此地渾抽茜茜芽缺處將軍爲虎
豹連時鐵板作籬笆

二

沙渾石澁夾山椒苦束桑乾水一條流出蘆溝成大
鏡石橋獅影浸拳毛

中秋後四日遊覽摩訶法藏諸刹遇雨書絃上人房

彈琴上人古佛燈昔年曾此演三乘秖今移主西林
教栢子庭前兩處青

寫扇與球兒

既已明珠隨口散誰能明月繞身飛何時接得裁文錦送與球兒作舞衣

琉璃河

水帳從來畏鐵腥十尋鐵棒壓流橫風雷自古無迴避也截蛟龍別處行

寿則衰緋而西二絶 沈往弔少保公故有後絶

最宜才子着紅衫萬里青天坐片帆何似雪深將酒伴看君題字萬重巖

二

此去長江非浪遊兩行別淚不勝秋寄將三尺竹如意爲我巖灘敲石頭

錢子宅墨芙蓉

錢生書室半含霜龍腦獅爐霧小窓一曲清商彈未了幾多紅樹颯秋江

過陳氏園看杜鵑花花高可十五尺餘郡中無其比也

西蜀來時一寸高如今丈五尚餘稍翻霞弄日長空

上笑殺朱榴着地燒

鏡湖竹枝詞三首

紅塘粉壁綠窓紗女郎往往說無家夜來獨宿朝無伴愁殺鴛鴦睡淺沙

二

越女紅裙嬌石榴雙雙蕩槳在中流憨粧又怕傍人笑一柄荷花遮滿頭

三

杏子紅衫一女郎鬢金衣帶一蒂航堤長水濶家何處十里荷花分外香

朱太僕扇面花鳥

湘篁金泥半月欹海棠淡淡抹胭脂多情更着啼春鳥立軟嬌枝未肯飛

上谷邊詞八首

胡兒住牧龍門灣胡婦烹羊勸客飡一醉胡家何不可只愁日落過河難

二

誰家門户保無侵二姓今輸守盜心若使夜來能一

吠年年不惜賞黃金

三

風吹乾草沒沙泥齧草奔風馬自蹄却問駱駝何處去大酋隨獵未曾歸以上坐史夷帳中作史車二姓屬夷

四

誰能專殺靖邊庭大海鯨鯢處處生捉得一人非上策坐收五利是長纓

五

古來斥地寸金難割得杅松一萬盤漢卒不煩藏馬邑匈奴痛哭失陰山杅松頂是鎮帥新拓地杅木名似栢多頭

六

胡馬南來漢市通邊墻猶自匝墩烽折來何止三千里觸處長虵寸寸封

七

胡兒處處路傍逢別有姿顏似慕容乞得杏仁諸妹食射穿楊葉一翎風虜最嗜糖纏杏仁

八

駱駝見柳等閒枯虜見南醪命拚殂倒與鴟夷留一

滴同韁猶作卯兒姑 北諺云駱駝見柳達子見酒又夷言磕頭爲卯兒姑

黃楊山四首 山中有一潭在絕壁高頂用繩梯而上數道士作庵其中

石牙初豁轉成含近頂如臍着一菴谷口進來三萬丈數株松栢似江南

二

相將昏嫁向平年肉質凌空苦未便十尺龍潭梯怯上人傳五岳在青天

三

巉厓立馬苦迷灣破寺饑僧路懶攀除却黃椒千萬片一株松蓋嵱兒山

四

高山斷堡少人烟土炕泥垣缺一邊馬噉豆啼窓月落遊人一夜不成眠

秋熱更酷戲作扶桑女郎葵扇詩

秋雨不來熱更强蒲葵團扇滿筐箱蠻娘只備凉衾枕未要橋邊寫二王

徐文長三集卷之十二

明會稽 徐渭 文長 著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 同校

詞

以下俱代應制

何年造物巧飛馳駒隙琢就烏輪繞上千山頻紫萬

里俱明祥雲綺霧齊簇擁帝闕宸京天公意總無私
照偏濃僊掌金莖分取餘光下土能俯鑒葵心委赤
蓂莢舒青更有鳳凰鳴瑞魍魅潛形惟應野老此時
動獻曝微誠終古同天不息朝朝西墜東升

月

氷輪掛處有千尋丹桂七寶層樓正值一天鋪霽萬
里橫秋井梧岸柳伴砧聲一葉西流當此際征衣戍
婦何人不動離愁問甚嫦娥靈藥夜夜對青天碧海
應悔曾偷且喜畢離雨順暈少風柔陰陽燮理問道
傍不喘吳牛影裏山河大地萬年長印金甌

風

蓬蓬颯颯正初噫大塊乍起青蘋早被蛇憐北海鵬
借南溟推雲送雨捲長空一霎澄清將止處留將細
裊催開翠葆紅英太平久歇條鳴豈盡關風姨力量
少女神靈要識調和有道感召無形阜財解慍韻五
絃共繞虞廷散取微凉殿閣普天何處炎蒸

雲

紛紛郁郁黯無心出岫噓氣從龍正好釀霖救旱捧

日當中御爐僊掌和篆縷細繞輕籠形芰外朝朝長
護玉皇一朵偏紅傳道上天下地更有甚巫山神女
崑頂豐隆此說多應無據畢竟誰逢小臣書瑞願年
年五色從東別取嵐光霞影遥天點綴青峯右俱調漢宮春

霜

江柳疎黃池荷脆綠又早黃花催馥青女凌晨剪就
輕綃三萬斛碧莖毛銀箭鏃籠蒲玉樓金屋更無端
參向沙蘆驚鴈群宿却遥想千將遠隔青霄借與寒
光燭暗約豐山僧鍾不叩鳴空谷又特爲鄒生獄颯
然飛月當夏六願爽鳩就義行仁應秋金肅

雪

壓梅横月學絮從風果是巧輸滕六無數青峯一夜
尖尖髻銀蠶浙江潮崑山玉對此景依稀一粟恍真
成萬里瓊瑤遍籠華屋正遥想沙場從軍壯士夜裹
鐵衣宿千古猶傳爲解貂裘賜征蜀綠樹簷金盤酪
無人知外邊寒肅願天公一示豐祥早升羲旭

山

卷石初來横大陸微塵究同杯覆及至無窮巍然有

矗並是擎天蒼玉九州四隩儼鳳舞龍飛虎蹲龜縮五岳兒孫雙條南北擎鰲足大則釀霧含雲小幻出玲瓏烟霞草木巧映書窓儘供詩料馮寫畫圖一幅版章有屬看畫拱瑶京永屏黃屋別展神虔歲歲聞嵩祝

水

一勺初生天一後應未滿蹄涔簷溜及至無窮茫然東走依稀萬馬馳驟何方最陡有灩澦如牛淮渦鎖獸袿瀑飛珠澄江淨練風吹皺那更蘸柳春塘浮花曉澗綠窓難繡魚喜相投龍欣或躍正是今時候聖明親覲卜海晏連年河清旬晝中外欣欣龜鼓馮夷奏

右俱調齊天樂

霜

金天白帝當時令一夕操符握柄萬瓦鴛寒五更鷄冷簇滿海綃稜勁鴈行斜引渺烟水蒼橫蒹葭白迥震澤酣楓洞庭熟橘好風景○追論伯奇已遠耿中野嚴凝徘徊履影六月曾飛一夫得免青女親教響應遭逢有幸凛孝子忠臣千秋明証百事防微更有

堅氷警

雪

巧剪飛花呈六出不是尋常風物鶴舞天長蟹行沙
密比擬形聲猶失裹粧都畢總富貴簷楹寒微蓬蓽
此付瓊堆彼分玉糝渾如一○銷金帳底人醉更掃
將梅上茗烹團月鳥跡千山人蹤萬景保盡炊烟未
必九重密勿正喜卜豐祥西疇如櫛猶恐民貧數問
長安陌 調念奴嬌

秋

菊英初綻霜色籠金瓣露下蛩天邊鴈明河清淺影
丹桂扶踈燦賞心處玉樓龍笛風中散輕飈吹不斷
千尺虹流殿報海屋籌添筭良宵三五夕仲月光逾
滿此時節千官競祝吾
皇誕

冬

繽紛朔雪天地呈三白玉樓臺銀宮闕粧點無窮景
較筭何方別清禁裏碧簷綠樹琳琅結賜遠傳貂帽
焚香添麝屑殷勤祝分明說降瑞不宜多兆豐應有

節勤思念豈無貧者長安陌

研

深洞篝燈古坑懸綆蒼銅紫玉璘珣鑿取歸來濕雲一片猶津漳河雀尾海島鼉磯良材併值千金明窓下丹鉛隨染歲月侵尋○總取鐵就磨穿也若尋行數墨無補經綸取法端方任教緇涅常新禁園久罷名園賞再休論捧向詩人更一種製成鼎樣萬年同鎮周京

筆

夢裏生花書邊飛巷長鬚果是通神作伴云誰都來席上儒珍蟾蜍玉滴鸜鵒金睛兼收松麝溪藤併付將雄豪管領一掃千軍○記得甘泉曾載取正逢校獵作賦凌雲小可雕蟲馮他帶草連真而今幸蘸龍池水運宸章畫鐵鈎銀笑昌黎爲譜中山却首嬴秦

墨

侯拜松滋守兼楮郡絳人品秩多般龍劑犀膠收來共伴燈烟煉修依法印證隨人纔成老氏之玄是何年逃却楊家歸向儒邊○紅絲玉版毫霜畔苦分分

寸寸着意磨研呵來滴水幻成紫霧蛟螭有時化作
碧蠅大便改粧道士衣冠向吾皇萬歲山呼壽永同
天

劍

歐冶良工風胡巧手鑄成射斗光芒挂何床頭蛟鱗
入夢生涼枕邊凜雪匣内凄霜英雄此際肝膽問猿
公家山何處在越溪邊○見說胡塵前幾歲秋高月
黑時犯邊疆近日稱藩一時解甲投鞬即今寸鐵堪
銷也又何勞三尺提將古人云安處須防但詰取戎兵

暇日不用何妨右俱調鳳皇臺上憶吹簫

鑑湖曲調浣溪沙

淺碧平鋪萬頃羅越臺南去水天多幽人愛占白鷗
波　十里荷花迷水鏡一行遊女怯舟梭肯誰釵子
落青波

八月十六夜泛舟西湖

月倍此宵多楊柳芙蓉夜色蹉鷗鷺不眠如畫裡舟
過何前驚換幾汀波　筒酒覓稀荷唱盡塘栖白苧
歌天爲紅粧重展鏡如磨漸照胭脂柰寒何

竹爐湯沸火初紅　調鷓鴣天

客來寒夜話頭頻路滑難沽麴米春點檢松風湯老嫩退添柴葉火新陳　傾七碗對三人須臾梅影上氷輪他年若更爲圖畫添我爐頭倒角巾

寶珠齋飯罷筯響椀寂爲作一偈時宿東天目兩隻脚挨轉磨一副牙關嚼錯連日施藥醫人大似把舩放舵錯過錯過莫被寶公瞧破

蔣三松風雨歸漁圖　調鷓鴣天

蘆長蒂短挂青楓墨潑毫狂染用烘半壁藤蘿雄水口一天風雨急漁翁　簑笠重釣竿濛不教工處是真工市客誤猜陳萬里惟予認得蔣三松

畫中側面琵琶美人　鳳凰臺上憶吹簫

湖石陰中栟櫚影外天然一個宮娃悄無人與共自弄琵琶撥掃忽成抖擻恍搖却鈿翠鬟雅如花畔蜂撩未定戰殺其花　勻搽梨腮雙靨那半面剛被這半面相遮問何時展過得見些些除是遞將紅葉應回流水之涯俄成訝緣來畫也一笑看差

書唐伯虎所畫美人

吳人慣是盡吳娥輕薄不勝羅偏臨此種粉肥雪重
趙燕秦娥可是華清春晝未睡起海棠應只將穠質
欺梅靨柳雨罷雲拖

美人解 調鵲踏花翻

鑼鼓聲頻街坊眼慢不知怎上高高騎生來少骨多
筋軟陡騰翻依希畧借鞍和轡作時鶻打雪風天停
猶燕掠桃花地 下地不動些兒珠翠堪描耐舞軍
裝佐多少柳妖嬌樓中笑指顛倒金釵墜無端歸
路又逢誰斜陽繫馬陪他醉

閨人纖趾 調菩薩蠻

千嬌更是羅鞋淺有時立在鞦韆板板已窄稜稜猶
餘三四分 紅絨止半索繡蒲幫兒雀莫去踏香隄
遊人量印泥

意難忘 爲張子奇遇作

燕約鶯期問何人無有惟爾偏奇鮫綃紅一縷綵筆
畫雙枝臨水處倚樓時魂逐片雲飛看衣袂當年紈
帶斷藕牽絲自分無緣重會誰知來夢裡與畫娥眉
堪憐新粉黛不減舊丰姿花帶雨柳含啼和淚訴相

思好風月何人不羨況說與天池

撫躬知感受托思危臣伏念東南之患夙夜再興始于赤子之弄兵馴至蒼生之受毒引島夷而深入連省甸以無寧慨自數年以來無如今日之甚辟猶破壞之車既遇險于泥濘必得良父之御可責望以驅馳若求善後于賤工終知無補于覆轍臣之自揣何以異茲人所私評亦爲過當且昔叨監軍紀功之任偶成事于一時比于今提督巡撫之難亦奚啻夫百倍昔猶不逮今復何能特以　聖明用人姑自郭隗而始則凡豪傑響應必有樂毅之流臣敢不灑涕誓

師矢心圖報黃金橫帶敢懷先樂之心滄海揚波豈望生還之日伏　天威而策勵尊　廟筭以周旋取彼鯨鯢爰助鼓鼙之勇佇看溟渤翻爲鴈鶩之池力雖不前志誠無已

代初進白牝鹿表

臣謹按圖牒再紀道詮乃知麋鹿之群別有神僊之品歷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年乃更爲白自茲以往其壽無疆至於鍊神伏氣之徵應德協期之兆莫能罄述誠亦希逢必有　明聖之君躬脩玄默之道

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後斯祥可得而致恭惟　皇
上凝神沕穆抱性清真不言而時以行無爲而民自
化德邁羲皇之上齡齊天地之長乃致僊麋遥呈海
嶠奇毛灑雪島中銀浪增輝妙體摶氷天上瑶星應
瑞是蓋神靈之所召夫豈虞羅之可羇且地當寧波
定海之間况時值陽長陰消之候允著晏清之效兼
昭晉盛之占顧臣叨握兵符式遵成筭蠢兹夷狄尚
爾跳梁日與偏裨相爲掎角偶幸捷音之會嗣登和
氣之祥爲宜付之史官以光簡冊内諸文囿俾樂沼
臺覔草通靈益感百神之集啣芝候輦長迎萬歲之
遊

代初進白鹿賜寶鈔綵段謝表　昔鶴降醮壇

臣惟白鹿呈祥式應僊經所紀玄穹眷德端爲　聖
壽而徵言從島嶼之游巳切　闕廷之望偶當分地
借達禁林何與臣勞遂叨上賞繒紋盤束旋分篚貢
之珍鈔貫充函别出帑儲之寶愧無報國喜有傳家
吏士知榮節旄生色但臣執戈從事方爲椅角之圖
戀闕馳情尚阻江湖之遠傳聞嘉瑞預降僊禽益占

萬壽之無疆畢致四靈而未已

代擒王直等降勑奬勵謝表

竊惟巨寇直等素號雄黠久負逋逃致勤拊髀之思未泄請纓之憤臣向者偶當機會誘置拘囚良由皇上之德威動應聖人之神武是以天奪其魄假手於臣自伏其辜係頸以組至於近來斬馘之小捷不過一時追逐之微勞迺辱 聖明曲加優奬雲霄遥捧錦行燦以連珠吏士懽傳玉語温於挾纊感惟伏地功懼貪天抑臣過信已心未調衆口欲加責備豈之吹求將在外則自不免於涉嫌毋雖慈而勢亦宜於投杼幸蒙垂照歷三至而勿疑自念餘生粉百身其莫報臣敢不益竭駑鈍勉效馳驅舟山在望豈容狐兎之巢炎海試浮親渡蛟龍之窟渠魁既得亦何有於黨徒時勢須乘乞毋拘以歲月

代江北事平賜金幣謝表

恩從天下波及海壖人自日邊氣占星使自慚涼德堪此殊榮 中謝 伏念臣本書生誤叨閫寄跨兩省一京之地當諸夷數道之衝機務浩繁調徵闊遠曩昔

淮陽之警頗陳意見之麗恐漕河陵寢之震驚爲心膂咽喉之要害偶因群力幸剪諸竟凜待罪而至今耿何勞之可紀乃函金幣遠發宮廷茲蓋伏遇　皇上誠協經綸道融精一分絲析縷不以善小而弗旌定價收名每謂功疑而惟重其爲恩澤莫可名言臣敢不銳志澄清委身報答奉宣威德夷方期獻幣以來廷結內賢豪帳下益懸金而募士

代再進白鹿表

竊惟白鹿之出端爲　聖壽之徵已於前次進奏之詞槩述上代禎祥之驗然黃帝起而御世王母乘以獻環不過一至於廷遂光千古之冊豈有間歲未周後先迭至應時而出牝牡俱純或從海島之崇林或自神栖之福地若斯之異不約而同如今日者哉茲蓋恭遇　皇上德函三極道攝萬靈齋戒以事神明於穆而孚穹昊眷言洞府遠在齊雲聿新玄帝之瑝宮甫增壯觀遂現素麋於寶地默示長生雌知守而雄自來海旣輸而山亦應使因緣少有出於人力則偶合安能如此天然且兩獲嘉符並臣分境睹然攸

伏銀聯白馬之輝及此有拂玉映珊瑚之茁天所申眷斯意甚明臣亦再逢其榮匪細豈敢顧恤他論隱匿不聞是用薦叅禁林并昭上瑞雙行挾輦峙僊人氷雪之姿交息凝神護　聖主靈長之體

代再進白鹿賜一品俸謝表

湛恩波及介士均濡綸旨春温海隅共慶臣某頓首頓首上言竊惟一歲之中嘉符疊見千載而上徃牒希聞況以雌以雄之畢來本一陰一陽之合道天實眷德臣則何勞敢叨加俸之寵益切推食之感素尸無補豢養何爲臣敢不捫腹思恩舉頭仰秣粟令盡石既慚千里之才筋以臨餐惟致萬年之祝

代被論蒙　温旨謝表

衆論紛紜幾成按抒　聖心瑩徹洞照覆盆荷再造之深仁實餘生之殊幸申謝竊念臣自叨重寄頗有微功頃緣計縛渠魁因以掃平殘孽正當驅策之際動遭疑似之誣固嘗上疏以自陳仰希見察終恐孤臣之遠跡無由自明　皇上摘發如神照臨並日始焉廣詢無聽付公道於諸臣既而獨斷親裁自明見

乎萬里閔微勞之在昔諒叢謗所由興不特賜以矜原抑且堅其責任丁寧彌切眷顧益隆歷舉明主之待遠臣鮮有見其如此即使慈父之憐愛子更復何以加之邸報下聞轅門跪讀恩深感極恍既絕而復甦德厚酬難愧有施而徒受三軍環聽萬口騰歡人咸思奮以爭先虜亦驚聞而欲遁臣敢不乘此機會亟圖進趨奬帥偏裨布分水陸投鞭斷岸填滄海以絕流拔幟堅營據縣厓而鳴鼓務使片帆不返餘祲全消及茲再試之仁少答更生之德

代閩捷賜銀幣謝表

伏念閩浙相縣動逾千里聲息所及遠輒數旬臣叨承兼制之權向當多事之際兩方告警月無虛時單旅分援日不暇給深惟僨事方切薰心　皇上德威動天神武邁世一人曷敢越志四夷莫不來王而臣因得奉以周旋互爲掎角分兵命將倍道兼程矢心共奬之勤幸效同舟之濟方慚盡職且愧因人自顧何勞敢叨茲賞絲綸渙發三軍同挾纊之溫金幣煇煌九族慶傳家之寶積恩既渥新寵方崇荷知遇之

徒深矢涓糜而莫報

代被論乞免得　温旨謝表

天語春温　聖恩海潤遠臣忝竊振古希逢中謝

念臣身叨隆遇既易致乎衆嫌事涉機宜又難拘乎常格緣此而欲加之罪乃無不借以爲辭屢荷

聖明曲爲原宥臣之感激天所鑒臨直欲捐軀以圖報　國今茲求去本非夙心第恐衆怒愈深後言未息以致　聖聰再瀆其爲臣罪益多是以懇乞放歸實深戀慕屏營待罪方切危疑而　皇上體諒曲加

慰勞特至勉以盡心於職事令毋介意於人言顧臣何人冒茲殊寵天地覆載父母保全用方此恩殆無以過伏讀邸報扣首　闕廷殘命少延驚魂甫定感深刻骨涕下沾衣重誓餘生捐酬上德況臣素抱忠悃可質鬼神頗有識知非比木石雖寸草微芳莫答春暉而精衛積誠思填滄海刳肝塗地未償報主之心罄竹爲箋詎殫銜恩之狀臣誠臨表涕泣莫措一詞望闕瞻依恭祈萬壽

代被論得　温旨謝表

伏念臣自叨重寄頗效微勞伏仗玄威幸擒首逆詎意誤恩過重是以謗議繁興首蒙　明旨曲宥而衆忿益深繼則勘節未停而彈章交上凡可污衊無不引連始於有激而相攻終欲必傾而後快　皇上視高日月之表聽及皷鼙之音閔封疆外臣了無親交以爲之助謂犬馬末技尚堪追逐以效其勞特賜矜原仍容策勵恭聞邸報捧誦綸音續殘命於一絲拜天顏之咫尺闔門環聽感涕交流咸謂好生有若乾坤未必加培於再覆之物知子莫如父母不能無疑於三至之言而臣獨蒙此無恩不止一次莫不舉手加額上祝萬年指日捫心共盟百口務期恪遵前旨益圖後功桴鼓尚叨敢恤捐軀於矢石烽烟既息猶思碎首於闕廷

代考滿復職謝表

三品官階久叨重任三年廩祿真愧素飡何最課之可書已黜幽之是分誤蒙收錄尚玷班行省分非堪感恩增惕臣敢不恪遵考績之訓期無負於陟明仰體用人之懷益竭忠於久任

代封先謝表

九重錫命函開龍鳳之章三世承封壠耀松楸之色恩深覆載寵及後先感與涕俱懼并汗集中謝伏念臣式承先訓僅習遺經繼忝賢科遂登仕籍荷一時之知遇既超致夫今階值三載而課稽又許供乎舊職省循自恧涯分已逾詎知簪履之榮遽及祖禰之遠于人子爲至願而不可必得在典禮則極盛而尤所希逢九族驚傳一鄉竊嘆羨家門之何幸獲此光華諒泉壤而有知均爲感激臣敢不於顯揚之後早夜以思念榮身而及祖真同天地之恩遂因孝以思忠益盡君臣之義

代廕子謝表

伏念臣偶以課功誤蒙延賞滿盈是懼揣量奚堪中謝竊惟恩廕之加典禮所重雖云資深任久間得引夫舊章然非望重功高實未聞其輕畀而臣三年之內僅免過愆一考以周屢叨寵賚祗承復職之命其爲逾分已多豈期鷇翼之餘生均荷乾坤之洪庇進陪胄子觀禮璧雍乃父子而並受國恩付箕裘以益

培門祚天高地厚海育春醲臣敢不日宣　聖德於庭趨俾服訓辭而感警傳家兩字惟知忠孝以相規報國一心永與山河而共戴

代改兵部尚書謝表

誤蒙聖知恭承特命臣不敢照常辭遜瀆擾天聽謹望闕叩頭謝恩外伏念臣托跡孤危陟階崇峻重荷天恩之優渥未報涓埃仰恃　聖鑒之精明周知踈逖是以載申職掌本陳定例之當遵期於共濟時難雖涉小嫌而不避一蒙　睿覽果悉微忠謂臣有任事之心既諒其言而俯從其請以時當振作之際復轉其秩而兼重其權尤恐勢分相形易生嫉抗特於簡書初下預賜丁寧知愛極而信任深寵眷隆而體悉至自顧遠臣而叨受益慚小品之難勝冒天高地厚之洪恩真徃古來今之希遇感深刻骨惟知爲國以忘家報切捐軀況值計從而言聽蓋事權一則控御不難惟體統明斯展布益易臣敢不虛心平氣率先諸將以和衷博采兼收廣集衆思而協贊攘蠻夷以遏奸宄益嚴華夏之防寨亏矢而戢干戈共履

昇平之福庶酬雅志少答聖知

代謝　温旨表

衆口交攻一身餘幾　天慈曲諒三至勿疑感極涕零懼深汗浹竊念臣職叨統馭特許便宜兼以愚樸之資惟知任事或遇嫌疑之際不肯巧規而况仰奉神謨屢有微効洊蒙　殊眷驟致華階是以忌嫉聿興謗讒交至始欲以一言而見覆既莫遁乎天明乃馴至衆怒之益深冀必行夫已志茲值稽查之會益肆汚衊之詞豈惟自好者之所不爲亦恐善聽者之所難辨臣雖小器數備大臣蒙簠簋不飾之名切氷淵自兢之慮包羞忍耻真見病於軍民意沮志消至不甘於寢食且交章之勢方若循環後至之書自宜盈篋是因臣一人之不肖上煩　萬乘之淵衷爲之體諒疎遐辨明疑似勤勞睿哲瀆擾　穆清此則臣分之所不安臣心之所甚懼者也是以懇祈罷黜因可登進才賢非敢徒爲自全之謀實以免貽至德之累詎意　皇上合日月之明以兼明容光必照本天地之德而成德生物爲心追念舊勞麄許謀猷之已

竭覆稽巨費蓋謂心迹之可原天語彌温　聖眷愈渥且錄功之典方拜命於數旬原過之恩又繼蒙於今日相仍不已圖報誠難臣敢不益勵清修深堅晚節詰兵撫衆期收效於安攘茹蘗懷氷誓仰遵夫恭儉

擬宋以包拯爲樞密副使辭表　嘉祐六年

臣聞人臣之於國也固當知無不言人君之於臣也尤當隨才器使臣譙廬曲士樗櫟散材寫進三瓜不過剽竊別條七事深愧迂踈伏蒙聖上天地兼容不遺

封非遂謂微臣芹萍畢獻可備豆登不知寸有所長無補於尺言雖可聽何益於行日者北虜跳梁西夏跋扈樞密之任鎖鑰攸關正副雖殊臂指相係苟一籌失於裨補將千里起於毫釐才有不堪臣所自揣難於昧已敢以欺君伏望聖慈收回成命即不忍棄投於散地亦不宜濫處於要津至於東吏惠民揚清激濁使農桑無耗鷄犬不驚此則臣敢自保其一線之長不孤夫百里之寄至如擬付國計果難其人則有如臣仲淹正大光明神采壓衆臣琦經綸布置膽

畧過人並稱將相之材豈止副樞之任伏願聖明特賜簡在專乃念茲則二虜可計日而擒萬年將自今伊始云云

徐文長三集卷之十四

明會稽 徐渭 文長 著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同校

疏 奏疏者人臣論陳之總名奏者進也疏者布也亡陳私情者曰奏法得之本以及讓官謝恩之類並用敬文間而僅得之同奏稱

爲請復新建伯封爵疏 代某宗師不上

爲請復功臣封爵以崇厚道作人心事臣本菲薄賴

陛下聖仁令臣提督浙江學校臣愚不敏以爲學校首務在敦實行敦實行在先士風于是作爲條約首令提調官以四孟月採士民之行而臣歲一按臨以觀其風凡忠臣義士孝子順孫列女節婦臣悉咨訪以備旌舉時臣至紹興府則見鄉大夫士及故老庶民爭來言故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始以倡義禽逆濠受封前爵迨後奉命平思田討八寨斷藤諸賊其撫剿處置功烈尤著既以勤事病困乃就巡歷屬地蕺得便道待乞休之報遂死南安當時廷臣過從吏議謂守仁倒施恩威擅離職役身死未寒而削奪旋及使功臣之骸暴墜原野子孫微賤下同編民非所以廣聖意勸忠良也臣既得聞斯言復檢按諸所呈逋前御史臣裴紳所行紹興府山陰餘姚等縣學生員秦倪等呈詞及先後諸臣大學士方獻夫詹事霍韜御史聞人詮等論列之稿守仁生時歷年章疏文移處置施行之實參之臣疇昔所聞縉紳道路傳誦之言則知守仁平定逆藩之大功與　陛下之所以加守仁之懋賞舉的然後定

議矣至其往處思田不血一刃不費斗粟遂定兩府之地活四省之生靈呼吸之間降椎結者以七萬至其往征八寨斷藤諸巢則以數千散歸之卒不兩月而蕩平二千里根連之窩破百年以來不拔之堅爲兩廣除腹心之蠹卒以蒙犯瘴癘客死南安實亦在其所制境土夫功烈之高如彼死事之情如此而當時廷臣抑使不揚後來諸臣復請之奏屢上　陛下亦竟留不下何也臣雖至愚亦竊有以知其故矣蓋其故或在于言事者之尚未悉其情也夫思田二酋向化而當撫剿斷藤峽諸賊稔惡而當勦惟守仁則親見其事而熟籌之其他在廷之臣未必知也兼總四省則江西本其屬地畢事而巡歷病困而乞休駐便道以待報私不害公此亦人情之常至于終不獲命以死尤可痛悼此在守仁宜自諒其無他其他在廷之臣未必知也故守仁求隨宜勦撫之實以副明旨而廷臣據專意二酋之名謂宜必勦守仁以巡歷地方幸冀其返還之便而廷臣因謂其一意返還徒假借于巡歷之公則守仁之所謂撫剿盡是矣而廷

臣之所謂倒置似亦未盡非也守仁之所謂待命盡忠矣而廷臣之所謂擅離似亦未盡僞也以未盡非未盡僞之言而陳于　陛下之前　陛下安得不信之乎故臣愚不敏妄意　陛下果終奪守仁之爵于始者此也夫　陛下既已信廷臣矣後之進言者又徒彼此求勝既不白廷臣未盡非盡僞之意以緩其責遂亦不能指守仁盡忠盡是之故以互形其短長而破其兩可之疑則　陛下亦安所取信而遂改易其前議乎故臣愚不敏又妄意　陛下不欲復守仁之爵于終者此也如其不然以　陛下聖明往年嘗復劉基之後矣復王驥之後矣此又復郭子興之後矣豈其獨忘情于守仁哉錄其功而封之人告其罪而奪之審其無罪而復收之惟是之求而循環不已此　陛下之所爲至公也不能深明其故以啓　陛下之聰明此臣之所以有憾于言事者之未悉其情也不然　陛下何憚一改議之煩爭千石之粟使功臣之績骨未朽而名實盡泯哉臣有以知　陛下決不爲也且守仁經畧兩廣功烈無比天下所共聞

知謂宜有加爵之賞姑無論也遂使其倒恩威離職
後誠如群臣言猶不足以掩其擒逆濠衛社稷之功
況乎以所謂廷臣未必知之說而遂欲盡棄其平生
辟如以銖稱鎰其氏印亦甚枉矣臣聞式鼓氣之駑
則士卒尚勇買死馬之首則駿骨旋至方今海上告
警士氣不振思效知能之徒每以前事爲鑒守仁實
生其鄉聞鄉人每一聚談知與不知皆爲扼腕太息
夫泯沒勞苦使閭巷得以藉口甚非所以作豪傑使
奮起也說者又以爲守仁聚生徒盈海內名爲道德
而實僞學爲可遺棄臣竊意不然學術之與事功無
有殊二此自學士自修之說也若　朝廷賞罰當功
罪非以學術也椎埋屠販恣睢不逞亡人倫鮮行誼
之徒猶得裂土而封世世勿失此豈以學真僞哉守
仁之于學其真與僞臣姑勿論縱其僞也盡其死力
于艱難索其罪譴于講說朝以勞而封之莫以其學
而奪之無乃大相繆乎且人各有心難可洞視徒以
猜量之虛而遂亡其舍生倡義定一大難之實使不
得託于椎埋屠販之流其亦去人情遠矣臣職專學

校首教化遂以採民風得知守仁之事至熟且悉又
且兵革之役方興未已而掩抑戎勳非所以觀視遠
邇臣聞之古語曰寵女不避席寵臣不敝軒蓋悲恩
愛之難終也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蓋恐恩
禮之易奪也臣誠愚昧謂宜念守仁之勞苦察先臣
之過舉以深味夫古語周公之意復守仁舊所封新
建伯爵俾子孫世世承襲以彰　國家報施之厚作
臣下之心諸所宜塋祭贈謚之禮悉從故事

明會稽　徐　渭　文長　著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赵侯同校

啓

代奉　景王啓

伏惟殿下金玉粹資蕃扆盛德春秋鼎盛就封楚甸

之雄侍衛雲從取道淮流之順職禮當表率僚屬趨候經睢但念長江與浙海而接流浙海實長江之外護其聯絡之形如人有腹心手足即手足知其通乎腹心其制維之道如家有堂奧門庭備門庭正以衛乎堂奧而況入春風汛乃醜夷犯順之期揮羽星馳又將帥戒嚴之候職躬親督率豈敢遠離夙夜隄防不遑餘力必使島嶼之外絕無窺伺之奸然後江淮之間可免風濤之警鸞旗遥指就坦道以徐行龍舸輕移向安流而逶迤職有此關繫無由趨迎遥想威

嚴不勝馳戀

代謝閣下啓三首

伏念旬月未周三承天賜餘生何幸萬感君恩遥知顧問之餘深賴曲成之力況於調元贊化以召禎祥運策決幾而居帷幄功蓋出於門下賞奚及于軍中頃者深入蛟川橫探虎穴舍身擔當尚董保全其始終竭力攘除少裨化理於萬一右嚴

二

恭惟某官耆舊望隆躬承帝眷綸寄重口代天

言以知錫予之相仍皆賴瞽襄而後決其爲感激莫可名言然某自入夏以來刻期踵戰中夜而起數匝繞床率裁報謝之詞恍覺敷陳之畧伏蕆雅量閔其未遑右徐

三

伏念某叨秉節鉞才誠愧於專征兼付保釐德益慚於分陝每當論列曲賜扶持至如三錫之新榮實感片言之借重靜思所自豈敢忘筌恭惟某官蜚意東南縣情桑梓近者沿海之師屢捷而依山之寇猶逋欲收全功未識何道敢因馳謝遂乞紆籌右李

代賀嚴公生日啓　時年八十正月望後生日

門弧縣月儼依賜勝之圖巵酒流霞蒲逗傳柑之液年年此節在在回陽伏念某官河嶽儲精鳳麟協瑞生緣吉夢盛傳孔釋之徵出遇明時綽有皐夔之望歷幾遷而入相同一敬以格天四海具瞻萬邦爲憲恭惟華誕爰屬首春八秩初躋同尚父遇君之日一年以長多潞公結社之時莫羨徵舒已含元氣支千更始載歷二旬兼齒德爵而全之天爲獨厚積歲月

時而值此人所希逢某夙侍講筵幸承餘教自叨節鎮幾動浮言曲荷保全尚充任使知我比於生我益徵古語之非虛感恩啚以報恩其柰昊天之罔極遥思旭旦賓從如流自阻修途心搖若旆是用致水土之薄物敢竊比於珍從述功德以片詞不自知其蕪陋托之百拜馳以寸衷伏願保固台嚴膺綏福履年高德邵永調伊傅之鹽梅　主聖臣賢遠邁喬松之呼吸就車輿以應召賜几杖而乞言壽考百年詎止武公之睿聖弼亮四世永作康王之父師

又啓三首

委身當任始知時事之難袖手旁觀何恠人言之易孰原銷骨自分捐骸仰賴相公上下調停始終愛惜廷平叅互既從披霧之風宸斷精明果仗回天之力枯林再菀涸轍重流且凡人有疾痛痒痾必求免於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起於顛擠父母欲保全之而未必如斯委曲伏惟兼德無可並名名且不能報何爲計惟知咎雖既往尚立巖墻事幸可圖勉循末路誓將收桑榆之效以母貽桃李之羞一

雪此言庶酬雅志寸腸結戀盡一日而九廻中夜再
興望三台而百拜 右嚴

二

伏念某動遭論斥自分棄捐荷　聖主使過之仁采
元老憐才之議深知劣質莫副名言所宜引身以待
能者而初志未遂厚德罔酬俟當奮翼滄池終遂挂
冠魏闕慙無末技可承秦誓之容惟向戎行再厲狄
城之氣感恩思奮臨飯忘食 右徐

三

驕夷窮迫不約而堅宿將逡巡竟辜所托雖每戰不
無小捷而全功似賴巧遲相公鄉里非遥傳聞有素
咎其如此夫復何辭而言官構會過深身名俱玷不
有君相同德功過並稽則攵已傾於衆言豈復待於
今日深惟提挈尚令執桴鼓於戎行勉自馳驅誓將
收桑榆之末效 右李

又啓三首

某賦性蹇拙值數奇窮致茲衆口之交攻馴至末年
而未已寄身虎吻曷足云危托跡龍門深恐貽玷相

公閔念舊土照察遐蹤洞知事體之詳不若人言之甚開悟　明主特下德音幸俾遠臣尚供舊職屢傾屢植辟諸草木之受陽春既感既慚竊比犬馬之圖酬報右嚴

二

言者再三勢宜投杼全之委曲報切啣環第以汚緘之過深遂恐信疑之相半家置一喙誰與辨明寒禦重裘訓垂止謗其敢不恪遵前旨勉加自修用謝群嗤以明夙志深慚無技徒懷耿耿之衷仰荷有容敢

忘休休之量右徐

二

東南重鎮責任誠難海島遠臣孤危特甚重罹多口孰與明心疇知數載之交果慰二天之望方衆言之沸鳥出片語以噓枯一披雲霾復覩天日恩深圖報那論軀命之輕痛定追思不覺心魂之悸右李

又啓三首

某職叨連帥曾未聞諸鎮之同心事遇多難則又以一身而獨任微軀何恤國事攸關終於隱忍而不言

將恐陵夷之無已麄陳大體僭引舊章誤辱廷評適
符宸鑒諒其心之任事不以人而廢言俞旨恭承華
階再轉且紀綱既定永爲節鎮之成規謀議惟精欽
服廟廊之偉識感恩有素圖報無能惟知竭力攘除
冀少裨於化理隨時策勵期無負于生成 右嚴

二

伏念撫臣角立成制罔遵總鎮遥臨虛名徒擁惟平
居而抗禮遂臨事以坐觀二者相因百務俱廢置諸
不較非不能獵寬大之名責在將來又何以逭因循
之咎誤蒙宸鑒俯聽芻蕘更荷廷評不遺葑菲盡還
連帥之實幷加司馬之銜分守既明展施應易因之
奬帥儻收尺寸之功問所從來敢負丘山之德 右徐

三

驟被新銜悉還舊掌體統既正展布益便茲皆仰賴
相公曲諒微衷賛成 聖斷之所致也付之六轡益
思控御之方儻效寸功敢昧扶持之德 右李

賀徐公生日啓

伏審嘉誕適應清秋薦爽入帷捧觴在念恭惟某官

生而示異瑞符日月之河出也有爲德負台衡之望
明良濟濟幸際昌期民物熙熙咸登壽域十年相業
之俊偉百代人物之絶殊頃者辰届縣弧慶孚環海
庭垂蓂菊花呈晚節之芳階秀蘭棠枝映相輝之萼
凡預門屏並侍尊罍而某獨越在海濱遥瞻斗極指
蓬萊而遐祝恍見安期之往來對酋長於恭詢但言
君實之安好以茲景物倍切企瞻伏願順時節宣爲
國珍重敢期君相含壽考爲一身辟若星辰附天旋
於萬古

賀兵侍江公擢戶書啓

伏審閣下計畫淵深規摹弘遠於凡戶口阨塞之要
靡不周知是以甲兵錢穀之司所向如意借自樞機
之地委以會計之權蓋國脉所關既莫重於泉布而
邊儲告匱久無望於倉箱必須劑量之才以設通融
之法側聞簡拔之命果符屬望之心追念古人益深
私喜理財淮甸迥逾劉晏之精思轉餉關中佇待蕭
何之恊濟

代元旦賀禮部某公啓

蓂莢辰舒斗杓寅指伏惟嘉旦倍內新祥某遠寄封疆徒勤瞻仰告協風於史氏欽哉行夏之時賔出日於海隅允矣司春之職

謝督府胡公啓

渭失歡幃幙動逾十年俯托絲蘿歷辭三姓過持已見遂駭衆聞詆之者謂矯激而近名高之者疑隱忍以有待明公寵以書記念及室家爲之遣幣而通媒遂使得婦而養母然渭于始議之日曾陳再讓之辭蒙召中軍託以斯事久而不報付之無緣疇知白璧之雙遺竟踐黃金之一諾傳聞始覺坐享其成昔孫明復號稱大儒以相國爲之媒而後娶杜祁公薦登高第乃孫令堅其議而始婚若渭則實非其人偶遭其遇夙蒙國士之待既思何以酬恩今受王孫之憐益愧不能自食徒知母在而喜頑然捧檄之情豫擬身教所先遵以齊眉之敬豈敢言兄弟家邦之儀法庶以荅父母國人之盛心

啓諸南明侍郎二首

某生來蠢躁動輒顛迷當其在外而縱也辟如蝦蟹

跳擲于葦蕭瞫瞫然不知遠害而全身及今戴盆而
鋼也辟如雉兎觸罟於籠牢盼盼焉不知伏處而待
命是以過求非分屢干台嚴而寃宥有加閔憐無已
垂頭傾耳繼之以泣蓋雉兎之待鷝鐺但知號已之
急而雲雨之救枯稿自有乘時之施某敢不馴伏躁
迷勉體德意恐死以待儻承照於收榆卽復就烹亦
安心於結草

又

伏念渭小人立身無狀墮囚有年等諸分數愛欲其
生不勝惡欲其死之多然在鄉人不善惡之猶有善
者好之之幸但憐惜之心或奪於顧忌扶持之力遂
阻於廻翔非有大慈悲具菩薩之行無以猛擔當全
龍象之雄豈肯舍已而耘田終於道傍之築室此蓋
伏遇門下霄表星辰朝端麟鳳一言一動而天下倚
爲重輕萬舉萬當而斯世無所猜忌徨以死灰加之
噓息得諸秘寄感而涕零非曰尺箠之上敢書謝悰
特以方寸之傾不能緘默譬如蠱瘵在床雖至親視
爲惡疾而有共棄之謀迨和緩入戶則病者一聞藥

香而興必起之念道義所在天地共臨恩德罔酬結銜猶負自今已往庶幾終於玉成從此餘生並是付之再造

謝朱金庭內翰

訊諸歸友既悉高情捧及華緘復含餘意辟如病者聞藥香而便有痊想但恐弱草先朝露而末由承施雲霓互見同是天心榮悴攸分付之物理惟是無形之感真同罔極之天陳謝微緘悚慚無地

謝岑府公賜席

自罹網罟甘伏烹庖何意任使之餘遽有几筵之徹第緣桎梏久困渴饑榮賜食而先嘗何暇從容於正席盻全李而思咽惟知匍匐於往將追惟古昔之翳桑莫酬宣子永矢他年之結草竊比老人

荅某餽魚

連餉波臣信頤野老不意塞北無假彈鋏之勞坐致江南日習舉網之趣風味滿座感荷非言

代賀張相公啓

伏以孝有餘哀終身卻棗禮緣中制迨吉援琴惟君

臣敦一體之情故憂樂倍相關之切　綸音優渥豈直重申賜物駢繁直逾三錫階既崇於師傅蔭復寵於箕裘而且母后同心藹家人父子之義平臺前席爲蒼生社稷之謀曠古所無普天胥慶蓋緣盛德足以堪此故雖特典受之當然某叨奉樞趨不勝踴躍顧因遐遠徒切瞻依肅共修藻之儀敬效食芹之獻望台階而百拜恍紫氣之當眉臨筆楮以九廻耿丹衷之在膈省循仰戀倍萬恒情

代宣大諸大吏邀宴開府方公啓二首

伏惟三歲貢成華夷交福　九重錫典秩蔭俱優是皆我明公首創非常排衆議而獨斷坐燭將至畫三策而靡遺遂收開闢以來所無之功是豈魏賈諸人可得而比迨臻平定不事鞭笞既全活乎生靈更餘波于將吏惟茲茂德曷效微衷緬懷歲舉之常筵已倏然而更籥雖屬年來之故事實借此以通芹敬卜吉朝仰勞台駕幸叨負弩之列共肅候夫幨帷剩有折衝之談冀伏聆於尊俎其爲光重莫可名言

又

伏念某等禀制有年奉職無狀幸因人而成事遂叨秩以逾常辟廣廈萬間之中獨蒙私覆念微軀七尺之外孰可仰酬敢託公筵肅申私覿壺漿再捧山斗重瞻憲文武於萬邦實維燕喜歌鳧鷖而三疊共賀昇平伏候鸞旌敢渝鵠立

代請吳總督啓

伏以宣雲交控兩鎮之衝烽火不驚六年於此是皆仰賴明公算勝於廟盡屈群策之雄威寓於恩坐落諸酋之膽致茲寧謐槩沐生成計當白帝之逾期已橐弓而無事可少黃龍之痛飲援投壺而雅歌敬上吉期肅共小設折衝于俎冀聆罄欬之珍借筯爲籌亦效悃愚之瑣仰祈光重曷任悚榮

謝某

百頃澄潭平鋪縠皺萬章古木上拂雲光莽沙蒂之龍葱紛水禽之交戛雙闌虹臥下捧蛟鼉五彩翬飛上織烏兔如斯絕景豈曰人間回訊良朋始知天上宛乘槎以犯斗儼騎鯉以拂波網得巨鱗吸甘露之僊醞俎烹伏卵雜溫湯之早瓜曜靈西馳朗魄東陟

乘凉殿角贈芍藥以言歸拂袖漁舟悵桃花之舊路高桃忽動爽夢莫追述之以呈不敢自快也

答某

結轡西郊傾觴北海詠歌絶勝不減蘭亭花竹流光詎云梓澤既飛琖於歸路明月隨人乃吐雪於行候綵烟撲扇眷言茲會其樂何如迄旦尚醒敢桃裁謝

上新樂王啓

山人某頓首頓首謹奏記新樂殿下伏念某陪驂作賦本無梁死之才下獄上書乃有吳宮之阨逡巡鮮網憔悴非人優蟄自幽鄉閭不齒恭惟殿下秉陳思曹氏之麗藻兼河間獻王之大贊侍飛蓋者豈止應劉登秘函者悉皆經史宜其高視一世卑俯百家顧復遠攬之餘不遺對非文石之寵重以珠璣出袖迸霞入齒飛雪是誠東海之上與員嶠而爭奇西死之濱偕芙蓉而並逸者也矧以二生頌述五夜歡娛諧笑所及風雨雜陳揮灑不停騕褭失驟野人聞此益復靡然遥想高風便欣授簡顧茲修路曷由裁營謹布尺書託諸魚腹無呈小刻真愧蠡斟

鑑湖五月納新涼梅雨連宵度石牀紈扇無
情驅蛺蝶芰荷有夢睡駕央羊裘磯上心
非熱螢火囊中手欲僵為謝佳人絲藕
雪呼余避暑豁然堂賦得鑑湖五月涼

芰

徐文長三集卷之十六

明會稽　徐　渭　文長　著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　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同校

書

書者舒也舒常至言為陳之管牘乃心慕之献酬也凡往次于戈游執戟間接詢條暢以宣意便游以懌情為已

奉督學宗師薛公

先生自振古以來有數之人負當今天下之望其視

學于浙深以俗學時文爲憂悒悒不蒲至如某小子又時俗中之所不喜者而先生顧獨拔而取焉以深奬而勤誘之先生去浙于今且五年凡浙之士一蒙先生之顧盼者無不接踵于先生之門以幸得一言之教某小子獨於前年春始謀一侍講席既附舟以行又以潰寇蕭顯自松江走乍浦大戰海寧關市戒嚴乃復自杭返越今既三年矣而先生於往來生徒過客中無一不惓惓于某且曰其令某來吾得以耳提而事示之何先生知某之深待某之厚而某小子之于先生乃敢淺且薄如是也客有疑於某者曰始先生以衣履之故讓子其後以校省之牒付儒士子得無疑先生終不蒲子而不敢往耶惡是何言也此在世間校毫釐分恩怨小丈夫鬬氣於其行伍者之所爲而豈所以語於師弟子者耶語於師弟子且不可而豈所以語于某與先生之師弟子者耶已有過矣而欲僥倖于不問格有當破者矣而尤怨望人以不惟舊之循某雖劣弟子决不敢以此自待若夫見人之有過矣而果付于不問焉于格有當破者矣而

惟舊之循焉此非猶取寬大恬靜之名必模稜應故事以爲得者先生何等師也而乃肯以是自處耶而況乎先生始以衣履之故而讓其後又以朴疎以不羈而言諸人矣至于崇本刊華談道論學信心胸而破耳目先生至以全浙無一生可與語獨庶幾于某焉其所謂付人以牒者特以某所爲制文梗時人之齒頰耳即此則知先生以時俗待衆人而以不時不俗者待某所謂大將軍有揖客不友重耶者此也即使某誠小丈夫誠于先生爲壽常師弟子亦不當有

疑不敢往事而況某與先生之師子弟耶惡是何言也今世弟子遠從于其師非請教則候起居大抵重在請教者久于留重在候起居者速于去然于此二事亦有不親往而托書者則泛泛然者也某私念其于先生既不敢以泛泛然者自處親往以候起居則將速於去矣不盡也久于留以請教力又有所不能是以遲之數年而不親往又不敢托書者此也如前年附舟之行則又乘人之便亦不過爲候起居計耳明年二三月間縱不爲請教計必爲候起居計以一

洩數年以來犬馬瞻戀感激之衷今茲敢復托言者正以前所云如客之所疑于某者恐亦有訾語入先生之耳而某于他日面先生時又不可先述于先生之前者也故因鈕常州公子之便爲先生預一道破之噫某誠犬馬至愚無知覺至于先生豈一日而忘之哉

奉師季先生書

頃得見老先生所撰韓氏祠堂碑文意義欵卓真可傳也少有欲言者謂當直叙復產建祠事而以遠婦人兩節綴其尾作誌内遺事如此方穩不然則是此老一生止此二大事矣又且横梗于中隔絶立祠之氣又世所傳操閉羽與其嫂于一室羽遂明燭以達旦事乃無有蓋到此田地雖庸人亦做得不足爲羽奇雖至愚人亦不試以此以操之智決所不爲也楊節潘氏蓋亦看三國志小説而得之者如所謂斬貂蟬之類世皆盛傳之乃絶無有此不可不考也

二

昨恭承夫子書教知鮮詩已至桑扈渭亦甚欲一趨

侍函丈以受亟誨今且未能然愚意竊有所獻大約謂先儒若文公者著釋速成羞欲盡窺諸子百氏之奥是以氷解理順之妙固多而生吞活剝之弊亦有此正後儒之所宜深戒者不宜駁先儒而復蹈其弊乃復爲後人弄文墨之地也觧書惟有虛者活者可以吾心體度而發明之至于有事迹而事迹已亡有典故而典故無考則彼之註既爲臆說我之訓亦豈身經彼此詆譏後先翻異辟如疑獄徒費榜掠考訊之繁終無指證歸結之日不若一切赦放尚有農桑勸課之典休養生息之政可以與民更始者也近閱所傳可備參考自此之外則旁引曲證者不過以誇多而闢靡而故摘一字一句以售已說遂至畧人全文則亦深文巧詆而可笑之甚矣夫子道明而意見歸一才敏而決斷精果其于某氏決知其不可同日而語至如渭所妄意于文公者亦或夫子之所欲聞而不深棄者乎渭始以曠蕩失學已成廢人夫子幸哀而收教之徒以志氣薾卑數年以來僅辨菽麥自分如此豈敢以測夫子之深微而夫子過不棄絶每

有所得輒與談論今者賜書復有相與斟酌之語渭
鄙見所到如此遂敢一僭言之然渭之見亦非若今
世人止夫子以絕不著書也姑以著書而言亦正欲
夫子涇涇其所謂活者虛者而事迹已云典故無考
彼爲臆說而我亦未嘗身經者則姑闕其疑耳若謂
恐臆說之足以惑天下便以數語立斷案而該之足
矣不煩一一自爲一說也詩書無口冤直難明惟夫
子試少思而再示之以開拓渭見之所未到呂公防
海事宜謹收覽其得主良慰所諭趙事誠有之真可

慮也入秋酷熱伏暑勞寡思加食多睡千萬千萬

三

前日承夫子賜書之後即有長啓奉獻付尊門云待
錢信去便故尚未得達函丈其中有不盡者則以詩
之興體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已然樂府蓋取
民俗之謳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
而婦女兒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謂
竹枝詞無不皆然此真天機自動觸物發聲以啓其
下段欲寫之情默會亦自有妙處決不可以意義說

者不知夫子以爲何如渭極欲恭詣函丈以聞新辟
兼得進其微愚家事草草遂絆此行俟函丈脫稿後
或可得卒業也不一

奉答少保公書

門下諸生徐渭謹上狀明公臺下伏惟明公芳節表
世元勳格天受知
聖明莫得離間門下小子渭伏奉鈞札不勝歡喜便
欲馳詣階墀稽首稱賀以勢有不可不敢不言渭犬
馬賤生夙有心疾近者内外交攻勢益轉劇心自揣

量理不久長若欲療之又非藥石所能遽去每欲入
山靜養百日以驗其可活與否輒未遂願以命延挨
言之痛心前日稟辭明公疾已發作道遠天暑抵家
益增今者伏奉使書其人親見渭蓬跣不支親友入
視送迎之禮全廢渭有此阻滯自信不欺輒伏枕定
思摩倣尊意之萬一謹以草就謝疏投附使人賫上
少備采擇須靜養稍驗天氣入涼渭即馳詣門下仍
備任使下列渭不勝歡喜悚懼之至

伏蒙明公差人賫賜手札俸金考卷詩序渭謹對使
人四叩首如數祇領訖恭惟明公教示之言廣大明
徹其憫愛渭犬馬微生之念詳切懇到真父母盛心
聖賢宗旨對症妙藥也渭雖至愚且執亦因之有省
克處謹宜書紳銘器庶幾痼疾有漸瘳之望褊性有
日改之機矣伏念頒賜厚重推及渭生身之人天地
深恩豈渭稿落之軀所能圖報萬一惟殞首一念沒
齒爲期謹奉召命緣渭前疾稍增夜中驚悸自語心
系隱痛之外加以四肢掌熱氣常太息每因解悶少
少飲酒即口吻發渴一飲湯水輒五六椀吐痰頭作
痛晝一兩日乃已志慮荒蹇兼以健忘至于髮毛日
益凋瘁形骸如故精神日離今者使人入門突然見
渭仍舊蓬跣並非飾詐緣此不敢棄遠家室冒暑涉
途渭謹昧死請乞再假旬餘之期天氣少涼病或稍
減渭即馳赴函丈伏聆德音陳謝謹伸譴責甘受渭
不勝感激瞻戀之至

三

渭伏奉鈞命謹當如期呈稿不敢違誤恭詢台候萬

福得知比來靜養履茲炎暑伏望更加珍攝渭不勝
卷卷傳聞鎮海樓碑石已到渭竊見友人府學生張
道書法精勁近鮮與儔可應書碑之托謹覓得道舊
時所書與人文字一卷呈覽煞近更精也道爲人端
真渭今此舉道實不知且度其後來決無他望特以
石之傳大觀所係儻楊山人偶不至舍道無可任
此者伏乞垂覽萬一可取止須行牌紹興府學起送
極爲便易渭考校已畢見聽發落未敢馳赴堦墀不
勝瞻戀悚息渭謹狀

四

某初聞玉體違和即買舟渡江連日請幕下恭候消
息以爲趨侍進止旋知起居萬福又聞旌節日下便
還喜忭交集遂投寓省城伏候振旅恭念明公此身
扶持社稷豈直千金之珍庇佑門墻兼有二天之戴
隆冬遠道全賴節宣決策酬紛翻宜暇豫伏願少親
細務時適寒暄暫遠壺觴多就眠息

五

某於去年十二月廿二日伏奉使命即於廿五日起

身至今年正月初二日到蘭谿偶遇差船隔岸叫問知明公的是初三日自廣信取道徽郡某即從蘭谿起陸走徽凡八日馹馬兼以步陟峻嶺毳衣氈帽雨鳥道入雲遂用顛頓更擬向前迎候纔出休邑數里身熱骨痛重以舊患腦風不可復支遂投止齊雲逆旅少用調息伏候經臨謹聽遣後先往輒以歷涉并初命所作謝啓附呈

奉按察胡公狀

紹興府山陰縣儒學廩膳生員徐某謹上狀按察明

公臺下某于八月十五日接到會稽縣發下綿紙五百張筆三十管墨五定并類抄明臺牌詞一紙別帖一封某竊見牌詞及帖封面俱開徐生緯字樣不係某名且事屬撰文某自揣分量不敢叨冒遂將原封帖并所領物並送還縣良久縣復差人具道所以云當是某方敢啓封輒已作文送縣轉達外但本地人家無有藏稽古錄者至于續本益不可得遂不知爲何人所脩或曾奉

朝命否今來表文果係進呈抑是擬作某俱不悉其

故以此鋪叙缺漏益無可觀其近日患病不能至省須病稍愈即當馳謁明臺然其尚懷疑有別名徐緯者前所領物不敢動用至于明臺手札中有奬譽之詞亦不敢承認上答俱俟伏謁後奉面示謹具帖稟覆

與季友

韓愈孟郊盧仝李賀詩近頗閱之乃知李杜之外復有如此奇種眼界始稍寬濶不知近日學王孟人何故伎倆如此狹小在他面前說李杜不得何況此四家耶殊可惟嘆叔粟雖常嗜不信棄邶龍肝鳳髓都不理耶

擬上府書　時賊據高埠

聞賊新來失路期速走脫境宜委狡猾者一二人若逃徙狀使其虜爲鄉導左其路而預伏選兵于阻隘以待此上筭也今既已無及矣乃生昨至高埠進舟賊所據之處觀覽地形及察知人事至熟且悉衆以爲賊自海邊經數百里來入死地無積食利于速戰不利于持久不知我兵暴烈日觸炎氣食宿飯飲濁

河衣不解帶經六晝夜使舟數日不夾強者必病弱者必死且盡卒而萃于一處使他賊至或相應更何以支由此言之則吾兵亦利速戰不利持久也衆又以爲賊據高樓阻林木既逸且險民徙者大家倉卒宜必遺數十石之積使再持數日則我兵自困而兎解利于持久不利于速戰不知我兵入戰則阻林木涉汙田可以徃難以返又法令素弛强者爭退弱者斃逐由此言之則我兵亦利持久不利速戰也夫共有其害者則必共有其利故不欲速戰則已苟欲制

速戰之利生昨觀東北二面阻水甚濶雖南面稍狹而三面水陸之兵分布既密警戒亦嚴獨西南水甚狹可徒涉而夾岸之林循水而隘且以岸西之田一望不盡田外之水又復濶甚我兵恃此不備而賊據高窺視遂亦無心于西試能乘夜遣壯士三十人銜枚徹首足衣綠衣混草木色匍匐出深苗渡狹水伏西林中却遣壯士三十人從南渡與戰佯走而伏發東北二面亦各三十人鼓噪繼進彼如空樓而逐北軍入據其樓東軍橫斷其歸佯走者轉戈北向三夾

而擊蔑不濟矣此之謂速戰之利故不欲持久則已
苟欲制持久之利生昨觀墳原之木蔽野斬其幹以
搆架取其葉以爲蓋四分千人每一分舟巡則息三
分其中舟巡與息者各制四面吹號約某面有警則
某面棹擊不必馳白中軍徒增勞緩而潔食清汲除
穢給餌吾千人之名既章即使他賊至容撤半以往
亦無不可至其西方濶遠不煩兵守亦宜遮蔽數十
空舟若凉廠然而使一二人乘單舸循岸匿以上下
動旗鼓以疑其心不越數日賊必饑疲偷渡讓使中
流邀而擊之亦蔑不濟矣此之謂持久之利由前而
言則兵法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也由後而言
則兵法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是也此之
謂兩利不然必有兩害惟明公其裁之

擬上督府書

生伏計岑港之役諸將吏已竭其心力而不可爲矣
明公不于此時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亟收其成功將
何待耶欲亟收其成功則其他制作器械易將益兵
清野坐困占候祈禳與凡一切紛紛之說皆枝葉也

而其根本莫先于治兵世之言治兵者莫不曰明賞罰夫賞易爲者也生請言罰之難割耳斬首能施于結營列陣之先而不能禁于鋒交衆潰之際何者勢重而不可回也勢重而不可回以紀亂而未嘗辨也故凡善用兵者必務明其部伍五人爲伍五伍爲隊四隊爲百莫不有長而長皆得相罰斬以次而至于伍則是凡諸長之所督者皆不過四人與五人也故百人趨戰法當用二十五人横刀分督之至于鋒交乘勝則此二十五人者又皆爲戰士矣以一人而制

四人則寡而易辨以四人而聽一人之制則知其易辨而不敢于推而至於十萬億兆莫不皆然正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孫子所謂治衆如治寡韓信所謂多多益善皆此道也古之善將者莫不遵之其在於今尤爲用罰者對病之要藥生愚以爲今日治兵宜一以此法爲主然後募選勇敢之士可二千人練習其法三日乃召至精熟岑港地形及賊中情狀者數人令其聚沙成象指示險夷遠近營柵門戶凡虛而可攻間而可伏弛而可襲與賊之每先伏以待據高

以望及敗而必走之路勞逸寢興饑飽警惰昏曉可乘之期至如人言當用諸將舊兵委以餌賊而擊其追奔似亦一筭則又當併計其餌而出或餌而不出奔而追或奔而不追追而遠或追而不遠之狀彼短我長無不曲盡乃始制爲趨避進止分合奇正之規與是二千人復假三日之期互爲講明教練如出一人大約倣習戰昆明之意然後下令諸將之在桑港者刻期復舉而明公身督二千人分行萬金之賞計諸將未舉之先可半日驟至其地親執桴鼓坐於懸

山之巔而分布攻擊一如前所講練之法則一食之頃必十獲其三再食之頃必十獲其七所餘者僅三耳而明公遂已凱旋明越之間不踰兩日而有司者已報班師矣此非生愚之漫言也蓋聞此賊每于我兵臨柵之時輒用發槓鳥銃以走之然後出而追奔或斂而自拒夫發槓鳥銃風藥者發速而旋藥者發遲使能預定一軍分諸道急趨其遲則彼且無所措手足矣而當事者每每狃於始敗坐失此機而不之講今與二千人所講練者乘勝之會誠非一端明暗

之幾亦非一定且必有用計以碎之而不純以力者如不得已而出於力爭則如人言用諸將之兵以爲餌而擊其追奔其或奔而未必追也則乘其旋藥之候而悉趨其隙亦宜無不破之堅矣但賊出而追必不空巢斂而拒亦且格鬬故勝則勝矣而曰十獲其三者此也然其事成于呼吸緩則不能故曰一食之頃者此也巢傾衆潰遇伏輒覆爲力益易矣故曰十獲其七者此也然其勢相繼而至故曰再食之頃者此也其他匿山伏澗所餘幾何而又不可猝得無勞

明公之坐待也餘兵分入掇燼收殘故曰凱旋明越之間不越兩日而有司已報班師者此也雖然此則其大槩矣至于選兵惟務精嚴其他舊兵不可用之說不必泥也練習戰事計有三日禁海關不可使出一舟也分爲伏兵者宜徹頭足裹綠衣混草木色惟竅耳目使見聞而喘枚夜匿不使有聲及動搓草木也其置諸長則稍閱伍中隊中之雋者而授之也諸長不用官人使易施法也伍若隊凡屬其長所領者必問其無嫌而後可恐長報怨而衆畜疑也近日

用兵之病在有合而無分今兵入巢者與伏者宜多分其道且使賊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也無所不遇則無所不敗也黙與二千人約殺賊不必斬首他兵以首來獻者黙奪于藉以與之使得一意乘勢無以首妨功也用諸將之兵以爲餌勿告以故告則益媮而不成餌也始用萬金勞其行耳至于賞格恤典分別等差悉宜從重然後罰斬可得而施也然許諸長以互相罰斬人必謂其太嚴又必謂其無官職而殺人不可今賊殺我兵不可勝紀犯諸長之法而取以徇者必不如前所潰散者之多也而遂爲無敵之兵永收萬全之利不猶愈于駢死于賊人之手而徼倖于屢北之間乎劊伍亦賤民耳一奉軍令則雖加刃于尊貴之頸而不之顧長無官職而殺人又何爲不可乎夫轉敗以爲功奮怯以爲勇非因循務自全者之所能爲也其道惟在于振其氣而舍其所愛振氣莫要于選兵明部伍舍所愛莫要于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不疑此田單有激于仲連之言而下三月不克之狄于一朝也不然則雖益兵百萬聚糧千倉相守

更時使黃帝操戈巫咸占候班輸制器而亦無益于用即使幸而成功要亦不可以再試者也生叨奉管毫辱下客愧古國士之流虛書記之室至如今茲所陳使幸而采之則有冒功叨進之疑不采之則有被棄取羞之笑而生之志則固不在是也生生平頗閱兵法籠識大意而究心時事則其愚性之使然亦遂忘其才之不逮如往歲柯亭高埠諸凡之役嘗身匿兵中環冊賊壘度地形爲方畧設以身處其地而默試其經營筆之于書者亦且數篇便其有心于時縱無實用即如趙括之空談亦誰爲禁之者而深自斂抑未嘗有一言以聞于人今奉侍明公之車塵亦既有日矣而未嘗敢以一言冒進諸將吏或過客滿座議論雲興生亦竊聽之而已其自處如此亦可以知其爲人矣惟明公垂覽而少加擇焉東南幸甚

代白衛使辨書

濬前以海寇抱不測之罪宜就湯鑊然心未蒙原而一方之病將以濬而日深故甘犯鈇鉞之誅再效愚忠于前濬不佞不敢過有所援願借范雎以明意雎

曰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于國此臣之所大願也夫范雎偷生之人至有少補于國尤不惜死況于濬者以臺下曲全仁恩罪儻不至死者乎縱令死而有補于國則濬何憚而不爲范雎也第恐罪濬之後地方之事日不可爲耳濬聞之兵家非戰則守然其勢猶兩虎相搏也負隅坐險各據地瞋目而不動守猶可也一虎逼巢窟將攫其子而噬之能無戰乎今之海賊非負隅之虎矣舍軸轤登陸道白晝大都之中殺人而焚其室掠婦女而携之吏卒遠遁而不敢側目非一總而然也當其寇石浦也濬非敢好輕動也砲石四集即傳城者已無一人壯者棄家走老幼對哭于郊牧之間而況廠房水寨戰艦在外與賊均之濬受國家累世之恩見海上赤子荼毒之苦不得已而披甲跨馬率梏腹之士而身先之三戰水陸斬賊過當額冒飛刃創瘢尚存家僮勛正同日俱死且兵不素練舊習使然見賊舉銃辟易駭散夫兩脛十趾濬亦具全設肯先奔軍孰不避路而讓之也顧將制旗鼓死而死耳豈可曰走遂便

復戰故濬不免耳而今罪濬者徒曰云云且古語有之佐癰者嘗佐鬬者傷今兵刃加交水陸異枝重以卒不習戰糧芻過時雖黃石坐謀嵐尤對面猶不能保百夫而全之而況於濬者豈易爲力哉欲不損一士而災一廬又烏可得也今當道徃徃移檄展而讀之必曰不許逡巡畏縮又曰不許輕率寡謀此故事也請觀比年以來海上把總孰不以是二者被罪哉先有陳瑾崔鳥後有劉文今又有濬矣至他指揮千戶百戶箝謫誅貶不可勝計夫海上之寇欲其自盡

決不可得總帥官兵非戰則守而戰無萬全守決不保前後顧忌人何所持是國家懸設兩穽而俾官居其中必有一遇不爲崔鳥陳瑾則爲劉文與濬如此則先加以罪後令之官何不可哉然在崔鳥陳瑾猶有可諉者曰其當事怯失律多五色無主保七尺之軀而鼠抱狐蹲焉正移文之所謂畏縮者也至論濬爲輕率似矣然斬馘之功不亦可驗乎孤身挺戰不亦可矜乎後援不繼不亦可分任其咎乎其最先則又有馮恩以不救主將亦免爲介士然恩之時所被

殺者總督也其所當事又倭夷也濬之所臨海寇也非夷情比也其所傷者介士也非主將也其區區當轍之勇又非若崔鳥陳瑾之畏縮也夫論失則恩大而濬小論戰則瑾鳥避而濬當論功則濬雖細而三人者則寂然也至論罪則又駕陳瑾而軼崔鳥埒劉文而追馮恩此濬之所以泣血橫戈雖死而目猶瞬也夫自有寇以來居是職者無慮十百十百之中非皆不畏罪也非皆無智計勇力之人也然而未有不敗者其故可知也曰立法太嚴耳馮唐于漢文不云

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土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卓茂之讓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論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嗟乎使當事諸公皆先馮唐卓茂之聽則何寇而不可除也使皆用文帝之法皆以律治人則何時而可以除寇也何則損介士亡寸土必罰無赦此祖宗之成法也然而有不可以盡然者今之保首領顧身

家者聞警報而東手已掠城剽貨殺官軍如刈麻圍不解則輸金椎牛而乞之他境被殺者欲告則科財而賂其家使不告者皆是也然此幸何不施之敢戰之將哉殺賊首比損軍過當者薄賞之相當者薄罰之而所死之家則厚恤而優糧損軍比殺賊首過當與不殺賊首然後施程法何不可也夫賊之敢侵犯者以有利而無害也設今日斬幾首明日斬幾首今日抵某界戰明日抵某界又戰而又不可虜掠則何所利而犯我也今乃使賊不經害而貫習利將不畏賊而内畏法古之爲將不畏敵而反敗此不可今衆庶習聞也夫兵者不祥之器作其事而重其賞猶人不得奮故又爲誅刑以驅之今則不然戰亦失事不戰亦失事戰亦受罪不戰亦受罪則人何苦前冒死亡而退又罹憲罔也亦且坐而待罪耳夫祖宗舊法恐後世狡黠好功之臣生事于四邊至深遠也然假令

高皇帝尚在親臨海隅而覽其事知逡巡亦必失保則必教之戰戰則必小傷折小傷折而又欲罪與逡

巡同濬又以知其決不然也故濬之愚所以爲不寬假損軍之法調停其事而便宜之則　朝廷雖令衣繡仗鉞之使日斬一把總之頭懸諸海上濬恐官有盡而賊益不可止諺曰前軍覆後軍鑒罪濬之後今相繼者宜何如也即窒死不就職者有之矣檄未下而稱病者有之矣齒不滿五十而襲替者有之矣甚者買人訐其贓而速去耳夫甘發其贓計亦云困極矣至襲替而脫其任于子假令子之海上焉則亦與已危禍同何父不能顧其子至此也嗟乎此特患一家耳至一方之患又有大者也彼賊亦兩耳目具者也聞某官迎敵我挫衂問某罪矣某官束手爲我寇問某罪矣某官懲二者重賄我幸安全一時矣必將曰人孰樂甘罪譴而不願安全也喜冒死亡而退不蒙原宥也我舟之所泊縱令不得盡賄戰可決免矣其職守者聞某同寮親出戰少挫衂問某罪矣某同僚不出戰爲賊寇問某罪矣某同寮懲二者重賄賊得安全一時矣又將曰吾何好前冒死亡而退罹罪也不效束手自保者或行賄而僥倖于罪否之間也

故賊之所至縱不敢便賄戰決不爲矣夫戰必死不戰必生今使賊知必不死而官又可以求生二者何苦而不樂爲也今日且日甚矣法愈急則官愈怯官愈怯則賊愈輕忽而易肆其凶即有一人徒手而呼于周行曰我賊也我賊也則戴甲之士且荷戈而立視矣雖有攘臂扼虎之材而官不敢下逐捕之令亦何所施非畏一人也鑒往事而恐蹈拘文也彼一人非不畏死也亦知將卒畏往事而決不敢動也故欲賊之不已莫若罪戰士欲戴甲之畏徒手莫若狥拘

文欲賊畏我而我不畏賊莫若寛法而薄敢出之罪黜此不用愈轉愈深海上之烽燧不知何日而息無辜之民不知何由而得務業假如有孫恩盧循輩舉片帆而深入之不知用何道而沮抑李左車曰敗軍之將不足以言勇抑不知秦穆公之用百里孟明視乎一拘囚于殽再戰敗于彭衙使穆公聽大夫左右之言執而殺之則孟明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穆公刑戮不加而任之彌專孟明不爲恥辱而當之益力于是濟茅津而封殽函卒霸西戎人于是知穆公與人

一而稱孟明之有懼思濬令不敢與孟明用亦未嘗再敗也臺下之明恕何啻穆公亦未嘗再用濬也即如左車之言濬固爲敗軍之將矣誠非勇者矣假令得勇者而任之不知亦可以不折一甲横一屍而坐收全功否也前乎濬者既皆不免矣濬不知鑒而犯其咎後乎濬者宜知鑒而振矣又將復犯其咎島嶼之跳梁無窮而汙萊之將卒亦無止此負戟之士所以欵虛而解體者也昔濬亦嘗身親斬獲矣亦有械繫而上之者矣部曲之將亦躬督率而擒勦紀驗矣今皆棄去不錄而失一士亡一矢則加濬身恐海島之間望風駭聽謂爲賊報讎也濬誠願臺下思海島之艱難顧一方之大計後失事之誅而先敢戰之原順人情而施　國法超積習而越拘文一作士氣請從濬始消人有言馬今至矣如此而有不掛席泝海凌白濤之中取鯨鯢之首而梟之葉街則取濬之血以釁賁鼓孰曰不可鄙語曰見鬼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惟臺下念之毋忽

奉答馮宗師書　青州人

渭妄註叅同師翁謬取其大旨而小摘其編次何幸蒙知若此哉然編次之敢蓋亦有說緣世以徐註混經遂誤賺經文蒲冊重複牽雜至不可解今圓三五章之言鳥器即法象章中升烝至相守義也其言兩七聚至末簡之圖五相類即青龍至一所義也其言百數黃白黍米及審諦等義細玩之俱與圓三五章中互相印證如以爲魏公既作法象章又作圓三五章則重複之病不犯前轍耶又前簡上中下三篇散列不應無結而經語主隱註語主顯圓章近隱法象近顯故知圓章是結經法章是結註也由此觀之圓即經之亂詞不特法爲註之亂詞也至于叅同契者敷陳梗槩至盡矣一段乃是作五相類之引五相類圖比于亂辭則爲尤約矣蓋經註中歷歷指五行爲同類乃一書要訣觀圖真可默會不煩片語其他皆枝葉花果惟此圖爲正在根株也若以御政等三事當之謂五爲三則御政等直篇目耳非要語也何煩魏公特云故復作此哉即欲明三事爲一則直曰三物出一門足矣今曰作此將執何爲作耶三物亦何

庸于作耶如此則惟昔一章當置于何地不待智者而得之矣況其中隨旁風采指畫古文等語絕印吾不敢虛說倣倣聖人文等語不特此也虛心觀之印處甚多獨徐魏同時徐似不宜以惟昔目魏然二公註述並皆隱名惟昔之言亦少神其說耳吾甚傷之自任之語口氣帶自上文與若夫至聖者自任之語不同至聖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不可以屬作註惟昔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者言亦可以屬作註者言也況徐之註經其于各章雖詳畧後先與經絕

不相印却未嘗遺其一簡姑無論其緊要本旨即贊前訓後之語亦無不印之如是非歷藏章則印以世人好小術是了養性一目矣若爐火一目其在魏經如臣勝尚延年如欲作伏食僊如世間多學士如若夫至聖如吾不敢虛說其爲贊前訓後者若此其屢屢矣徐註印之其最可見者特惟昔聖賢一章耳他若太陽流珠之尾不得其理一段如審遭逢之尾審專不泄一段悉是相印之詞今畧舉其顯而細者徐之殫竭家財妻子饑貧非印魏之耗火亡資財徐之

立竿見影呼谷傳響非既魏之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哉苟細玩之無不皆然其苦人者獨所謂詳畧後先之異不隨處證見耳然此等處姑畧而不辨猶之可也何者法象章便作是魏公總結爐火乃絕不及工夫繼以圓三五章雖于爐火犯重複矣然腹齊三坐垂温却是做工夫語也據此借口猶可以避重複乃冠以惟昔章爲引首亦何不可之有若以五相類爲三相類以象彼仲冬節爲當升于內甲之後此則諸家之大謬決不可從者也五相類既辨之如前

矣若象彼仲冬節一段乃魏公于此特地衍明正在根株而非枝葉花果之意首句吊起象字而後曰別序四象以曉後生此即魏公之自註也內甲七八九六特衍三十爲晦之說且止有八數是兌象至其六七九皆無卦無象也如此則謂之一象可矣謂之四象可乎又有何要義而用以曉後生耶且內甲一了即接到八卦布列曜何等次序如入此一段則大梗文脉矣俞氏本擬四言爲經五言爲註久之不得見內甲章與此音韻相叶又陽氣索藏與仲冬摧傷影

響彷彿故便指鹿爲馬杜氏之滔天俞氏之濫觴也且閉口不談卽是養性篇塞兌義匡廓消亡卽是養性篇隱明義理至要至精之旨故終篇特爲挑剔以丁寧後生正恐人專着枝葉花果茫無下手處也此誠不可不辨惟師翁胷次瑩虛見道真切推移不泥環轉衡權而青州一脉千載攸賴從事有靈寧能忘情生愚狂僭正所謂以管窺天耳言筌以上尚有纖微未敢輒及惟函丈垂諒不以囚纍而犬豕之萬一少緩刀鋸尚有廣陵一曲揮手謝響而後引頸就纏

也桎梏之所涉筆爲艱遽不盡展阜阜冬冬亦是離合體首五句是隆慶二字第六句三年二字第七句十月二字主言者註字也甘者廿二兩字也十兄者初九也吾心者悟字也正兎句正六月也而鷄句二十日也蒼筤者蒼龍七宿中之箕星也箕星今繪者爲點者四月縷圍牽口中加以人字乃囚字也漢武召東方朔隱語棗爲來來又古綿書曰卯金刀爲劉白水真人真下之貝爲具準之古書偏旁大抵皆漫故渭亦漫之耳不宣

答人問叅同

象彼仲冬節十四句本居大易性情十四句之後是魏公臨了丁寧後生語而俞本升居于仲尼贊鴻濛二十四句之後姑就其意而論之如以爲仲冬子半草木盡落人君閉關靜養微陽天道至此而極其收斂玄幽虛寂日月至此而合璧躔度匡廓消亡有似于上文內甲所云之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明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如此則猶之可也如反取上文之七八九六之四數以爲下文別序斯四象之四象則不通矣蓋上之所列日魄止是八日在丁方之時有兌之象其七日九日六日則未聞其屬何卦爲何象也如是則所云象者止于八日之兌謂之一象可也何以謂之四象耶如以爲此三也七也九也卽無卦象然自月魄逐霄而視之皆象也則一月三十日中皆是象矣又何以止曰四象也又借曰魏公文多謬說彼持假七八九六之數以合三十日正欲以明月盡之晦日爲坤體則特舉此三十之爲晦有何要義又何以曉後生之盲耶況上文二十四句歷列八

卦之體以準月魄盈虧之象至坤卦而了矣故緊緊接過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元精耿難覩推度效符證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則謂之八象可也謂之四象又可乎蓋緣魏公以叅同一書其在上中下三篇散布甚矣故作圓三五章以結之然猶以爲屬敷陳泛濫也敷陳泛濫等說雖是指上中下三篇之文不指圓三五章然却是要作五相類圖而先爲引之如此亦不是除却圓三五章而言也而于微妙纖細處尚有缺畧之弊而終屬于彷彿也故謂之曰未純一曰未備曰遺脫曰不幽深曰不相鉤援也故復作五相類圖以約之正以純一其敷陳滿其纖微補塞其遺脫潤色其幽深而鉤援以相逮之其旨意始齊一而不悖故曰大易之性情盡矣夫易者日月也日月者坎離也性情者坎離入而爲情出而爲性也出入爲性情雖帶坎言其實只是禽之一物然莫便着做人心也坎水有金離火有木而土各具焉又非五行之相類而何哉故下文句正在根株言盡去其言語此正專指五相類而言也正在根株不失其素

文字之枝葉也不失其素素者太素之素也卽虛無也言後生之用功正在虛無安靜也虛無安靜則大易之性情準矣黃老之御御此者也爐火之據據此者也一也而無有二道也然其象云何耶乃象彼仲冬之節子半之候草木盡彫落也人君深潛藏也天道至玄寂也日月正揮持而匡廓消亡也此守黑之妙至靜至默之道也而不知者顧譊譊于言語文字之間則反自敗傷矣豈魏公約而爲圖之意哉故曰謬誤失事序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後生盲者此也故觀于象彼仲冬之象字而下文之四象可知矣下文舉四象而先系一象字於首句此卽魏公之自註也雖然下文四者之象乃無象之象也篇終矣不得已而形容之以丁寧學者恐其求之于枝葉花果差毫釐而謬千里也若俞本之升次此章使居于魏公徐註敷陳卦象月魄之後乃正值其平鋪漫序律曆之簡也何暇輒及丁寧後生以梗斷其文脉如此乎卽有丁寧其辭氣亦宜隨章不迫如所謂居則觀其象等如所謂可不慎乎等是也不應曰別

序又曰曉後生盲如此乎其諄切也至若某以圓三五章而意則相承總是一章又以法象章之亂辭爲是註圓三五章者蓋亦有說緣魏公書三篇其下篇六章一句散說爐火而却以圓三五一篇結之故亦自不得外鼎器爐火而別設一種物象以形容也于是徐註以亂辭印之自升熬于甑山至淡泊而相守並是鼎器爐火事也魏公下篇之說爐火一句以五行配合但亦病于散見耳故至五相類則用圖而合于一處于是徐註之亂辭印之自青龍處房六至三五幷危一都集歸一所並是五行合于一處事也至于其中所云日數取甫則卽圓三五章中之節候先白後黃則卽圓三五章中之火白芽黃至于反覆研悟等語亦卽圓三五章中尋審諦思等語也其章章如是細以篇目相俟則徐註之法象章非徐註一書之亂辭而何哉魏公之圓三五篇非魏公一書之亂辭而何哉不然則圓三五章語卽法象章語法象章語卽圓三五章語魏公亦床上疊床屋下駕屋甚矣如此則惟昔聖賢一章非註吾不敢虛說一段而何

註哉蓋懷玄抱真至變形而僊本魏公之成功而憂閔後生至志士家貧本魏公之成書而言吾甚傷之至末乃徐從事本自已之註此書而言而其尤可証者則隨旁風采指畫古文數句爲印吾不敢虛說至對談吐所謀數句智者審思用意觀焉是印學者加勉力數句是也其中少似碍者則以徐魏同時何至稱爲惟昔之聖賢耶而不知當時兩人一作一述並隱已名故徐目魏以惟昔亦少神其說耳後之註書而徃徃託于古者皆是也由斯以談諸篇之次其豈

敢草率而附會之哉不特此也凡魏公諸篇徐未嘗不逐篇印而註之不特肯綮處爲然也即諸訓戒後生贊揚前賢亦悉印註但有詳畧顛倒互見互隱之不同或以一字而槩印一篇槩印數句或以數句而解一字解一句或註在後而反印經之前或註在前而反印經之後但在人提摘操縱而互觀之耳其之與諸註家同異大畧如是而于杜氏尤水火之甚蓋他註雖謬尚未壞經也杜氏雖不著經然以四字爲魏經五字爲徐註惟有甚壞經耳其他一無所藉也

胡粉章始終相因之同類以鉛汞砂銀喻之是直指五行之同類也又曰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是反說以明五行之同類也而徐註有白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巳是亦直指五行之同類也又曰藥物非種名類不同是亦反說以明五行之同類也其最後又曰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爲巧而其上文則又先列以五行是又直指五行之同類也由是而知五行者五相類也丹之成否莫要于此舍此更無可訣而傳者魏公以諸篇散見頗屬遺脫故既作亂辭而復

圖以更約之所謂正在根株也而杜氏以三道爲相類夫所謂三道特言書篇之名目耳何要事也而魏公乃補其遺脫特作此三相類耶夫御政之政火候也養性者正御政之政也伏食者火候之準而成功者也一事也不可以謂之類況得而謂之相類耶若夫金木水火土其在人身乃心肝脾肺腎也當其始時一寸水耳固無所謂類也及生成而各居人但知其不類耳所謂一者以掩閉此也故魏公喫緊爲人曰此五之不類者乃汝之同類也猶言仁義禮智信

同一性也發而應迹則分而五屬矣孔孟原其本而告人曰五者是汝之一類也今于此則姑舍之而偲偲然舉其論孟之篇目曰學而與爲政與八佾三相類也梁惠與公孫與萬章三相類也可乎不可乎阜阜冬冬數句非緊要語也緣其分註此書終于隆慶之三年十月廿二始于此月之初九而悟則悟于此年之正六月二十故吾心者悟字也鷄十雙者二十日也正兎三雙者正六月也言悟于正六月二十日也主言者註字也甘者廿二也十兄者九也十字寄中竪畫之二衝于用字之中設用字還其竪畫之衝于一字之中則爲十月兩字也言註此書始于十月初九終于廿二也阜阜冬冬者隆之左旁爲阜其下爲隹隹音同阜是爲阜阜也隆之首文爲有上而無下之冬慶之脚文亦爲有文而無下之冬是爲冬冬也虛挂慶之下文于隆字漫取冬冬以叶阜阜之雙文韻耳而慶字尚未完也開戶之戶言慶之广戶字之下缺故曰開戶也支窓之窓言慶之丗似窓楞之支于開戶間也然丗少東之一畫似窓之有西楞而

無東楞也貫心言慶之必也自皐皐至貫心並離合
隆慶二字也參之斗蓬參三也斗上加以𠂉若蓬然
年字也此一句離合三年二字也蒼箕中人者言因
字也東方蒼龍七宿爲箕星四點○○圖星紀者類以
色筆帶其三面設更加一面則成○○矣○○中加以人
非因字乎秦田水月者田水月渭字也秦首三畫以
徐旁三畫彳準之則徐字也且徐秦同姓猶紫陽本
朱某之于鄒所也初某註此書不欲章已之名而又
不欲盡沒其迹故爲此隱訣以庶幾于德祖之知然

亦要緊事也故漫而不工耳不特漫而不工且偏旁
亦多訛謬然漢武以隱語召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
來來棗也而棗從束不從來綿書卯金刀爲劉而劉
從丣不從卯貨泉爲白水真人貨從貝不從貝蓋訛
謬相襲自古而然耳故魏公自敘篇陳敷羽翮東西
南傾某爲離合爲陽字偏旁皆不合者有見于此也
湯遭阨際水旱隔幷之爲陽人人知之且既有一陽
不容重出但味其文義知所謂敷陳羽翮如所謂東
西南傾詰屈窘迫似有牽湊離合之意不然文勢到

此自宜作明易鋪叙也重一陽字想亦筆下偶然揑弄以混人耳如此並屬微細故不大着解如欲解此等則尚有數段稍闕于義者如既言配以伏食雌雄設陳則繼之曰挺除武都八石棄捐蓋恐人誤認作雌黃雄黃也悟真篇云休煉三黃及四神亦此意也審用成物世俗所稱成物者成金銀也審果也言設果成物固當爲世俗所稱者也五言用八石者不能成物也其他律曆章中俞註詳矣但任畜微稚之任作商呂之南義見白虎通及史記天官書可不慎乎

章嘗括微窓闔舒布竇嘗爲鎖嘗括爲約橐布爲泉布俱須與拈出各所見諸書文義庶幾使後生易讀也至于形容伏食既成之神尚有金砂入五內刀圭沾淨魄魂痴人尚泥爲入口下吮之証而不知金是吾身之水金砂是吾身之木汞向來泄漏則出五內矣今不泄漏而積而至于結丹則即此爲入即此爲沾矣烏取于口與吮而後可云入云沾哉至于俞本危一之從以其深合房六昴七張二四宿之義王震澤集中內甲之對比于諸說尤爲簡明諸如此者皆

宜稍與拈出分疏而某當其時則惟汲汲于大義固不得不詳于彼而畧于此也雖然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則某于火記篇中之註有去乾坤坎離並有兩個取其上德者是已却亦莫便認取兩個不活動者之上德也晦朔章註中有出入兩刻等字消息露于此矣不然則研章索句解得差與解得不差並無得于身心象山之答紫陽論太極云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此切中談文論字者之病矣

上德篇金炁亦相須炁字當是水字

論玄門書

前日承面教又繼以書反覆敬誦知執事精于訂道非草草者回思鄙論祇覺其妄然即欲更伸其妄以復非紙筆所能盡也爲彼家之說者往往云孤陽不生如天之陽必藉地之陰鄙則詰之曰地自天中之陰非此人之雄必藉彼人之雌渠則又有別辭吾又當有別詰矣如前一詰亦非死殺定說也南岳譏磚不成鏡只緣鏡與磚是兩物也再於無思無爲却是

胎中嬰兒本相人自少至老循之極則僊反之極則鬼原是一物乃磨鏡求鏡非磨磚求鏡比也凡執事之所見疑於鄙者止因日月之新說不相入況又守以舊聞使一洞日月之旨則諸疑或當盡釋矣草草奉覆

又

日月初亦只是一物分而爲兩然其分最早先於天地之位由今天地既位之後而觀之則日月只似天地中一物若從天地未分而日月先分以經之緯之而言則天地亦從日月生也即人而論之初胎時是一團水豈不似天地混沌及後有外體而爲天有內體而爲地豈不似天地設位然而內外之結非自成也有物焉自一而兩以經綿之而後成也由此觀之天地無日月則不成矣天地從混沌而既位無心無爲一任日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積三年而結嬰孩亦如天地之鈞冶焉人身從團水而成骸亦能無心無爲一任日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積子寅而生人物如鈞冶焉人身從團水而成骸亦能無心無爲一任日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積三年而結嬰孩亦如天地之鈞冶然矣故日月者生物之火候而天與人均有之

者也天地之冶大故萬人萬物生焉人身之冶小故結一嬰而止耳今學丹者不知吾身中有一種日月之火候即天地日月之火候吾身之結嬰即天地之生萬人萬物而妄謂須取彼家然後成丹則是謂此天之不能生物而復藉彼天以生之者也其可乎故作戲論有陰天陽天之說者此也然而爲彼家之說者又有純陽旣虧必藉以補之之說其支遁犯駁多不能悉至於翁之說皆正門也非彼家比但其愚昧細味高論亦多未徹於鄙心故直以已所妄見者爲對大抵論道談微非面而久罄不快也且愚所叨叨非純出臆見當時幸早悟於心以印真正祖訣若叅同內經篇但除却僞書無一不脗合而求之於心質之於天亦無一不脗合是以決信而不疑耳水在胎中無爲無思生生兒生至有爲有思之極而死耳然則無思無爲成僊之徹始徹終事也不患落禪惟患不能禪耳南岳鏡磚不合是兩物若無思無爲則原是嬰兒本相如畧撓以思爲却正犯磨磚求鏡也乾坤者易之門戶埜中之義似不如尊者所擬也

與許口北

昨漫往觀煆因佇柳下思叔夜好此久之不得其故遂失候二公高蓋悚惶悚惶公與群公並膺賀典生野人耳以不賀爲賀承命作啓與聯奉上猥耳抹却擲却

與來大同

擬書小作請教而邊地無可載書者兼之筆墨天氣俱乖敝箑之揮定知拊掌也失候車駕拜領槖遺徒有感荷

與吳宣府

左右履寒涉遠得無勞乎擬候輙止必能諒其真非簡也生熟計在内在外俱應不久惟延候春融以見不拂盛意耳故决意不再入然自信硜硜小節在外即在内故迹若戀外而自不以爲嫌人亦信之左右久當自知也歲暮新春當禮際時已擬徙避數日此外惟有擁爐撥火與緇黃閒話沙場舊事耳惟蔚州炭多賜幾塊是實惠也

與季子微

不見者忽已三歲親舊漸凋落事變百出如布帛在染匠手青紅皂白反掌而更即如渭者昨一病幾死病中復多異境不食者五旬而不饑不渴又值三伏酷炎中也欲與知已言回頭無人柰何

答唐府公

伏蒙鈞命作書緣紙多磬粉深恐浮糙拒墨益顯拙陋敬更紙書呈幷納原柬伏乞檢照

奉徐公書

曩兒枚歸自塞垣伏承推恩燕賜教示捧誦之後懷在袖中出入既頻紙毛字褪而後歸於篋笥迫於北上謂得更沾薰沐庶幾桑榆而臺下遂遠承明失所依庇其衰老荒塞無王粲杜甫之才時既太平又非避亂投安之比徒靦顏毛頴博十年粟藿爲羽衣入山一往不返之計故低頭沙漠顧復踟躕而歸行道不省饑鷹便謂得兎悉虛聲耳獵者自知也

答張翰撰

絹不宜小楷燥則不入稍濕則盡斗而烟高麗紙如錢厚者始佳然亦止宜書不宜畫今寄者薄黯善沁

又卷束盡成皺裂即書亦不宜也四長幅則佳品惜兩月不弄手生壞却此等物耳緣老來杜撰之盡如登州蜃樓然有時而有有時而無也近又稍作觀音漫寄一條書心經于上聊塞黃庭之委

答許北口

公之選詩可謂一歸於正復得其大矣此事更無他端即公所謂可興可觀可群可怨一訣盡之矣試取所選者讀之果能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興觀群怨之品如其不然便不是矣然有一種直展橫鋪瓮而似豪質而似雅可動俗眼如頑塊大臠入鼎筵則斥在屠手則取者不可不慎之也鄙本盲于詩偶去取無甚異同于公然有異同亦恃公之知不敢詭隨也不妨更爾惟子安採蓮長安等篇涉艷者愚意在所必選比之真西山文章正宗附李斯逐客書可也如何如何

答王口北

野客清寒僧厨齋寂承此食肉之盛惠得免瘦癯因思無竹之雅言形諸圖畫惟公超雅諒不揶揄停筆

以思捫心知感

與馬策之

髮白齒搖矣猶把一寸毛錐走數千里道營營一冷坑上此與老牯踉蹌以耕拽犁不動而泪漬肩瘡者何異噫可悲也每至菱笋候必兀坐神馳而尤搖搖者策之所也厨書幸爲好收藏歸而尚健當與吾子讀之也

與柳生

在家時以爲到京必漁獵瀟船馬及到似處涸澤終日不見隻蹄寸鱗言之羞人凡有傳筌蹄緝緝者非說謊則好我者也大不足信然謂非鷄筋則不可故且悠悠耳

與道堅

客中無甚佳思今之入燕者辟如掘鑛瀟山是金銀焚香輪入命薄者偏當空處某是也以太史義高故不得便拂衣耳

答李參戎

乍捧手教繼拜盛儀回思往日銜杯圃榭樹石之間

談說鼓鼙盼睞弓劍日沉月升而猶不忍別去乘醉
拂袂毡騎雜揚塵縷縷起道上飄然幾墜真昨日事
耳舊景殘人繼今新雅馳想可知矣瀟然到都解裝
便思揷羽顧以三百里之遥裹足可至倘再勤圉人
付以策則事濟矣然豈僕所當自言耶把管奉復
值忙且暑揮汗成漿兼蠅集筆端遂不多及

與梅君

肉質蠢重衰老承之不數步而揮汗成漿須臾伴却
塵沙便作未開光明泥菩薩矣再失迎候道駕並只
在鄉里故人咫尺之間搖扇閒話而已非能遠出也
稍凉敬當趨教兼罄欲言

又

讀牘與詩高韻雅致雙見互陳如吳橘渡淮而枳今
人幾于易性況寒暑細故耶少間尊齋中當聞甌駝
簸中出蒼蠅聲也

又

百丈之井操尋常之綆以汲之愈續而愈不及僕讀
足下之詩將步驟其咫尺而喘不可望也亦然泊淮

時吊古者三首抄以請教餘當面訂也

與湯義仍

某於客所讀問棘堂集自謂平生所未嘗見便作詩二首以道此懷藏此久矣頃值客有道出尊鄉者遂托以塵蕪呈鄙刻二種用替領蓋之談問棘之外別搆必多遇便倘能寄教耶湘管四枝將需灑藻

答龍溪師書

頸聯乃因今年中秋月盈而及往年中秋月蝕淮南子云鼈蛤視月之盛衰從陰類也奏鼓救月也函丈

疵其不整誠然但少陵賜櫻桃詩頸聯有云憶昨與沽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亦似此體古評云詩至李杜昌黎子瞻而變始盡乃無意不可發無物不可詠正謂此也彼以字眼繩者所得蓋少矣有意而不能發矣某匍匐學步殊未到此然却是望其門墻不敢苟且作不整也冒妄之深伏希函丈裁之

答兄子官人

父弟田水月拜覆兄子給諫大人信來具見遠念幷惠

正逼歲除真雪裏炭也疏稿雖未盡讀然辟

之流水纔觀丈瀾便知其源與委不萬里不止也相委云云恐刻者自擅此枝或嫌於倩人又老朽向來只做倒包覩田水月三箇字可知已倘許倒包幸另定一官人或擅枝名氏如此則不苦辭也

又

孱從某拜荅兄子長公諫垣孱不粟者久遣日惟杯中物耳來餉種種清恬正俗所云扛擡酒戶也何宜如之慚乏報耳別帖云云無可荅者諫垣闔門中才子弟也取不中不才如所云云者與衆棄之誰敢曰不宜孱犯責善齒舌幾爛蒙詈被侮又豈止賊恩世尊有言如此等輩冥頑不靈累萬刼終不見性名爲可憐閔者今吾亦然一邊患之欲其死一邊又愛之欲其生譬惡疥蠱厲人皆共棄然亦未嘗不共憐也

改草

得書及見遺諸物並宜下酒老朽絶粒久矣惟助飲是嗜耳感謝感謝蠢犢之罪非可枚數諫垣所言種種不虛經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諫垣云云此等殆不可養者矣老朽責善數致不詳每言如水投

石如逆風射箭反中者多矣無一毫益而有千萬損也前世不知作何業有此惡種雖然諫垣亦太姑息當在南時或交遊不良奴僮助興或塊綿公私及羽翼擡捧之輩便加裁治此先輩居官者迂宛其爲打水痛魚懲一戒百往往然也今在諫垣豈不能耶乃責區區一老病垂死之人以矯強亏挨枉矢能乎不乎疽毒滿眼良醫袖手不藥乃詰草藥郎中握筆臨書腸爲寸斷

與兩畫史

奇峯絕壁大水懸流怪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烟嵐滿紙曠如無天窗如無地爲上

百叢媚萼一幹枯枝墨則雨潤彩則露鮮飛鳴棲息動靜如生悅性弄情工而入逸斯爲玅品

徐文長三集卷之

明會稽 徐渭 文長 著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 同校

論

論中一

語中之至者必聖人而始無遺此則難也然習爲中

者與不習爲中者甚且悖其中者皆不能外中而他之也似易也何者之中也者人之情也故曰易也語不爲中必二氏之聖而始盡然習不爲中者未有果能不爲中者也此則非直不易也難而難者也何者不爲中不之中者非人之情也魚處水而飲水清濁不同悉飲也魚之情也故曰爲中似猶易也而不飲水者非魚之情也故曰不爲中難而難者也二氏之所以自爲異者其于不飲水不異也求爲魚與不求爲魚者異也不求爲魚者求無失其所以爲魚者而已矣不求爲魚也○重曰爲中者布而衣衣而量者也自童而老自侏儒而長人量悉視其人也夫人未有不衣者衣未有不布布未有不量者衣童以老爲過中衣長人以侏儒是爲不及于中聖人不如此其量也若夫釋也者則不衣矣不衣不布矣不布而量何施故曰不爲中黃之異緇也則首譬曰尚欲爲魚也盡之矣雖然魚有躍者化者時離水而徹飲者有矣似難而易也魚不化不躍而不離水也而飲必無不清者有之乎似易而難也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論中二

天與人其得一同也人有骸天無骸無骸則一不役于骸一不役于骸故一不病一役于骸故一病一不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道心者是也一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人心者是也微者何骸勝一而一者嘗日火以消矣危者何一不能勝骸而骸者主日簣以高矣中之云者酌其人之骸而天之之謂也猶曰半其道心者亦半其人心者之謂也故曰中也是中也難言也言半則幾于墮而執矣故曰中也者貴時之也難言也凡二聖人者其始之治其心于土階者不過三尺中治其軀于形者不過七尺中治其夔及其象九其男二其女者多亦不過數人中而卒之利億兆爭參兩者皆是物也是二聖人之善因也因其人而人之也不可以天之也然而莫非天也亦因其不可純以一而一之也然而莫非以一也故精也者精之乎此中也一也者一之乎此中也精也者治玉者之切與磨也玉玉而切與磨之則一也此二聖人之中之者之功也二聖人者以骸治骸以人治人者

也骸者何竅也鞹也軀也殼也噫二聖人不能強人以純天也以其人人也是二聖人之不得已也至語其得一也則人也猶之天也

論中三

自上古以至今聖人者不少矣必多矣自君四海主億兆瑣至治一曲之藝凡利人者皆聖人也周所謂道在屎礫在屎溺意豈引且觸于斯耶故馬醫醬師治尺箠洒寸鐵而初之者皆聖人也吾且以治者舉人出一思也人創一事也又人累千百人也年累千萬年也而後天下之治具始大以明備忠而質質而文文而至于不可加而具之枚亦不可數使令者一人也而曰我自爲之而自用之而又必待其全而後用則終古不治矣故治必累聖人而後治夫既已如是而足以治矣而彼一人者又曰我必自爲之而後治之則非愚則病惑者矣故治莫利于因因而博則其去自爲而自用者不遠也惟因而不博者得之夫孔子學幾七十矣老矣鍊而酌且審矣亦博而且約矣而所刪所定所贊而所修者幾何哉治備是矣民

可以使由而止矣而今之治者顧曰我且博焉則非愚且病惑者矣故曰貴因故又曰因又不貴博農咀卓軒與岐也區也緩也和也鶡也倉也而方也而七者必曰我自爲農也自爲軒也自爲岐也而區而緩而和而鶡而倉而自方也非苦悖且不暇故曰貴因因又貴不博孔所刪諸者是矣故曰孔子集大成集其大于帝者王者也雖然之方也而方之抑末也而方方者一也一者方方者也故旦也者以其因者思無于方則不必皆合不合則思思則得得則待旦待旦則果用而果合是之謂因方而不病于方是之謂藥之王醫之綱乃民德則醜矣分則有常必使之農其農而商其商視其木以梁今之亂學者類以梁而不視其木者也故強齊民而學帝與王之學以爲盡帝與王之梁

論中四

凡博者一之影也蛻也而一始安有博凡博者悉病也凡聖人之博博其所分也譬之醫奕吾奕也奕有譜盡奕譜而奕止矣吾醫也醫有譜盡醫譜而醫止

矣故博也亦約也不博其分而博其所不分而後有百子百子而用者自覇以强自强以譎自譎以攘而縱以横而莫知其所終悉博也博而無所用者則今之所云詞家之流者是也夫詞其始也而貴於詞者曰興也故詞一也古之字于詞者如彼而人興今之字于詞者如此而人亦興興一也而字二耳興一而字二者古字艱艱生解解生易易生不古矣不古者俗矣古句彌難難生解解生多多又生多多生不古不古生不勁矣是時使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

興不興不係也故夫詩也者古康衢也今漸而里之優唱也古墳也今漸而里唱者之所謂賓之白也悉時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故夫準文與詩也者則墳與賓康與里何可同日語也至興則文固不若賓康不勝里也非獨小人然大人固且然也今操此者不務此之興而急彼之不興此何異奪裘葛以取温凉而取温凉于獸皮也木葉也曰爲其爲古也惑亦甚矣噫木獸之又難能也今且紫而敗素矣繡而爛纈矣剪楮矣織蝥矣夫論媒者貴許婚勸貸者貴

出鏹貴興也非較咻于齊楚也齊語而敗婚齊語而脫鏹何取于齊咻也舉一焉今之爲詞而叙吏者古銜如彼則今銜必彼也而叙地者古名如彼今名必彼也其他靡不然而乃忘其彼之古者卽我之今也慕古而反其所以真爲古者則惑之甚也雖然之言也殆爲詞而取興于人心者設也如詞而徒取興于人口者也取興于人耳者也取興于人目者也而直求温凉于獸與木也而以爲古者則亦莫敝于今矣何者悉襲也悉勦也悉潦也一其奴而百其役也其最下者又悉朦也悉刖也悉自雷也悉求唐子而不出域也悉青州之藥丸子也語之其所合者則欣然語之其所不合與不知者不咲則訕且怒矣耳而曰唐矣語初盛則愕矧其上耳而曰漢矣舍有味乎其言之輩數語則涸矧其上是其諸所爲奴而役者多不踰數葉楮少不能數十百字而止耳往往拾唾餕以爲腴而自以爲養間從而論其興于心并其所謂興于耳目口者而忽焉其若喪夫其弊也如是則不博也乃不知其偏也偏于博也

論中五

明明德三語綱也八條目二十語目也三虛也八實也三闔也八開也三根本也八枝葉也三起八也八結三也本末二字云者一篇之眼也何謂眼如人身然百體相率似膚毛臣妾輩相似也至眸子則豁然朗而異突以警故作者之精而旨者瞰是也文貴眼此也故詩有詩眼而禪句中有禪眼大學首篇人人熟之者也而文之體要盡是矣通其故千萬篇一也首尾與脊也然而一開一闔者則又且無定立也隨其所宜而適也故凡作者長短不同此同也豐瘠不同此同也詩與文不同此同也自上古之文與詩與今之優之唱而白之賓者不同此同也多此者添蛇足也不及此者斷崔足也而昧此而妄作者貂不足也指畫舛攫搏泥而思飽其腹也將以動衆焉而顧失其謏也

論中六

姑譬以今吳之畫苗英漸之畫苗進也今丐畫者實以英與進也而名以公與孤必否也今丐文者實以

左與屈而名以左與屈必否也必趙以孟也何輕者之不貴贋而貴贋者之不輕耶非此宜贋而彼宜不贋也古之文也一今之文也二文也一故薦者必文文者必貴貴者必尚而今也實者亡矣而其尚者尤習也不得于實而猶希其名故習貴贋也實改而名不改也非今之求文者求文于既貴者之責也乃今之求文者求文于未貴者之責也若畫則一而未嘗有改也今求文于士者亦一而未嘗有改斯無贋文矣

論中七

聃也御寇也周也申國之釋也其于曇也猶契也印也不約而同也與吾儒並立而爲二止此矣他無所謂道也其卒流而爲養生聃之徒之爲也入不測之淵海以學沒而已者非求以得珠也至海之半不期而得珠焉而後之學沒者遂遷其學于珠此養生之說熾而他端者始蜩興而榛塞之由也故道之名岐于此與釋與儒而爲三而本非三也二之三嫡之庶統之閩也楚之有昭景也甲氏也漢之有陀也

會稽縣志諸論

地理總論

余志會稽縣首地書而地之目六曰沿革分野形勝山川物產風俗是也考之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夫所謂川谷即地書中之山川也其曰廣大即形勝也曰民生剛柔輕重遲速則風俗之所由也曰味曰器曰衣則物產之流也四物者之受成於地也亦猶治

之於器劒不可以爲戟而卮不可以爲壺工人者亦就其近而稍磨之耳故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以推移其教可循其政可齊而俗與宜不可易今夫天下大器也會稽亦治中之一器也長是邑者猶工也告工以其器故必先治告長以其治故必先地或者曰地先而邑之沿革則後若夫分野則天也天又先於地于志而首沿革何也曰呼馬者呼驪馬則他馬不得應徒曰馬則他馬得應之今志邑者不首沿革是呼馬而不呼驪馬也他邑者且紛起而應之矣

亦何有於分野

沿革論

余考諸史會稽之爲邑自隋開皇九年始則自開皇以前至於秦史冊中凡稱會稽者並郡也而今之志邑者往往取郡事以入邑豈非以會稽之名通乎郡邑而不深考在何時則專以名郡在何時則兼以名邑之過歟開皇以前有會稽郡無會稽邑而會稽一邑其時尚分爲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開皇以後有會稽郡亦有會稽邑而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始幷爲會稽一邑由此推之開皇以前凡史冊中所紀人物有不指其邑漫稱曰會稽者蓋一郡全屬之人悉得而冒之豈直四邑中人哉而今顧欲以未經稱邑之會稽以當之亦悖矣如此又烏取於沿革故余之志會稽也凡有關於邑者悉自肇邑始時隋開皇九年則其時也

分野論

古今志星分者無慮數十家皆以斗牛屬吳越又必系之曰楊州信矣然以天下之大而有楊州楊州而

有吳越吳越而有浙之省浙之省而有郡郡而有會稽一邑其占驗繫於斗牛者不亦鮮耶在春秋吳伐越史墨曰越得歲而伐之必受其凶在漢歲星熒惑太白聚斗牛之間其後孫氏實有江左在晉符堅將入寇石越曰今歲在吳天道不順已而堅果敗於陳叔寶將敗有星孛於牽牛由此推之蓋以緯承經有善測者寸而析之不專於其星而於其辰則會稽之斗牛其祥其災可坐而得也又何鮮之可議耶豫章人占王氣王臨安雷煥占劒氣王豐城而鄭康成之

注周禮亦曰州中諸國于星亦有分書即是說也而惜其書亡矣今所謂清類者果盡得其旨耶說者又疑越東南而牛女北宿夫以數里之山松生其南而芩生其北彼枯此枯彼榮此榮精通之極也今玄黃抱負本不相間人以其所見清濁之景而自間之黃有盡而玄無窮如毬之浮一粟于其中人又以其所處一隅之小而遂欲定大地之南北無恠其窒而疑也僧一行之言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于方隅信矣

形勝論

夫郡邑之有形勝豈取于觀游哉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史稱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壯有代馬此天府也推此言也可以知形勝之說矣會稽東有娥江壯有大海南有杉木駐日嵊山諸嶺之厄而西界于山陰之隣封辟之于人背腹手足之勢完而水陸之險備矣地六千頃丁男六萬人碁錯其間無事則耕食而鑿飲有事則荷戈帶甲以壁于四郊若向者批東關撤清風以與倭夷相從事據險以圖擇利而進則所謂娥江大海諸嶺隣封之未必不爲我增而壯也審矣若彼諸所稱佳山水以爲勝者是觀游之具非形勝之謂也已志之山川部中矣

孫恩入寇從餘姚上虞曹娥江錢鏐破施袞出平水裘廷舉結鄉人拒兵亂守駐日嶺並見晉書五代史保越録而近歲倭夷掠東關屯高埠者亦從曹娥江入其從南入者敗之于清風嶺清風嶺峽縣界也

山川論

紀楊州之山川者在禹貢曰彭蠡曰三河曰震澤而止在周禮曰會稽曰具區曰三江曰五湖而止彼州者於天下九之一也今邑者于天下幾于千之一也一聖君一賢相書天下九之一之山川不滿一尺牘今之志會稽者書天下千之一之山川乃累數十紙而未終且間有缺曷故哉秦以前天下之地各屬其封國則王者制其貢而已耳不責其數可也故夏之物於楊州亦止曰金錫竹箭而已秦以後天下之地一統于京師惟一統于京師則王者雖制其貢矣不責其數不可也故一毛一鱗之所產亦必稽于土登于版與壤埴等也而不敢以謾夫物不責其數故山川可畧也可畧故紀山川其大如州者不滿一尺牘物責其數故山川不可畧也不可畧故紀山川其小如邑者累十數紙而未終且間有缺

風俗論

老子曰至治之極隣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民各甘

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夫以予觀于古所摘而列者諸志語則會稽者重犯法勤儉重祭祀文雅而風流其俗也顧不安之而今之所安者昏論財嫁娶破家乃至生女則溺之父母死不以戚乃反高會召客如慶其所歡事惑于堪輿家則有數十年暴露其父母而不顧者民有四耕耨而誦其業絲布其服魚鹽與稻果蔬而贏蛤其食也顧不樂之美之甘之而今之所樂者其業在博塞以爲生群少年日鬻于市井黠佃逋主者之租又從而駕禍以脅之所甘所美其在食且服者窮江之南北山之東西競其綺麗鬻其方之所輸其多不可以指數夫若老子言隣國可相望而不相往來此蓋上古時事余亦安敢以望于今之會稽也哉至如司馬某所稱特數十年以前之會稽耳今不望于上古而望于數十年之前又華其甚者於俗若昏之論財若厚嫁若溺若喪父母而盛宴與暴露其父母於業若博若群少若黠佃於服於食若窮江南北山東西之華靡噫俗其殆庶幾哉夫人之身有瘤也俗亦有瘤俗之瘤

則有丐□丐以戶稱不知其所始相傳爲宋罪俘之遺故擯之名墮民其內外率習汙賤無賴四民中居業不得占彼所業民亦絕不冒之四民中所藉彼不得藉彼所籍民亦絕不入四民中卽所常服彼亦不得服蓋四民向號曰是出於官特用以別且辱之者也而藉與業至于今不亂服則稍僭而亂矣丐以民擯已若是甚也亦競盟其黨以相訟僥必勝于民官茲土者知之則右民偶不及知則亦時左民民恥之務以所沿之俗聞必右而後已於是丐之盟其黨以求右民者滋益甚故曰丐者俗之瘤也雖然瘤卒自外於常膚則瘤之也宜苟瘤者肯自咎曰我今且受藥且圖自化爲常膚烏必瘤而決之哉經不云乎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丐自言曰宋將焦光瓚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目之曰墮民□男子每候昏喪家或元旦則群索酒食婦則習媒或伴良家新娶嫁又爲婦貿便見竊攘尤善爲流言亂是非間人骨肉○男業捕蛙賣餳拗竹爲牛頭燈如牛頭樣擎編機扣塑土牛

土偶打夜狐即逐鬼也女則爲人家拘女髻冠梳髮爲髻群走市巷蕪就所私○籍曰丐戶即有產不得充糧里正長亦禁其學○舊志帽以狗頭狀裙布以橫不長衫偏其門曰丐打夜狐見唐書宦者傳

物產論

計然言於范蠡曰知閒則修備時同則修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覩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言時之用也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而物之理可知矣又曰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平糴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故積貯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斯言也越用之以富其家今農之粟末之幣與物在會稽者不特二三增于計然時已也然而不免于常歎者豈乏然與蠡其人乎殆非也古之劑農與末也恒在上今之劑農與末也恒在下即有然與蠡其人將安所用乎姑舉其一蓋自釀之利一昂而秣者幾十之四秔者僅十之六釀日行而炊日阻農者且病農而莫之制也況得制其末乎吾

故曰雖有然與蠢而無所施者此也

治書總論

夫有地如會稽則地不改闢而教養之政可施矣然地非能以自施也必付之能者曰設官設官不能以露而出政與民之露而處也必付之匠曰作邑自周之有官曰正始以至我　明之有官曰知縣而止其屬凡數十百計悉官之設也自居縣之官曰署始以至衛民之居曰烽堠而止其數凡以九計悉邑之作也斯二者因地以爲治也故統之曰治書

設官論

余讀柳子封建大約謂上古之時起于有爭而就質於是刑政漸以生焉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皆有德者也死必求其子而封之此封建之所由始也信斯言也則縣大夫之設其初且未屬于天子而民自求有德者以聽其治其後既有天子則天子始求諸有德者責其治以加于民然而自始求之外子孫嗣其祖以爲治未必皆之者亦多矣而今

之言制者每每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噫今所設之官類皆天子求諸有德責其治以加於民亦猶古初民自求諸有德以聽其治之類也即有鮮德者亦不猶古初之後其子孫嗣以爲治未必肖其祖之類耶如此則凡鮮德者其爲官之責而非設官之責也亦明矣言制者又烏得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耶

作邑論

邑設之官凡以爲邑也邑不作何以爲邑耶邑之作必作署以居官曰縣之署作屬署以居屬之官曰屬之署作學署以居先師之神若師與徒曰學之署而署之寓者官不隸於邑土隸於邑廢者昔常置官亦置署今省官亦省署故曰寓曰廢疆域以界民城池以衛坊以領城之內里以領城之外市以貿內鎮以貿外津梁以兼濟其內與外郵舍以出命于外入命于內警以候內烽以候外咸邑之所以爲邑故統之曰作邑

戶書總論

計邑口以料民自軍竈至僧道其類十有七其數六

萬有奇計邑畝以料出自田至漊其類七其數七十萬七千有奇而口之役於其上者二曰銀以顧役曰力以自役今悉用顧役其人五百八十有九其往役之所六十有八畝之賦于其上者二曰本色以便輸近曰折色以便輸遠其目七總會之數米五萬二千六百六十二石有奇鈔九千三百四十五貫八百文有奇而名之貢與諸權之不出於畝水利災祥之不關於賦者不與焉是曰與畝名之貢與諸權上資其養于民亦上所以養乎民者也凡養之義類屬戶作戶書戶書者與地書中之物產則關也而物產出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徑賦論

余聞諸長老云徑賦之法蓋莫善于今之一條鞭矣第慮其不終耳其意大畧謂均平之始行也下諸縣長吏自爲議縣長吏以上方從儉柰何今已獨冒奢之嫌乃忍取其疑于奢者一切裁罷以報而今者每一舉動或承上片檄則往往顧索匣而局脊掌索之吏與輔肆之人且愁見及矣至於顧役之繁且苦若

倉傳者亦往往直不稱勞莫肯應募故長老相與言曰誠使更派數百金于緊邑不過畝費一毫釐不然行且見千百年之大利坐變矣何者圖蠲丁者將乘其隙而陰壞之也始正統間御史朱英創爲十年一役議當時便之今僅百餘年乃更之如反掌志民瘼者慎毋爲畝惜一毫釐使圖蠲者得乘之以變此良法則幸甚矣則幸甚矣

戶口論

夫口與業相停而養始不病養不病而後可以責民之馴令按於籍口六萬二千有奇不丁不籍者奚啻三倍之而一邑之田僅四十餘萬畝富人往往累千至百十等其類而分之止須數千家而盡有四十餘萬之田矣合計依田而食與依他業別產而食者僅可令十萬人不饑耳此外則不沾寸土者尚十餘萬人也然即令不占于富而井分之土亦不足矣烏在其爲不病于養哉既病其養而欲責其馴加於無恒產而有恒心者則可耳而若是者能幾何人哉噫亦窮矣蘇軾有言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

可耕之地而無其人軼之意大約欲革徙饑寒正今口與業相停也嗟乎此豈易言者哉

水利論

夫會稽上承諸流而下迫海其賦入之多寡恒視畜泄之時不故蚘者胃也上流者咽喉也海者尾閭也故咽喉治尾閭節則胃和而精不則不失咽喉尾閭胃之所由以養者也余故志水利於徑後之後俾司牧者知所重云

災異論

夫水利闕於蚘則列之戶可也災異於戶曷闕哉夫六氣調風雨和則年穀物繁而齒育不則年凶物耗而夭札興故災異之闕于戶彌甚于水利也然詳于地而畧于天又何哉曰災之見于天者郡則同也省于天下則同也若其見乎地則于邑尤切矣余故特詳焉噫致災之由殊災之道固有任其責者矣

禮書總論

夫民有養則可教官若師皆教之之人也教之之人與受教之人必各有以風之而教益振故宦跡選舉

人物出焉而若寓賢若貞烈若藝術僊釋皆人物之類也故悉隸於人物志祠祀以追崇其賢有德者也志古跡以不忘其賢有德者也其於人物亦類也而繼之以寺觀何耶寺觀固二氏之賢有德者棲也亦聽其徒以祠祀之賢耳且彼二氏之教與吾聖人之教迭爲消長者也吾用是以徵教故不可得而遺也噫邑而至是亦備矣而總之不外乎教凡教之義類屬禮作禮書禮書者與地中之風俗則開也而風俗因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官師論

官師之表無所取取於邑若校之題名記而表之耳蓋彼之記者遇一官則書曰某遇一師則書曰某不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故此之表者考一官則謹書如記曰某考一師則謹書如記曰某亦不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間有逸于題名而挂于他書者則謹採而書之亦如前之不問其人爲同于題名而已雖然亦間有遇其人之賢而不得不問又拘于傳之例而不敢遽入者則爲稍書數語於

其名之下此爲異于題名云爾

選舉論

選舉不問其人之何如遇名則書與官師同取諸科錄以考與考於題名記者同間有書數語于名之下其例與書數語於官師表之下亦同故不別論

祠祀論

邑之有祠凡以爲年也彼神之關于年者邑既祀之矣若嶽之鎮則該一州禹之功則在九州天子之命祀也而地寓于邑之内故邑亦得書凡以爲贊也彼

鬼之關於贊者邑既祀之矣若祀之創於移墓之祭于其子孫又非有天子之命祀也而思係于邑之公故亦得書于邑厲又非贊又非年也而祀之且書之何邪屈平之歌國殤有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而子産亦曰匹夫匹婦其魂魄猶能依馮於人以爲淫厲夫殤傷也厲沴也矧飽餒于幽澤枯之義也豈直年焉已哉

古蹟論

贊人隱士之所寓澤繫而風流能使過者興感而聞

者思齊載記者挾幽拾落累冊而書之則又何惟焉至若追道上世遐引耿惟而古之蹟也不以荒乎雖然長人之骨肅慎之矢孔子所不廢于博聞者也何使適晉者不能述黃熊又不知實沈臺駘之所在則又何以能重鄭故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非專取於詩矣

明會稽 徐渭文長著
陶望齡周望校
謝伯美開美
商濬景哲
陳汝元起侯同校

策

問韓信破趙用背水陣其言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 又曰信非得素拊循士

大夫驅士人而戰　其勢必當百之死地　使
人人自爲戰寧之生地則走何前日石墩之
戰兵以臨水而大敗近日柯亭之戰兵登岸
即舍舟以堅其死又敗將以爲不置之死地
耶則既以置之死地矣將以爲信之兵練習
嚴法而今日之兵不練習嚴法耶則信又謂
驅市人而使之矣用法同而勝敗異其故何
也

渭謹按韓信傳及高帝紀二年漢兵敗睢水上漢王
依周呂收士卒至三年遂使信下井陘擊趙故當其
令裨將傳餐云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則
信所謂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使戰也誠然
矣然卒以背水而勝者何也蓋信之軍非取於陣之
背水而已也觀其誡輕騎拔趙幟而立漢幟也則亦
必誡水上之軍以戰將佯北之故矣於是水上軍知
信之敗也爲詐而陰禹取勝之計見幟之立也果真
而益信取勝之驗矣如舟人已逆睹安流之在前縣
水激湍祇尋丈耳致死命　尋丈則坐享其安流人

孰不竭力以爲之哉而況　背水先陣而趙兵後逐先陣則知水之爲險也已熟而致死之心牢後逐則吾之待擊也豫而應敵之氣暇是以畏水勝於畏敵而敵不之知方以爲畏敵勝於畏水也而欲擠之使入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方其走也戰壁之兵與水上相合既協力而有恃而大將所在士又不得不周旋於其間以是數者爲而不勝今柯亭之戰也則不然賊已入深地隰澤中則是賊先背水知水之爲險也熟而致死之心牢而我方渡兵後擊又妄意其饑疲而欲以易取夫渡兵後擊則方其舍水登岸意常在於舟船而若有所援是處地不先而待擊不豫也欲以易取而突犯其難則倉卒而無所措是處地不先而應敵之氣不暇也是以畏敵勝於畏水而將不之知方且以爲畏水勝於畏敵也而欲劫之使進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當其四面進攻一面近賊之營而三面獨遠既不能參互犄齊乃使近賊者一面獨先受敵矣欲三面之不走也得乎兵法曰行列未定可擊涉水半渡可擊今不知賊之爲背水於其先

而徒欲使我兵爲背水於其後使得迎而碎之是以兵法之可擊者授之賊矣豈特無拔幟佯北之約試效於前以安衆心而已耶以是數者曷爲而不敗夫兵不能因於敵人之變而徒執已試之法此猶錄古之一方而欲以療今之百病至於殺人乃卒疑於其方亦不智甚矣且不見夫暮乎徒曰間一而食者砲石也彼已間其一而待矣而此復間其一而乘焉其可乎此泥於間一之說而不知着之有先後也賊之深入也陷澤也非信而信也我之後逐也欲以易取也非趙而趙也某愚不敏以爲用法同而勝敗異者此也

問通窮舉墜治理攸先今紹興公帑虛矣何以實之閭閻困矣何以甦之武備弛矣何以振之戎心啓矣何以弭之諸士子目擊時艱籌之必熟且悉矣幸明以教我 府季考題

頃者執事有見於紹興公帑之虛閭閻之困武備之弛戎心之啓而親以策諸生意盛心也生愚不敏以爲必公帑虛而後閭閻困武備弛而後戎心啓此一

病而兩痛也生愚不敏又以爲公帑虛閭闔困戎心啓又由於武備之弛惟武備弛而後盜賊充斥若今海邊群醜歷歲月而無授首之期於是爲分布之計養主客之兵造水陸攻戰城郭之具招帷幕之客集賞賜之物則不得不取諸公帑而後公帑虛公帑既虛則不得不取諸閭闔而後閭闔困閭闔既困則饑寒轉徙憂愁無聊而後戎心啓然則三者之弊由於武備之弛亦甚明矣而惜乎執事未之首及也愚請先武備之陳而後及於三者之弊執事試垂聽焉蓋

自武職不道軍伍虛講求圖新非歲月可計後世用兵不得不募民而授甲矣姑以吾浙言之東起定海北接金山召募分布之兵不下數萬主副偏裨鈐閣之間游談之客趨走之夫費且無論也而是數萬者日給與銀三分則是大約日費千五百矣今且一年有奇矣費且踰六十萬矣兵甲器械舟艘賞賜與夫城郭之用不在其中而是數萬者閒其無事則剽掠村市魚肉良民至擁民之室家而亂之咋指嘯呼非有他也每用一語之嫌而群相讎殺格鬬之聲徹

於垂簾之宇將領呵之而弗能止也最甚杖一二人而止耳至其驅而之賊也不十里而呀然汗矣鋒未交而先期於走手足戰栗即兵刃已墮於地矣敵之弗能禁也而況於令之乎偶幸而一小勝焉篡取虜首奪人之功冒人之賞主者姑息又從而調停之夫平居至驕悍也臨敵至無濟也冒功賞至黠詐也而主者曾不知懲創而改絃張起而思善其後兵法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辟如

驕子不可用也聞之令之叅將獨有一二知兵者耳而猶牽於文法而不得展其能其他武官以及文吏諸所統領類無一人知兵者堛然一木偶耳徒以勢分奉養驕蹇自居曾無父子家人饑寒甘苦之意嬰兒愛子之情固習知兵之不爲吾使也至於平居而驕悍臨敵而遁走或勝焉而爭功曾不能加一刃於違命之頸無恠也賊或數十而擁以數千之衆是數千者類所謂無濟而善走者也彼且乘我之走殺每大半乃不罪已之走而徒爲賊張大曰彼能飛行者

也至問勝兵則又曰賊無能爲亦令我兵曾與之鬬耶夫不知吾卒之弱而徒諉曰賊之强此何道也兵法曰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擊勝之半也今若此其爲知吾卒耶其爲知敵耶幕府命將則假以旗牌授之生殺而令沿海防守之地接境而是賊徒瞬息登岸倉卒遣兵官驅率而就道了無斷斬之權豈督府命將爲戰而此不爲戰耶命將者逃沮則宜誅殺而此不宜誅殺耶士不引而去也亦愚矣調發諸道之兵經日月而後至既已示賊以必死而使得精專其計幷一其心至而不爲假休示緩之計聲東擊西銜枚竊發之圖而乃盛其鼓吹犒賞啓行之節其決戰之日生愚遠在百里之外猶得而前聞之重兵一聚有合無分勝則無出奇覆截之繼是以常不大勝敗則無首尾連接之援是以常大敗夫賊舍水登陸經涉春龜奔走刼掠兒嗜子女其師非不老也力非不疲也氣非不惰也欲非不飽也隙非無可乘之時也既不能離間其黨譖迷其何伺其動靜毋其聚

散牽其出入散其脅從示以活而陷其死疲其奔命備衛而使之自潰乃至紛紛召外兵矣而且明示以舉動遲鈍其戰法如此也是何異於兩人之爭其一人攘臂脫幘呼號其子弟盡擁於肘腋之下而使之不得展彼一人者必有以破之矣兵法曰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又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而數者皆反之此何爲者也夫以數千烏合分寇之盜出無援而入無穴蠢愚之夫而猶狙之計也至動兩省之兵糧召四方之戰卒持以數年之久殺傷士吏墮壞名城

妨廢耕織而提數萬之重任者乃因循沮縮牽制而踵襲如此假使處戰國楚漢之際遇孫吳韓彭之流將不與之角奇正而決雌雄耶噫可悲也故生愚以爲今日之計幕府誠能破壞其常格優其禮貌而多其訊訪搜拔一二識大體者與之熟計其事益召至智計勇敢減損前所募兵十分之九悉其精銳付之統領益倍其衣糧同其甘苦熟其技藝共其死生乃始分置部曲使自伍長以至領哨以次得相誅斬不待赴敵之會而平居遠犯輒梟縣以徇不待命將之

重而防守所在俾得援此例而行之至於戰還之日忽多召至其人問以某日某戰某人功罪分閉院廡令各以次應對信其同然而畧其獨異參諸冊書取其尤詐僞者幷記吏而刑之重罰其家以優死亡之後至於用兵務令乘間待時掩其不備誤以多方多其奇伏循環無窮使戰勝而不復萬一偶有違犯僇勿後時勿以貴而得原勿以才而得贖勿以衆而得幷是吾雖有一挫而永無再敗也是士無喪劒之沮而幷有休息之期也縱未即休而既十去其九則養

兵費少而亦不至於重困澄汰既精則臨事無怯懦之夫以倡勇敢之氣而人皆死鬬且供給可倍而恩信易孚禁令易明而意指易曉此簡兵之所以爲上算而愚首發之也而何當事者之甘其煩且難焉至此也冗兵既除供費既寡則如今之賦海防於丁田貸米銀於富室報大戶於坊里徵守堞於沿門可省也而閭閻何有於困閭閻既無困矣則人將安居樂業厭兵甲而懲死喪富者保其積而貧者重其生雖有一二驕悍捽而殺之一獄吏之職耳而戕心何自

而啓耶雖然此非執事之任也執事可言也不可得而行也計執事之所可行者今府城召養閒懦之兵至以千計而居戰二弊大約亦與前等一聞小警髡首者七八輩耳又散走者也尚在數十里之外則徵發坊民築塞城郭至騷擾也夫以剥民之脂血以養千人以爲是戰守之用也而今復爾焉亦何藉哉執事其聽愚計但妙選死士三百人請假斷斬之權而優養之厚校閱之精禁令之嚴大約亦與前等然後四分城中之地以爲信界而列營置領分依城之四

隅以居隅各自爲一道星置數舖各有吹號別設邏卒晝夜走望如某隅有警則領長督率先事相機堅守以向于是聲某號達所置舖舖絡繹而達于府府馳往指示一呼吸間耳而府亦別有分號以爲進止調動各隅之約中握百人以爲肘腋分遣之防飛至往來其他閒暇固可坐而理堂事也趙奢有言道遠而險狹辟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夫吾之所領既死命之士加以賊徒每利曠夷散陳取勝使內之於險狹之巷已失長技百姓閉門自守兵不得交獨有

縱火耳畧分餘兵掩救吾恐烟未縷而坐成禽矣如此則雖開門延之縱其竊發亦未爲不可也而乃落落數酋畧見影響遂至調守築門絶往來之道勞村郭之民多呵詰之官使得緣以爲奸恐詐愚樸豈不駭觀聽增訕笑令賊聞之謂易與哉如其不然則籍城市之民慎復其老弱孤貧餘始量分數班更番登守特勞邏伺者數十輩耳而登守之徒晏息如常設疑多誤乘懈趨勞突出死士擊之於外而分布覆伏遂使一甲不遺亦不至於築城預守若今日之勞擾

也然此特大寇薄城之計耳小寇出沒邊地督責走伺之人分遣一隅之卒或覆其來或邀其歸臨其地而碎之矣又何用狼狽若今日哉特此一事必以爲減去士卒單弱不敵而不知前此數萬人望風奔走與無卒同也吾既提同心必死之士握信賞必罰之今是前日之衆者反弱而今日之寡者反强也古人一以當百是以每以衆而擊寡況自有賊以來其聚爲一處未有過三百者耶又必以爲苟用法如此必多殺傷士卒內變將起而外謗旋至而不知正以生

士卒而止謗議也前此法令不信爲賊乘壯數蒙躁躪不知幾千人矣今士皆畏將而易賊轉向莫當是所殺者少所生者多況居常恩信先孚而涕泣割愛人知其不得已也何至起內變而招外謗耶獨有郡城之守謂開門延擊蹈危險而涉迂濶而愚誠以爲此特矯枉過直之論耳設果如此亦無害也何者彼原無僭據之大計者也縱其得計不過殺人也掠貨也速於去也而吾之所以處之皆扼其計而制其死命者也故曰無害也此執事之任也執事可得而行之者也執事儻行之此亦扼一府之武備也實一府之公帑甦一府之閭閻而弭一府之戎心也然執事又有可行者焉如庫役坊里之供給吏胥兵皂之剥詐支收常例之侵漁而愚又不能悉數之也此又不必於公帑之虛而閭閻自困者也豪強富民之兼幷陰賊無賴之橫暴術家訛言之扇惑而愚又不能悉數之也此不必於武備之弛而戎心自啓者也執事可以禁而革之訪其人而悉置之法也愚故曰執事又有可行者此也

代擬策問

問日本諸島正與南直隸山東對海而望而浙江乃在其南春及初夏之交風汛尚北故浙防倍謹若夏末則解嚴矣邇者傳聞閩諜云琉球遣報謂日本夷王連衡他國唐突浙江以快夙昔之讎然琉球又在浙南也乃夷王停泊於南近且入龜久之不發風將轉北何利而爲此且云舳艫十萬則夷甲自當百之夷所不能辦也久住他島餉與百用倚辦於誰此必無之事也夫夷往年零寇浙直極夥者不過二三千人我軍倍往每北當戚帥時義烏兵甚鍊幸勝之今義烏盡歸鄧募矣閩諜云云設果爾則我之徵兵聚餉戰艦火攻之具不百倍於前不可以得志於彼也而數年以來水旱頻仍丁黠溝壑中家不飽徵發何從嚴以驅之內戎先啓使諸先生此而束帶立朝職當今日顛沛亦可委以不知耶幸對

代雲南策問五首

問在昔　高皇帝之討元孽於滇也既定而寇且叛者再凡四舉而始得盡臣其人郡縣其地　列聖承

之在正統間則有孟養之變麓川之變在嘉靖間則有元江之變武定之變未及三十年邇復有緬甸之變矣夫以　高皇之威靈神武取中原如拉朽而奄奄胡孽顧隨服而隨叛此猶可委曰跖犬不忘吠堯蟭螟盲蠱不知有車轍耳乃至自我　成祖繼統諸宗迭興庶幾華夷覆載無間迨我　今上聖明其於懷柔遐裔之德不特媲美　祖宗抑亦迥邁千古赤子黔黎襁褓椎結而彼乃飽乳嚙膚襲頑未已語云驕子誇母此漸不可長也意者在滇諸司當無事時或有取侮之隙及有事時亦鮮禦侮之才又遠在萬里外未及稟受我　列聖廟算如　高皇時歟不然何文德同而武功之效異也

問兵法有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又曰交地吾將謹其守又曰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由此言之交地者不可不預計者也雲南在貴州西九驛僅一線路通行旅耳自雲南而北以何中州必假道於貴萬一有鳴吠之梗則懸隔不得通雖間道有二並犬牙於川久而榛迷交地泯矣生輩生長其鄉傳

之故老豈盡無聞率舉以相告從滇池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府從武定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衛問自結繩以後至三王五帝三王之書學者窮年不能析其精詮徒讀其文可計月而了也豈周公時作禮樂諸經初不甚繁秦燔之而漢儒得爭以僞售故禮書即有四種況燕其他即徒讀亦窮年不可了矣後之以科條舉者在漢時稱明經不及史唐則惟三史而已故讀者亦尚易精至於今史之多奚啻百倍而六部等曹之職掌紛如蝨毛科場五策乃盡以責對於諸經生不特對者拾括以對而問者亦未免拾括以問是彼我並棄實而矜華也雖多亦奚以爲今欲於諸生從五經中人占一經如故而於六部諸職掌中人自量習其所優亦各止占一事自始仕至上卿不改以他如監之習天文者然苟在德學高等可備凝丞則另爲一科以儲館閣之養愚欲有之言而未決也故與諸子商之

問今之吏每授必以遠方者自大使者而下即握符控方面等往往必參之以任子即未盡然盡然之者

不少矣而雲貴爲甚其他秩五六及秩所未收者非
賚以輸而得則老而貢以得及名法輩有所仗而很
以得者也上之人既以遠而付治於此輩此輩亦以
遠以睥睨苟且陰報於上之人以故吏矩益壞而民
亦日益不堪其在高甲雋才往往欲試利器甘盤錯
易險阻叱羊觸者顧以駢任腹腴臥而了治爲閑其
所長不得盡恒若鬱鬱而栖是者未易改故常來怨
怒也余思有以兩全之十得二三矣諸子幸助其所
不及

問禹惡在旨酒好在善言非事也心也湯之執中立
賢與文之視民望道武之不泄不忘並非事也心也
至周公子輿氏乃始約此四心爲四事縱如其言爲
四事而已耳何所不合而乃日夜以思耶囘之問爲
邦夫子告以王者之事樂至韶舞姑未論至曰殷輅
周冕則輿人輸人司服者各營之司空春官一小臣
各掌之天子與諸臣隨事隨分各服之乘之已耳乃
夏時猶今告朔一歲書也之三者何用特舉以爲王
佐者告耶諸生儻亦有疑而思思而得得而幸釋我

之疑者乎謹拭目以俟

徐文長三集卷之十九

明會稽 徐渭文長著
陶望齡周望校
謝伯美開美
商濬景哲
陳汝元起侯同校

序

奉贈師季先生序

嘉靖甲寅先生始周七十適遠遊同門某等謂長侍

者或有所見聞于師則使渭敘言以祝于家渭亦長侍耳何見聞哉先生論學本新建宗講良知者盈海内人人得而聞也後生者起不以良知無不知而以所知無不良或有雜于見起隨便之心而緊以爲天則先生則作龍惕書大約論佛子以水鏡喻心聖人以龍德象乾龍體警惕天命健行君子戒懼是以惟聖學爲精察于欲與理若水鑑無主宰任物形使人習懶偷安或放肆而不可收拾移書江西之鄒聶及吾鄉錢王諸老先生再三反而不置于是學者則見

以爲依據而諸老先生亦取之以精其說而其說遂明新建宗謂俗儒析經言語支離以爲理障人人得而聞也後生者起不知支離者之心足以障理而謂經之理足以障心或有特爲棄蔑典訓自以獨往來于一真其拘陋者溺聾聞視附會潰爛之談輒擅手不敢出一語先生則取六經獨以其心之所得以一路竟往其與而悉摧破之又上自隆古下迨今日帝王聖賢諸儒理氣經術德政工夫實踐以至異端佛老百家技術之流莫不窮極邪正辨其指歸言數十

萬于是諸老方且廢食于言語之戒而學者亦駭于破舊之新獨武晉唐先生游會稽時取一經去答書稱先生決古人未決之疑而開今人不敢開之口以爲世未之有以渭所見聞凡若此豈諸子之所不見不聞者哉即使舉是見聞也又何以爲祝蓋聞之昔之師有畫龍者以其法傳之人人畫之肖衆以爲是即師也又有畫成而遺其睛閱數年點之而龍遂飛去此何說耶畫龍之精神不傳于人則傳于紙上固無窮也先生結髮問學其仕于內外升況者餘二十年歷南北閩楚江廣之間而始老于家門士隨處而蒲而諸嗣中或才有志傳之而肖者豈無其人耶縱無其人則著述之精既已若此矣豈非闕其睛而有待者耶然則先生之精神不在于人則在于紙上之言語其爲壽有窮乎夫聞見不足爲先生祝而求之聞見之精者以祝先生先生其謂我何雖然世謂有德者壽先生固敏決坦爽居家臨政置心人人腹中遇大事膽魄益張乃善容人之短及經綸古今真王佐才也此非德耶然又謂濶遠未必盡應至其前年

涉淮泗窮漕河百泉膠水之利害拜孔孟董劉之遺辯滕薛邾莒諸列國春秋所載道里之謬遂上太山憩日觀蓋徘徊而始去去年泛長江由金焦以縱觀高皇帝之所經畧而今夏則又出武夷其所登涉蓋少壯者所不能然則不求于聞見之精而先生之壽其又有窮乎

贈余醫師序

世之術無一不僞者而醫爲甚醫中之術無一不僞者而瘍爲甚凡醫有二疾與瘍而已疾醫之僞猶知揣脉候之影響時損益于方書以嘗試而幸中之至于瘍則不復有所謂脉與候而庸夫窮子目不識一字之人方且口授而心記擷草木齊膏液施金石僦數廛之居置榜而標之以一切之技而投于人身無窮之變往往至于殺人而不可救故言醫之僞者必曰瘍而瘍之驗者亦絕無聞以予所讀靈樞經癰疽論中乃至于審血氣調虛實辨營衛其經紀合于天地日月之度數而極其所敗乃自筋骨肌肉經脉以至于五臟其理與諸篇所以訓疾醫者不少殊異然

則所謂僞者豈瘍之道端使然哉予鄉有余先生者工是業有奇驗每諸瘍師所不能治者乃始求于先生先生爲一治輙起名遂遍城市間至是復愈予友柳君母於諸瘍師之後顧以柳君文學士不責報而柳君知先生家鄉之柯亭橋在其南而號南橋也聚諸文人詠南橋詩贈焉而委序于予予遂得述經所論癰疽之理而因知先生非世之所謂瘍者也

送章君世植序

吾鄉沈先生鍊故錦衣經歷以言事今徙保安爲布衣者其始爲諸生時即以文才爲時輩所推重凌厲崛奇深造遠覽橫逸不可制縛而吾世植君旣與沈爲好友獨取一管毫之力以斫其陣而角其鋒與之齊名一時人稱沈必曰君沈一舉于鄉再舉于廷三仕于縣一言事于朝聲名滿天下而君獨以窮且老猶抱其一經負笈走東西數百里道以坐人家塾中一丈之席而不可必得豈造物者故同其才而獨異其命耶渭惑焉渭旣辱君之教而窮于時亦久矣故于君建平授經之行序一言于諸贈詩之首乃若渭

之窮則理之宜而非所惑者也

送沈公序

凡盜賊之興其大者聚傑黠探丸斫吏以毒害一方小則有里巷任俠之徒搤手報怨椎埋批擊以魚肉其鄉井然是習多在燕趙秦晉間而吾越之所以謂者特扶門攫市開縢倒匣之流耳數年以來瀕海頑民引島夷入寇蹂躪糜爛文武大吏伏節而出者以十數發兵誅斬之不可盡而里巷任俠遂亦萌芽其間方且群聚應募待立鈐閣隱然有不可言之憂則所謂盜賊大若小者始無異於燕趙秦晉之間矣今年春宛平沈公始以才高旬大名改判吾府職水利兼治盜賊不旬日移攝餘姚既一日手數十檄治攻具身督士卒以退附城之夷寇而餘故多士宦人迫之則敗寬之則撓者獨相與共敬愛公至據案剖文書敏捷若神奸豪攝不敢發其在今時盜賊如渭前所言者方重有賴于公而公顧以父中書公喪去矣渭始以古文詞辱公一召見于庭謬相許于是渭表第祝子某公所延以師其子者來委渭序言于諸士

人之首故渭因有感于時事而慨公之不可留也

胡公文集序　柏泉公

渭讀昌黎與馮宿論文書謂已所爲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小稱意人小悋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悋之至于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小慚者人以爲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爲大好蓋始而疑其言其後渭頗學爲古文詞亦輒稍應事則見其書于手者類不出于其心蓋所謂人以爲好而已慚之者時有焉復歸罪于身之徵而勢不可直然考昌黎與馮宿論文時亦既取科第爲官人矣文之難人知之而應俗之文之難人其知之哉往渭冠時得見今右布政使胡公邊事蹙于師季長沙公所蓋讀之累日夜即仰而嘆曰是古兆錯趙充國之流歟恨不得一見其人盡讀其平生所作而併窺其所謂應俗者後十八年公自家起爲浙江按察使按察使持憲尊官也渭雖欲見不敢而公固偶見渭所爲文于師所賞之今渭來見乃得盡讀其平生所作而應俗者固十居六七大率皆秦漢名家所爲文而其隨事與人而各賦

之直不傷時而婉不失已求昌黎之所慚而人以爲好者蓋寡矣渭更仰而嘆曰有德者之言固如此夫蓋渭始謁公時親見公束帶階迎同食飲從容談說退必導于其衙之門若不知渭爲一賤士身爲鉅公以臨之者而其所操持則固有千萬人必往之意以形于文爲婉與直皆其理宜也胡所撓于心而慚一日師謂渭曰公嘗與余言似欲子叙其集渭曰是小子之志也請不獲其敢以辭乃謹因論文而發其志如此

葉子肅詩序

人有學爲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爲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爲之衡哉今之爲詩者何以異於是不出于已之所自得而徒竊于人之所嘗言曰其篇是某體某篇則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省而已不免于爲之爲人言矣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其情坦以直故語無晦其情散以博故語無拘其情多喜而少憂故語雖苦而能遣其情好高而耻下故語雖儉

而實豐蓋所謂出于已之所自得而不竊于人之所嘗言者也就其所自得以論其所自鳴規其微瘕而約于至純此則渭之所獻于子肅者也若曰某篇不似某體某句不似某人是爲知子肅者哉

送李子遂序

李君將歸建陽諸同門及渭既以詩送之請于師長沙公爲之序而復命渭言于終篇渭嘗數與君談于禹蹟寺中君爲予論學誠僞及王伯之辨至以宋之稱大儒者以爲其言似堯舜而其行則有管仲之所不爲漢之稱王佐者人皆許之而已則必知其爲覇之餘習其語甚嚴而理扣其所以摘而對之蹙如也至論蒯通讀樂毅傳輒泣下事又以爲通有毅之才志通欲鼎分王韓信若毅欲大燕通以信不聽而沮亦若毅以惠王不悅而奔友若憫通之掩抑不信而怨之責者其論古人物甚多然大約如此至論今世人名一時者皆薄弗爲也夫以君之高明與其素定之見其于古之稱大儒王佐者皆有以持其衡使人骨爽而耳快顧獨怨一掉舌士豈不以言王而行伯

者固不若行伯而言亦伯者之不欺罔人耶此君之所以論學誠僞也亦渭之素有是意而不敢言者也君真壯男子哉宜其薄時人不爲也雖然古之人遠矣君之評設偶有不中焉懼其無以自明也今之人尚在也君之評縱無所不中焉適足以自累矣渭知君之學必爲誠而不爲僞其事業必爲王而不爲伯且欲君必求之微而毋發之顯長沙公既已導其源疏其流而渭復敢抱一石以預防其糈米之罅者蓋欲竊附于責吾之道耳他人誦此將有以渭言或氐之或昂之君定知其不爾也

四書繪序

嘉靖辛亥余讀書于錢塘之馬腦山寺寺西近岳鄂王祠兩廡壁畫王出處及征討撫降事人馬弓旌馳鶩伏匿之勢行營按壘扣首呼歡相問訊之狀顏色丹青能顯其跡畫不能顯輒復畧書表叙比之尋史冊中語似更明暢且動人其後讀內經氣穴等篇藏俞府俞之類及諸經絡皆三百六十有五扣其所在雖百註解不了也行市中買明堂圖四長縈爲脉圓

孔爲穴脉穴名字就記其傍關鍵貫穿何所不了一覽而得焉四書中語言聖賢之精意也全體似人身有脉絡孔穴隱藏引帶不出字句而傳註講章轉相纏說未免牀上壘床乃感前事始用五色筆繪之即其本文統極章段字句凡輕重緩急或相印之處各有點抹圈鈎旣以色爲號復造形相別色以應色形以應形形色所不能加乃始隱括數語脉穴之理自謂庶幾燦然矣繪之與解均屬筌蹄但其異處雖渭序中不能自表也學士君子觀其繪書幸有以相教

然渭所作繪之意率感于明堂圖

詩說序代

予嘗閱孟德所解孫子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之所談說者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隨其平日之所說解而以施之於戰爭營守之間其功反出孫子上以知先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正爲之解其要在於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已用吾心之所通以求書之所未通雖未盡釋也辟諸痒者指摩以爲搔未爲不濟也用吾心之所未通

以必求書之通雖盡釋也辟諸痺者指搔以爲搔未爲濟也夫詩多至三百篇孔子約其旨乃曰興而已矣曰思無邪而已矣此則未嘗解之也而其所以寓勸戒使人感善端而懲逸志者自藹然溢於言外至於所解見於魯論鄒書者有若淇澳蒸民裁數語耳他若棠棣志懷也而以警遺巧笑美質也而以訂禮雄雉思君子也而以激門人之進善是皆非正解者矣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順凡四十卷吾取而讀之其大槩實有得於是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於經而不泥于舊聞是以其爲說也卓而專其成書也勇而敢雖古詩人與吾相去數千載之上諸家所註無慮數十百計未可以必知其彼之盡非而吾之盡是至論取吾心之通以適於用深有得於孔氏之遺者先生一人而已夫以孟德與衛公摘其所述兵家者流耳有濟于用而吾猶然取之矧是書也詎邪說正人心上發先儒所未明下有裨于後學者哉吾讀之解順焉因爲之刻刻成而請序遂序之若其剔隱伏刺缺漏按駁禁持胥捐而賢擢之雖善避者無所

逃如子唐子所謂古經師不及者多散見於諸所著述不獨是書已也

送諸先生序 代

高皇帝提劒起淮泗群雄陳友諒始弒徐壽輝據蘄其後

帝親以舟師攻舒城江蘄興國戰鄱陽友諒敗死遂定武昌乃始分兵以次取吳越定中原北逐胡而有天下由此觀之其首事勞苦多在蘄黃間蘄散無藩封

昭皇帝第六子 憲王正統間始遷自建昌諸王府故亦無教授始增有之人言教授之設無他務惟取授世子與王子諸貴人書冊墨分章句而已夫教授始固以稽首謁諸貴人至授書則南向坐而諸貴人顧侍立側耳以聽一如民間師弟子然其禮數若是其重者果專于授書而已乎抑在于假徵權使得盡輔導施教誨以佐麟趾光明德也今

天子聖神恭默修身齊家諸貴人既仁厚夙成無所事教導即不幸偶有闕焉教授者進而前曰爾祖

高皇帝之功德遠在蘄城之外　昭皇帝之垂休與憲王之創始者近在蘄城之中一舉目而睹一舉足而加也殿下其可以不敬若是能不感其孝與其思以益成其德乎上海諸先生始以治毛氏詩得歲貢授學官歷教餘姚山陰兩學官生徒千餘人有效驗遂移教授荆府而其爲人和異與語言有落發予視縣久知其人實可佐諸貴人使成德者先生到官畢謁濡丹墨進立諸貴人將遂授書而已乎抑語以蘄黃之事創業之由以感其孝而興思也乃先生則必有辨矣

贈某衛使序代

紹興衛一伍凡五十五有百戶所凡五所有千戶法一伍軍百十三衛統五千六百貼守大嵩川山二所者歲五百領漕艦者凡幾巡鹽與捕者凡幾其他在營名操軍無事則扞城池有事則備戰鬬乃以指揮專之名管操管操者每院御史考必得材識精騎射乃與聞紹興士人言往校軍時管操者候霜下入亭坐壇址介冑而列者尚千有餘人控弦鳴鏑持弓盾

執旌旗各不下百人數年以來每校軍落落若曉星可數射者不十耦已唱名報罷左右旌旗之下繞足備鐃鼓之士而已及問其故則伍之爲過也伍之官誠亦有勵材節慎操持者即不爲二者而自鐃足畏法度者則已他若有不自樹立者亡廉節縱侈放爲沉湎之行至有不備裘馬制鞬櫜而終其官者則朘剥其所部乃巧持其不便利漕者或使之匠利匠者或使之鹽與捕或不匠不鹽不捕而調使守他所部者久不能給則逃正月逃則或記曰五月五月逃則

或記曰十月非恤部而援其勾者也謂可代襲其糧也又新遣者至則亦冒其糧半年而後給或遣者富戀家室則賣使去而益盡射其糧今上司于此事則又爲鄰里保勘之法文移或再三上下逾半年并計前所冒者期軍無一年之糧以爲常矣夫欲朘剥其部乃持其不便久不能給而致之逃既逃而又冒其糧也并新遣者賣使去而無不然也則伍之官軍在亦利軍不在亦利也在者有糧然亦各有差不得息逃者無差亦無糧至于冒新遣者糧則有差又無糧

也則伍之軍在亦不利不在亦不利也與其在亦不利寧不在亦不利是以逃者日益多而不可塞也伍之法先漕者貼守者與巡鹽者捕者諸差餘乃入操則今操者之寡乃諸差者占之也諸差占之而操者寡則各伍之軍俱寡者之所致也各伍之軍俱寡則各伍之官剥之持之冐之射之者之所致也各伍之官統于伍所伍所之官統于一管操管操者將使無事則扞城池有事則備戰鬬者胡可以苟且爲也是故管操者正巳率物則無顧忌無顧忌則教可行而

法可施則能使伍之官不剥不持而不致其逃即逃則不思冐射糧而勾必速如是而後各伍之軍聚各伍之軍聚而後操者聚操者聚而後可施教可施教而後可用之于有事無事也衛使某君以材識騎射中武鄉試爲御史王公所考授以操事其爲人也又吾所謂正巳而率物者王公復命且行移記奬之謂其有器識閑武畧夫器以言其任也識以言其曉達而預防之也武畧以言其能謀軍事也將謀軍事舍達是數者何以哉達是數者舍任之又何以哉噫今

日之任誠莫有急於操者矣

送通府王公序代

外物苟有所動其中非必慕聲利而悅榮華然後爲吾心之累雖玩清游曠處高明而御文采亦吾心之累也今夫建寧非清曠之所高明之奧而文采之區乎其名山巨溪則有武夷九曲列僊之所宅而風人之所寶也其大賢鴻儒則有朱蔡游胡魏真之葦其他支裔不可勝數瀟洛所不敢輕而關汾所不能窺也其圖籍書記輻輳錯出坊市以千計富家大賈所不能聚而敏記捷視之人窮年累月所不能遍也故凡官建寧者清心怡神則必入武夷九曲訪古問道則必尋朱蔡諸賢之里而拜揖徘徊于其間至于觀覽者亦必求之于建陽之肆盈篋笥而後已以爲是清曠且高明而文采與聲利榮華遠也回視其中能脫然無所動乎吾未之知矣余同僚通判上海王君少年起進士歷工部郎中知貴林府以忤貴人改今職頃之遷建寧同知將別予以赴予惟世之左遷者不戚然憂必矯焉以喜其遷而就職也不傲然其上

下則必過爲斂抑强笑語以和人而君之處此也若雲之行空雲自來去而空無所碍視吾之所謂有所動于其中者何如耶今之官建寧也往游武夷問朱蔡之遺購書記于肆以備覽觀將必異于昔之官建寧者矣

又代

府之同知大率以佐其府事然府中其他諸司各有所專掌而遂以軍伍之寄歸諸同知今天下衛所諸伍之中凡關木索執文書與兵卒甫至者富人戀家室則自進其買閒而無得速去其貧若乏在伍者官乃巧投其不便之役欲使以買已而日久漸困不勝其求輒相率引去于是軍始有逃者又故鄉門戶多蕃大而伍之祖孫或了然不相繼則又以關告大抵一衛之中逃與關常八九而存者無二三同知者寬大則私其民曰諸逃者是伍之官敺之也曰諸關者安土樂業胡一旦而轉徙于千萬里之外也于是爲之吝恤掩護于勾攝之中剛斷則詳其軍曰逸者攝矣或未攝者容可訪而繫也關者勾矣或未勾者容

可偕而按核之也于是爲之搜羅連引于勾攝之外夫私其民民未見顯然蒙其惠也而軍之耗則歸之詳于軍軍亦未見顯然增其壯也而民之病則歸之同知者處此亦難矣上海王先生以名進士歷工部郎大夫奉　命董填榷商于山東江浙之間其後膺入又與諸司監督甲胄戰鬬之器稱材敏工潔出知桂林竟以違忤判紹興不數月而有建寧同知之命夫其固以同知紹興得侍先生之後者方今四郊多壘額制之軍既凋敝如彼而裨補之法又兩難如此且逃闕于伍尚有盡射其糧而顧募法興費復加倍就使罷顧募勾射糧以盡復其額誠亦未得銳壯可用之材補軍之晝誠不可不講求其善而其愚未有所得也先生寬仁剛斷燕舉廢遺其在中外既以聽聞其廉平今而又幸親見于同署其視事建寧之餘處兩難之際長策遠攬必有以教我耶先生之行府中有詞以贈而予又適署縣事于山陰遂以縣之故事致私情云

送推府王公序代

覇州王先生以進士出推紹興三年抱冊而上上而復來來不踰月又復召爲兵部武選主事兵部固多司武選爲大武選固多事襲替比試爲大大凡襲替之事必稽其祖宗所始遷轉從來迨功過相因事例愈多文書愈積掌者不可了則倚辦于吏吏束人以繁文或活脫而牴牾之較駁其毫毛動逾年歲于是襲者至則先草屩結衣手袖數金望吏門而謁之長跪祈請佯縮其所欲與漸增盈焉不然將好其衣服則所持無有極已又類比試率以馳馬越溝墻發三矢俱中兩人對鎗不避乃爲中否者且遞有減今于溝墻鎗矢中否襲否何如耶官上至都督下迨指揮不問腹心四邊廉靜才賢者或肉生髀至問跨馬而食肉者曾有不朘剥以鬻致者耶其在邊者或敗臧坐機事計無賴率先關通幸虜小人得虜中回者幸其言語不達譯者虛張恐喝謂虜來且無數時急切用人朝上名而夕坐幄矣當今四郊多壘士氣氷解姑治其標莫重于明賞罰吏持其襲替可以明賞耶寬比試于無事濫陞轉起用于有變可以明罰耶先

生三年理郡刑賞訓無所不當威行而恩寓材敏而節堅夫兵刑之大者也班固以是作刑法志而不他著兵乃先生素平刑則何有于兵耶夫襲替比試之奸則先生之專職也往大臣常有言者其經營頗周悉或亦可采而施行其他則事在職方部諸司上贊公卿下自相協和以采長而棄短則先生亦有責也今

朝廷方且重兵故余于先生之行不以送而以告夫亦不忘在郡同事之情也

贈李都使序　代

嘉靖丁卯冬　朝廷既生得海酋直其明年正月遂下令盡誅其夷黨之在岑港者時總兵俞公統舟師職分布謂譬礁門在馬墓港北爲賊必走之路且近巢而險以屬廣東都指揮李公凡數月兵數十交公益易賊每乘夜棹巨舡直抵其巢以申賊多死者賊畏不敢出是路乃始爲火舟者三計焚港以走公知亦取數舟置兩竿于其首象齒列乃別出小艇以矢石擊其載火者而用所置竿逆火舟着壖岸焚殆盡

賊計益窘其後援者至自日本欲從馬墓入岑港公分二哨且守且擊之俘若溺者率相等賊竟不得入遁走舟別嶼中其在岑港者快快走柯梅狐蹲鼠伏者又數閱月幸脫走蓋亦墮壞狼藉甚矣夫夷狄與人雖異性而辨死生明利害懲既往而戒將來一也向使公守馬墓時其智勇或出人下賊饒者不出新者且必入出則愈驕入則愈大若巨魚決破罟任其去留而無一梗之者然則生死孰辨利害孰明又何既往之可懲將來之可戒哉凡人眩小利昧大體至兵則先首功後事機以此律公所得少矣可乎哉適通判吳公與公共事之日久其智與勇若勞苦大約相似比其歸府謀吾言馳贈之且具言公性忠慨廉而有威提戎卒三千人坐百艘中且三年矣無不威且服者始擒滅徐海諸酋暨直等咸頫焉而督府方以水道叅將薦于　朝其功名蓋不可量云

陶宅戰歸序

往昔松江之冦載連歲所擄掠航海而歸其留者尚千人據陶宅繞水十數折阻狹橋懸岸伏深葦以爲

險會澍福與南畿兩開府合吏士二萬人約諸道並入時會稽尉吳君言道險而遠須間道察虛實指地形令人各曉暢乃始逐程逼以進主者不然之兵刻期入果敗遁十日再入又敗猶戰時君獨能令兩健足裸走視賊巢中所望見擁諸兵伏坐屋角上二絳衣者知其草人也始縱擊賊殺六十人斬十二級復以身殿他道之敗兵以出其所部七百人無一死者若其再戰之日則以百餘散走之卒搏勝寇於險以已所乘馬脫兵備副使悉驅其敗卒使前獨瞋目斷後側頸顧而走引虛弓射却其所追賊於是兩府始賞君以百金而恨不早用君之言嗟夫世獨憂無善言耳然或有言而不能用或能用而不察言之是非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冒虛位在下者無實權此事之所以日敝也予嘗追憶季夏時君獨驅遁賊百人陌皐埠澤中其後府中諸公與之持久余短衣混戰士舟中觀形勢知其必敗乃策戰守二事草既具復投諸匣中嘆曰儒哉儒哉獨無耳目人耶往冬王山人挾策叩轅門論柯亭

之勝負如指諸掌無一聽之者其所聽者類皆兒童騃子之見而至瑣極陋之談乃卒取敗而悔矣今事且急府中數召山人與語其不聽山人者固如前而其所聽於他人者又亦如前也於是每拊髀而嘆乃今得聞君之事又拊而嘆曰吳君固縣尉然官也又數搏賊有明效言且不見用王山人未嘗試戰且一布衣耳其見棄復何怪吳君新安之巨家也以吏入粟尉會稽其爲政慈愛敏斷臨財一毫無苟取至其提兵時乃反出其有以與士卒故士樂爲之死而君文多馳射劒槊占星校閱之技數出奇詭之計舍死爲士卒先士又益恃之戰遂有功然雅好結名士居常策馬馳袜首十數過王山人家論時事故山人於其戰歸也謀余言以贈之嗟夫使有善用君者以盡展君之才即封侯何足道哉

沈氏號篇序

吾越有耶溪者帶遶名山號稱佳麗迴洲度渚涇鏡體以長縈散藻澄苔轉風光而輕泛其在前代尤爲巨觀紅渠映隔水之粧紫騮嘶落花之陌鏡湖伊邇

蘭渚非遥嘉會不常良辰難待舟移景轉三春才子之遊日出烟消幾處漁郎之曲古今所記圖牒攸存邇來居士沈君棲真玅致挽慕前修始羈迹于市廛終寄情于魚鳥眷言邗水尤嗜曲涯轉入一天還迴幾折數聲長笛渺滄浪而自如一掉扁舟入荷花而不見意將流傳斯景爰授圖工歌詠其由遍徵文士乃于末簡要予徵言今晨把玩儼遊風景之真他日追陪或頽几筵之末

曲序

海樵君詩篇予都俟已刻于粤南至是從子某又取君所爲曲若干首刻而播于里巷藏其副于息柯亭中目曰息柯餘韻從衆好也業已要予發其意于篇端予雖尚未見全篇也而故嘗與海樵君游則固諗其聲矣辟若好琴瑟然其音無所不具其抒之于思也極其所到怨誹則可以稱小雅好色則可以配國風而其按之于指也遇小雅則聞之者足以怨遇國風則聞之者足以宣而君今已絃解而柱崩矣琴瑟之音杳然雲散風駛而獨留者譜固聞之者之所欲

傾耳而起君於松楸之表者也而烏知其不傳哉語曰睹貌相悅人之情也悅則慕慕則鬱鬱而有所宣則情散而事已無所宣或結而疹否則或潛而必行其幽是故聲之者宣之也故觀茲譜者人將以爲登徒子莫如君余獨以爲反登徒子莫如君獨其聲艷耳空同子稱董子崔張劇當直繼離騷然則艷者固不妨于騷也噫此豈能人人盡道之哉

送王新建赴召序

孔子以聖道師天下其自言于衛進俎豆而斥軍旅他日又曰我戰則克當其時定夾谷會却萊夷墮三都命申句須樂頎敗費戰之驗也周公以聖道相天下所最著者監二代制禮樂郁郁乎文矣然而破斧斨誅管蔡定五十國則亦戰也豈盡文乎孔子歿而稱素王至于今爵上公官郎令博士者相望周公生而封魯始自伯禽終周之祚世世食東土彼兩聖人者若此其盛也然孔子攝司寇桓子尼之周公既受封二叔危之兩聖人者雖云盛矣而其所以尼之者不亦踵相因乎我陽明先生之以聖學倡東南也周

公孔子之道也其後討二王室定南荒爵以伯而食采于新建也則以戰周公孔子郤萊墮都敗費而誅管蔡之功也顧輒被讒停襲者幾四十年至今上聖明感公舊勳久食報始用群公議下詔贈公爵通侯遣使致謚塋祭有加若曰其令某嗣子一人來襲故封爵蓋其事亦大約與周公孔子始尼于桓子二叔而卒後其稱世其祿者同至是先生嗣君當行吾黨晚私淑公學而社于君者若干人來以贈言屬渭渭曰屬者明運浸隆昌求二王室若大奸叛南荒如曩時新建公之所當者不可得已然而塞垣絶徼數萬里之外飲馬于河蠻蟄于洞篝而波帆於海者未盡無也龍陽君既已奮家學茲且珥貂垂玉內而以詩禮之訓廷者佐　明天子致太平外而綰纍纍斗金印於肘以武功靖垣徼若魯申葉之以誓費而攘淮戎者使天下之人稱之曰新建公嗣孔子周公者也而公之嗣子龍陽君則鯉與伯禽也將上以答　明天子之寵命而下以慰先生家廟之靈與國家流美傳萬世茲非吾黨之所深致願於君者哉

贈禮師序

昌黎之文余夙誦好之至其論道則稍疵及攻佛又攻其龐者也余觀其送文暢者謂暢欲聞浮屠之說當就其師而問之不當從吾徒而請從吾徒而請乃羨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而然耳此豈足以攻佛哉大約佛之精有學佛者所不知而吾儒知之吾儒之龐有吾儒自不能全而學佛者反全之者夫所謂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非吾儒之龐者耶不然將學佛者始祝髮而髡之以爲絕父子棄君臣矣既畜髮而冠之擁笏墮珥忽焉長兒女干祿而饕將無所不至謂足以全父子而完君臣踐文物而履事爲之盛耶某師自幼去俗爲僧大善寺中臘若干年衣衣食飯付應以給衲無事于禪講蓋所謂不求佛之精者而心行直平絕去勢利祖其祖而父其父子其子而孫其孫真若俗之倫理然蓋所謂得吾儒之龐者未可以其髡而少之也計臘若年今總之得六十某月日其生也其徒名浩者與余夙爲詩酒交來乞余言以壽余惟佛氏論心諸所證悟即壽

命相者悉掃抹之而其告波斯匿王又引見恒河性以覺之云此身變滅之後乃有不變不滅者存此皆彼教中精微之旨師既無所事事矣而何庸于吾說至吾儒之麄若所謂君臣父子云者則師既以事事矣而又何庸于吾說哉于是合掌作禮而持偈以頌之云爾

童氏族譜序

史稱智果知智伯必敗乃別族爲輔果其後智伯亡而輔存當其時人皆右輔而左智此析姓之效者也又人傳元明間有滑翁壽者爲青城劉誠意基之族滑以基當元末懷雄畧覬覦風雲恐不利而族亦別族爲滑氏居許昌及基佐　高皇定天下爵伯食采當其時人皆左滑而右劉此則析姓之不效者也余讀童氏譜知會稽武勳里之有李氏自唐祖八世孫青澗李氏始歷宋至元有昌二者自武勳贅童嶺之童正郎家慮元季兵亂遂附姓于童余不知李與童其趨避之果效與否然而考其更徙之勤散處之繁與歷世之綿遠則居然著姓矣其從童嶺徙車頭者

則自敏政始其譜始脩于甬與蒙吉而俊者甬之從也爲人樸而雅博好親賢士嘗受業于吾師季長沙公仲子字子微者余因得見之授譜終覽之而委序噫求之當今若吾宗與秦同姓而吳亦出于姬子微甫之季亦出于吳者何可勝道哉使無譜以記之則益湮滅無所考見矣

肖甫詩序

古人之詩本乎情非設以爲之者也是以有詩而無詩人迨於後世則有詩人矣乞詩之目多至不可勝

應而詩之格亦多至不可勝品然其於詩類皆本無是情而設情以爲之夫設情以爲之者其趨在於干詩之名干詩之名其勢必至於襲詩之格而剿其華詞審如是則詩之實亡矣是之謂有詩人而無詩有窮理者起而栝之以爲詞有限而理無窮格之華詞有限而理之生議無窮也于是其所爲詩悉出乎理而主乎議而性暢者其詞亮性鬱者其詞沉理深而議高者人難知理通而議平者人易知夫是兩詩家者均之爲俳然謂彼之有限而此之無窮則無窮者

信乎在此而不在彼也肖甫與吾結髮而同師至十六七而始分又六七年而復合合而復同師也始同師時同學爲干祿文字既而分則同有事於詞家又既而合則同有事於道於是肖甫者爲詩始入理而主議然其性也鑿而其所造之理與所主之議深而高故其爲詩也沉而爲人所難知夫兩詩家者各是其是如聚訟然即使亮而易知猶不相入也況沉而難知乎而余獨私好之某氏善肖甫亦好之將稍出其藏匣者梓以布而試其果投於人否也而謀於余

余故畧道其所以然諺有云鼠不容穴衙蠹數也乃予之評其亦果容於人否耶

玄抄類摘序

書法亡久矣所傳書法鉤玄及字學新書摘抄猶足系之也然文多拙缺散亂字多訛讀之茫然欲假以系猶亡也余故爲分其類去其不要者而稍註其拙正其訛苦無考解者則闕之矣大約書始執筆執則運故次運筆運則書書有法也例則法之條也法則例之槩也故次書法例又次書法書法例書法功之

始也書功則例與法之終也故又次書功功而不已始臻其旨矣故又次書致書思致之極也故又次書思書候思之餘也故又次書候而書丹法微矣附焉書至此可睇其原乎故又次書原書至此然後可以評人也故又次書評而孫氏書譜大約兼之故終以譜

又

自執筆至書功手也自書致至書丹法心也書原目也書評口也心爲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余玩古人書旨云有自蛇鬬若舞劒器若擔夫爭道而得者初不甚解及觀雷大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然後知向所云蛇鬬等非點畫字形乃是運筆知此則孤蓬自振驚沙坐飛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惟壁折路屋漏痕折釵股印印泥錐畫沙乃是點畫形象然非玅於手運亦無從臻此以此知書心手盡之矣

抄代集小序

古人爲文章鮮有代人者蓋能文者非顯則隱顯者

貴求之不得況今其代隱者高得之無由亦安能使之代渭于文不幸若馬耕耳而處于不顯不隱之間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時義以故業舉得官者類不爲古文詞即有爲之者而其所送贈賀啓之禮乃百倍于古其勢不得不取諸代而代者必士之微而非隱者也故于代可以觀人可以考世

幕抄小序

古幕府記室典文之士可指而名者多矣然其文不

槩見即散見千載記亦千百中之一二耳予從少保胡公典文章凡五載記文可百篇今存者半耳其他非病于大諫則必大不工者也噫存者亦諫且不工矣然有說存焉余不能病公人亦或不能病余也此在智者默而得之耳然卒以是咄咄智者固不如是也以此見病其廢乎即論其細者熊安生將謁徐子才和士開乃自稱觸觸而余爲公表啓中數犯忌諱初蓋不覺也意者天其有意于禍予乎不然何迷且畧一至此韓昌黎爲宰相作賀白龜表亦涉諫其諫

迎佛骨則直人不能病余其以此也夫

小集自序

山鷄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每栖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匿叢篁伺其過急斷之少遲忽一回視則金翠光色盡殞此豈其靳惜之意專致通于神故人不能奪其所愛而必還之于既去耶此其于麝麝臍蛇剖珠又稍殊異矣余夙學爲古文詞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辭而百廢往來幕中者五年卒以此無聊

變起闉闍遂下獄諸所戀悉捐矣而猶購錄其餘稿於散亡并所嘗代公若代人者詩若文爲篇者若干蓋所謂死且勿顧奪其所愛而還之于既去于孔雀山鷄何異耶昌黎爲時宰作賀白龜表詞近諂附及諫佛骨則直處地然耳人其可以槩視哉故余不掩其所代于公于人者雖然自妄羽之而復自妄尾之安能保人之必羽之而必尾之耶誠如是則吾之購之錄之也其不見笑于山鷄孔雀也幾希矣

刻沛言序 予自嘉靖辛酉以後文若詩皆爲人所紿者今聊刻之以發一笑其人不

非而自贈
者亦爾

景陵丞婁君檢其翁故所簿沛時覽游唱和諸篇及人所贈翁善于政佩印于他縣奨檄于諸大吏以至父而致休以歸文若詩凡數十百篇其大父御史人所贈者又數十篇將付諸鐫而以書屬予客有在座者曰沛君之治沛必善苟未善即幸得一二言足矣必不能盡買沛人言若此多也然而跡則幾于陳矣且沛簿與沛中天子孰尊簿善治與隆準者提三尺滅暴秦而定天下功孰高今持以付諸梓者侈矣然與大風歌數語孰雄也而今且奚若矣則是集也鐫不鐫可以坐而定也予曰是或不盡然也今夫以糠粃而視天下則典謨亦陳堯與舜亦不得錮其已去之烈誣其夢以爲覺苟用以砥世則非陳無以鑒也陳之爲用猶療之于艾也枳與半也彌陳而彌善也且吏沛者多矣致言之多莫踰婁君者則少言者不知幾何人無言者不知幾何人言而反是者又不知幾何人也以無言準少言以少言準多言以反是者言準是者言不可以爲吏者砥耶苟砥矣雖陳矣鐫

之可也

陸氏譜序

當漢之興也尉佗以鮫鼉之資涎沫島外當其時不有陸賈之賢用數語以下之則南海之波幾于沸及宋之亡也朝廷在樓櫓間矣老婺抱孤子而泣此與纘息者何異哉而秀夫周旋其間一日尚喘則一日尚藥夫國之存亡不可定而定于兩公者則如此余少時嘗渡庾嶺半遊南中即未至厓山然舟轡之迹多兩公履焉之所經也每一思之或問遺踪于故老至說佗及抱帝事未嘗不慨焉以興泫然以淚思起其人而與之語一以解順一以痛哭今來訪天目過富春爲陸邵武君所延醉而宿其廬出其譜乃知君兩公裔也環鹿山而居生者數十家其歿而墓者封亦以十數問其來不過二三世中人耳其繁如此不譜何以今不湮且踈耶予與君言則知君文而有禮如此矣不覽是又安知其能篤于人倫又如此耶因起告之曰夫余昨遊南中追念二公之遺而感之如彼又況親見其子孫若君輩耶且余于兩公路人也

猶感之如彼又況爲其子孫若君輩者耶吾卜之行且見陸氏有人矣誠如是即君不屬余以譜序猶當序之況君果屬予也

李伯子畫冊序

李長君嘗畜畫兩本本數十幅山水人物羽毛果卉靡不收其爲品則畫家所稱精神與逸靡不具蓋皆兩宋與勝國時國手所爲而君自遼入京師所交遊益廣每幅必屬一時能名詩者書之而予亦濫其中至是復以序屬予嘗觀蘇文忠公爲王晉卿作寶繪堂記多陳書與繪不善畜之者頗病人以予觀于雜俎中所載崔伯延每當戰必令僧超用笳吹壯士歌項羽吟然後策馬入陣所向無不捷者如是則冊中之詩固不足以病君矣獨于繪則無聞然魚鳥鵞鸛具載陣法中而決水千仞因地制流又爲孫子形勢篇中至要語凡茲四者蓋即繪家所稱羽毛山水事也審如是寧止于不病君且深有助于君矣夫爭道鬬蛇何預于書聞聲渡水何預于禪而一觸即悟終身樂之不窮矧以君之捷敏而遇茲四物爲助于兵

家者哉誠如是也則君雖作堂以藏之如晉卿令吾輩日指而哦品其間以俟君之一觸而悟亦無不可也

贈吳宣府序

當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隸諸大府者特驕甚偶絳衣襲錦而靴幗幹魁岈多力者三四人入越鄉把劍袖錐目夔夔以睨過市饕則醉飽繫馬俠斜則擁紅紫以嬉如入其家之庖室都不與一錢日既昃知無所怫遂稍侵居人家居人聚譁之則走撞縣門撼丞簿收笞居人猶呶呶睨丞簿丞簿畏得禍不敢動氣與酒益奮尚恣睢街市中不去余方與君罷講稽山下逢之直前視彼四人者嗔曰酸何知敢視我直攫乃巾碎之耳余謂君曰市人足恃也盍扶諸君曰不約易散未可也君歸呼族人于家余歸呼族人于寓得七八輩余曰可矣君曰不約莫任其害未可也約族人曰儕等擊擊其下莫擊其上約市人曰儕等莫擊第喊而聲援遂擊四人者靡不什幾爛擊者逞褫其絳錦與靴四人者裸而號乞命君曰悉還

之稽首悔謝若崩角市者譁而合掌君答而拊曰勞矣稽首稱快若崩角顧謂余曰盍歸乎予曰諾過寓將別君曰未也已令設于寓矣舉爵以揖升若次功級然盡醉而退翼旦丞簿若守並寄謝以言一日予把君手謂曰生平知公操筆而搖顙誠不知用膽與畧乃如是君笑曰使他日試某以兵亦猶是也已而君果仕及今二十有二年乃始爲　明天子提十萬衆守數千里亭障不用其邊幅直用一言以定虜虜六年不敢決檻而哮其朮食也特稍稍然搖尾耳中朝始翕然以君爲長城一時勳名無與比伍余于是益信士磊落奇瑰赫赫奕奕垂後世者不定于素不可以襲于一時若彼武侯淮陰並以數言初見其主之時策天下于几席非君稽山之一闘烏足以倫哉于是君方以貢成晉兵侍又以秩滿膺贈與廕而予適以公招在幕中感舊而贈以言

贈方公序

自丙子迺辛未北虜奉貢市者三年惟時總督方公實臨之上其事于　朝朝議偉公特進太子少保加

廕子一人世錦衣千戶秩賞諸將吏各有差而吾友吳鎮公方以撫役從公後亦因公幸在秩典中思有以效于公也以某在上谷之日久公所創內虜事及所嘗挫虜于威遠若曩在惠潮時所嘗破東夷者類能談之故以書屬而某以不敢辭猶未已也遂言曰夫今之虜其貢與市人見其若此之馴也以爲虜固猶是也而不知其雄黠背驁嫚中國而几肉視其邊陲終　世宗之朝竭猛將謀臣之力而不能禦使非公主威遠老營弘賜之戰于倉卒下車之日留鎮兵不遣爲必揭板升之計于掎角東寇之時有以死諸酋之心而奪其氣則把漢雖附而老酋之聽束也必不若是之堅且謹而公之曩自南而移北也又使非盪洞賊于潮惠殲倭夷于海中有以駭諸酋之聽聞而先其聲則威遠之捷雖烈彼必不以一挫而盡滌其數十年貪殘之習故愚嘗竊爲之說曰人謂方公撫虜者直撫耳而不知公用戰以爲撫威行于北直北耳而不知所以威北者本之南蓋謂此也夫以公之威若彼其震乎世矣人且不得而盡知之也如此

至分宜時諸仕者類以趨而速而公獨逡巡郎署牧守藩臬間殆三十年而後臻此則非有高世之養者果不足以成震世之功又豈人之所能盡知者耶公今已受知　主上重中朝非有將相蕪寄若唐之所以處裴公者不可獨念公創議內欵時自一二元老外舉朝無不危之者而吳公當其時顧以後京儲幸贊一言于　闕下亦人人無不爲吳公危者乃都不知有今日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晏如也士殆謂是矣

贈劉君序

經曰壯方者天地閉藏之域其氣高陵居風寒氷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寒生滿其治宜灸焫今中國邊壯方而居者未聞以乳食惟羌虜中用之然則經所言壯方豈指羌虜而言邪以予所讀漢書當蘇武之引決也衛律趣召醫醫至鑿坎置煴火覆武坎上蹈其背出血武良久乃息由此觀之壯方宜焫明矣然武以決而困非血食也以焫而活又何耶此殆不可曉宣鎮劉君者始棄儒而醫活鎮中及營中人無算

巡撫王公嘗旌其門迨隆慶萬曆間值中國納虜臣許虜以馬市虜騈集鎮中間有仆而呻者不勝楚君徃發囊取蘇荄以一匕納口中虜或起申申立而笑于是虜益德中國曰大師能爲我預置療人令我輩骨不埋異土如是者乂之巡撫吳公以君術高抑有助于柔遠爲請于總督開府得冠帶叅幕周君輩榮之來以言屬予予數從帷中揖劉君見其樸而有禮息停而膚榮必深于醫者也故樂爲之言然虜乳食者也當以燔愈疾而君獨以匕豈即子卿非乳食者也當以匕起決而虜頗以燔服謂其土則療亦隨之耶俟他日更見君幕中當一質之也

園居五記序　名應宇古矜休寧人

古矜先生闢園湖之上扁曰忘鷗遂作堂曰艮背樓曰聽雲亭曰挂笠齋曰枕鋤又作記五篇大約以明忘物我一動靜超視聽而至于形聲至其記亭與齋也則以笠之與鋤雖小器而適于野人之用曰吾用是止矣毋庸外慕爲也書再至令予言予惟天下之事必膠于此也而後求融于彼故言天下之理者必

不足于融而始避其膠故物我有未忘然後有忘動靜有未一然後有一視聽有未超也然後求其所以爲超果忘矣超矣則忘之一之超之之迹且無自而見也其說又何自而生乎惟慕與不慕也亦然以此而病他人可也以此而病老子莊周可乎莊周言數萬老子亦著道德五千言今讀其言于物我動靜視聽之間諄諄爲人告語以終其身蓋無一日而忘忘之一之超之之說也而亦謂其有未忘未一未超也非愚人則娟疾人矣夫以是而病老子莊周既不可以是而病先生其可乎何者先生老子莊周者流也莊周雖放亦老子流也老子非異端其所陳悉上古之道與衰周甚殊異後世學士不深究其旨罔爲異端耳稱孔子者曰聖之時宜其斥老子也然孔子未嘗斥老子非不斥也且尊之故曰老子其猶龍山陰徐某

註參同契序

徐君景休所註參同契存而諸家云亡者以偶不諒古人著述之體故也後儒于書句句而訓之章章而

貼之故經自爲經體而註自爲註體古人則不然其註經也取於明經而已註之之體或不章貼而句訓編而次之人亦無從章析而句分無之作述之手韻調不遠古今相隔考問無由指存爲亡轉傳轉信矣景休之註之湮也坐於是景休之註湮而魏公之經亦泯板景休所以起魏公也諸家言經者欲板景休而不得甚至欲分四言爲經五言爲註是止馮字數以別唱隨遂起吳倫妄裂亞掇如萬手繅絲不勝其亂好古者尚謌又從而謬序以信之註木及還經

且盡失予覺其然乃取廬陵陳氏所註分章上下欠之一日試挈其篇與某篇相印一經一註毋子燦然以遂他篇莫不皆爾辟如陸孫束炬先攻一營遂曉破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旦席卷魏經徐註既餖復明夫長者貴財記分衆子帳籍自別然當其未分不特爲衆子盡餅抑且起衆子支屬妄擬某物當得某房誇示眷戚註未分經亦復如是及至分貲妄擬俱歇註分經定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文義印字曉人亦小補耳若悟真機字乃無隻故分經分註援筆於既

悟之後則可牽文于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搏控糟粕希不見誚斲輪矣阜阜冬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貫心於中開戶支窓參之斗蓬一用寄衝主言始終言終于甘始于十兄若問吾心正兎三雙而鷄十雙

蒼箕中人叙言

贈嚴宗源序

楚鍾儀繫晉軍庫景公見而問之知其爲楚伶使鼓琴樂之余固能琴今以內難縶樂往悲來往往思一鼓而琴不可得日所與伍者十數邏伺卒與數十罪夫漆面而卬鼻如义剎然所對者拲桎絏棰諸械所見者白日走群鼠爭人食所苦者蟣虱移家舘吾破縕而已無一琴以娛而有諸苦以助窘是以非甚故舊足無履斯地者而葑之村有嚴君宗源者於余非有平生也乃偕吾故友任君之叔子某始持一豚蹄飣酒脯食飲吾于其地差不苦而且樂之不欲遽去余異之乃數問某某爲余道宗源少時極聰明書一目不更讀而悉記中直父喪始罷去營家事然其爲人耿錢財重意氣孝母而慈子惡人患難可紀者凡

數事施予不責負者其人爲誰與誰以彼之履若此固宜其慰我於囚而不去我也予聞而思有以紀其人稍章其行故於其再至也書數言以歸之噫魚相煦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今不能江湖也苟相煦以沫不猶愈于已乎

逃禪集序

錢刑部君號八山雲藏公別號也

以其所觀釋氏之道如首楞嚴所云大約謂色身之外皆已色身之內皆物亦無已與物亦無無已與物其道甚閎耶而難名所謂無欲而無無欲者也若吾儒以喜怒哀樂爲情則有欲以中其節爲無過不及則無欲者其旨自不相入而今之詆佛者動以吾儒律之甚至於不究其宗祖之要耶而責諸其髡緇之末流則是據今之高冠務干祿之徒而謂堯舜執中以治天下者教之也其可乎其或有好之者則又陰取其精微之說以自用而陽暴其闕漏以附黨于中正謂佛遺人倫非常道將以變天下爲可憂嗟夫吾儒之所謂常道者非以其有欲而中節者乎今有欲者滿天下而求一人之幾于中節不可得也是其於

常道亦甚難矣況欲求其爲非常之道如佛氏之無欲而無無欲者耶柰之何憂其變天下也凡此者皆稍論其微旨至其神通應現廣大奇恠而不可究詰者姑不論夫已茹葷而强飡霞者以肉食睹川澤之産而不知其海之藏此猶可諉曰各據其所見也彼所謂高冠務干祿之徒其至溷而無比塊然畧無所見者亦顧呢呢於閎眇而難名之道又何爲者耶此雲藏公之所以逃焉而不能已于言也

送山陰李公序

渭前日從道上行望見襜帷而肩輿者有吏士可十許人執殳前導顧緝緝禁弗呵行道者引趾而避以問其人曰此吾山陰令李公也前日爲御史所詆將詣部受改三老弟子詣諸公府再三留之不得雖然公廉平明恕百十年中所一見者即去此何地不可爲獨吾黨百姓其果無徼福于天哉語罷相顧而太息他日渭候師于學宮聞諸士人中語亦然始公涖縣欲盡曉其風土戒妄動蓋默而視者月餘而渭于是時又以公之命往授經于平湖及是始歸而得聞

是語于道計被詆論時公爲政蓋三月耳化行之速與得謗之速果如此其並行而不相悖耶下之曰如此而上之耳如彼何哉凡天下事有幸免于前而不能逃于後者則不幸而偶抑于前亦豈能終掩于其後公聊以此俟之也於是諸士人咸賦詩以贈公行渭姪子駿素德公而意有所不懌也語渭使序渭敢因其陋而遂沒其所聞乎

贈婦翁潘公序

吾鄉近世嫁娶之俗淺薄嫁女者以富厚相高歸之日擔負舟載絡繹于水陸之途繡袱冒箱箠如鱗往往傾竭其家而有女者益始自矜高閉門拱手以要重聘取一第若被一命有女雖在襁褓則受富家子聘多至五七百金中家半之下此者人輕之談多不及也相率以爲常吾婦翁當庚子時以名法給事錦衣敘官王陽江縣簿時與外兄童君尚俱在京師外兄偶爲翁道某曰吾姑母夫徐夔州者有少子九歲能爲舉子文十二三賦雪詞十六擬楊雄解嘲作釋毀翁曰其人婚否外兄曰未也是歲翁來家乃遂以

長女見許而聲其某某釵珥之禮畧具而已其後乙巳其以卜居爲豪無賴所詿誤家殆盡居一年復有幃幕之變其遂辭翁居東城然翁以前二事爲某營治髮幾爲白而所費金反蒲中家聘女之數時某益無聊甚而未聞理道素矯抗爲不情之廉當辭而就東城之居也固辭翁不持一物以行又避干求多簡其形迹至是人始有言于翁者曰凡人擇子壻不爲利則爲名不爲名則亦多其寒温虚禮今君之以女與人也上之既無利與名乃并其虚禮而亦不得耶翁曰君所謂利吾所不道也所謂名將謂其屢薦而輒棄也誠其問學解弛當以爲憂至于校計顯晦非可令達人聞也今人有熱而踈其親亦有凉而附之者吾壻方凉其傴伏寡與固不當施于我然壯士之志也處困者所難豈可詆訾之哉于是言者語塞而退以其所計翁乃所謂受一命者也使如世俗宜深疏于某而乃反益出其有以周旋其患難某居其家六七載今自居又六七載矣更新舊浮沉存否之變而翁之敬愛某者如一日某固已難翁之施我矣及聞

塞言者之辭乃不謂翁知我顧如是某近見丞簿有材力能幹濟者非不斐然可觀然士或疾讎而民或怨詈之至橫被跌挫無以解某往隨公在陽江見其拔大惡決大機豈直丞簿所不敢爲乃服豸衝命之使亦所觀望而徐圖者又反得士民之懽而大吏亦未聞厭其跌宕而不制某始嘆曰使在洪武時封侯何足道哉蓋翁本宏材而機智亦出世俗上固宜其知我也某久懷感欲言而未有路會今年以五十壽以二月十三日生辰受親友之賀某始得序言隨衆

賓後

覽趾篇序

予讀蘇文忠公之上書于文潞公也悲焉大約道其當就逮赴獄所著書十亡其七八到黃作易傳論語說恐一旦淪沒不傳又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謂潞公一代偉人也故托之以傳予晚得交上虞葛韜仲景文叔姪間而兩君者位分去潞公遠甚而其在諸生中卓然稱偉人則畧相似於潞公予今所著以擬文忠猶兩君與潞公位分

也而所遭患難則不翅百之故亦遂取舊所著散亡而僅存者從獄中托之兩君而韜仲且遂許以傳而爲之序最後亦以已所著覽越篇來予讀而嘆曰是亦豈待我而傳者耶平居用力於道既早見而握攬之停涵既久一與古今人遇便引吭而鳴響溢于據梧扣竹之表是故識遠而音介介然肆以雄也彼且無事于工聲而世之號爲工聲者又烏足以闖其藩哉然而觀斯篇者味其言亦可以槩其人之偉矣予固不可以不序雖然皇甫謐序三都足以重左太冲而陳師錫之序五代史不足以當歐陽永叔則予雖無序可也

王山人贈言

錢氏有子曰某年幾壯而病嘔血一嘔滿鉢而百療不已王山人某附耳與語可一刻用三五字訣令坐於一室中半日而減不踰月而起走食飲如故無何錢氏子持一鯉造余柿葉堂中問其故則曰將借先生之言以償療也鯉潑潑然躍柿下余嗜焉許以言則告之曰山人曩與子訣用何語錢氏子不對余曰

以余所聞殆中氣之守歟凡人勞則氣亂氣亂則風風則波勞甚則風急而波駛或爲逆上靜軀而忘心則風止而波寧上下各循其營如此則守且無事也而何事於中山人嘗謂余言曰我初得是術通督任如蛇鑽泥如蟻尋垤目耳如洗剔錮疾如湯沃雪便謂神僊在股掌間迄今行之可以療病未可以僊若僊者乃舍守中而求鼎于外者也余曰舍則似矣求則未然其後數與言終兩年而未決故於贈言也復令錢氏子持往問之儻不免于異同當復我于柿下也爲作偈曰

舍却兩頭守中截只似麻繩打一結若還更向外頭尋便似借鐵來補鐵麻繩打結有時申借鐵補鐵幾時成能將口訣醫紅液却勝阿膠與鬱金

送徐山陰赴召序

曹參謂秦以法苦民其治齊也欲安之而無由最後用蓋公言法黃老清淨以治齊而齊治及爲相復用以治天下而天下復大治今諸司治者法瑣細百出其于苦民也不可謂無矣而邑則承命諸大吏間益

不得自省獨我公之爲山陰也悉去其鐫磨鍛鍊之具而易以休息其旨大抵本吾孔氏所稱無爲然孔氏之無爲其去黃老之清淨則無幾矣當今有蓋公否耶不知公何從授之也而渭之所謬窮而見以述之者特靈素之編黃老之粃糠用以起一僵立一仆而已非可以語於公之治也而公顧嘗館之碧霞宮中欲授管而備問焉無論其不成即成何益於公哉茲公應召且北渭將奉一言以贈公而渭師季長沙先生家子孫輩亦以言屬渭始渭之觸罟而再從訊

也非公疑于始而得之真則必不能信於終而爲之力也必使之活而後已長沙之將祠而間于可否也非公疑于宦而俟之久則必不能信于學而爲之力也必使之犧牲粢盛於以永之於無窮凡天下事一漏于前則乘間者得以紛更於後夫事涉紛更則吏固不勝其煩而前此盜竊以苟安於一時者亦不勝其擾矣夫苟不勝其擾何貴于清淨也哉公舉是道以治邑邑既由此而大治他日舉是道以相天下天下有不大治者哉噫此渭所以贈公而舉不出于公

之治也

景賢祠集序代

季先生入仕凡二十有五年而退退而家居者又二十三年而卒當其仕二十五年中予亦後先生而仕仕又與先生接境也數仰先生之政然未得數從先生游及家居二十三年中予亦後先生而退退又與先同里也殆無三數日不從先生游者而先生於二十三年中自退以至於卒之先一日則無一日不講聖人之學著聖人之書口授身模與學者交相勉於聖人之行而予與鄉人親見之矣在典禮鄉之賢即登於校以祀之顧今不免於吾黨之私祀於社者蓋人以所漫聞於二十五年中之政摘其一二以爲先生疑而吾黨以所親見於二十三年中之學舉其十九以爲先生惜也矧先生爲御史時以抗疏謫及守長沙歸未嘗增一畝田而三子乃貿其舊舍三所非古之所謂廉直者乎則先生之政大較可知不獨予聞之接境者之私矣雖然未祀於校而私祀於社題其祠曰景賢亦可以止矣而復取其祠中之文付之

梓以傳何哉曰祠中之文大抵爲親見先生於二十三年中者述也梓以傳將以爲漫聞先生于二十五年中者告也

文代張太僕

曩予校學于湖有告其以孫子其之賢者予將以賢禮祀孫子于學宮湖之人或訾之予核之得孫子之文可數十萬言雄於楚問其訾尺寸細故耳予曰士環楚而誦者奚啻數萬人有一簡之幾于法予握把如恐其墜而況乎以數十萬言之雄顧以其尺寸而墜之乎盍祀諸衆曰可孫子遂祀噫以數十萬言雄於詞者予且樂於祀以數百萬言雄於道者其於祀而樂之也又當何如耶季先生之講學于東南也老而釋經以數百萬言既有漢儒之博而無乎宋儒之精蓋雄於道者而久未得祀鄉諸大夫士惜之將屋以祀先生於里謀諸予父子間予爲述孫子事告之且助之役事遂舉有舉漸有言也言多至若干篇衆復謀刻之將以爲苟未知先生之素履盍觀諸衆言而予之序之首及楚也亦以爲苟未知先生之當祀

盍觀諸孫子

北臺疏草序 代盛太守

曩巡遼草數簡入紹時偶雜隨行書笈中一日與屬論遼事稍出之偶爲楊會稽携去既又偶徐山陰至相與謀校於鄉先生某將刻之業已具予移書止之不可得既竣閱成編乃言曰古稱人臣之諫也入而告君退而焚其草予不草之焚愧矣顧不能止人之刻不以薄乎客有在座者曰彼焚草者恐彰君之過也當子巡遼時會 主上新極 朝廷清明無闕事子所疏特塞垣利害帥臣才不才耳與古彰君過者殊何所諱而焚耶予曰帥臣才不才既疏之而忍暴之耶客曰非是之謂也塞垣之敝也辟諸病人而帥臣辟諸醫其措置也辟諸方餌言敝否不核醫之才不才與其方之宜不宜與既核矣而不以遍告於病者之家使再誤試之則病益敗矣子何不忍于暴醫而忍于敗病哉予曰如客言則是編之出也儻亦不廢於擇醫與方者乎遂書客所問答於末簡

雲南武録序

余嘗讀唐書南蠻傳永昌西野人之桑取以爲弓不筋漆而利越賧音炭曳以貨贖罪曰賧之西多鵰草產善馬至金鐵銅鉛則在在有之故滇之刀劍弓戟名天下是習武者之物他蠻莫與爭利也其始蒙舍詔之自王也雖屬僞然觀其撣鄉兵爲四軍羅苴子戴朱鞮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又有望苴蠻其馳突如神其師行乃人齎糧斗五升滿二千五百人爲一營其令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是習武之法他蠻莫與爭強也遂以大而驕唐至孽孫異尋牟而敗其於曳夏之權衡可謂不審矣而馬伏波有側之役諸葛武侯有獲之役並履歷經營於爾滇之鄉其權衡不失分寸雖兒童婦女至今神之非百世習武者之著龜驕泰者之藥石耶而邇者諸生之見收於武也以弓則取材於西野以馬則取駿於越賧以刀戟則取五金於諸產所以運籌而權衡於一心者苟能取師於馬葛兩公是戡定之武也又以是弓以是馬以是劍戟進而取師於我　高皇帝之五將軍一舉而定滇者是開創之武也生之鄉人在

漢有李恢策蜀漢破劉璋又自請代鄧方又治叛酋定南土及於臨難不忘喪元而段赤城以身飼大蟒所持劍自蟒腹出卒活一鄉人此二豪者亦庶幾殺身以成仁者之武也於此三者生等將誰取師乎量其力而取之得其一亦不負今日選生者之意矣

贈李宣鎮序

說兵者謂今獨石迤北孤縣一臂於虜中其初獨石置衛本開平地也開平左四驛接大寧右四驛接獨石彼此有急左右旦夕可相援而開平後乃棄之虜

凡橫亘三百里徙衛於獨石有悉左右不得相援又西虜寇薊遼必踰獨石循開平棄開平非計也議禮者謂古恒岳乃在今大同渾源州自五代失河北至宋未能混一爲契丹所有故寓祀今真定恒山耳而議者以爲　高皇帝逐胡元既收河北矣乃北岳亦不改真定而吳人徐侍郎問台人王侍郎讀書札記大閱錄後先出似　成祖時北岳改祀渾源矣然當永樂十六年夏楊金三老奉詔修誌時尚未聞有此說也豈即誌後乃始改祀耶至問諸鄉里中仕趙者

徃徃云趙祠岳固不廢曩予客上谷欲一徃渾源已裹糧會約伴爽期而止邇奉公使命庶幾且了夙逋乃抵徐而病歸矣遣兒走報公隨以言曰公家世名將軍也獨石可棄與否是公父子間專職其籌畫必素乃渾源岳祀非專職也且隣吾意公固有餘暇即鄉且必一及之果真定耶抑渾源耶何者公方鎮也岳方岳也方鎮方岳幽明表裏一也不近紬於百里之晉之鄉而俾聚訟者遠迷於千里之趙之濫公得無意乎

周愍婦集序

荀子言人性惡楊子曰人性善惡混而吾孟子則曰人性善凡人之於父子也姑章於其子之婦也宜無不愛也矧婦而賢且孝者耶周氏之爲婦可謂賢且孝矣而爲之姑章者不特不愛之已也顧讎之爲迫以死是集也哀之者之詞也吾欲非荀子何以有周之姑欲非孟子何以有周之婦欲非楊子何以既有周之婦復有周之姑雖然姑章之讎婦也卒不勝哀婦者之多則孟子之言性善也爲勝老子右實而左

上海圖書館藏

名然吾夫子許夷齊以民稱疾沒世而名不稱者周氏罹實禍于生而徒獲虛名以死實禍身苦其毒也虛名鬼享耳享不享孰知也吾欲於二者擇而從之不皆老子則皆孔子雖然等死耳不猶愈於生爲善無以自白也而死蒙惡名者乎吾越人常談沈錦衣之死而將并夷其伯子也適有天幸以免遂謂天真能與善人而詆非司馬氏傳伯夷語然天能活伯子何不能不死錦衣也豈伯子爲善人而錦衣爲不善人耶今試論之錦衣善人耶不善人耶如東海孝婦

天能爲旱以白其冤於後乃獨不能別有所爲以免其死於先豈於後也天則優爲旱而於先也天不能他有所爲若爲旱者耶雖然造化吝以名與人爲享實以生者短而享名於死者長人固嘗借是以冤死者矣則名固果貴於實耶審如是周氏以一死而得茲集之名也果天所獨厚者矣周氏可以瞑矣然世有爲善而名埋匪直埋也而顧蒙以惡如吾前所云者天又將何以處之耶中郎之孝也遇司徒之賢而卒蒙以逆逆曰黨淮陰之忠也遇鄭侯之知不能救

且下石焉而卒蒙以逆逆曰創此與誼鶴以爲者何異耶不聞天有所處也噫使周氏而知此誠可以瞑矣

海上生華氏序

予有激於時事病瘵甚若有鬼神憑之者走扳壁柱釘可三寸許貫左耳竅中顛於地撞釘沒耳竅而不知痛逾數旬瘡血迸射日數合無三日不至者越再月以斗計人作蟣蝨形氣斷不屬遍國中醫不效有人言華氏工者客遊多傳海上方試令治之牽而愈至則問其餌兩物耳以入竅中血立止乃用聖母散三十服而起因與往來日問方無窮盡自言其愈江湖中奇疾甚多而國人易其工無知之者即知無召之者予貪欲爲文以彰之而未暇也則憶曩時與張山人二書其一曰予耳血每至耳中劃劃若驚雷即迸射成瀑流不可措手以試於諸醫亦罔措手也妄思昔人以強弩射潮尚障東海今若此僕之死自分而越之療亦可知矣晚得一華氏止用二味藥其止效如神其一曰陳勝囚趙王羽執太公其間用計設

間百不可脫而卒賴以濟者至瑣之厮養埋名之侯生也事不可忽類如此僕欲用此言表華工以文兄作一詩其人日綰櫛具旋旋而來吾置具於左坐上坐交筯與食飲心甘焉毋一毫勉強也噫予之贈華氏計無出於此二書矣俾越人知之未可以其工而易之也因稱之曰海上生

著郭子序

遂古之初天施其氣地受而化形人與萬物皆穴土以生亦若今世父種而母胎之也種生地上而諸穴之在地中凡既嘗生物如婦之可復胎與未嘗生物如女之可新胎者皆生氣之所在也生氣所在其在昔也即人物尚能創生誠使塋者取骨骸以乘此生氣即不能創生能止其不靈耶苟靈焉不福其子孫而又誰福耶故骨乘生氣而福及子孫未可謂盡無是理矣客曰遂初生物地則穴之今胡不爾曰土靜而厚民則生也迫於後世掘之淺之偷之薄之生之具耗矣土溏則生物能出也迫於後世堅之實之即偶有生焉不能出矣是故有掘地而得物者也客曰

遂古初生胡乳胡餔及其既也胡衣以裾而不速仆
余曰人穴土中有竅無泄一陰一陽不呼不吸綿綿
息息不問歲月必堅且靈而後破穴以出如老聃之
垂白而始拆於母腋若此者水火不侵何用衣食迨
有胎生漸薄漸綿土處始病木居而顛惟萬物莫不
然蓋始龎而終纖彼謂空桑孕尹者何異釀酒於露
甕稱海上生人者亦何所附麗以輿權由斯以談穴
生之理灼矣燎焉此非吾之臆說也百昌皆生于土
而反于土廣成子先我而有言然則塟骨者而獲乘
夫生氣蓋適得其天孕之故也又安止其靈之不亟
而廕之不延

贈陶刑部侍郎公序 代其兄

史稱高陽氏有子八人以才名於唐虞間是八人者
自禹之外以臣道事君者惟廷堅爲最顯廷堅者皐
陶也然何以明其最顯哉孔子曰舜選於衆舉皐陶
而不仁者遠史以齊聖廣淵明允誠篤槩稱於八人
而尚書所載則以明允獨歸之皐陶是孔子與書獨
美皐陶而不及彼六子也不其德爲最顯哉吾宗自

莊敏而下吾兄弟子姪中對於廷而起者一時不下七八人世或以濟美謬相許及文僖尚寶相繼謝事吾與叅政君食於家其間奉簡書橫金而馳者特二人耳而又遠在閩楚之外夫承世學者固日兢兢焉恒保其家聲止矣宜不顧其他然而世食君之祿者每以踈遐間隔不得侍從奔走於輦轂下相與吁吁焉咈咈焉以親切圖報其上以爲歉若此者非干邇而要榮也世臣之義則然耳今求之宗家食者既如宇而遠在江湖又如彼二季使非吾弟泗橋侍郎刑部中抱冊書出坐槐棘入立仗下日從其長以予 聖天子相可否於宥不宥之間則幾何而不缺於世臣之義耶今丁丑正月之十八日爲君六十辰吾宗須吾言以壽吾既有感于吾宗之謬以濟美稱于世而又深有慕于高陽氏之八人於八人中又獨竊仰于廷堅也而吾弟之職適似之歷官三十年轉徙者十有二所至以賢稱其明幾亦幾之故今之祝之也即曰弟廷堅氏也吾則不敢如使舍廷堅以望吾弟也又豈吾之所厚望其弟於平生者耶若曰

壽則廷堅之始官於虞以至戰國楚漢之際國于九江者猶其子孫也噫永矣然則壽亦孰壽於廷堅耶

贈張君序

經稱鵬之用其將飛也必待海之運其飛也必以怒其徙也必培以九萬里之風而後南而圖與鳩之決起而上下於榆枋者不過尋丈之間耳乃用是以笑而訾之此知之所以有大小之分也惟年亦然故有菌與蟪蛄不知晦朔與春龜矣而冥靈與大椿其爲春龜也或以五百甚或以八千夫以知之大小與年之大小其不相及也如此今也欲舉有限之年以營無窮之知即使其大而爲鵬也亦何益于年而益于年者必謹一息愛一毛無侵于世而亦無濟于世而後可若是則龜鶴之不槁與木石之久於塵中亦足矣故養生之家聖人有不盡取者凡以是也而爲曇之說者則曰鵬與鳩與鯛其知之大小菌與蟪蛄與冥靈與上古之大椿其年之大小皆不免于變壞而其中自有不變不壞者存而後吾之所謂知者蓋無處而不是其所謂年者無所謂始矣而又何有于終

噫其說亦可謂宏且玅矣而吾友張君者蚤歲力從事于聖學今也並二氏而並叅之故其當應感之會於倫理巨細之繁日雨下霰集無不默然以裁之冲然幾於道人皆不足彼獨有餘吾知其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蓋吾嘗聞於射者矣彼的者有常而臂者無定舍有常以殉無定將百發而不一中有一人焉乃橐弓而不射曰以實吾形又有一人焉射而若忘不射而若忘也曰以實吾真及昇之至也則不然其未射也默焉若實形者其射也超然若實真者而期不失于鵠用是以終其身雖加青霄之翼洞重兕而貫縣虱無弗裕也若然則二氏之說寧非吾學聖人者之一助耶而又何病于儒向吾所謂不知君者令以是而擬君意者其庶幾乎誠如是則君之知且幾於鵬矣而其爲年也亦何有于楚之冥靈與大椿耶

代遑帥壽張相公母夫人序

我少師相公趙太夫人當萬曆丙子某月日爲七十有一之生辰某既受造于相公無以爲太夫人壽乃繪王母以進而謹書其意曰南西於方坤也於府金

石也故其珎寶瓌詭之觀有不可以常情測者而後王母之說興焉要之不可以爲據亦不可盡以爲漫亦猶今太夫人本非常人也其所享之物與其所撫而教之之人不惟舉世之所未識而有舉世之所未聞且見者驟而語之無恠其疑而未必盡信之也然傳王母者又謂黃帝與蚩尤戰不勝母遣使授之以符而後誅蚩尤定天下遂都于涿鹿之野夫涿鹿者今上谷之東某所奉命以從事之所也行壘之暇間常舉授符戰勝事以問諸長老而無有知其然者求之于史則曰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六相者蓋風后力牧歟然則涿鹿之得以都果盡由於王母之符否耶向者青把二酋之日寇我邊陲也騰躍閃倏不翅傳所稱蚩尤者吹雲噴霧之暴　列聖膺之幾動霄衣至相公秉鈞而俛首息喙奉質稱臣偃然於馬蹄駝脊之間至其曳駒騋而來也即小有睢盱抱關操戈之吏猶得揮尺捶而鞭笞之凡六年于此矣而某因得奉以周旋與甲士農甿休養而生息居安而預防其危蓋天下之定悉準於此若是而語人曰相公

即非風后力牧比殆其徒歟其誰曰不然至問其所從來則相公者孰生之而孰育且教之也然則太夫人所遣之使與所授之符日侍於軒轅之廷者視王母又孰漫而孰信耶故某竊常爲之說曰相公二大人居楚王母去西方萬里而遥使徒以享而擬諸母則天下者尚未必其皆信使以相公擬風后葷而以太夫人之庭訓也信於母之符則天下人未有不信之者也某誠職上谷知黃帝與母事頗詳而有感于太夫人之生當有不朽如母者在而匪直以其形之

龕也故獻圖而燕進其說如此

送沈君叔成序

叔成父仗劍出塞垣拾其先公蛻以歸乃復抱書號闕下取所銜兩虎數狐以甘心始拂衣歸鄉閭駐馬野棠洒涕報事於先公墓道於是鄉閭稱叔成奇男子無忝先公既罷復短劍跨一驢將渡江淮而北復有事京師也來別余於理見余抱梏就攣與鼠爭殘炙蹉虽瑟瑟然宮吾顛館吾破絮成父忽雙涕大叫曰叔儜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爲余壯之體貌雖屏

囚矣而氣少振也於是作歌以爲別

八駿圖序

八駿圖圖　文皇戰時所乘馬也戰而馬中矢各有地曰鄭村壩曰白溝河曰東昌曰夾河曰藁城曰宿州曰小河曰靈壁馬各有名曰龍駒曰赤兎曰烏兎曰飛兎曰飛黃曰銀褐曰棗騮曰黃馬抽矢於馬者各有其人曰都指揮丑丑曰都指揮亞失帖木兒曰都督童信曰都指揮猫兒曰都督麻子帖木兒曰都督亦賴泠蠻曰安順侯脫穴赤曰指揮鷄兒人之次各因馬馬之次各因地不紊也右序本雙槐歲抄予嫌其不簡故特刪去大半

贈保安稽侯考滿序

保安古涿鹿地苦邊患初往往徙民入居庸置戍守文皇帝乃始建州復徙曩時入居庸者實之而戍卒亦雜處其間有事則徵發旁午無事則耕芻恧縮而穀亦歲踴貴艱食號疲衝守是者往往以不稱聞即幸則僅滿一考而他之矣獨今稽侯守是州未朞而政成賢聲滿闕下甫一考遂進秩府貳及再考俸四

品今且三矣予固不知考吏者更進侯以秩如曩昔復留侯以慰州人抑遺侯以大將陟侯以風來者也而州之人則固願侯之留而不願侯之陟矣夫留侯則疑於苦侯而州人則樂陟侯則疑于樂侯而州人則苦其劑量以成之者考吏者職也予不得而預然以一有司滿三考歷九載使考吏者擬議于留陟而不得以常資待舉黜首甲士又惟恐其一入而不來此則於所繫者抑何其重而欲舉以代之又何其難也沈生其者爲今贈光祿少卿諱練者之從子也少卿於予爲舊故而沈生今在保安爲州諸生數爲予道侯事且曰侯於學校事更勤於已也有殊待故於其抱計也徵予言贈其行

贈梁尚書公序 代

近時籌邊者謂西虜既已款塞稱臣曳駒牧以仰乞於中國而地亦聯絡山澗堅堡厚垣列亭鄣以臨之即處守亦易爲力而東虜者地在在多沙鹵善崩難垣堡不可以亭鄣而守而虜亦連歲數被創其睚眦睚眥枕戈而臥待曩而竊發無時日歲月之可期然

而昨歲者虜傳矢諸酋連衆二十萬將甘心於我而大總制梁公秉節鉞奉　天子璽書以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實臨其地文武大吏之在薊遼兩鎮亦各以其職奉　璽書束王横金而聽命者不下數十人公于是策所利令遼師出兵以擊胡而薊則徃壁于其地若將乘間以搗其家衆然者而已則提銳卒臨兩壁中據督亢以示左右臂指形禁而勢格之不旬日虜果困解而歸壁遼者乘之遂捷最後襲之復大捷天子知公能會兵部缺尚書遂進公爲兵部尚書而戶部郎大夫與藩臬諸大夫其君輩則所謂各以其職奉　璽書而受成於公者也至是來以言屬予自惟儒生幸把寸管以侍事上古所稱毛錐輩耳烏足以知公雖然固有大幸焉何者易牙者天下之妙饗也當其主人召客而易牙爲饗其所缺大者鬲釜無不告矣小者豆俎無不咨矣至於醯醬之瑣辛酸之微而亦必告且咨焉不亦以瀆乎不告且咨故巨者舉矣而細者未必周至於易牙自召客也而付饗以人苟有所缺大者不待咨而細者亦不待告也故

旨甘之必優几筵之備無遺美異他日矣故他人爲饔勝易牙之自爲饔也昨公在兩鎮易牙饔也今進而本兵也他人饔也行也吾且見今者召客甘旨之時而几筵之備之甚於昨也吾故曰私幸也爲國家而幸也吾儒生耳他何知知以是復諸大夫而已矣

贈李長公序

周公之教伯禽也令其辨木葉之俯仰以知父子之所當然夫木葉之于父子間至不相謀也而周公之所以教其子與伯禽之所以成其爲子者卒不過此蓋天下之事無一不成于道敗于不道而道莫要于孝弟議者不察乎此而謂兵之家尚詭與毅於是率鹵莽於家庭而僥倖于閫轂一涉孝弟事則見以爲迂濶鈍遲徒老生耳一切置不講而不知趙括長平之敗乃由不善用其父書而伯禽卒成淮徐之功則以其敦信義習禮讓推本所致乃自木葉俯仰中積累而然非專于費誓旦夕間威以孥僇之效也予從五年前識今叅戎李長公於燕邸蓋挾其兩弟新破胡而來也弓刀血尚殷投鞭一語輒竟日氣凌逸不

可控制視天下士無足當之者當其髮未燥時從其尊人與匈奴戰大小不下數十首虜功蒲上書中今其齒三十有二矣而始得拜叅將于馬水予適客京邸馳騎致尺書予從容爲過之予莫論也而幕之中客長公無不爲結襪而篝袖以供食飲者計諸榷賦得入私藏可數十百金悉蠲以膏黔首令賈願出其途使卒不艱食一蔬一粟必取諸其家至其視士卒猶其子士卒之疾苦如疾苦其身死無以塟輒給槥錢減膳直以充祝飯予見而嘆曰孝弟之効其殆効

於此歟蓋公家居時侍其尊人寧遠公與母夫人望色而慄聞聲而長跪以須至今紆金而衷猊矣擁千人從東方來臨別卽輿一語不當卽脫牏而受撻在西方每食必思每語至感動必流涕噫此豈兵家之所謂沾沾於詭與毅者可同日語耶今夫兵猶博也孝弟者其資也勝而成功其采也資高則氣安而必勝資寡則氣不安而必不勝茲予之爲公賀也爲資高也非直爲必勝也資高者何魯伯禽之孝是也賀而必舉魯者何寧遠公始封而有土也

送山陰公序

古人謂人於稱謂之間苟不出於其心則進而君公退而爾女者有之矣噫豈惟稱謂然哉其自稍知操筆以來當郡邑諸公於去來贈餞間靡不來以管毫授者曰禮則然也然禮然而心未必然者固亦不能無矣蓋彼雖不言而其固陰察其然也惟曩者貴溪公之行而人以贈言屬未幾而又以碣屬者踵相至雖不露其所以也而誠意惘怛自見於眉頰間即善言者欲言其所以而終不及其不言者之意味猶爲深長也若是者蓋其自稍知操筆以來數十年中僅一見耳而孰謂其遽見于今劉公之行耶然在貴溪公當時以召行召則決不復來公今也則以覲行其必留而相　天子也固猶召也然尚有望于萬一而人之以贈言屬也真遑遑然若稗兒女之去其慈母病者之得偏盧矣而忽復移其囊而之他家也此不尤爲難耶蓋貴溪公之治吾山陰也一以蠱瘵視民病以穀肉爲療以不藥爲攝徐而待其自瘳故持其綱而少濶其目公之治也以過不及疹民病以鍼砭

去尸蟲決底壅以參苓補其羸亦以硝石導其滯故元精彌篤矣而氣血亦不得偏強妄盛于營衛間人一經其治覺決然立有効驗蓋綱靡不張而目亦靡不舉故人之所以尤遑遑於公之行者意者其在於斯歟某耶小布衣耳公每折簡當客歲之偃仰于床褥也公嘗於甥某所問某起不其下士也如此計某何足以副公蓋聊以某爲郭隗耳而甥父子間並爲諸生稍樸而不欺公待之亦踰常士禮其德之也尤殷其每每於某所誦公也幾于泣也故於公之行遂以贈言屬某衰且鈍不能持籌以述而公之美亦非籌之所能盡也故僅識其大者如此雖然白下碑謝太傅安石乃不著一字以太傅非字所能盡也則某之於斯贈言也不猶爲贅耶

蕭氏家集序

靜菴先生歿若干年而其孫某出先生之文若其翁女行君之文令予校而選之以梓予既校而選之矣復令予序之予嘆曰在昔子瞻蘇公之叙文正范公之文也以得序其文爲幸以不得見其人爲不幸又

得以見其子堯夫爲幸先生配余姑氏女也於先生爲姊氏夫於女行君爲甥以故童時數侍先生先生誤奇之及長而從女行君遊女行奇余猶先生也若是則不特見其人矣乃今又得叙其文蓋子瞻之所缺者余頋幸兼而全之然子瞻何如人也其序文正公文也猶以爲不足爲文正重予果何如人耶頋足以重先生哉雖然誼則不可以孫也子瞻之評文正也上之以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下之以淮陰孔明其評不可述其大畧謂王伯之畧定於献畝功業之盛不出於漢中草廬初見其主之數言蓋古之君子素定于中而後出諸其口非徒言之而始泛泛然希符於事業者類皆然耳今觀先生之文以考先生之世其所言者即其所行者蓋大約類於是其子得之文章似兩漢而詩卒歸于盛唐其言則既然矣頋其人有奇幹可經世論議英特往往一座盡傾即不究其用然曰先生行者即言而女行君言者未必即行則不可也夫以子瞻評文正乃不及其子今予謬評先生文又得評先生子予無子瞻之憾矣獨念先生與

女行並奇予也而予無一副之徒靦然握管而濡墨是所懼也而稿多不可把束然以火悉燬失而予復嚴之故梓者僅若此

白氏譜序

譜興於盛而廢於衰不可以不謹也人富貴則力有餘餘則思及其親喪祭冠婚之行惟恐其族屬往來之不多也當是時豈惟欲聚其親哉即踈者亦復然故譜作將以多之也衣食不給而流散隨之禮無以自通而名因以湮閒有稍自給亦惟恐其干而施聚禮而多費當是時惟恐其不少也故譜廢爲仁人孝子者則不然故譜常興而不廢不幸而一時無其人譜廢矣後一人出焉則復興會稽白氏之先按所譜云出於黃帝於周於秦於楚是並有可考者大抵譜常談然也至于自關中移會稽自國光始自會稽移宛平自彥中始數傳而至于今余友曰受采字君亮者不過高曾以上一二世而止耳遂芒芒至不可考此則非細故矣且君亮常今予傳其祖分宜公今副本中亦不見豈白氏固嘗中衰而泯泯出於予前所

云之故耶予家亦有譜其譜之廢興亦復然昨日殺一鷄召族中知此者與謀之不兩日而君亮持此本來今序方亦欲與君亮兩相訂印也而君亮乃又紹連搭買馬鞭址矣

亦陶集序

吾友葛公旦氏當其爲生時負奇姿承世學抱三寸管以與一時雋彥校馳駟于上下之間當是時也謂其不欲躡青雲依日月以酬其生平尋遠計於圭組中吾不信也及其一旦有所不嗜乃棄去如敝屣盡收其芒鍔以瀟然於無用之鄉求爲一處士而猶恐其若有聞焉者故往往以淵明自況然而退焉猶若有所不敢也故其集成自題亦止曰亦陶而已人知者許之其不盡知者似亦不盡許也今夫斐廬之似竹也豈校其篠簜而盡同哉亦取其一節而已矣人謂淵明所棄今也公旦棄直棄生耳夫生者寧非致棄一也竹與斐廬一節似似矣他何知至於公旦詩乃多似少陵少似陶然庭堅評陶則又曰他人爲詩

有意於人賛毀其工拙至陶直寄焉如此則公旦詩又亦似陶

壽史母序

予嘗論水於客孰難易客曰溪澗難河海易何居客曰溪澗之水束以兩厓齒以白石廣不踰丈深不滿尺鮒不得掉跋者惟蛭河海則不然際天極地出日入月萬寶瓌瑰虬蛟等蠛取者無窮用亦不竭由斯言之寧不溪澗難而河海易耶予曰是則然矣當夫震風鼓天秋潦不止一蟻穿穴百隄爲毀汎泥汨沙旬晝未泚馮夷陽侯袖手莫計而溪與澗也澄湛細流朗昭玄晳規矩尺寸易爲小餝即有微揺旋起旋息當此之時水之難也屬之溪澗乎抑屬之河海乎其在人也亦然故卜子夏田子方魯仲連諸人取于世也少故自守也恒有餘故鮮所疵纇孟嘗春申平原信陵用于物也弘故其於檢也常若有所不及苟及焉則非情矣故人得而指其瑕其於女子婦人也亦然故陶侃之母貧約無他營也截髮剉藁以易其供以給其秣茹糵食荼事非有多於訓其子也故曰

易巴寡婦清之以一婺也而馭萬鎰奴千指乃無有溢德致禮萬乘故曰難其在今也亦然史恭人之偶少卿公也少卿之績比隆四君宜其溢且瑕也而恭人居其內天下之賢少卿自存至亡無或異口其最孤之遺久而後司隸于朝也恭人居其上天下之賢司隸自髫至冑無或異口故史氏之先貞女稱烈猶澗之有沚也故曰易也恭人檢約而無溢德猶海之絕瀾也故曰難也其於壽也亦然他人寡慮而慮省皓首也而耳與目猶聰明手足無所苦易也恭人曰

酬百月酬千歲酬者千而十今年若干矣而猶耳目聰明手足無所苦難也難固足賀也亦因是以知其長也

張母八十序

始吾與子錫子文華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曰子儀者暨兩弟並來就予家塾稍後而子錫子文乃與予同挾策而翔並髫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裲襠一趨而到門蓋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數百步閒風塵縷縷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蹴踏也

而予與二張卽髫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誤起郡中而太君者與其太公並拊而憐愛之至則啖以粔籹餦餭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爲櫛沐綻則爲針紉澣熨不憚細瑣而閥固將軍也備戎物或弄劒槊拾而引弓相與牽櫪馬不轡而馳且射衛墀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愠亦不甚禁詬兩兒子意若期以濶遠不屑屑事兒女束箝者數十年來二張者薄俗學爲詩人四方知之賓至盈座吟嘯酒盞間無虛夜而予顧逡巡庠序中

庶幾一飛而屢墜旣乃觸網罟謝去其巾衫益一意于頹放時時復從二張游而太君益爲治俎脯釀黍秫教飭諸婦毋違夫子意人或問之太君曰顧人家於人倫天理中母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時兩兒子若其交儕輩中所馳宜不與彼校短長也噫鳲鳩稱君子之壽不以其用心專一耶太君數十年中視其子與吾輩如一日予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者自小時啖果餌以來至今爲治俎脯之日無不同故太君者當其被戴笄珥則女婦儔也及問其中則

鳴鳩之君子意者其莫過矣此不可以卜太君之不短耶及是太君年八十矣交太君之子輩令渭操筆以頌某唯唯已則頌曰某誠自棄不能如淮陰釣徒持金千以報漂母飯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令吾輩更頌太君如今日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啖果餌治俎脯與釀之德也

贈沈母序

沈母太君俞者沈伯子之母也太君歸沈甫二十五而寡有姑嘗嬰病太君至糜股以療之得不死然貧不給於藥與饔太君乃用針杼以給終其姑之身母鈌養有孤是爲伯子時方在褓而今者娶婦有子若女且孫矣伯子又知書能操筆而比於分隸行卓卓爲鄉人表夫若是是孤與子皆薺也而太君則爲荼也與蓼也者計二十有五年以至于今太君蓋年六十有六是太君之爲荼與蓼也者亦六十有六年矣而始得督撫洎按察徐朱兩公者檄有司旌其門伯子與余友也且曩也有德於予而太君當予過伯子時往往滌器割牲出俎脯罄其甕卣燈脂涸漏盡矣

而猶令伯子把予袂或匿其巾履若是者太君蓋不以予無益於伯子也令其旌也予不可以無賀蓋予居常謂風世事卽不可輒得於有司苟有逸賢野史爲之書數字於觚槧間亦足以信後昨訂縣志遇貞女孝婦爲予所知者衆人乃謂未有旌門表坊舉扼不使便書其有表且旌而爲予所未知者則衆迫以書不復候校按否者往往遭訕罵不已由此觀之人固不可以無實至於實之名否則其權不在嘗毫而在組綬也的然矣夫然則此舉也予安得不喜而爲太君賀哉

徐文長三集卷之二十

明會稽 徐 渭 文長 著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 同校

跋

新建公少年書童子命題其後

重其人宜無所不重也況書乎重其書宜無所不重

也況早年力完之書乎重其力完宜無所不重也況題乎董君其得新建公早年書顧以題命我

書石梁鴈宕圖後

台宕之間自有知以來便馳神於彼苦不得往得見於圖譜中如說梅子一邊生津一邊生渴不如直啜一甌苦茗乃始沁然今日觀此卷畫圖斧削刀裁描青抹綠幾若真物比於往日圖譜彷彿依希者大相縣絕雖比苦茗尚覺不同亦似掬水到口暑降心火老夫看取世間遠近真假有許多種別不知他日支杖大小龍湫更作何觀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余觀梅花道人畫竹如群鳳爲鸜所掠翎羽騰閃捎捩變滅之詭雖鳳亦不得而知而評者或謂其贋豈理也哉

書畫後

僊人以道勝女婦以貌勝有人觀神僊於畫中則冀一遇之及果遇之道未嘗不道也而人曰此非道也如昌黎之于其從子雖至親而猶不得相信觀女婦

于畫中則與一遇之及果遇之貌未嘗額也而人曰此貌也如登徒之于其妻雖至陋而猶不以爲媿是於道也抑何苛而於額也抑何恕耶予偶觀此於某君館令書故書之如此爲昧者言耳某君信道於早而于雖額於晚不煩風與警覩者當自得之

書　茆氏石刻

金華宋先生之重也以道卒用於學士也以文世珍其書謂多由此然即使不道不文書亦自珍也豈考功晚痺而趺株連臂腕於書不無少妨而歸安茆君康伯購而簡刻者乃並是兩公盛年五合時物其寄我以題雖非其人然殊快一飽語云匪跋逐曷韐肉

送畫於寺書其左

右梵景乃塞僧所贈相傳爲李伯時筆細閱之信非伯時不能也題於上方者曰西河溥當亦非俗髡但不省爲何代人惜其手書亡矣代書者稍習文待詔體亦不俗今以歸華嚴寺清公之徒曰某供養之如

蘇長公舍四板普薩例噫亦都安哉子瞻有吳道子畫釋迦佛一軸以其損爛亦付寶月太師令裱板予書送龍眠不如用此例之尤勝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蹟

予夙慕大蘇公書然閱覽止從金石本耳鮮得其蹟馬子某博古而獲此予始幸一見之必欲定其眞贋者則取公之贊維摩中語而答之曰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

書米南宮墨蹟

閱南宮書多矣瀟散爽逸無過此帖辟之朔漠萬馬驊騮獨先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世好趙書女取其媚也責以古服勁裝可乎蓋帝胄王孫裘馬輕纖足稱其人矣他書率然而道德經爲尤媚然可以爲稿澁頑麄如世所稱枯柴蒸餅者之藥

書夏珪山水卷

觀夏珪此畫蒼絜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

書李北海帖

李北海此帖遇難布處字字侵讓互用位置之法獨高於人世謂集賢師之亦得其皮耳蓋詳於肉而畧於骨辟如折枝海棠不連鐵榦添粧則可生意却虧

書陳山人九皐氏三卉後

陶者間有變則爲奇品更欲效之則盡薪竭鈞而不可復予見山人卉多矣曩在日遺予者不下十數紙皆不及此三品之佳滃然而雲瑩然而雨泫泫然而露也殆所謂陶之變耶

書八淵明卷後

覽淵明貌不能灼知其爲誰然灼知其爲妙品也往在京邸見顧愷之粉本曰斲琴者殆類是蓋晉時顧陸輩筆精匀圓勁淨本古篆書家象形意其後爲張僧繇闔立本最後乃有吳道子李伯時即稍變猶知宗之迨草書盛行乃始有寫意畫又一變也卷中貌凡八人而八猶一如取諸影僮僕策杖亦靡不歷歷可相印其不苟如此可以想見其人矣

書沈徵君周畫

世傳沈徵君畫多寫意而草草者倍佳如此卷者乃

其一也然予少客吳中見其所爲淵明對客彈阮兩人軀高可二尺許數古木亂雲靄中其高再倍之作細描秀潤絕類趙文敏杜懽男比又見嫦蘇八景卷精致入絲毫而人耶小止一豆惟工如此此草者之所以益妙也不然將善趨而不善走有是理乎

書謝叟時臣淵明卷爲葛公旦

吳中畫多惜墨謝老用墨頗侈其鄉訝之觀場而矮者相附和十幾八九不知畫病不病不在墨重與輕在生動與不生動耳飛燕玉環纖穠縣絕使兩玉易地絕不相入令妙於鑒者從傍睨之皆不妨於傾國古人論書已如此矣矧畫乎謝老嘗至越最後至杭遺予素可四五並爽甚一去而絕筆矣今復見此能無慨然

書朱太僕十七帖

予少時似聞學使者蕭公言元术括南中寶物裝數舟載以去卒沉於河而十七帖石起於濬河者即此本也蒲刺人能辨寶术虜耳舍馬上物宜無知而顧亦識此既又不隨以往也此亦

真神物矣哉然斯言也蕭亦得於傳聞未必然也予又見吳中晚刻別本引言謂勝此亦未必然也

又跋於後

昨過人家園榭中見珍花異果繡地參天而野藤刺蔓交戛其間顧問主人曰何得濫放此董主人曰然然去此亦不成園也予拙於書朱使君令予首尾是帖意或近是說耶

跋書卷尾二首

沈徵君啓南畫大約如伯陽初生便堪几杖是謂稚中藏老又如謝逋媪雖是夫人却有林下風韻是謂秀中現雅而大蘇評靖節詩亦云由腴而造平淡辟食石蜜中邊皆甜因知評別啓南如此則贋而此卷者固已如此矣誣以贋得乎董丈某老骨董也高直收之詎墮誤賞

又

董丈尧章一日持二卷命書其一沈徵君畫其一祝京兆希哲行書鈐其尾以余試而祝此書稍謹斂奔放不折梭余久乃得之曰凡物神者則善變此祝京

兆變也他人烏能辨丈弛其尾坐客大笑

大蘇所書金剛經石刻

論書者云多似其人蘇文忠人逸也而書則莊文忠書法顏至比杜少陵之詩昌黎之文吳道子之畫蓋顏之書即莊亦未嘗不逸也金剛楞伽二經並達磨首舉以付學人者而文忠並兩書之金剛此帖是也楞伽以付金山參寥余過金山問文忠玉帶所傳鎮山門者亦爲頑僧賣錢充口腹矣況經乎倘得如此帖摹勒傳人間亦幸也惜過時失問

讀餘生子傳

上虞葛子景文者一日方晏集息忽絕既而忽生因目其生爲餘也號餘生子自爲傳號餘生子傳予取而讀之曰異哉生之餘也天其獨厚於葛子乎楚之南有泰氏屯氏者均畜萬金一夕均燬於火幾乞矣幸而均取於火又均得其餘其一人善畜之以好施而崇福其一人不善畜之以忤時而賈禍則餘者不如無餘者之爲愈也曩吾見葛子於其寓有道人也其後絕而復甦也遂訪予於理視曩所見蓋益進於

道矣其於其傳中已所云朝聞夕死蓋幺蹈之者故其處也恒安其善用其餘生以崇福若所謂泰氏者歟前年逆有陰變起而九自裁死與葛子同也幸而九不死生與葛子同也顧蹶蹶然置身於理是進道與葛子異也故其處也恒危其不善用其餘生以賈禍若所謂屯氏者歟一禍之一福之謂餘生獨厚於葛子可也然一進於道一不進於道謂餘生獨厚於葛子不可也

書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蹟

古人論右軍以書掩其人新建先生乃不然以人掩其書今覩茲墨蹟非不翩翩然鳳翥而龍蟠也使其人少亞於書則書且傳矣而今重其人不翅於鎰稱其書僅得於銖書之遇不遇固如此哉然而猶得號於人曰此新建王先生書也亦幸矣馬君博古君子也裒先生之書如此其多將重先生之書耶抑重先生之人耶

書吳子所藏畫

閱吳子所藏紅梅雙鵲畫當是倪元鎮筆而名姓印

章則並王王元章豈當時倪適王所戲成此而遂用其章耶近世有人傳虞世南草書大徑五六寸絕不類世南其所書詩又是李白杜甫所作去世南生時遠甚而其印文十字乃是華蓋殿大學士虞世南書夫唐時何嘗有此殿名又何嘗有此官又印內文從來何嘗有結一書字者並大可笑也此蓋本朝夏閣老言書耳夏老固亦號能書然比於世南奚翅醜婦效西子顰若元鎮之效元章則南威偶效西子也閱畫時適人以夏書來評并記之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爲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巳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閱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爲何人然窺其露巳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併其須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書紅眼公傳

志有之水柔人狎而玩之火烈人望而畏之稽諸吾鄉人水蹈江涉濤以求沒者子於親徃徃有之無待

於丈夫而後能也若所謂娥者蓋屢著矣至於耿鬱攸輕燎原與祝融回祿爭雄捷以破其圍而出其所怙所灼者雖曰僅兩瞳子眶耳而瘢痍烈然爲朱孔揚是以紅眼公名聞於世此與蹈水者奚可同日道哉紅眼之後世趙君煉者予家世親也爲予道其事因得柳君所爲傳觀之而敬書其後是日也予感忠孝節廉事而有醜於賊臣背子垢婦人也目炎閃閃若曙星不啻晉人所云在牛背上者抑不知眼之紅於翁曩昔何如耶

書新建公二序手稿

曹操書余未及見而文公謂放之公書天風海濤乃近元常元常魏人蓋操亦放之耶曩歙人持文公箋學庸稿本來相質特似今所見新建公送兩府官序稿大約俱草草而二大儒之爲儒則同故書法亦暗合耶兩序稿點窜不數字而世相傳温公通鑑稿本多直書點窜亦僅僅兩公端慎殆亦暗合耶送劉府者自舉爵以後送費府者自橘踰以後大是警策而今全集中並逸知所逸者不少矣

跋司馬公草書

司馬伯通先生弘正間材傑也其草書倣聖毋帖聖毋帖即懷素上人書而聖毋別是一家司馬書與張南安東海翁書皆宗聖毋帖也聖毋帖有騸牛及老科斗脚肥者及縫衣匠剪子者皆是法未可以微疵而短其醇伯通仕業亦豪俊其詩多清豁罷官書門榜云獨呼明月常倍醉不負青天早放閒人至今誦之

趙文敏墨蹟洛神賦

古人論真行與篆隸辨圓方者微有不同真行始於動中以靜終以媚媚者蓋鋒稍溢出其名曰姿態鋒太藏則媚隱太正則媚藏而不悅故大蘇寬之以側筆取妍之說趙文敏師李北海淨均也媚則趙勝李動則李勝趙夫子建見甯氏而深悅之媚勝也後人未見甯氏讀子建賦無不深悅之者賦之媚亦勝也

書草玄堂稿後

始女子之來嫁於壻家也朱之粉之倩之顰之步不敢越裾語不敢見齒不如是則以爲非女子之態也

迨數十年長子孫而近嫗姥於是黜朱粉罷倩顰橫步之所加莫非問耕織於奴婢橫口之所語莫非呼鷄豕於圈槽甚至齲齒而笑蓬首而搔蓋回視向之所謂態者眞赧然以爲粧綴取憐矯眞餙僞之物而娣姒者猶望其宛宛嬰嬰也不亦可嘆也哉渭之學爲詩也矜於昔而頹且放於今也頗有類於是其爲娣姒哂也多矣今校酈君之詩而恍然契肅然斂容焉蓋眞得先我而老之娣姒矣

徐文長三集卷之廿一

明會稽　徐渭文長著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同校

贊

觀音大士贊

一觀音法而有二評法華他機楞嚴自行温陵孤山

又備兩經眞者有兩畫者亦然一似道子一似龍眠合兩爲一玅哉俞子之管

白描觀音大士贊

大士觀音道以耳入卅二其相化門非一而此貌師繪不着色似吳道子取石以勒

題大士圖 介亭要予畫蓮葉觀音遂偈其上

萬里波濤琉璃拍天鰕鬚魚鬣鱷尾蜃涎靡不照澈如鏡照鈿儼此大士筏彼海蓮一塵不動而百魅伏跧問何以故曰吾不用何以而亦莫知其然

提魚觀音圖贊

潑剌潑剌婀娜婀娜金剛法華一棍打破瞞得馬郎瞞不得我

折蘆達磨贊

片蘆長江隻鞋葱領弄此伎倆作傀儡影我諦思之必傳者訛麻姑被哂擲米成砂

伏虎畫贊

我觀伏虎曲睡以枕諸繪躭視茲獨以寢秘威如待不覺愈猛裴旻遇之應手亡落李廣夜行蓋氷以却

書濾水羅漢畫

諸江河水若彼微蟲爲有性命爲無性命爲俱有性命爲俱無性命若俱有者蟲既應生水何獨受烹煎燒煮諸苦毒楚若俱無者水既應烹亦應煮蟲云何濾蟲煮水作是分別若謂蟲則含靈水無知覺諦觀二物蟲體涕游水含流性得躍爲蟲付流即水覺與不覺有何差別辟如有人發心愛惜象馬牛羊不忍宰殺而于蠅魚蝦蚌妄加解剝或亦于諸蝦魚蠅蚌心生愛惜于彼草木斬刈無遺彼諸有物大小動植體則不同所含生性等無有二云何殺彼舍此起分別心濾蟲煮水亦復如是弟子迷惑不能通曉是義惟大羅漢正坐諦觀作何解說宣豁迷悶弟子徐渭合掌禮拜而作是語

東方朔竊桃圖贊

竊攘匪汚諧射相角無所不可道在戲謔

純陽子圖贊并序

世所傳純陽翁象皆本其傳中所載記者人望而識之也是圖與世所傳者特異相沿謂

翁于近世示現人間其狀貌若此故人得按而圖之說紛紛不一中軍陳侯雅尚道術既喜得斯圖於其友人遂令予贊之

昔圖若彼今圖若此昔耶今耶一純陽子凡涉有形如露泡電以顏色求終不可見知彼亦凡即知我儻勿謂學人此語墮禪

梓潼像二首

伏惟帝君三十餘化生民之初一十七世爲士大夫當帝爲星神在翼軫棲帝於蜀神在岷江寫帝於繼神在丹青遍諸沙界無非帝所忠孝文武靡禱不許矧茲桂籙如海一粟豈舍此焉良而以與孰

又

帝君生當周之紀身士大夫十七世自茲以往生知幾人間萬事靡不理柄司文章其一耳我昔聞之古所謂文非筆墨子經史懷桑萬民德遐邇帝君作吏文德不翩然騎龍馭箕尾入傳文章帝君事辟如大海一滴水爲龍爲神宵夢裡素驟御攬喑聾子如此之云俱幻詭馬君供帝姚子繪鄙也作贊幾於戲帝

君之事亦眇昧陰陽兩言是真諦

三教圖贊

三公伊何宣尼聃曇謂其旨趣輗北舟南以予觀之如首脊尾應時設教圓通不泥誰爲繪此三公一堂大海成水一滴四方

四老圖贊

乘者鹿羊牛也而非車馬蒼頭奔奔然者有昂然之氣也而不稱平野四老者之偉而髯也或以爲商顏采芝之輩鴻飛冥冥矣而胡爲乎淺水平山將舍郊而入郭等少年之游治抑以爲應孝惠之招矣而未見馳漢廷之使者安得起留侯於九原而辨其玉之與尨

四儷圖贊

色身不全謂非法器此虛言耳神光斷臂鐵拐

二

是宜上昇爲神儷祖無罣礙心是活子午鍾離權

三

遍遊人間翁嘗見人人不見翁索翁以形呂岩

四

當其騎驢不免尋覓今其下驢欲覓何物 張果

高皇帝像

上之巖也天高以覆耶下之豐也地載以厚耶掃孽胡而握漢統維斯之與咻耶眉采耶目河耶唐與虞之後耶氏以朱耶金天氏之胄耶是爲我

聖祖高皇帝之裔耶部耶

一品三公圖贊

漢官搏執取金吾鳥示法戒遲師授以棗古人托喻似拙而巧誰爲繪此一品三公揆厥所喻意與古同君子得之允爲吉徵

鳴教出所藏郭畫一叟持玄物類石方長數寸開口語又所携竹筐中植一小旛置道傍一叟聽其語執冊肘若却避然令贊之

初觀二叟爲默爲語似有所授及諦觀之默然以墮有物在手體玄守黑曰此真詮爲天地母是宜聽者委其陳編驚却其肘樹表于筐如賈用售則不可宪

自書小像二首

吾生而肥弱冠而羸不勝衣既立而復漸以肥乃至於若斯圖之痴痴也蓋年以歷於知非然則今日之癡癡安知其不復羸羸以庶幾於山澤之癯耶而人又安得執斯圖以刻舟而守株噫龍耶豬耶鶴耶鳧耶蝶栩栩耶周蘧蘧耶疇知其初耶

二

以千工手鑄一佛貌泥範出冶競誇巳肖付萬目觀目有殊照評亦隨之與工同調貌予多矣歷知非年工者目者評淆如前偶兒在側令師頞之貌兒頗肖父肖可知今肥昔癯人謂癯勝冶氏增銅器敢不聽

商大公子像贊

公子爲誰特專葩經雅志林壑築室土城授鄙以記刻之貞珉當始弱冠面白鬢青久矣未面瞻圖之形頰須竹朗頰姿玉晶覩其所養占其所成

余東白贊

古濠劉公來牧我邑授簡試予予年十一試予何所余翁之宅公侯大吏借館於余予訟亡奴執狀以須

當斯之時東白未生計東白世乃翁之孫翁既徂矣
公亦什矣犬馬踰耄倏且枯矣東白都矣今譽敷矣
自越而西聞去聲東吳矣植桐與焦隨寓居矣此君一
日何可無矣懿哉東白寧非夫矣言念劉公館公閒
矣屈指其歲六十餘矣贊圖而起擲筆噓矣

宗姪像三首

色如芙蕖蕪蕪頗須入市而歸投果滿車四十如此
三十當何如

二

此爲五十須不可數歸鴈夕霞芙蓉穠浦

三

六十之年去五十近相睽幾何至不可認矧再十齡
胡驀逢而不誰何以問

婁叟像

數年之前令我書須頃復令書覺微倍老書儻再三
老應更倍願叟百年屢書屢繪

吳君像贊

叟輔承顧有物朗匝笑語之間林竹振頰圖且改觀

況睹其真未見有此美髭矣而不樹勳名

郁君小像 面天黥者

瓜瓠白肥但可淹沮松栢多鱗乃中梁柱相君之貌安得不去彼而取此

書馬策之像

清嘯玄談惟顓是助辟彼林竹風生而竅怒風歇竹凝翛然其止肅然其理良亦有斐然則靜且默也未嘗不宜於顓也

范子小像

范家駒日千里卜新居近其止贈我雙魚尺贏咫

王子小像

相君之肥飽德於中所以不願人之膏粱古人有言有後於魯不果徵乎穀也豐下

傳子像贊 傳能畫梅復善琴

梅花一物也而君技兩精之一出於亳一出於綵人貌君儀宜其爲瀟然之姿寧遠而望之梅爲君也蒼然若概株拘

柳生小像

都昌五子省厥考元穀軀幹特短小軀則短小文甚藻辟如馬氏有白眉白眉用以別五常短小亦用別第兄

草誦 并序

王懋新自刻携小草八九葉縣於空中凡五年不甚叢生而亦不死暴烈日中愈青暢相沿名僊草予攘而得之戲爲之誦時酒酣哭蕭女臣作挽詩故末句云

青青之草麗而匪麗將歸五霜彼知其幾遇風而化得羽之氣豈河上丈人之神爲造物者蠶臂鼠肝之也而零星於是蒂乎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是其夙世之能心而今輪迴漂轉適墮其習緣也猶超然於空際乎噫人皆知不死者之爲不死矣孰知死者之爲不死而盍問之於吾友之蕭季乎

題鳩

爾性何拙何不能網繆而何爲好奪山有喬木木有垂蘿爾不能取其皮而爲其窩豈無陰雨時取彼斧柯爾喙之嘴咀而爪之爬羅上棟下宇前梁後楹維

鵲爲之爾享其成徒珠其頸徒班其翎豈不能潤屋而能潤身

許伯熙像贊

古人力道戰勝而肥亦曰壯夫其須如戟彼貌像者爲誰兼而有之可以知其中之所得追而視之吾所與士之林文中虎其貌古其姓許

蓮葉大士贊

謂舩是紙梢公是鐵梢公尚然況大菩薩

明會稽 徐 渭 文長 著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 同校

銘

歙石硯銘 并序

出歙西門步長橋望黃山群峰插天如劍戟

入門就小肆用錢二百五十貨得此石雲紋
而寶沙照日中瑟瑟若東夷所鑾屏扇然以
墨易膠稍乾爲磁吸鐵龍尾之佳者也時王
仲房賞之曰轉博可得錢千五百久之歙客
從獄中持歸爲余斲兩碁而復璞以來余將
寄斲于吳而先銘之如左
市於歙歸於越復返於歙終來歸於越石耶能忘情
耶銘於若盧斲於吳安保其終于吾人耶能有情耶
歙石硯銘二首 俱金星玄色

不食肉色故墨君子效之絕葷以養德不聚金布則
星君子效之散財以發身

又

萇弘血老千年黝女媧割取三垣宿鉅擒撒粟一掬
杓亭長左股畫不守雲興水涞龍夜吼

端石銘二首

端石之嘉戛墨有聲如鰕跋沙斯乃然耶翩翩公子
夢筆生花

又

鸜鵒之眸有無不足求人且病眸爲石之疣

端石螭研

頷則燕而虎爲頭眶則螭而鸜鵒爲之眸彼飛而食肉此飛而飲于流墨卿耳何足以侯

端石無眼者

鸜鵒之目偶端石或取以驗真或指以爲疾我則不然問果落墨不落墨

馬策之端研銘二首

寶端紫鸜鵒睛此俗見孰不能此端紫乏鸜鵒以鏖

隃麋崐刀削玉

又

小端稠墨捷翡翠之削金毫屢閣而不染赧難爲乎苦吟

鼉磯研銘二首

稠隃麋一何捷敗頴兎猛于獵馬善走必蹄齧才難哉

又

拔中山吾女訝猶勝彼攻即墨者終歲而不能下

鼎研銘 硯面團徑尺沼寸亦團而橫墮背之足極短

背之日鼎其腹烏三足雖蹲以馳迅羲轂面之月蚨蟆啄沼勺水魄微復寸氷雹兮宛如朒面之雲隃麋興寸膚用以雨蒼生

破膽磬銘 并序

家藏古白磁膽瓶嘗採梅枝浸之歷春夏花而實後破於氷考其聲類泗濵嘉石取其半縣齋中銘曰破膽磬

膽之成水入空出以養其莖目觀其色之榮膽之氷水出空入以縣其傾耳聞其聲之鏗一出一入爲聲爲色見聞別差妙性不忒

刺匣銘

如鬼如帝一物兮達爾司其縢操而不發外貌則淺實折其裏古有藏名其殆謂子

篆櫝

嘻吾何嘗不吏於茲世哉塵以外吾悉得而主之故置符無拘陟黜也不時故目亦不一其除其所奏記者始初之堂關白者蓑笠之鄉而一爲檄召則維猿

鶴之章苟一用于塵內朱數日而不揚敢告爾櫝庶
謹其藏

竹秘閣銘

大書縣臂小則不能臂濡於墨而漬於紙何以異於
夏月之蠅不縣而縣惟女勍

又

中書大書用肘與腕蠅頭蚊脚握中其管閣以擎之
墨不涴肘刻竹爲閣創驚玅手玅手爲誰應堯張叟

書櫝銘二首

噫此古之所謂博學君子者與歛而閉之惟木扣而
取之惟欲入耳出口小人之腹

又

古人已死君何讀弗得其精兮何異爾櫝

徐文長三集卷之二十三

明會稽 徐 渭 文長 著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 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同校

記

蜀漢關侯祠記

馬水口爲備胡要地舊以其任付守備比始用廷

議設叅將一領卒三千人以鎮之謂遼東李君某爲今寧遠伯冢嗣世稱名將家子往鎮莫宜　詔曰可君至則一省關榷令貨趨集便卒需卒死無以埜則出已鏹爲死者棺殮飯祝異時卒馬死主將得自補馬操其贏直公悉不然勞逸苦甘與卒共有既又節縮已奉度可搆塗乃顧視北門從萬山中得靈秀所作廈一區爲殿者二爲門者一並足三楹兩廡翼之甃蓋材工靡不緻好蠲卜時日奉蜀漢前將軍關侯象以居之歲時伏臘刲羊豕吹鐃歌樂用以侑神已

乃促騎抵燕迓予以來而以記屬予過君請曰何居君曰某不敏生而慕忠孝節義人而蜀侯爲最著歿而爲神又惟侯爲最靈曩在遼從大人逐胡夢寐見之若有所感今茲門以北數程胡落也予世受　國恩爲國備亭障正如孝子之奉慈親即有疴癢宜無所不至豈憑恃劑療遂廢禱于神祇予應之曰郅都在漢匈奴憚之迨其歿也爲偶以射竟莫能中侯勇義朗映華夷所嚴非郅都比矧生者有公輩在胡如有知寧敢望馬水發一矢耶至于史所稱侯愛惜士

卒獨侮嫚士大夫愚以爲即使有之特加于請昏之
夜吳芳與士仁等之携貳而不知彼三人者皆漢賊
非可與語于士大夫君既惜士卒至賓客贊豪靡不
倒屣虛左是真善學侯者君之祠侯宜莫宜于此矣
某謹爲書曰祠始于某年月日越若干日而成費金
若干董役者爲某官某

坐臥房記

凡人居一室之中晝則坐夜則臥坐則箕焉亏焉臥
則蛇焉龍焉此夢覺之常耳人孰不然而青野子顧
作室而房之而名之而使予記之何居壯周有言夔
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謂行者不如無
行者之玅也行者動以形也無行者動以神也無形
之動是之謂至動然則不必不行也不必行也而一
室之中可以照天下觀萬有通晝夜一夢覺而無不
知不然其坐也箕焉亏焉而已矣其臥也蛇焉龍焉
而已矣人皆能之而青野子何以之而名房哉

西施山書舍記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絶若吳越春秋並稱土城

後人始易以今名然亦曰土城山蓋句踐作宮其間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樸鄙故令近大道則當其時此地固鉅麗要津耶更數千年主者不可問矣商伯子用值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而叢灌踈篁亦鮮登可悅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舍數礎舍後有池以荷東外折斷水以菱而亭之前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不可悉名山也遶其舍而赴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田以漁以桑者盡赴與水無不然余少時蓋觴於此而樂之茲伯子使余記余雖以病阻其觴然尚能憶之也率如此嗟夫土城一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宮當鉅麗傾都之孔道而今變而且遷之一旦寥寥然爲墟落田夫野老耕釣徘徊於其間或拾其墮釵於鋤掘迫於陰晦又往往詬野火轉燐於夜歸牧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噓資野人之聚而談者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謹俗厚則有識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爲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文譽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茲山而望之或觸于景

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儻亦一解頤耶伯子名濬字景哲

函三館記

吾儒曰三才老曰三生萬物而冠之曰一生三乃釋也則不立言矣即一字且掃抹之矣而況於三乎乃其舉世界之中之外之諸有至於竭恒沙之數而不可殫即隸首復興弧矢勾股操其法日百億聚其徒用其百億徒之指以礫碌奇偶而乘除之亦日且不給矣又何貴於萬與生萬者之三與生三者之一哉然則爲儒者將何居曰一非自能一也從無而有一也三非自能三也從無而有三也萬非自能萬也從無而有萬也辟之生人然一者始生祖也三者父也萬者子與孫也孫子子相爲無窮也則上古未生人之前祖從何而生哉知此則爲儒者知所以居矣陳子起侯名汝元別號太一以小戴禮舉明經今爲文學於郡者抱美質外醇而中茂志淵以勤意不欲沾沾稅駕於小儒乃作館藏書動以博文靜以觀玅晝夜孜孜若有端倪命館曰函三記則屬余余憶函

三之說雖出於小戴註家乃昉於弄丸公之皇極經世而弄丸公之於此也余莫得而闖其門又頗憶河南青田及考亭五先生闖其門矣至其自檢亦各謂未得入其奧然而後之秉道權者往往以孔門正派印五先生也而以數爲支流也則似稍稍微詆弄丸公也則數之與道果孰爲左而孰爲右非闖其門而未得若區區者所可幾也乃文學則必籌之熟矣抑余右所云無也者祖者非敢以虛無之無溷文學乃謂萬有本於無欲文學謹未發之中之謂也夫儒參三才者也一中立而天地位萬物育故子雲以爲非此則止於伎雖然寧有通天通地矣顧不能通入耶子雲亦謬儒矣周王季三氏大君子無所同也用所不同也將各各普於世者同也而一爲經一爲出者不同也

遊五泄記

萬曆二年十一月廿有二日偕王圖吳系馬策往五泄初宿謝家橋明日雨山行驢不可負莫至楓橋駱君意舍止焉明日其兄懷遠公驗來又明日飲懷遠

罷入化城寺又明日陳君心學來又明日飲于陳君止焉又明日午始霽遂行兩宿而至五泄寺是爲至日遂登已而大霧窮宇內不見寸形渾若未闢忽復霽遂窮五泄下題名鐫寺之石鼓是夕雪明日午復霽往觀七十二峯攀捫裸厲陟自西潭以漲甚返又明日陟四泄之對岫觀四泄下飯於寺遂裝以歸踰響銕紫閬長青三嶺日仄至洞巖寺飯罷已燈僧祖福縛炬請觀洞巖入至第三洞之鱉口洞故有外屏近爲占洞者所壞泥入壅鱉口返又明日黎飯復行

入湖船一夕而至金家巉甫明踰兩小嶺午泛離渚日仄抵家是觀也洞巖奇於陰五泄奇於陽而七十二峯兩壁夾一壑時明時幽時曠時逼奇於陰陽之間以余評之殆莫勝于五泄借物以形容之終不足蘇長公游白水佛跡山云山上瀑布三十仞雷輥電散未易名狀大畧似項羽破章邯時庶幾近之矣是行也去來凡十有三日陸行三百里水行百三十里宿於駱四夕於途如之於陳一夕於寺再倍於陳余墮驢者二越溪而溺者一濡者四五驢蹶於嶺者三

諸子淖而跌者弗論也得詩二十首每作諸子必和之

閒記代

前知府富順湯公紹恩之閘三江也事具陶莊敏記中至于今五十年無以潦告者膠石以灰秣久而剥石因之亦少泐水日夜走鑄中頗有以旱告者矣萬曆癸未宣城蕭君其以戶部郎中來知紹問俗所苦知而往視之得所以白其事於省諸大吏許之協其議於僚二三君令判府楊公其專其治而屬工於縣丞其出庫羨銀若干兩役夫若干人用冶錫室所泐並發巨石凹凸其兩顛而規之凸以枕上流凹以銜舊甃匝包之令水不得越新包嚙舊甃銜之際冶鐵爲小腰以錮之其於舊甃如車有輔如齒有唇倍壯且久君雨雪躬往幾月而成成以予同年也謬以記告曰無他以屬後也予嘗聞父老言始湯侯時以民苦潦甚故役三江及役而民又爭以病告此猶可委曰勿不知利如此也而今則知之矣最可委又不過曰湯費則課畝役則緊發丁也而今蕭侯費則庫羨役則民日予銀三分役兵兵嘗有顧則予二不課畝

槩發丁矣而尚有以不便歸蕭侯若曩昔湯侯者則後之便蕭侯者安知不如今之便湯侯者耶始聾衰繼衰衣始病褚伍繼美誨殖下之難調蓋自古而已然矣聞潦而啓不時則海虧者竊決塘竊則罪故海民謗閘無閘則海魚入潮河魚出汐閘則否故內外漁邇閘者謗閘他則宅是者謂閘阻潮汐吐吞改水順逆關廢興故宅是者亦謗閘夫謗烏足信也而或者謂閘啓閉故有準乃萬不可爽爽有微甚則虧害亦視之此其敝在掌費者靳與私則然其涸也則外漁賂以滯閉者則然斯二者誠有之非謗之類矣噴此其責亦可謂下之難調耶夫造物之生人也勞矣生而病則資醫無醫猶無生也故醫之勞與造者等今聞造者誰湯侯也醫者誰蕭侯也繼蕭侯而醫者知爲誰勞則等也醫之劑凡幾窒泄於甕一也靳而滯賂賂而滯閉者痛砭針之二也

擬閘記

故知府湯公紹恩以潦故閘三江用巨石甕水門二十八職啓閉瀦泄不潦者五十年水嚙石漏無時顧

病旱其地其繼知是府治之沃錫以望漏又斲巨石規凹凸其兩顛凸以枕上流凹以銜舊甃首匝包之高與等水不得越新包嚙舊甃銜有除沃銕以衽旱則不虞費庫羨銀若干兩募工役若干人幾月而成問病於父老曰閘啓與閉並有費吏靳或私遲其啓病潦外漁者利內漁賂掌閘遲其閉病涸而旱某年月日記

西溪湖記

虞之爲縣壤高河水東下舊有湖曰西溪者當縣西南主畜水以備旱三鄉負郭之畝恒賴焉宋末李顯忠既請其高者以牧福邸仍之遂盡田以庄湖始廢旱輒不登元尹林希元欲復之不果入　明田既稅則湖益不可復矣萬曆癸未夏旱知是邑者爲朱侯既合衆以禱乃更求長策得湖以請於府某公某若省及分省諸公並得可遂復湖湖東起湖山麓址抵鄭家堡迤北以西至龍舌嘴前村之高阜南盡長港埭從而長得弓可九百二十七衡而廣損從者三之一周而度之爲丈者千七百五十二當湖爲田時計

其畝可千六百二十六茲復田以湖宜仍抵湖以田也而夏蓋白馬三湖適得新括浮畝可五百有奇第都之區曰十二者括地復得隱畝九百餘二百直買之以抵田而稅有隱羨於某所者若干括得之適相當復用以抵稅蓋二抵具而湖告復始果他若水道宜塞者塞之凡七所宜引以佐湖者引之凡三十有六所開之以瀦以泄坊一以表築室一以省責其成於里之正長畚鍤所及計高廣近遠而課之並有差費取倉粟庸取募丁閱幾月而迄事是役也不勞民不耗公取浮修墜下相地紀上佐天時而中免夏畦之枯槔使吾虞千百年之父甿雖苛不能必饑與殍于吾民也是孰使之然哉衆謀記於予予謹記曰侯名某字某地人以某支干進士來知虞治廡平而興學獎士尤諄諄云

義塚記代

古者井田以養民亦鑿井以共飲而死徙無出鄉四井爲邑閭有徙者徙是邑而已故易之井曰改邑不改井往來井井曰改曰往來者徙也曰井井者言徙

而相恤彼井猶此井也易舉飲之井固卽耕之井矣夫有田以養何煩于客徙而不出邑又安有客而死者後世井廢而養窮則不得不取養於客客而不能歸則不得不鬼于他方而燕爲多多矣而欲逐以營之如范式李勉其人則燕又爲少會稽白子受采義人也求鄉之老而賢者十人與飲誓醻而興曰殤劇矣盍塚諸然塚必自吾鄉與山陰始十老曰諾告而從者三百人得銀之兩千一百四十有奇買地逮宇化門之外六里曰崇南坊飭而塚焉其大可容其

規可以父事旣迄白子以予嘗與聞也遂以記謁予蓋嘗讀周禮塚人而疑塚人之設若曰官出地以族葬國民有墓大夫以掌之則民宜無不葬者矣而禮記月令乃復有孟春埋骼之政西伯之仁其使民送死當必無憾而岐周之野又間值遺枯而僅幸以掩夫若此者豈古者墓大夫之葬特專爲不遠徙之農民而職業所拘有行貨行役于他方者猶不免於溝壑乃若西伯之掩而曰枯此則亶父尚未遷岐時之鬼耶夫王政亦何常要在隨時而補之以義墓大夫

不足故補以埋齒岐之枯失於先故補以追掩　國家所在有公塚以澤諸殤塚亦曰義初不虞客鬼之多如此也公塚而鞠故補以私徙則出鄉矣而死猶似不出其鄉之井也予感且嘉焉故記成而置碑仍其名曰義塚他若塚多羨地與舍酌所息以需事特詳而尤善者隔女塚以別嫌籍地舍若工始末時若課工若諸創者助者貲者名氏若貲之等悉碑址

洪神行祠記

河爲中國利實大且久至其變而爲患也亦如之他所靡不然而徐之洪尤劇洪有神而祠之曰靈源弘濟王者不知其所始蓋自元郡守趙克明乞記於郡人傳汝礪而勒石於祠也人始競崇之入　明　高皇帝正百神諸位號特加神曰徐州洪顯應之神宣正成　三朝並有典以褒而奉　命職洪者若郎中楊璉主事董怙戴鰲郭騰霄董諸所作新咨禱並見洪志中可考也吾鄉北賈者日益盛茗舁之利甲天下帆檣往來洪間其利者與不利者必曰神實使然而間有敗者則必曰神豈直不利之且惡之也問之

則利者其人必素良也稍不利者良與否之間而敗者必違良者也諸利者不自有其良並歸德于神一日相與登洪之陸而卜奉神於鄉許之歸而果率金人若干買地若干畝於某里而屋之殿于中樓于後重門于前廡于左右楹並四別構楹若干居道士以守已乃肖像設配以海神若郡之職城隍者曰張侯曰龐公始萬曆元年五月至十月廿有四日而落之明年四月望而象設以入歲時百供上元夕燈牲醴簫舞靡不隆肅告歸告往罔敢不虔至是閱十有幾

年矣諸良者某等相與謂時事既畧具而垂永者顧闕勿稱始治石將鐫而輩來以記告予惟神職水其相而馴洪之流也特爲　國家輓漕大計耳而因以其餘及茗荈乃茗荈者不自有其良也而歸德於洪之神非古所稱謙士善男子不至是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然則謙而神福之也蓋自古已然矣以予觀於洪諸志神始稱弘濟王矣既又曰四大王而系以金龍既又曰聖女則非男子矣宜何從必從　高皇也志又云元季建金龍祠僅得馬瑙色石鼓集於

龍泉庵配以他石正統中璉飭祠忽獲鼉鼓於他莽
耦焉人曰茲其所以禰顯應云

石頂浮圖記 代

始予之治新河也本以利農士相顧指形勝曰是且
利我乃遂以新河口可浮圖請予復爲作浮圖于河
口小市石頂梯者九觚而囘者八高以尺計可二百
所糜銀以兩計凡三千有奇率倚募不出帑一錢總
而董之者爲某官某分而理之者爲某色人某出內
而監之者爲生某始壬午九月迄乙酉四月而浮圖
成予嘗謂人處天地間而氣與之通氣有温凉寒暑
濁清忻慘和沴凡此諸祥與諸不祥並從人口鼻膚
孔榮於藏府乃始澆漱志慮儲於心胷而發揮於事
業與飲食衣服功用大相等蓋一吞吐服習間而靈
蠢係之故昔之人視山川城郭間氣有欲去而不留
者必假物以留之若投轄於井牽挽酒賓使復宴笑
一堂不遂落莫蓋自樓觀亭臺以至改一檐蔭一樹
而浮圖則其最大者舉無非留之之具也氣留則爲
諸祥氣不留則爲諸不祥故有疆域壞聯也而郡邑

郊墟相去僅炊烟而風物人才不啻胡越者則所云吐吞者有以異之也蜀屬具使具而苟焉則猶無蜀舟之得水與其風也必帆而後駛帆大小同苟完缺異而駛亦因之矣浮圖從大江高石頂拔起二百尺觚八面而九梯之其爲帆之大且完也不已多乎今夫爲子弟者以疾告其父兄必先以療不已而至於請召史巫爲厭勝必且聽之不如是則猶爲有遺力使堪輿氏舍其繆迂用此道以治山川城郭誰得而舍諸雖然此在父兄言則可也萬曆某年月日浙山陰某記

修郡衢記

紹爲府領縣者八東南西三道綰錯而道于他府號最衝凡縣若他府有事於紹之府者輿馬與人蹄踵如織雷轢而杵鳴介然惟一衢乘之而際府治者爲甚故其圮也亦易於他衢圮而霖則沃不霖則傾不特病於履於觀亦陋今庚午或有新之之請當其時知府事者爲某判爲某推爲某咸以爲比歲方饑即衢矣必且勞民與其勞民寧陋觀而病履也而民之

輩某某者相與謀曰三公明府以勞民而罷衢即以毋庸於勞民而新衢者請可得也於是某等以其辭請諸公可之遂衢衢成計府以南止橋以東止閣之東踰若干步爲丈縱者若干橫者若干計石若干役工凡若干銀爲兩者若干銀所自出上自閣之大老若卿大夫士下至庶人凡若干出銀之等多至若干少亦不下若干蓋所謂毋庸於勞民而便厥履新厥觀者也邑人某記

長春祠記

歙之何君曰洪者其父翁諱某當嘉靖某年問賈於杭得君最晚其後翁漸老君曰賈不可已而養又不可違於是始買廛以迎翁遂世爲杭人既歿塋湖南之麯刻木爲祠甲子間君之仲子炅有疾大困禱醫勿驗會人曰餘姚有徐叟來者能致神迎之來所致者神附筆以書自云純陽子輒賦詩詩曰三春柳外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叫月一窓香雨濕春泥書已君誦詩知炅不可救已然時正冬而此云三春即不救宜尚緩後六日炅死君懼復令永

致純陽子問所以純陽子曰昨云三春三春者謂昃六日人也示矣主人不之省耳君大愕且痛哀其子純陽子因謂君曰死者不可救矣生福不可修耶吾爲爾號福修子且曰吾輩近亦厭壺嶠而欲少憩人間西湖之南有山曰長春君家墳墓在焉其爲吾卜築于此爾兩世祖皆吾儕籍中人故來以此相屬吾屬不可妄得也君稽首聽命於墓之麓卜日命工面江翼山中莫一閣左右夾之上構一亭飛梁壘石下復以室用備時享甃池澄深欄楯聯校雜樹鮮花奇禽響答儼然紫都始青之鄉凡所規擘悉出神意扁聯之書亦並神書多至數百餘字悉皆瑰逸迥無埃塵始某年月日既成肖像以升凡列儕籍者自某位至某位十有幾人而君之祖某公若女祖儕姑與焉四時之祭品數有等直計工財麋金若干餘兩予始聞謂神儕方厭世而復索居于人初不甚信及是會何君於逆旅君飲我以酒道其事甚詳予觀何君信人也予雖不信茲事豈宜疑何君哉予嘗覽純陽子傳純陽子與人間來往事至多不足甚怪至王方平

欲會麻姑豈無其所乃至飲食於蔡經家此猶曰暫耳若梓童真人令荀洙父子爲其作殿自扁曰霄霞自爲之記而復自書之其畫與文悉晉人名家筆也是孰能僞之哉今而後乃知世有忠信不琢之士如何君者雖神僊亦不得而遠之也如此然則今之記君宜請純陽子自爲之如洙父子然要當不下梓童真人而顧使予凡近者爲之又何也

半禪庵記

入身具諸佛性辟如海水結諸業習辟如海氷當其

水時一水而已安得有氷及其氷時雖則成氷水性不滅又如煉汞求朱矯白爲赤齊鉛作粉熨白爲玄變染而成各有界畔如由吳達越必經錢塘江心之際吳越分矣然東則投吳還西則越分無定形際難剖趾由斯以宣半義舉矣徽之休寧居士程希正甫家黃石潭上大谷中萬松最深處垣園百畝名松逸園裁勝構建既成八區景聚心娛莫不畢備乃就半山東芽以庵用旃檀肖大士及諸菩薩栖其中而題曰半禪書其鄉王山人仲房園記以來而摘庵記於

予予惟正甫爲人風雅勻停根塵融會所云半禪將謂居士未離家緣是則半俗稍脫塵網是則半禪斯義諒爾辟如塑像工人以一石香屑和一石土沙而爲一佛香穢雜處終不成半又如鸜鵒學生一頭東行一頭西赴不着一邊大修之人不若頓超諸緣盡澄性海則茲半俗莫非半禪舉茲將化未化之水悉還一水無禪可半何況半俗鉛白汞赤越東吳西義復如是天池居士方墮無限俗中有全禪契真諦不妄爲作是記儻書入石記持向仲房古矜二長者叅之

呂氏始祖祠記

餘姚之有諸李其一爲呂也而呂之遷餘姚者則自新昌始蓋在趙宋有呂億者仕其宗朝爲大理評事扈蹕而南遂家新昌七傳而至鑣鑣父某尚宋福邸官郡馬當其時虜逼宋且及戚畹鑣始圖遷避之不果傳珙珙傳貴義虜果及而始遷上虞之達豁悅餘姚山水再遷餘姚之新河于是餘姚有呂氏呂與李聲相近也　高皇帝新立用法嚴當貴義公世籍戶

口書誤易吕以李及覺而籍已上欲請更不敢貴義用是缺然以終其身及簪呼其子德王訣曰吾死其令吕氏子孫世世著姓生則從李而已没仍吕自鏶至德王世修德聞於姚自德王幾傳而有令師相公名本以對策中　上旨甲第歷翰林自國子師拜相佐　世皇帝致太平十有四年辛酉夏以太夫人憂歸服既闋舉廢追遠溯漫一新顧謂冢子禮部君元曰姚自始圖遷以來積德幾二百年而始集於我幸不墮其可以怠厥事女其更營之禮部君亟奉命趨而拓舍旁地以祠四公自鏶至德王治主以升又置田若干畝以給其屋儀物數登降之節悉如我　明集禮始其年某月日師相公樂觀其成扁其門曰吕氏遷姚始祖祠使來命某以詞曰予將剔諸牲石某再拜皇汗謹按吕世侯伯自夏封太岳周太公望封齊入漢以高后戚封侯者亦多至二十餘人而覇晚最顯其後子孫在魏有虔在唐有延之延之子有渭渭之子有温有公在石晉有琦在宋有蒙正有端端子由誠由誠子億實始新昌凡玆十一公一侯兩相

上卿者四人侍從出守者視之噫盛矣然始衰於戚當二十侯時族矣而覇僅以稱免積千百家而後有文穆公蒙正正惠公端及鎌之圖遷也又以戚雖禍殊族然播越亦幾衰矣又積二百年而始有公其在三代則太岳太公望在宋則文穆正惠也功德在天下祭祥在祖宗報之以祠孰曰不宜某遂頓首作詩曰

周呂纘夏胙土於青祀岳煮海實惟神明迫於中不兩以戚故日中而彗亦世之數在漢不戚馴至覇虔太起宋唐十有一賢惟賢伊何二相四卿他昔侍從代爲明臣自剡之居則爲宋戚再卜而遷乃居姚邑始肸於鎌積二百年又大於公師帝格天功德業業爲望爲岳其在宋室正惠文穆相公曰噫荷茲景祺是不在我福由祖胚作祠于姚實尋故址宏構拓基則自公始既卜四主用牢以升春秋饗祭嗣歲肇興室宇物儀遵我王制族宗百口可謂曰知檐角翬飛江海之湄追遠歸厚式此孝思

石刻孔子像記

何氏餘冬錄載黃伯固曰偶考夫子象無鬚惟家廟小影爲眞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鬚髯近郎氏七修稿亦云吾夫子七十二表形容盡矣今象夫子者多鬚而彼表獨不稱須可疑也意伯固所顧有據然予讀家語孔子適鄭與弟子輩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顙似堯項類皐陶肩類子產然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笑曰形狀末也而曰似喪家之狗然哉噫吾夫子之然殆傷已往往于諸國君而往往不遇終無所投止四顧徘徊如喪其家者然也不遇則何補於東周此春秋所以作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噫徒志而已矣東門人乃親見夫子孔叢子夫子後而荀子書云東門子姑布子卿則善相人者並不髯夫子則貌夫子者宜不髯韓昌黎肥而胡韓熙載瘦而畧須兩人皆謚文公姓又同繪事者亦兩相誤乃知人間事誤不少

又改稿

予考何氏餘冬錄載黃伯固所云及孔叢子及錢塘

郎氏七修稿及家語鄭東門人告子貢及荀子書姑布子卿並不云孔子多須而今象夫子者特須孔叢子乃夫子後鄭人乃親見夫子於東門意無須者可據也

烈婦姚氏記代

隆慶六年七月九日郡城三校諸生上書於浙代巡謝公言山陰縣十六都民姚忠女姚氏當嘉靖三十六年甫十有六嫁本縣迎恩坊民朱縉縉父故權吏先而家益貧縉嗜酒失業閱四年幷其妻自鬻於某

宦家將挈以之京妻覺之恚曰是將及我且吾夫總屬吾夫族若吾族儒家也柰何令儒家女蒙嫵至此哉欲拒知不可乃夜紉其裾袂以自閉懷石沉河死實千和豐坊界上去其居不百武其後縉竟以貧死無家且無後事遂不章惟明公仗節浙浙急大體先教化所至郡邑錄忠孝貞廉之輩以風曉末俗無問幽顯如姚氏者不宜久使沉淪公覽書下其事於縣長吏長吏詣姚氏故所居處召三老子弟及故嘗曉此者問所以咸如諸生言謂宜表姚氏宅而縉先以

無家先表無所歸始議碑於其故沉所以覆公報曰可且曰碑以表姓氏乆即湮耳其記之以備作志者之采令君謹承公命來徵記其事如右因感之而嘆曰余老矣垂八十矣涉事頗不淺至每見旌婦人問之非某貴人之妻則曰某貴人母也雖未必盡然要之槩如是耳於是受旌者方矜之以爲甚難而評乎旌者且耻之以爲甚易夫旌之者風之也苟易矣曷風哉至如今姚氏舉則絶反是蓋受旌者得之爲甚易而評乎旌者重之爲甚難難之者風之也噫惜哉不意余老垂八十而復一見院臺邑長之善於風民若此也故於記事之餘幷及之以告

鎮海樓記 代

鎮海樓相傳爲吳越王錢氏所建用以朝望汴京表臣服之意其基址樓臺門戶欄楯極高廣壯麗具載別志中樓在錢氏時名朝天門元至正中更名拱北樓　皇明洪武八年更名來遠時有術者病其名之書畫不祥後果驗乃更今名火於成化十年再建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又火予奉　命總督直浙閩軍務

開府於杭而方移師治寇駐嘉興比歸始與某官某等謀復之人有以不憑病者予曰鎮海樓建當府城之中跨通衢截吳山麓其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汐之勝一望蒼茫可數百里民廬舍百萬戶其間村市官私之景不可億計而可以指顧得者惟此樓爲傑特之觀至於島嶼浩渺亦宛在吾掌股間高翥長騖有俯壓百蠻氣而東夷之以貢獻過此者亦往往瞻拜低回而始去故四方來者無不趨仰以爲觀遊的如此者累數百年而一旦廢之使民悵然若失所

歸非所以昭太平悅遠邇非特如此已也其所貯鍾鼓刻漏之具四時氣候之榜令民知昏曉時作息寒暑啓閉桑麻種植漁佃諸如此類是居者之指南也而一旦廢之使民懵然迷所往非所以示節序全利用且人傳錢氏以臣服宋而建此事昭著已久至方國珍時求緩死於我　高皇猶知借鏐事以請誠使今海上群醜而亦得知錢氏事其祈款如珍之初詞則有補於臣道不細顧可使其跡湮沒而不章耶予職清海徼視今日務莫有急於此者公等弟營之毋

浚徵於民而務先以已於是予與某官某某等捐於公者計銀凡若干募於民者若干遂集工材始事於某年月日計所搆甃石爲門上架樓樓基疊石高若干丈尺東西若干步南北半之左右級曲而達於樓樓之高又若干丈凡七楹礎百巨鍾一鼓大小九時序榜各有差貯其中悉如成化時制蓋歷幾年月而成始樓未成時劇寇滿海上予移師往討日不暇至於今五年寇劇者禽來者遁居者慴不敢來海始晏然而樓適成故從其舊名曰鎮海

酬字堂記

鎮海樓成少保公進渭曰是當記子爲我草草成以進公賞之曰聞子久僑矣趣召掌計廩銀之兩百有二十爲秀才廬渭謝侈不敢公曰我愧晉公子於是文乃遂能愧黨用福先寺事數字以責我酬我其薄矣何侈爲渭感公語乃拜賜持歸盡索中賣文物如公數買城南東地十畝有屋二十有二間小池二以魚以荷木之類果花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亘畝護以枸杞外有竹數十箇笋迸雲客至網魚燒笋佐

以落果醉而詠歌始屋陳而無次稍序新之遂額其堂曰酬字

明會稽　徐渭　文長　著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　同校

碑

昭慶寺碑代

杭錢塘門之外有寺名昭慶肇自石晉天福元年僧

未智迨錢氏乾德五年增建並名菩提宋太平興國元年始立戒壇天禧初改今額是歲火慶曆間復壇焉國朝自洪武初歷成化改元凡脩而火者再至憲宗皇帝始更命浙布按二司建復之時按察使楊君繼宗領其事有湖州富民吳璵者應募挈萬金來施舍乃殿宇廡舍瑣至肖像窮極壯麗翬然一新復有湖山照映僧寺聯絡傳示遠邇於是昭慶之戒壇名天下戒之日兩京諸省之僧尼道士若居士若四夷之在海內外奉朝貢其民有信慕可以梯航至者無不畢集既受戒固亦多持守以終其身如是者蓋百幾十年於茲矣嘉靖三十四年予以御史奉命出按浙夏六月倭夷寇杭入湖墅當事者恐其區廣爲賊藪命火之居幾年鄉之先生尚寶卿徐君江山副使吳君源童君漢臣方君九敘並夙抱弘濟既不竟於仕而欲施於其隱相與謀復寺於是上自封國若內監若卿大夫士若農工賈靡不割貲以襄斯役及來告予亦捐百金以畀之又始用堪輿家說買民間舍闢使寺望見西湖水以厭火災蓋所構計今

殿壇禪室像凡若干瓦甓石若木若干舍財者若干人董役若募者爲某某　金若干兩起某年月日至某年月日而落成既成而尚寶君等詣軍中請予記其事予惟佛之教自古稱異端爲吾儒所闢然録其善有不可盡棄之者即如茲寺蓋亦有三可建者存焉始　憲皇帝意營此　命下之日乃有淑女產於杭實生　睿皇帝傳今　上聖明入嗣大統綏天下是宜爲君上報一可建洪武初東夷犯須遣僧祖闡無逸輩順其俗所尚令化導之則佛之教固

高皇帝所不廢者且夷狄慕中國佛法往往遣僧詣天台五臺受法及經戒遂因以通貢獻表服從蓋自古帝王而已許其然不猶愈於絕之使梗而掩殺其命乎則此舉其於今日尤宜二可建戒之律大若細凡二百五十種犯者至配於五刑今世之愚民有不畏法而怖以佛輙甘心焉是能佐刑政所不及審如是即優伶劇謔譏刺猶取之而況於佛三可建夫有是三者雖其爲教異吾聖人不害其爲助我而胡必於去之耶予是以可斯舉爲之紀事而系之詞詞曰

於世有裨劇戲猶取佛所裨益寧與劇偶世有冥愚
閔不畏死一聞如來志懾魂駭辟造堂室我則正戶
由徑而造則以戒故徑以造室寧沮趨者矧啓聖祥
而導夷化壇殿載新俯瞰湖水終千萬年永無災燬

會稽吳侯生祠碑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徽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當海
上寇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
兵守水陸阨塞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
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先
戰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闘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
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
戰處爲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來告
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嘆曰曹娥一孀女子耳當其
呼嚶婉戀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耶大江
蹈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典史
下僚也動爲人所箝僵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艱
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仗劍舍身以當事乃不復
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植性歷千萬古而同一

道今其祠若廟岐然兩相望豈偶然哉詩曰
伊昔孝娥垂笄統理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父
不得屍所被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沉伏下僚
傑然長嘆則慨其遭有寃在庭孰敢攘臂世將棄戈
何況邑尉桓桓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
啓宇崇功娥江之泚祠木相望照映江水

徐相公碑

神姓徐名龍佛世鳳陽人宋端平三年三月十三日
生當父官會稽學時嘗從道上拾鷄卵腋之得白鷄

以鬬莫有敵者父母憎其俠遂去家爲縣獄長未幾
改行讀書歸事其父母以孝聞歿而爲神至動人主
咸淳三年詔封神白衣頂聖入　明人爭奉之天順
成化間再拓其居于故所稱學西鬬鷄塲所至弘治
初乃有沈潤王世威事潤曰我嘗夜半膠舟淺水鬼
火螢遶忽失楫我迷怖號神忽聞空鷄逐獲楫以歸
世威曰我爲老人隨祭南鎭夜歸忽一白衣告虎至
已而果赤虎至我怖不能號白衣詫虎虎去遣我以
歸及別問爲誰曰老夫會稽學西徐姓者也于是衆

益趨信始請鄉先生陸建寧記于石而獄有衆以祠神神之跡顧湮不知也其輳之六年始刪定建寧記復稗于此而舉其義曰今世之祠神者固以神神也至問其所以神神者何則徒知曰不神胡獲封于人主又安能扳二男子于鬼窟虎口中以寻按建寧記神之得爲神與其得封直云相傳耳而二男子事亦僅出其口有無不足據又烏足以證神之神不神哉獨鬬鷄有場則真非無據者鬬鷄而出于卵腋卵腋而直從道上無故獲之此則真神者事耳意當其時用博用獄以自擲弄必有詫呼束縱于圜場中絶奇特鼠共禍福善淫可以動天而宰幽者端平咸淳終神之世僅三十年正南渡兵時宜典籍之不備也今獄既祠神即不備不宜絶無所識即識又不宜以無據者玄也故予取于神卵而腋且拾者以存信爲作歌曰卵兮伏兮雌所職兮拾且腋兮傑代羽以翼兮孰思其故而能得兮博幅幅兮戰靡扯兮舍博而徒稷稷兮禱善而寃禱慝而殛兮掌索繹兮生俠而雄殺而不可測兮遶圜者棘兮彼

季先生祠堂碑　代

先生蚤聞新建致良知之旨既浸溢懼後之學者日流而入於虛也乃欲身挽其敝著書數百萬言大都精考索務實踐以究新建未發之緒四方之士從之游者數百人自筮仕至老且革無一日不孳孳問學者亦且數十年此其卓然以繼絕學覺來者爲已任而處心制行光明夷坦孝友忠信蓋十諸鬼神鬼神許之質諸兒童兒童信之者矣間有稍疑之者謂先生當長沙時以嚴以涅爲人所彈詆罷罷而獨居禪林著禮書將有所迎而希也嗟乎是烏知先生哉先生先人秉憲爲大夫家世祿先生知長沙爲太府罷歸者不兩紀身死幾不能殮骨且未寒而三子已寄舍於他人涅者固如是乎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崔苻之盡殺子大叔之不猛也芟稂莠植嘉禾治何病於嚴哉而況先生之或過於嚴也又其壯年養循未粹之時乎當長沙之　覲善當軸者以書畀先生先生疑其薦已也懷之不達及罷啓書果然始推官建寧會寧藩變先生提兵壁分水關院史以鄉試役

檄府長及先生先生移書并綰長令城守再三拒院檄勿往即得罪勿顧若爲御史得謫則以　慈壽太后及　肅皇帝兩宮故批逆鱗即茲三事其所志不在榮進也亦明矣拂之於顯然之章奏而顧迎且希於不可必達之故紙迎且希者固如是乎先生之學與行仕與處其懿美不可殫舉其大約爲人所疑與信則如此噫一疑之一信之彼從其疑我從其信亦足徵賢矣乃不得與緊無可信者一食於鄉之賢殆十有二年而先生存時往往語其徒曰吾子孫無顯者而顯者之先吾所知也吾死慎勿隨世俗爲鄉賢舉與聞者咸志之常快快一日越中薦紳暨家大人以先生即不樂於校未必不樂於社而祀於社又吾輩之力所易爲也議始倡和者響應郁頡上言遂撤已所居旁舍四楹徙置禹跡寺西林實先生舊著書所以祠先生陳按察鵠胡通參朝臣奔走督率益力助貲者既衆祠所需用旬日告成門以二重垣徑畧備潔牲卜吉治主以升鼓吹道周國人喜躍以某職史也宜書其始見先生時未知學也既稍從事於學

而先生則已歿歿而嘗追師之竊比於聶兵部事新建之義於是舉也誠快之書其敢辭考之古凡功德與言三立者有一焉則祀於國而今先生居其二昌黎乃曰鄉先生釣於某水遊於某樹某丘其可指而樂者有三則宜祭於社而今先生獨苦於學其爲三可指而可樂者未嘗居其一頎不即祀於國而亟祀於社也於法雖有遺亦從我之信以俟夫疑者之又而自信云爾於是謹書其舉事始終之歲月與鳩工之人若先生之世曰祠始於萬曆二年二月之朔越十五日而成又越五日而立以入鳩工者爲里人王煉先生名本字明德別號彭山以進士仕始推官召拜御史以謫歷縣佐長起爲禮部郎中再謫歷府佐止長沙知府他若助貲者例得書書於碑之陰爲作歌曰

修篁兮叢枝黃熊子兮招提湘潭兮牧長解佩組兮言歸依短簷兮長席載六籍兮以卑栖髣髴管毫兮杵杵惟以遺兮將來叶淹日月之逾幾霅冉冉其何之祠靈兮享靈匪他人兮吾儕叶靈之來兮總總挽址

斗今乘其中參差今延佇勞騁望兮何如

知清豐沈公祠碑代商督學

贈光祿少卿沈公鍊嘉靖中以進士知溧陽與御史爭可否再調補清豐凡十年稍遷錦衣衛經歷會虜入古北口逼都城時　肅皇帝久居西宮至是特視朝且　詔下百官議衆莫敢聲獨趙公貞吉一開口公輒和之觸諱忌巳而上書請兵二萬人願自效虜退會大風霾公又上書詆分宜直甚乃得罪杖闕下徙置保安既至則益結豪賢爲禦虜計虜躁大同塞

臣敗績則割漢首以上倖贖公移書詆之又作射虎行篇邊賦及諸謡詞以彈激風刺稍稍聞京師分宜若塞臣畏且銜之其後又削木爲檜象今夬耦射中則舉觥相賞喝偃饑則又散巳財粟活殍以千計將卒割漢首公得之斃杖下者復數人於是遠近無不頌公真忠愾益切齒分宜黨黨爲計日深公由此遂遇禍不數年黨敗　莊皇帝下詔録舊忠公得贈與廕而後公知清豐者相繼爲某某因邑人意後先經營相與祠公於故唐南將軍霽雲祠畔後若干年某

奉命以御史督學北畿至清豐吏士相率以記屬僉曰光祿之死事於曩昔也雖以勁然治茲邑實有惠愛於民且公鄉人也敢以書請予喟然曰西國之刀其鋒之銛至斷犀兕然人得環之則遠指也等于韋今夫忠愛一道也於民則爲愛于君則爲忠愛柔而忠剛視用之而已矣柔於邑而剛于廷公真能審所用哉公三仕爲縣其治愛多不能悉録録其大槩如此至公爲士以文名吾浙中然文主于雄藻類西京其居常以孝弟節義爲經而稍喜俠以故每事必奇

鄉人至今談之猶凜凜若生云詩曰

韋緩弦急名專所長水柔火烈不能相通鷃翔蓬蒿鵬摶蒼蒼莊周所短智效一鄉於惟沈公知柔知剛方其作宰用寬斥嚴如牧而笠求芻飽羊及其在廷掣絛以揚搏擊惡鳥則爲蒼鷹等爲令耳一弛一張式矜小鮮或借尚方柔可遶指勁不留行我儀圖之西國之鋼公死國事論定棺蓋鄉里垣塞祀公者再清豐之祠則以遺愛豈偶然哉宜南也對

龐公碑文 代

天順間御史朱英所疏行兩役法籍縣民爲十年而統於坊里之長每一坊一里中長各十人以領之今民按丁若田五年而率錢與長更辦公私費在坊者主宴在里者主饋曰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縣庭審諸役曰均徭歲環遞以爲常蓋五年一用民也時頗稱便其後吏肆而長饕所云甲首錢有一貧男子出白金至四五兩者即富家按田而率有如畝浦千出金不數百不已於是貧者走徙往往以錢累其長其富者不免於詭其畝半其輸與例得蠲丁者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驛庫或捕盜諸役其在榜中頗直役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攫百出不數百金亦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里役貧者或分得十之一二則身家立破碎於是每當書榜則老胥黠長有朝持空手暮金滿囊者與詭輸相唇齒而民之病極矣南海龐公尚鵬爲御史來按浙其所因革予奪悉匪故常知前兩役爲病既大且久乃一破其法如一邑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頗役不縮不盈與民之丁土相釐合凡丁一田畝十率出若干錢與秋租歲並

輸於邑吏明年百所費與諸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且頋名一條鞭又刻帖人給一紙令曉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徭富者不入驛庫役最重且苦若鹽捕等者不得勒富者募而且歲輸僅若干錢受詭者不得行胥吏無所用其役以自殖蓋自詔下行之至今農始知貴田而櫃檐而食者亦重去其土閭閻熈熈畧始甦息然亦既十餘年矣諸父老子弟乃始醵金買屋以祠公而屬石上言於予何晚耶詰之則相頋以對曰公亦知永州事乎

柳大夫將奪蔣氏之蛇而復其賦蔣氏出涕汪然者以蛇之毒人不若賦法之毒人甚也龐公易兩役爲條鞭是出我水火加之袵席今也聞且將奪我袵席而復之水火其毒於蛇也倍幾予曰誠若是則父老等之言衆言也予言者一人之言也衆言也者能致于聞者也予一人言也而又言於石是不能致於聞者也諸父老更進曰急父母之病者醫藥不已也而兼事於禱祠甚則且糜股上肉又安問禱祠不如醫藥哉噫是亦可哀也已予亦何容於喙公名尚鵬字

廣之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今爲副都御史

劉公去思碑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聽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與口目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蓋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目與口夫以千萬其心與耳目與口如此其衆也且鬼匿而狐奸者百出而乘其所不及至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臨之一不當則强務倒置淳黠無所別書史起而陰把其衡平者十一而不平者十九謗讀興而怨聲作矣噫然則孰謂聽斷非難哉劉侯名某者之長我山陰也其才能真足以起敝而完補破裂特以承其侯後侯恬然安之欲不取赫赫事更張獨其聽斷則真若止水鬚眉靡所不燭若禹之鑄鼎即有魑魅魍魎亦蘧蒢罷罷露而不可逃其折而低卬之又若權石然無不愜其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年民感而入者無不踊而出於是一邑百里之間帖帖若無事而吏胥輿臺之輩亦縮手重足而退聽無有攫民一錢一粟者在漢史劉陶以孝廉宰順陽無他事特

以縣多奸猾陶能摘而發之既去吏民思之復作歌曰悒然不平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今侯之以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共祠而碑之而屬書於予噫固其宜也異時邑校圮侯新之不令勞且費於民江汰天樂侯隄之可十萬丈廣狹長短視田業而責之主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皆教與養之大者也然學不圮堤不壞則侯亦不作吾所謂不徼取赫赫而必欲功自已出者大抵然也噫有才而不急于名此更難

徐文長三集卷之二十五

明會稽 徐渭文長著
陶望齡周望校
謝伯美開美
商濬景哲
陳汝元起侯同校

傳

聚禪師傳

玉芝大師名法聚姓冨氏嘉禾人也始去俗從師海

鹽之資聖寺與董從吾翁謁陽明先生於會稽山中
問獨知旨持詩爲贄先生嘉之答以詩至金陵叅憂
居禪師於碧峯寺問如何不落人圈纘居與一掌師
大悟自是往湖郡居天池山其弟子名祖玉者與渭
爲方外交結廬於山陰鏡湖之濱師往來吳越問數
至其地渭數往候之或連晝夜不去幷得畧觀其平
生所著論多出入聖經混儒與釋爲一然好勝者或
以此詆之謂師苦於文而踈於道夫語道渭則未敢
至於文蓋嘗一究心焉者渭觀師之文未嘗苦也所

謂踈於道者其又可信乎然渭嘗令師代濟法師答
白居易問未了佛法書又令作首楞嚴昧晦爲空一
章解合千有餘言據案落筆應手而成與旨猜辭一
時皆徹則師之於道概可知矣其爲人峻潔圓轉舉
止瀟然王公貴人見其人至不敢屈而庸夫豎子一
聞其教輒興起自愧反其所爲曲儒小士多詆釋遇
師與立談顧趨而事之舍所學而從彼不可以觀道
乎師居天池山二十餘年登坐說法者凡幾每說衆
至若干人退而警悟趨道者甚衆而其所嘗侍奉弟

子往來山中亦多至數十人皆冲然自得修行清苦循雅有常度間或以詩聞於世所至人皆知其爲師之徒也嘉靖癸亥五月十九日忽示微疾一日召徒衆謂曰吾將行矣沐浴更衣履而逝閱一年將以閏二月十六日藏骨於其所其徒某某抱諸遺事走數千里道來京師請銘于兵部侍郎蔡公而渭適以尚書李公聘寓京得見之取其遺撥其大者爲之傳

葉泉州公傳 諱信字中孚號南泉

泉州公歿踰年而渭始得交於公之諸公子又一日從諸公子中睹董吏部公所贈公謫沂州若守泉諸作又一日從師季長沙公所睹長沙公所誌公狀當其時已知公絶偉人也及公季子度有女以壻渭長子枚渭與公諸公子若雍者游益狎乃爲渭道公守泉時當正德癸酉間閹勢張甚奉　命鎮閩者爲某毋行府守以下並易章服罷組繡郊迎閹者入傳館守率佐以下入班庭雷再屈膝拜俯伏閽從几旁徐起答之以次畢守與佐屬左右列以待得命乃退就府舍小不謹或拒所括輒得禍間至校逮從　闕廷

斃杖下而佐以下閣則自縛笞以爲常於是所至府無不人人惴恐者至公乃令四徒肩輿入閣舘馳道上不下又令前導者呵以入故事用驛舍丞唱門吏始得入謁至是丞猶循之公大怒自道上令廻輿南面停而笞丞以數十丞不勝痛號呼祈免一舘中無不洒然改色者閣大沮下堦而迎公謝無狀明日遂去然猶索例所輸千金於府佐佐白公取庫金滿千遣吏齎記與之閣覺又大恐悉謝不受去於是諸旁府聞之稍稍梗閣閣中閣勢大衰息公倡之也始公爲工郎時同舍郎某以墨聞公從之飲醉沃手先同舍郎次公公詫奉盆者易水曰是水汚吾手同舍郎故善諸閣至是乃竟構公自泉徙蠻徼竟敗公於思南而公當副大理時以抗禮忤逆瑾瑾銜之誣公罪矯　詔杖公　闕下幸不死謫判濟再三起僅獲守泉此在他人宜廢食矣而公讎之愈力此其嫉邪而羞恥不肯佝佝倪倪出人下用倖以易一郡大守也謂不出天性哉渭方以是偉公而惜其遺乃公最少子立爲渭言當傳之也渭乃爲公傳遺事其生平

出董吏部若長沙兩公筆者夫渭烏得而襲之哉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青霞君者姓沈名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君生而以奇驚一世始補府學生以文奇汪公文盛以提學副使校浙士得君文驚絶謂爲異人拔居第一嘉靖辛卯遂舉於鄉戊戌成進士始知溧陽以政奇御史憚之卒得詆徙往平再徙清豐已乃擢經歷錦衣衛以諫奇庚戌冬虜入古北口抄騎至都城大殺掠時

先帝倉卒集群臣議於廷大官以百十計率媕婀不敢出一語君獨與司業趙公貞吉歷階抵掌相倡和慷慨論時事嚴氏黨執格之君遂抗聲詆嚴氏父子又上疏請兵萬人欲出良涿以西護 陵寢遮虜騎使不得前因得開都門通有無便不報無何又上疏直詆嚴氏十罪有 詔廷杖君五十削官徙保安爲布衣以憙奇當是時君懷憤之日久而忠不信於主上乃削木爲宋丞相檜象且莫射搏之隨事觸景爲詩賦文章無一不慨時事罵訶奸諛懷忠主上也當是時邊人苦虜殘掠而楊順者方握符鎮宣大虜殺

人如麻順不敢發一矢虜退則割漢級以虜首功上
君飛書入轅門數順罪順痛忌之承嚴氏旨日夜奇
搆君及甲寅虜復寇大同右衛順計不出前轍君飛
書益急而君在邊久嘗思結客以破虜或散金募土
人豪宕者爲城守保安饑又散金市遠粟粥僧舍活
萬餘人順謂諸事非放逐臣所宜爲可以叛搆君遂
與御史巡宣大者路楷會疏入告君叛狀嚴氏父子
從中下其事棄君宣府市連坐死者五人既又馳捕
其長子襄械抵宣府杖繫糜且死會給事中吳公時

來疏上有詔逮順楷襄得免戍時丁巳秋月也先帝
始再聽諫臣鄒公應龍林公閏等說悟向者嚴氏奸
罔斬世蕃西市奪嵩官籍其家再踰年而　先帝崩
遺　詔錄嘉靖以來以言事得罪者君得贈光祿寺
少卿蔭子一人　今上立一年襄復疏父寃順楷坐
死　上感君戇爲制文命省臣祭其墓
外史徐渭曰余讀離騷及閱青霞君塞下所著鳴劒
小言集籌邊賦扼腕流涕而嘆曰甚矣君之似屈原
也然屈原以怨而君以憤等死耳而酷不酷異焉雖

然死不酷無以表烈忠今夫干將鈌且折其所擊必
巨堅也君結髮廬越山至入仕至放居塞垣其特奇
行多甚言之人無不駭心墮膽者然其要卒歸於孝
忠君少時君父翁睽其室走京師誓終焉其後君舉
於鄉入京悉要其鄉人爲供具長跽請歸其父翁哀
痛慟號路人無不洒泣者父翁遂感動亟命駕歸翁
嫗相歡如初跡君所爲孝如此其忠固有自哉然余
嘗至京師過君故舍舍旁人爲余道沈大夫盛時車
騎集門如流水及禍起門可張雀羅所不去者永嘉
張尚寶遜業鄉人胡通政朝臣耳然兩公者卒以此
得禍悲夫宋玉爲屈原弟子原死玉作些招原魂余
於君非弟子然晚交耳君徙居塞垣時余直寄所愴
詩一篇愧宋玉矣

白母傳

白母者山陰某里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瑾公素
弱母爲善調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
宜知縣母與俱往其明年公病踰時而庫所貯折銀
尚數千兩鄰境有因饑而作亂者聚徒百餘人將刼

取之縣固無城郭寇倉卒將及門諸簿丞與其妻孥既棄署走匿他所母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始遷公別室埋其銀汚池中着公之服升堂以俟賊賊至則陽爲好語相勞苦益盡出其所私藏釵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知陰已表識其間用是後稍捕得之未幾公竟以病死于縣先是縣阻江水一方舟渡人多爭溺死者母勸公爲浮梁以濟而公之政治有恩惠又大畧時出母之意母之贊既已聞縣中至是喪公而歸也民哭聲溢郊野其婦人載豪

哭以送者途相次如魚鱗母都一毫無所取以歸時年若干矣歸若干年而後卒其始歸時獨閉門謝外事修飾謹慎以率先其帷中教子孫使治行誼里中人贊母亦如其在分宜也至其末年皓首時乃始聽鄰人諸族戚之請爲之決疑難斷不平有不訟於官而謀于母者即槩猶母一言氷解而獸伏于是府若兩縣學諸生數百人以母走告知府湯公公令榜其門時母已老就枕席至榜日獨呼其孫憲令起沐浴更衣坐堂中益遍召其諸子孫使來前榜聲絶而母

逝矣

論曰古今稱節婦貞女者多矣兼才與智而有之唯孫翊妻徐氏耳紆緩圖之而乘時以亟發殆兵家所謂彊弩發機者與然徐既許嫁兒以昏則可延日時得自爲謀有兩故將可召則可與共事未聞以文吏婦與其家衆數人阻百餘劒起之寇於呼吸之間匿貯金徙病男子假冠服出所藏又默識其所欲與若母之敏給而奇者也假令母與翊之妻不爲婦人在今日得提數萬之衆以與閩越東夷之寇相從事其所謂敏給而奇者又不知何如也余於斯重有感焉母之魯孫貴數爲余道母事且曰母死時出其篋中所計族人婚姻巾括衰帶至麻縷繫綴之細無不具其他物稱是子孫男婦人哭泣成禮而已噫觀於斯而母之慎密計深遠又如是哉

王君傳

吾友王君諱某字某卒之又明年其子府學生某以塋其考時缺志銘懼遂殞沒其素也乃書狀來請傳余讀已喟然者久之夫以王君少潁敏苦學未弱冠

以儒充試一不售乃爲生于府學中便廩食其後試有司無一第不高等且間甲諸同學生百里之外裹糧而趨學者無一不就王先生塾乃弛擔如是且三十年數奇矣然猶以貢拔此人人能知之某亦能言之者至其以文受知一府公府公憐其貧頗風之人持百金爲壽請府事而君不爲動先是又一他府公授一鄉翰林托令簡壻以屬君君對曰某薄命業已約婦無以承使君厚惠府公復翰林戲舉舊事曰事不諧矣此雖人人未必盡知之然某猶能言之也至

君以一經教弟子致束修若廩食準銅錢以個計可百萬乃悉以同諸弟瑜者教之瑕者食之終其身爲一窶人此則人或知之生君未嘗言之死某亦不得言之者也今夫身至大官鏹盈藏乃嫂叔矜耰鋤兄弟以故業而鬬者豈少哉噫可傳已君有膽量嘗讀書山中雷破廬木弗怖多鬼稍來弄人弗迷白晳面滿月應法匪特文當顯也而竟止此命也夫

論曰懋新君雖窶然喜植花木畜魚於盆池買古書帖及名人畫滿篋笥數餖俎銜杯喜翩翩也即爲舉

子業然亦時爲詩及好人爲詩城中大家治園池不少友人中爲詩者亦往往有之然寧不數過也而特數過君君之辦景豈真過富人哉而乃今則已矣莊周曰自惠子死無以發吾言也

彭應時小傳

彭應時山陰人始以文敏爲生員既以俠敗乃用武中武科爲鎮撫又以充被黜家居困鬱甚又之都御史王公忭來鎮浙知其材檄使練士會參將盧鏜自松江擊走蕭顯公令應時截諸海塘乍浦爲賊所掩乃奮闘被創墮馬死死之時猶恚罵其馬前卒促使已脫身走者應時性聰敏能詩文材力武技一時蓋鄉里中而馳射尤玅幾於穿葉少年時使氣人莫敢忤至是善撫士卒士卒且樂爲之用而竟以敗死命也夫

先師彭山先生小傳

先生姓季諱本字明德會稽人少受春秋於其兄木遂以經名諸生中其後往師新建聞良知之旨蓋窮年治經心悟手書忘晝夜寒暑歷仕與處從游者數

百人所著書爲春秋私考廟制考義讀禮疑圖四書私存孔孟圖譜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著法別傳說理會編詩說解頤易學四同凡十一種爲言數百餘萬悉破故出新卒歸於自得時講學者多習於慈湖之說以自然爲宗懼其失良知本旨因爲龍惕說以挽其敝識者謂其有功于師門始以進士理建寧嘉靖初　召爲御史以言事謫升沉者二十年止長沙守其爲政急大節畧小嫌絕不知有世情卒以此稍得譽唯名士大賢獨心慕之嘗居父母喪終兩制不入私閫事其兄問膳視寢出告友告雖皓首一如其童時其孝友篤至如此平生不事産業家無餘貲沒十二年鄉人景其賢爭出金構祠以祀復祀於校木字元德早舉于鄉官至伊府長史始爲縣令郡佐並以廉平稱故所在紀宦蹟於志